武俠世界

無面人（殺手傳奇故事之八）　西門丁・著

凡職業殺手都極力隱瞞身份，唯獨小林從不諱言，有一次他爲了替朋友籌辦聘金，接了一宗大生意，生意來得突然，但却出乎意料地順利，正當他在興高采烈之際，却被人認定自己殺死了與世無爭的風十三。小林爲洗脫冤名，不辭勞苦，四處調查，先後揭發了兩段秘密，最後……



第29年

6

$6.00

編者話

今期刋出西門丁先生撰著「無面人」，故事情節頗爲曲折，人物行徑也極詭異，俗諺人怕出名豬怕壯，一頭長滿膘的肥豬，人人都想宰之，一個俱負盛名的人，往往會招惹他人的妬嫉和帶來麻煩，故事講述一個素來不隱名易姓的職業殺手，在出其意外順利地完成一宗生意之後，却招受衆多非議，被人誣指殺害一個與世無爭的弱者，爲了昭雪蒙受的莫須有寃名，他不畏路途的艱辛跋涉，四出磡查探訪，却揭發出兩起鮮爲人知的江湖秘密，最後……

☆ ☆ ☆ ☆

馮嘉先生撰著「惡人城」，講述一個兼有多種秘密身份的某小國外交官，在惡人城險遭暗害。得司馬洛等人相助，頻頻追踪截擊在逃兇手。但在最後一次械鬥中，他失敗了，原來……

☆ ☆ ☆ ☆

下期將刋出雲劍飛先生撰著「兇案」。佳人有約新春團聚，名捕蕭原千里迢迢也得及時趕至。詎料却遇上一宗他不能撒手不理的兇案，公差私事矛盾交錯，究竟蕭原可否如期會佳人呢？……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6期

（總號145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最大宗的殺人生意

提起小林，景德鎮無人不識，景德鎮出產的瓷器，舉世知名，而小林的豪爽也是遠近馳名的。

小林名德勝，俗氣得很，但他為人不俗，因此人人都叫他小林，絕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小林出手豪爽，有朋友上門借貸，他袋子裡只要有一文錢，也會借給你，要是他袋裡有錢，見到貧困的人，即使毫不認識，也會傾囊相贈。他聲稱不做金錢的奴隸。

造成小林可以視金錢如糞土，除了性格使然之外，也因為他毫無負擔，祖父只留下一棟四間房的小院，不留一個親人，不過他有很多朋友，而且都是肝膽相照的朋友，只要他有錢，朋友們與他在一起，賬一定由他負，他沒錢的時候，任何一位朋友都肯供應他三餐。

一個人可以不憂生活，又不為金錢作奴役，又沒有親人的拖累，自然快活逍遙，所以他得到一個外號：「不知愁」。

人



提起「不知愁」小林，武林中還真有點名氣，說來真好笑，他竟是一位毫不諱言的殺手，做殺手人人均有種自危的感覺，個個都拚命保密，只有「不知愁」的小林，敢光明正大告訴別人，他是位殺手。

做殺手做到他這樣的地步，也真是異數，偏偏上門找他晦氣的人，鮮如鳳毛麟角，蓋他所殺的人，都是奸詐陰險，窮凶極惡之類，均是公認該死之輩。

小林當然不會完全因為錢財去殺那些該死的人，但既然有人出錢僱他殺這種人，亦無拒之千里之理，蓋付得起酬勞的人，自然是家產豐盛之輩，不在乎那一點酬金，而偏偏小林又需要很多錢給朋友和窮困者花用。

人人均說小林是個樂天派，通常這種人多數沒有腦筋的，因為凡事看得開，不會去鑽牛角尖，久之自然形成粗心大意，不過小林卻是個例外。

能夠做了幾十宗生意，而從不失手，除了他武功造詣高之外，必須有精密的頭腦，黃牛一般的耐性，一絲不苟的精神，否則錢還未到手，他自己已賠上了生命了。有關這一點很多人都覺得奇怪，包括他平素來往最密的朋友都想知道。但小林做人有個原則，他不諱言自己的錢，是當殺手賺來的，至於如何殺人，卻絕口不提，也不許別人問。小林既然這般夠義氣，朋友們自然也會尊重他的原則。

最近小林又一貧如洗了，所以連日來都靠朋友「接濟」。朋友們輪流請他喝酒吃飯，今日輪到羅開。羅開與小林同年，今年都是二十四歲，不過他家有間小布莊，家庭小康，他是家中的老么，上面有四位哥哥，都在布莊內當夥計，一間小布莊父子五個人說什麼都足夠了，故而羅開自小便有游手好閒的條件。

小林一家是由別處搬來的，到底是什麼原因他也不太清楚，他自己也從來不去想這種無謂的事。他的朋友雖然都是游手好閒之輩，但絕非無賴或好勇鬥狠之人，只是玩槍弄棒，喜歡招朋結友，羅開與小林同年，自小便一起玩耍，算得上是小林的好朋友中的好朋友。

* * *

佳景酒樓在這正午的時分，早已高朋滿座，二樓最裡面，用一扇屏風，攔了一角，裡面有張八仙桌，坐着七位年紀相當的青年，面向外面的那個有一張孩子臉，笑起來露出一副雪白整齊的牙齒的青衣人，就是「不知愁」小林！

客人早已到達，陪客的也到了，就是不見主人羅開的踪影。桌上只有兩壺酒，而沒有菜餚，左面一位滿臉紅光的青年叫萬聲亮，粗着嗓門道：「小羅那小子莫非惜金，臨陣退縮？咱們自個點菜吧！」

他身旁一個肥胖的叫朱立信的道：「小羅一向守時，今日竟然遲到了，一定有原因，不如咱們猜枚，輸的人便去他家跑一趟……」

話還未說畢，一個叫劉英的已嚷道：「小朱要去自個去！他娘的，一頓飯值多少錢？他以前吃小林的還少？他不請我來，你們要吃什麼儘管叫菜，反正劉爺昨夜手氣好，贏了梁記瓷器店的小開二十四兩銀子！」

小林忙道：「小朱說得有理，小羅一向最守時，他今日遲到必有原因，說不定有什麼意外事情，作為朋友，有禍共當，有福同享，天經地義，你們且先點菜，待我去找找他！」

他這樣一說，其他人臉上都有赧然之色，紛紛表示一齊去找羅開，只留下朱立信一個。眾人下樓走出門口，便見到羅開滿頭大汗跑過來。

劉英道：「喂，你睡覺睡昏了頭，遲到近半個時辰，可得罰你多請一頓！」

羅開喘着氣道：「好好，今晚還是小

殺手傳奇故事之八／西門丁・文　可飛・圖

無面



弟做東！」他忽然拉住小林的手，低聲道：「小林哥，小弟有幾句話跟你說……」

小林點點頭，對劉英等人道：「你們先上樓點菜！」

劉英不大願意地罵道：「小羅，你奶奶的，幾時變得這般神秘兮兮的？」嘴上雖這樣說，但仍拉着同伴先上樓去。

小林問道：「小羅，家裡有事麼？」

「不是，是有關你的事！」

小林微微一怔，問道：「有關我的事？哈哈，我孑然一身有什麼事值得你這般緊張？」

羅開向四周望了幾眼，將小林拉進一條小巷，此刻小林也沉不住氣，急問：「到底是什麼事？快說！」

「有人要僱你殺一個人！」

小林立即緊張起來：「他怎會找到你？」原來小林另有人替他接洽「生意」。

「小弟也不知道，他跑到我家布莊裡找我，家父不知底蘊，以爲是小弟的朋友，所以叫他到家裡去，那時候我正想出門往佳景酒樓，在門內見到他，他直接道明來意……」

僱主自己找上門來，而且找的不是殺手，而是殺手的朋友，這種情況，極爲罕見。小林覺得這生意有點不尋常。沉吟了一陣，問道：「那人面貌如何，姓甚名誰？要我殺什麼人？」

「那人年紀不到三十，自稱姓史，但又說僱主不是他，他只是個跑腿的，至於要你去殺什麼人，他也不肯說……」

話音未落，小林又想道：「荒謬！既然來找我，便該知我的脾氣，事先不說明

被殺的對象，這種生意再多的錢，我也不接！」

羅開又道：「但他說那個人該死有餘，而且這宗生意，酬勞之大，相信你從來未接過！」

小林不耐煩地道：「算了，小朱他們已等久了，吃飯去吧，我肚子也餓了！」

羅開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態，小林已不由分說，一把將他拉往佳景酒樓去。

＊　＊　＊

羅開眞沒話說，午晚兩頓都由他做東，而且酒菜豐富之極，吃得朋友們都醉薰薰，然後相攙回家。

小林也醉了，他酒量很好的，醉倒的機會極少，但今晚畢竟醉了。由於小林家裡只有他一個人，所以有兩個無家可歸的朋友：包翊、張維山也住在這裡。張維山今日與小林在一起，包翊却不在場。

小林都喝醉了，張維山醉得更厲害。小林扶他上床之後，自己却睡倒在房門外，一直到他腰上一痛，才有點知覺，含糊地道：「還有酒麼？」

接着他覺得自己好像騰雲駕霧，然後是天上突然降下傾盆大雨，小林驀地醒來，依稀見到一張熟悉的臉孔。「小林哥，你醒醒！」一盞油燈移近，小林身子一震，坐了起來，這才發覺自己坐在庭院石階上，面前那人便是包翊！

他怒道：「你不知道我醉倒麼？喝醉的人，最好是睡大覺，你偏要來弄醒我！」

包翊苦着臉道：「小弟不是故意的……我有一件事求你幫忙，不過……你先睡一覺再說……」

小林一把將他拉住，道：「這是什麼意思？弄醒了我，却又不說清楚，哈哈，你根本不當我是朋友！」

包翊囁嚅地道：「是……不是……我……這件事實在太過份，而且也不應該麻煩你……」

「胡說，你這樣說就是看不起我！」小林站了起來，掃一掃頭髮上的水，一本正經地道：「你不說清楚，今夜你不用睡覺了！」

包翊這才結巴巴地道：「小弟跟愛玉的事，你是知道的了……」

小林精神一振，急問：「你不是說她肯與你遠走高飛麼？」

「是的，但是事機不密，讓她後父知道了，如今將她困了起來，他要一萬兩的聘金……」

話還未說畢，小林已跳了起來，道：「吳振光好大的狗胆，這分明是不讓愛玉嫁與你！」

包翊吶吶地道：「因爲，因爲鎮外梁員外已請媒人上吳家替他兒子說親，人家說明要付一萬兩銀子給他！還立了字據，假如三日之內，吳振光不退訂，便算應允了這頭親事！」

小林憤憤不平道：「他養個女兒花他多少銀子？何況平日家裡的粗細活都是由愛玉操勞的！」

「他說愛玉她娘嫁給他時，他替她還清了幾百兩的債，還有她娘入門不久，便長期患病，拖走了他吳家的家產！」

這話雖然有點言過其實，但確有此事。愛玉是隨母親改嫁到吳家的，當時吳振光剛死了妻子，家裡也還有點錢，愛玉她娘入門只替吳家添了一名兒子，便一直患病。吳振光這人也不長進，整日游手好閑，幸好他還念在愛玉她娘替他添了香燈，總算對她母女還過得去，只是愛玉母親死後，他最近又欠下了人家一身債，唯有將愛玉待價而沽。偏偏愛玉又愛上一位窮小子，才惹下這場風波。

當下小林考慮了一下，問道：「他一點價都不肯減？」

「他對我說是不肯減，但假如……」

小林拍拍胸膛，道：「你去睡覺吧，明早我替你找他說去！」

＊　＊　＊

小林醒來時，雖已日上三竿，但頭還在發痛，他胡亂洗了個臉，換了件乾淨的衣服，便往吳振光家走去。

吳家雖已中落，但那座院子還透着幾分風光，到那裡才知道吳振光已去飯館了，於是小林又趕去楓林小館。

吳振光正與一位面龐圓嘟嘟的中年漢喝酒，小林走了過去，吳振光微微一怔，抬頭道：「你大概是來替包翊說情的吧？」

小林道：「令愛和包翊相愛，你又何必拆散有情人，何況令愛平日也替你做了不少活……」

他還未說畢，吳振光已截口道：「你不必再說，吳某瞧在你份上，就打個七折，只收七千兩銀子，他三日之內把聘金送到，吳某便把女兒嫁給他！」

「你明知他是窮小子，七千兩根本不可能籌辦得到，別說打七折，打三折也能要他的命！」

吳振光道：「吳某的主意已決定，若不是瞧在你的份上，我一文錢也不減。你既然同情他，便替他籌集一下吧，憑你的本領，賺一萬兩銀子，有何困難？」

那圓臉的接道：「不錯！小林，你就再殺幾個惡人吧，既可以爲民除害，又可以賺錢幫助朋友解決問題，何樂而不爲？」

小林臉色一沉，道：「姓吳的，我不想傷了彼此的和氣，也不想把一段婚姻弄糟，所以才好言與你商量，我希望你盡量再減一點聘金，否則……」

吳振光也變了顏色，大聲道：「否則你便想強擄良家婦女？小林，你對朋友雖然豪爽，但只是對你的朋友而已，你爲景德鎮做過什麼好事？我爲你而減少三千兩，已經給了你十足面子，要不我連一文錢也不減！」

小林怒道：「好，我一文錢也不少給你的，三日之內，我盡量給你一萬兩銀子，你敢再變卦，就莫怪我不客氣！」

吳振光道：「大丈夫一言爲定，過了三天，我女兒嫁到梁家去，你可別怪我！」他話還未說畢，小林已怒氣沖沖走出楓林飯館。

小林連飯也不吃便到羅開家，這時候羅家剛好開上飯來，羅開她娘周氏，見到小林忙道：「林侄子你來得正巧，快坐下一齊吃吧！」小林常來，羅開一家跟他都十分熟絡。

小林雖然心急，但不忍推周氏好意，謝了一聲，挨着羅開身邊坐下，丫頭立即

為他盛飯。周氏讀過幾年書，頗有見識，與一般婦女不同。席間忽問道：「賢侄還想當殺手？」

當殺手到底不是光采的事，小林可以在朋友前面不改容坦然承認，但在長輩之前，到底有點不好意思，遂吶吶地道：「嗯，晚輩除了這個本領之外，根本沒有其他混飯吃的本領。」

周氏道：「問題是你肯不肯做而已，憑你的本事當鏢師也足以糊口！嗯，我知道你專殺壞人，只是好人與壞人有時候却難以分辨，萬一殺錯了怎辦？」

小林攤開雙手，道：「小侄自始至今尚未殺錯一人。」

「以後你能保証麼？當你有一天殺錯了人，不單止害怕別人上門報仇，而且要永遠受良心的責備……」

羅開忙道：「娘，小林哥又不是小孩子，他怎會連好人壞人也分不出來？你別教人難過了，要不他以後也不敢來咱家！」

周氏嘆了一口氣，道：「為娘是把他當作自己的子侄才饒舌，不說了，賢侄，菜涼了快吃吧！」

小林好不容易才挨過那一頓飯，立即向羅開打了個眼色，羅開會意，拉他到自己房內，低聲道：「你有急事找我？」

「小包需要一筆錢成親，我不忍他與愛玉拆散，有意成全他倆，決定接下你說的那樁生意！」

羅開態度與昨日大不相同，道：「昨晚小弟想過了，也認為你不該接，你不覺得這宗生意來得奇怪麼？而且娘說的也有道理。」

小林道：「吳振光要一萬兩銀子，我已答應他三日內給他，所以這樁生意非接不可，只怕訂金不足此數，還得另想辦法！」

羅開認眞地道：「你眞要接？考慮清楚了？」

「當然，不用再說廢話了！」

羅開沉吟道：「錢你不用擔心，那人肯付三萬兩銀子作訂金，莫說只一個包翊，就是咱們哥兒一齊娶親也夠了！」

小林一聽跳了起來，問道：「這宗生意到底多少錢？」

羅開一字一頓地道：「十萬兩銀子！」

小林臉色一變，喃喃地道：「十萬兩銀子殺一個人，果然是我出道以來，最大的一宗生意！只不知要殺的是什麼人……」

「你可以不接！」

「不！那人如今在何處？」

「他說過，他在德高客棧東三號房，姓史……」

羅開話還未說畢，小林已匆匆去了，羅開跟着出去，却被他喝住：「你不許去！」

＊　＊　＊

那姓史的，外表頗為寒傖，一個人躺在床上，小林到時，他才下床將他迎了進去。小林開門見山地道：「我便是小林！」

「不知愁小林，好極了，你肯接我這宗生意？」那姓史的好像檢到一錠大元寶般。

小林上下看了他幾眼，姓史的退了兩步，道：「你放心，訂金雖不在我身上，但只要你答應，很快便會送上來！」

「要多久才收到訂金？」

「明天晚上一定能送到！」

小林一屁股坐在床沿，問道：「你叫什麼名？」

那漢子囁嚅地道：「小的姓史，單名一個河字，因為我娘在乘船過河時，生下我的……」

小林不耐煩地道：「誰有工夫聽你胡謅！先聲明一下，我還未決定是否接這宗生意，只是來聽你提的資料，以及目標是誰！」

史河臉上喜色登時不見，吶吶地道：「羅開沒有告訴你，被殺的人是誰連我也不知道，不過委託人說那人必定該死，若不該死到時你還可以不接，但簽了約之後，便不能更改！」

小林想了一下，又道：「你什麼也不知道，屆時我該與誰接洽？殺了人之後，又該向誰取餘下的酬金？」

史河忙道：「這個你不用擔心，只要你答應，自然有人告訴你一切！」

小林考慮了一陣，道：「好吧，你如今帶我去見他！」那姓史的滿臉喜色，忙不迭穿鞋，小林料他必有酬勞，才會如此高興。

當下史河引小林到馬車行，僱了一輛有篷的雙套大馬車，聲明要用三天，他付了三天的車租，車行還派了一個叫老梁的車伕趕車，小林着他出北門。

馬車出了鎮，急馳了一陣，史河忽然自懷內取出一塊厚厚的黑布條來，道：「僱主吩咐，林大俠必須用這塊布蒙上，請您……」

小林一瞪眼，道：「一定要蒙眼？他連我也不相信還僱我作甚？」

史河嘆了一口氣，道：「這可不是我的意思！」

「你放心，我只坐在車廂內，不探頭出去，這樣可以吧！」

史河忽然喊車伕停車，道：「僱主叮囑過，假如你不蒙眼，小的帶你去見他，我一家將被人殺死！」

小林目光一亮，道：「原來這僱主也不是好東西，他要殺的人，若是俠義中人，這生意我是不幹的！」

史河忙道：「林大俠豈可如此武斷，也許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忽然壓低聲音：「壞人便不殺壞人？也許黑吃黑……」

小林目光又是一亮，道：「好吧，你來縛！」他瞧出史河沒有武功，故此不懼他，心中却忖道：「這倒有可能，若非黑吃黑，又有誰肯付十萬兩銀子去殺一個人？」

史河走過去，用黑布將小林雙眼掩住，他縛得十分緊，連鼻子也遮住，如此便不怕他能看到東西，馬車又開始奔馳了，只一會，小林忽覺得有點頭眩，心中詫異，喝道：「你做了什麼手脚？」

史河訝然道：「小的怎敢在大俠面前做手脚？」小林聽他語氣誠懇，不虞有詐，可是暈眩之感越來越强烈，而且來得極快，當他剛想伸手去解開蒙面黑布，眼前一黑「咕冬」一聲，已暈倒車廂內。

史河吃了一驚，呼道：「林大俠，你

覺得怎樣？」

車伕粗暴的聲音忽然自前面傳來：「別喚他，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負責！」

＊　＊　＊

當小林醒來時，只見四周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也不知身處何方，他平素脾氣雖急，但每逢重要關頭，卻能冷靜下來，而且越是危險，越是冷靜，若非如此，他又怎能活到現在？

小林首先將整件事想了一遍，越覺這宗生意來得奇怪，那麼這是不是一個陷阱？假如這是個陷阱，自己又如何脫離？

他慢慢站了起來，向定一個方向走過去，雙手伸直抵前，只跨了三四步，雙手便觸到一堵冰冷凹凸不平的牆壁，他再次觸摸一下，便肯定這是一堵石牆，由於凹凸粗糙，顯然非居家所有，如此必然是岩洞了！

小林輕吸了一口氣，再沿牆邊摸過去，約莫走了二三丈，又有一堵石牆橫在身前，正欲再向右側那堵石牆走過去，忽然有個聲音在旁邊透了出來：「咦，你醒來啦？」

小林被嚇了一跳，他肯定聲音是由石牆後透出來的，且就在不遠之處，是以立即橫躍過去，雙掌拍出，同時喝道：「你是誰？爲何將我困在這裡？」

「拍拍！」小林雙掌印到的仍是石牆。那人的聲音又自旁邊不遠之處透出來。「不知愁你不用愁，你一愁便不是小林了！」

「嘿嘿，閣下使陰謀困了在下，當然可以說風涼活了，但我只想知道，你爲何要囚禁我？」

「如此對彼此都好，你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彼此不相識，日後萬一有什麼錯失，都用不着互相思疑！」

小林覺得他說的也有點道理，這時候他雙手已摸到一個只有巴掌大的缺口，那人的聲音便是由那裡透出來的。

「這是透氣孔，不可用手掩盡！小林，我對你並無惡意，相反還很賞識你的爲人，你何不坐下來聽我把事情說清楚？」

小林略一沉吟，退後兩步坐在地上，道：「我早想聽你解釋了！」

「我知你肯接這宗生意，十分高興，且相信你必然能夠順利得手，賺到十萬兩銀子！」

「且慢，林某雖爲殺手，一向只殺該死之人，到此爲止，我尚未作出最後的決定，你且慢高興。」

那人哈哈笑道：「我若不知道，又怎會不與你相見？故此才說對彼此都有利，而且天下人誰不知道『不知愁』小林只殺該死之人？這個你完全可以放心，我要你替我殺的人，必定該死！」

「閣下中氣充滿，機心過人，又何須別人代勞？」

「我自然有苦衷不便出面，才會花十萬兩銀子請你代勞！請別懷疑我的用心，假如你肯答應，我自然會告訴你目標是誰。不過如果我說出那人的名字之後，假如你認爲那人罪不該死，又能提出足夠的理由，我立即放你出去，否則便不許反悔！我肯花十萬兩銀子請你代我殺人，也可以花十萬兩銀子請別人殺你！」

說到最後那一句，小林只覺他語氣陰森之極，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考慮了一陣，終於道：「好吧，我答應你！」

那人哈哈笑道：「我早料你會答應了！聽清楚，我要你殺的人，名叫卜流仁，外號『千面屠夫』！此人該不該殺？」

小林脫口驚呼：「千面屠夫不留人？」

「正是！」那人得意洋洋地道：「你也聽過此人之劣跡吧？無須我再饒舌，事實上，他的外號已足以說明一切！」

卜流仁的爲人武林早有公論，欲殺之而後快的人，不知凡幾，只是此人擅於易容，因此屢能逃過大難，至今仍逍遙法外。

小林放下心頭大石，又想了一下方道：「假如閣下要殺的是此人，在下自無不接受之理，不過這人化身千萬，只恐找不到他！」

那人又笑道：「我若非探到其下落，又怎會僱殺手下手？你聽清楚，他如今在楓林山莊當總管，化名童眞！」

「童眞？童眞不是楓林山莊莊主風十三的小舅子麼？三年前，在下曾在鎭上與他有一面之緣！」

「你知道就更好，省得我多費唇舌，三年前你見到的那個童眞，確是童眞，但眞正的童眞已經死了，還是我親手安葬的，這個你不用懷疑！如今這個童眞即是卜流仁所喬裝的！」

小林忽然笑了起來：「閣下這玩笑開得太大了！一個人無論如何假扮，縱使可以瞞過別人，又怎能瞞過自己的親人？就算風十三認不出來，難道他姐姐童潔也被他瞞過？」

那人又嘆了一口氣，道：「事情正是如此，卜流仁那廝易容術之巧妙，豈是你所能想像的？假如我要殺童眞，又何須花十萬兩銀子？」

這話倒也不錯，假如殺卜流仁須用十萬兩銀子，殺童眞充其量只須三五萬兩，不是說童眞的武功如此不濟，而是童眞身爲總管，常要外出爲山莊購物，自然容易下手，且沒有防備之心，而論到奸詐陰險，童眞亦不如卜流仁！

不過小林還是再問一句：「假如你所說的童眞不是卜流仁那又如何？」

「如果你發現他不是卜流仁，便不用殺他，三萬兩訂金，就算是我送給你的！」

「此事他必然做得十分秘密，你又如何知道假冒童眞的就是卜流仁？」

「因爲這是童眞臨死之前告訴我的，童眞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結交了卜流仁，當時他根本不知道他就是『千面屠夫』卜流仁。卜流仁自童眞口中套取了不少有關楓林山莊的底蘊，以及他們弟兄間的私事，後來卜流仁才殺他。卜流仁認定童眞將死，因此臨別時坦然告訴他，誰知童眞天生異稟，他的心臟生得比常人偏斜，居然撐多了一個多時辰才斷氣，而我那天恰巧經過，在他斷氣之前見到他！」

「卜流仁混進楓林山莊有何目的？」

「這個用不着你調查，我得到童眞遺下的幾件唐朝花瓶和王莽時代的銅鏡，所以答應替他殺了卜流仁！」

「童眞是幾時死的？」

「一年之前。我受童眞遺命，此後一直派人暗中監視他，發覺他仍在莊內，至於爲何他至今還不離開，那就不知道了！」

小林默默思索，希望能自他話中找出破綻，可是那人對答如流，而且語氣誠懇，令人入信。過了一陣，他問道：「假如我到了楓林山莊，見了假童眞，如何証實他是西貝貨？須知童眞的屍體是你親手安葬的，楓林山莊那一個總管當然是假的，但假的並不等於就是卜流仁！卜流仁雖然對臨死的童眞說要去楓林山莊，但亦有可能他臨時改變主意，着別人假扮！」

那人大笑，笑聲充滿了喜悅，道：「小林果然是小林！只聽這幾句話，便足以証明閣下心思愼密，思路敏捷，在下慶幸沒有找錯人！」他頓了一頓續道：「童眞曾說過，卜流仁有個特徵，他左臂下面有一顆金錢痣，不過他既然假扮童眞，自然會在那裡也塗上了易容藥！」

「既然有特徵，總有辦法破解之！我殺了卜流仁之後，去何處取酎金？」

「你殺了卜流仁，我自然會知道，一個月之內，餘下之七萬兩銀子，立即送到府上！」

小林哈哈笑道：「假如閣下不送來，我豈非白替你殺人？」

那人過了好一陣才道：「我亦無法作出保証，但亦無可能在此刻就送十萬兩銀子給你……」他沉吟了一下續道：「這樣吧，我改變主意，先付你五萬兩銀子，餘下之數待你殺了卜流仁之後，再派人送上，彼此各承擔一半風險，誰也不佔便宜，也不吃虧，閣下認爲如何？」

小林覺得此人行事十分公道，當下一口應允，透氣孔立即又傳來那人的笑聲。「好，請你在紙上劃花押！」透氣孔傳來一陣响聲，似有東西跌落地上，那人道：「你可以點火摺子！還有一點，殺人時間以三個月爲期！」

小林伸手往地上一摸，果然摸到一根火摺子還有刀石，他點燃了火摺子，見地上還有一張紙，一枝炭筆，却不拿筆，抬頭道：「在下做了不下二十宗殺人的生意，却還未試過要劃花押！」

那人笑道：「閣下先看看紙上寫的是什麼。」小林低頭一望，只見紙上寫了一行字「殺卜流仁，價十萬，先付五萬，事成再付五萬！」

「閣下簽了名，把紙拋過來，一張五萬兩的銀票立即給你！」

小林想了一下，終於提筆簽了名，再把紙由透氣孔推出去，未幾，一張五萬兩的銀票也飛了進來。小林看看無誤，便將銀票塞進懷內。忽然透氣孔處吹來一陣勁風，將火摺子吹熄，小林不由一怔，急忙伸手摸刀石。

就在此刻，小林又覺頭眩，只聽那人笑道：「閣下不用擔憂，醒來時，料已在景德鎮外了，多謝你合作……」他話還未說畢，小林又再度失去知覺。

＊　　＊　　＊

那傴主的話果然沒錯，小林醒來時，已在景德鎮外，人仍躲在去時的馬車車廂內，車子停在路旁樹下，他跳下車廂走到前面去，却不見那車夫，他舉目看了一陣，不見踪影，只好自己駕車入鎮。

鎮上的人見到他駕着王記的馬車，臉上都有詫異之色，小林却行若無事，將車停在車行外，問道：「你們店內那位夥記呢？」

掌櫃問道：「就是三日前駕車送你出鎮那位老彭？哈，他不是跟你在一起麼？」

小林估計那人必是爲傴主做事的，當下聳聳肩，道：「半路不見了！」他看看天色，急問道：「掌櫃，今日是什麼日子？」

掌櫃又是一愕，道：「今日是第三天，正是初七！」

小林伸手入懷，摸到那張銀票這才放心，急忙又跑到鎮上的一唯一家銀莊，把五萬兩的一張票兌換許多較小額的，另外換了幾錠銀子，幾錠金子，然後快步跑去吳振光家。

吳振光正坐在廳裡自斟自飲，愛玉在旁伺候，他一見小林進來，立即將女兒推進去，小林忙道：「不必，我帶銀子來了！」他將一張一萬兩的銀票拋在桌上，「你看清楚，不相信的可立即去錢莊兌換！」

吳振光拿起那張銀票，欣喜若狂，大笑道：「小林，你眞夠義氣，我女婿有你這位朋友，眞是他的榮幸！」

小林冷冷地道：「你女婿是誰？」

「當然是包翊啦！我吳振光說過的話，絕對算數！你放心，快叫他派媒人來商量一切，擇吉成親！」

小林趕緊加上一句：「假如你食言，小心我打斷你的狗腿！」

小林返回家裡，見包翊醉倒在地上，連忙用水潑醒他，笑道：「這是以牙還牙！快醒來，準備成親！」

包翊一聽此言，酒醒了大半，問道：「小林哥，你……你沒騙我？」

「誰騙你？我已替你付了一萬兩銀子給吳振光，作爲聘金！」

包翊大叫一聲，突然曲膝跪下，小林急忙將他拉起來，「快換一件衣服，去找個媒人上門提親，以免夜長夢多！」他塞了一張銀票在他手中，道：「要辦得風光一點！」

包翊一看那張銀票是三千兩，不由傻了眼，似乎在夢中，小林却不由分說將他推進房內。這時候，小林才覺得身心疲累，但却又輕鬆無比，直到此時他心中想的還是包翊的親事，只是吸了迷藥，眼皮直如千斤重般，只好回房睡覺。

＊　　＊　　＊

包翊知道小林爲他殺人，因此儘快準備婚禮，但婚姻大事，非同兒戲，最快也費了七八天才把愛玉娶回去，小林則在第十天離開景德鎮。

以前他每次去殺人，雖然有點緊張，但心情絕無沉重感，不過今次却似壓了一塊鉛石在心頭。到底是何原因，連他自己也說不出。

這宗生意是來得突然，不過傴主做事公平，態度(說話之語氣)誠懇，對答如流，按理這又不像是個陷阱，等自己墜下去，那麼問題發生在何處？

傴主若無問題，最有問題的，當然是目標：「千面屠夫不留人」卜流仁豈是易殺

之輩？能夠成爲屠夫，殺人必多，殺人多武功必然不差，何況武林中有很多成名英雄都被他所殺，就更加不簡單了。

小林未見過他，不過有關他的傳聞却聽過不少，深知要殺此人絕不容易，否則僱主亦不會付出十萬両銀子作爲代價。

一離開景德鎭，小林便再無笑容，殺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殺一名高手更爲困難了，要殺一名心機奸詐，武藝高强的人，就更是難上加難！

這刹那，小林突然冒起一個從來也未有過的念頭，殺了卜流仁，不如洗手吧，反正有五萬両銀子，日子還可以過得很舒服！他又想起了羅開娘親關心的話來。

不管他對日後的生活有何計劃，首先必須做的是先將卜流仁殺死！

七月下旬，一過了長江，已有了點涼意，小林並不急於去大別山的楓林山莊，他一過了江，便直赴江夏城。

江夏城有一位隱士，外號「一點不懂」，自稱不懂生。不懂生事實上只是有一點點不懂，絕大部分的事他都懂，不過認識他的人却不多，小林却是個例外。

小林跟不懂生是茶友，因爲小林懂得品茶，而不懂生嗜茶之外，烹茶工夫更爲獨步。他倆交往已有兩年。

不懂生住在靠城門的一所破舊的小院內，小林進去時，不懂生正在整理盆栽，他抬頭見到小林，放下剪刀道：「你來得太早，『白牡丹』還未到！」白牡丹是武夷名茶之一，因葉上長有細茸的白毛，烙幹之後，茶葉捲起，白毛脫下捲成一條細根，狀似一道白色的眉毛，因此俗稱「壽眉」，這種茶比其他名茶價錢顯得便宜，原因不在茶質差，而是太過嬌貴，喝白牡丹一定要新出產的，斯時有一股難以形喻的清香氣味，喝後令人心曠神怡，如坐雲端，脅下生風，可是這股香氣，不管你用什麼方法貯存，都只能保存很短的時間，期限一過，便索然無味了。

小林一連兩年來不懂生家喝白牡丹，對之讚不絕口，認爲是茶中奇珍，故此不懂生一見到他方有此言。

道：「這次不是爲了喝茶而來，而是有事請教老先生的！」稱不懂生爲老先生，實不誇大，因爲他外表雖然似五十左右，實則已過古稀之年。

不懂生微微一怔，仔細瞧了他幾眼，然後道：「跟我到房裡來。」他引小林到他那間置滿竹器的房裡坐下，不懂生又出去了。

小林見他書架上的書藉並不多，不過佈置十分幽雅，所有家具全由竹造，連角几上那個盆栽亦是竹樹，壁上掛着一副對聯：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不懂生方提着水壺、杯和茶盅進來，當着小林的面泡茶，室內立即瀰漫着一陣茶香，小林只覺精神頂時一鬆，連心中的煩鬱亦散了不少，忍不住讚道：「好茶！這是什麼茶？」

「大紅袍！」

「貢品大紅袍？聞說武夷山上有一株，產量有限，只給皇帝老子一個人喝，你怎麼也有？」

「是神偷兪人傑偷來的，我用一百両黃金向他買了半斤，如今只剩下這一壺。」不懂生笑說：「兪人傑這人夠義氣才收我一百両金，要是拿去賣給大商賈，怕不止值一千金子吧！」

不懂生說罷立即揭起盅蓋，撥一撥浮面的茶葉，輕輕啜了一口，長噓一聲，閉起雙眼，嘴巴裏「啜啜」地响着，無限享受，小林喝了幾口，雖覺得好，却品不出妙在何處，更品不出它爲何如此值錢，也許心中惦着殺人的事吧！「老先生，你聽過卜流仁這個人麼？」

不懂生瞪了他一眼，「喝茶時，提這種人眞是大煞風景，你且等等。」他飛身出房，一忽又再進來，雙手捧着一個大撲滿，將之放在桌上，道：「你每問一個門題，都得先放錢進去，多少隨意，却不能不放。」

小林這才知道他是以此爲生，他還是第一次「光顧」他的，當下放下一塊碎銀。

不懂生道：「老夫聽過卜流仁的名，也知道他一點事。」

「此人武功有何特點？又有何缺點？」

「慢，你如今又提出兩個新問題來了，再放兩次錢，請注意提問題，以免浪費金錢。」

小林有點啼笑皆非，不過他如今囊中多金，並不在乎，何況還喝了他一盅價值不菲的「大紅袍」，當下依言又放了兩塊碎銀。

不懂生道：「卜流仁的武功最厲害的是他的輕身功夫，無論是身法步法，都有獨到之處，快而多變，往往藉此而置敵於死地，至於缺點則是內力不夠雄渾，不耐久戰，此乃因他好色之故。」

小林又放上了一錠銀子，續問：「此人有何嗜好？」

「這個問題不算，因爲老夫已答覆過。」

小林一想便了然於胸，想了一下再問：「楓林山莊莊主風十三爲人如何？」

「淡泊又愛面子。」

「此話怎說？」

「老夫也說不清楚。他很少在武林中走動，一年十二個月，起碼有十個月留在家裏照顧他那些楓樹，似乎淡泊，但他自尊心十分强，絕不能容忍別人有損他的面子。」

小林再放第四次錢，「他的夫人童潔爲人如何？」

「老夫只知她面貌娟好，今年約莫三十五至四十歲。這問題不算。」

「那改問她弟子童眞吧！」

「童眞此人聰明而坦率，武功雖然不如風十三，但亦可稱一流，不過眞要鬥起來，你大概可以勝他。」不懂生頓了頓，道：「這人似乎亦頗淡泊，甚少與武林中人來往。」

「楓林山莊是否有寶藏，或者風十三有什麼祖傳的寶物？」

「不曾聽過。」

「再請敎你幾個藥物的難題。」

＊　＊　＊

八月的大別山，樹葉已開始凋零，只有楓樹才開始煥發嬌艷的魅力，山下的楓林山莊，被一片黃橙色的林海所包圍，這時候正是楓林山莊最多訪客的季節。

風十三不好結交朋友，所識亦不多，

但對楓樹獨愛，每年秋季闢出前院客房，招呼來觀賞楓樹英姿的雅客，約莫個多月的時間，這個消息還是不懂生賣給小林的。

小林來得正是時候，今日才是楓林山莊開放的第二天。楓香樹還有一些葉子保留着綠色，但大部份已轉黃，林內有幾條用碎石子鋪成的小路，路旁還設有石椅，甚是幽靜。

小林認路慢行，邊行邊飽覽景色，除了一二老蒼頭在掃葉之外，不見一人。

到了山莊之前，有一十餘歲的小童在石欖上吟哦：「遠上寒山不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這是唐朝杜牧寫的山行七絕詩，小林雖非詩人墨客，却也覺得妙絕，尤其是最後一句，更將秋令楓葉的嫵艷，形容得淋漓盡緻。

小林走前抱拳道：「借問小哥一聲，楓林山莊是否已經開放？」

那小童跳了起來，道：「你不見我在這裏麼？咱們是第一批，你是第二批。」

小林笑問：「你一個人來？」

「不，我是跟爺爺來的，我姓孔，你貴姓？」

「在下姓林。」

小童十分熱情，拉着小林的衣袖，道：「來來，我帶你去客舍安頓，這裏的下人不理咱們，你可以隨意在四周觀賞，只是不許進內堂。」

客舍就在前院的廂房，小童一指一間房，道：「你住這裏吧，咱們就在隔壁，爺爺正在作畫，等下我請他來找你。」

「聽你的語氣，我似乎是第三個客人。」

「不多不少正是三個，你是否第一次到來？我三年前已經來過，上次來住二三十天，」小童幫他整理床鋪，小林見屋內佈置十分整齊，除了一張床之外，尚有一隻櫃子，一具書架，一張書桌，桌上文房四寶齊全。

「每年都有很多人來吧？」

「不，最多那一年二十間客房都住不滿，當然大部份的人來住幾天便走了，這裏的下人三天來打掃一次，除了供應三頓、熱水和替你洗衣服之外，平日根本無人來打擾你，清靜得很。」

「山莊內很少人麼？」

「怕有三四十個吧，每逢中秋，咱們才能到內堂與莊主夫婦共慶團圓。」

「那一天莊內的人都在一起？」

「下人們不在，嗯，總管也在。喂，林哥哥，你是來讀書寫詩的，是來畫畫的？」

小林笑道：「什麼也不是，我只是來看看景色，順便清靜一下的。」他忽然摸出一包茶葉來，道：「這是閩西武夷岩茶，給你爺爺送去吧！」

小童似乎因爲多了一個人作伴，甚是高興，三步併作兩步，俄頃，他又帶着一位鬍子花白，但精神矍鑠的戴着員外帽的老者進來，小林連忙長身迎接。

老者抱拳道：「老朽孔治，多謝小哥贈以名茶，無以爲報，特來面謝。」

小林道：「區區薄禮，不成敬意，老丈萬勿放在心上。」

小童孔禮道：「爺爺，你不是已經畫了兩張畫了麼？何不以畫回贈？」

孔治瞪了他一眼，道：「爺爺的畫怎入得法家之眼？何必讓爺爺丟臉。」

小林連忙向他求畫，孔治欣然帶他到鄰室觀賞，結果送了一幅給小林，未幾，外面有人聲，孔禮又跑了出去。

晚飯在客舍的小廳內，居然坐了二席人，一共十四人，小林暗中觀察，這些人大多是騷人墨客，但其中有穿青衫者的中年漢子，眼神充足，步履沉穩，顯然是練家子，瞧情況他似與兩位秀才是同伴，不由暗加留意。

晚上小林躺在床上，無計可施，在未諳地形之前，又不敢貿貿然潛進內堂，自己既非騷人墨客，若住得太久，又恐惹人生疑，一夜輾轉反側，難以成眠。

次日，小林拉着孔禮在楓林山莊四周走了一匝，原來楓林山莊佔地頗廣，山莊依山傍建，四周都是楓林，莊院規模亦不小，照說應不止只住三四十人，看來這與風十三的性格有關。

兩人又走到山上，孔禮道：「這山有甚麼好看？」

「你該讀過東坡居士之：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吧，不居高臨下，如何能窺全貌？」

孔禮道：「這大別山我自小便看厭了。」

小林只走到半山便停了下來，他狀似瀏覽景色，其實是在偸窺山莊。孔禮道：「這裏還不能窺全貌，咱們再登高一點吧！」

「不，反正日子長得很，改天再登吧，否則第一次便一覽無遺，以後豈尚有興趣？」小林邊說邊把楓林山莊的內院情形記下。

也許風十三亦恐有人由後山處潛進吧，故此莊後那堵圍墻建得特別高，竟逾兩丈半，山莊後面尚有一座後花園，古樹參天，枝葉茂盛，把莊內的情形掩蓋了大半，可是小林却發現後花園似有一女子坐在涼亭內，只是距離太遠，看不到其面目及年紀。

莊內房舍櫛次鱗比，院中有院，當中尚有座庭院，同樣種了幾棵古樹，從外面看來，山莊甚是艷麗，但裏面卻給人一種陰森的感覺。

正看得入神，忽然孔禮道：「林大哥，有人上來了。」

小林一低頭，便見到那位青衫客與其兩位同伴，拾級而登。他心頭一跳，忖道：「莫非他與我一般心情，醉翁之意不在酒？」

青衫客同伴之一，臉如冠玉者抱拳道：「兄台也有此雅興來登高？」

小林說：「不來此處，又豈可飽覽楓林景色？小可姓林，未知三位貴姓？」

「小姓夏，此乃小生同窗姓白，這位巧得很，也是姓林。」

青衫客忙向小林抱拳，道：「林某與夏秀才是鄰村，是次在路中巧逢，被他們拉上來，在下一個粗人，不懂得對景生情，只想喝幾盅酒。」言畢大笑，狀甚豪邁。

小林却覺得此人似是假裝出來的，心

中更有戒備之心，却道：「在下亦是一介武夫，只因意中人別有懷抱，故此來楓林莊清靜一下。」

「哦，原來林兄還是同道，失敬失敬。」

青衫客不再請教名號，小林也樂得不用費心思搪塞，當下表示勞累，拉着孔禮下山去了，心中却下定決心盡早解決卜流仁，以免夜長夢多。

童眞的身份

晚飯時，小林又發覺多了三位遊客，這三人且全都是身懷武功者，其中一個年紀已甚大，看來十分和氣，楓林山莊供應的飯菜也不錯，每桌五菜一湯，還有兩壺酒。

剛舉箸不久，聽外傳來一陣步履聲，小林抬頭一望，只見來了三四個人，爲首一人身穿黃衫，蓄着三綹長髯，甚是飄逸，另一個則赫然是童眞。

這童眞與他三年前在九江所見到的無論是高矮肥瘦，以及相貌，一模一樣，這刹那，小林心頭立即泛起一個疑團，他是眞的童眞？那是僱主故意砌詞打動自己而爲他殺人？

只聽童眞說：「姐夫，這位便是武林久享盛譽，文武全才的『鐵筆金書』胡三碑胡老英雄。」他指一指那位老者。

黃衫客抱拳道：「胡老英雄的大名，風某聞名已久，惜無緣相會，今日大駕光臨，蓬蓽生輝。」

老者胡三碑長身回禮道：「風莊主高風亮節，脫俗傲世之名，老朽亦早有所聞，却不敢冒昧求見。」

「豈敢豈敢，風某只得虛名而已，怎及得胡英雄文武全才，獨樹一幟。」黃衫客風十三稍頓又道：「老英雄光臨怎不亮號？致風某有失禮數，如今內堂已設了一席水酒，請胡英雄移玉到內面一叙。」

「豈敢麻煩風莊主，且老朽還有兩位子侄同來。」

童眞道：「既是胡英雄子侄，理當一同入內伺酒，請。」

胡三碑哈哈笑道：「恭敬不如從命，如此胡某便放肆了！」携伴隨童眞而去，風十三回身向廳內衆人抱抱拳，也去了。

小林心頭狂跳：「卜流仁易容術再高，也不可能連說話的聲音亦與童眞一模一樣，不好，我墮了其奸計了，如今錢既拿了，又在紙上劃了花押，如今騎上虎背，如何是好？」

這一來，他再也難以下咽，孔洽道：「林小哥因何不吃飯？」

小林强笑道：「晚輩肚子有點不舒服，請恕失陪。」他拱拱手離廳，向內走去。

楓林山莊分四進，頭進是大廳，二進便是客舍，再進去才是莊內人居住的地方，另有一道牆隔開，圍牆有月洞，門外有人看守，當小林來至門前庭院，風十三等人剛好走進月洞門，就在此刻，童眞忽然轉過頭來。

小林自然而然向他點點頭，童眞含笑點頭回禮，隨即進內，身影消逝在樹後，小林心頭又是一動，暗問：「他爲何只跟我點頭？難道忘記三年前，在九江遇雨，同在一破廟渡宿？還是他是個西貝貨？」

再想一想，又覺童眞即使忘記亦難怪，蓋那天晚上廟中無燈無光，彼此面目未必能看清楚，再說自己此行恐洩漏身份，又故意在臉上做了點手脚，童眞認不出自己反而合理。

小林在院子徘徊了一陣，便返回客房，也不睡覺，盤膝練功，一直運行了七個大周天，才逐漸散功。他決定今晚偷偷進內堂走一匝。

山莊內無人打更，小林走至窗前，觀察一下四周，四處無人，萬籟無聲，夜空有雲，將眉月遮住，大地一片昏暗，此正是夜行人的好天氣，小林換了一套深色的衣服，悄悄開門閃了出去。

他不直接進內院，而是先由前院溜出來，再在楓林裏繞路而行，夜風吹來，樹葉沙沙作响，不少落葉掉在身邊，增添幾分緊張。

小林來至左側，估計已至三進，然後冒險提氣躍上。墻高丈八，他一躍而上，先是在墻頭向內觀察了一下，然後輕輕躍落地。

三進的房舍比外面的新淨，房舍更多，一時間摸不清風十三和童眞住在何處，只好認定一個方向走去。經過一列廂房，偷聽了一下，有的傳出鼻鼾聲，有的則有喘息聲，料許多下人都已結成夫婦，小林便迅速向內挺進。

越過廂房，前面有棟高大的房舍，裏面有光透出，小林立即立定，再慢慢走前，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道：「莊主對林木認識之深，實在令人嘆爲觀止，老朽佩服之至，回家之後，也得效法種幾棵樹玩玩。」

小林認得那是胡三碑的聲音，登時精神一振，凝神靜聽，又聞風十三的聲音道：「胡英雄對書法認識之深，更令風某佩服，看來以後風某也得學人練練書法才成。」言畢傳來一陣大笑。

只聽童眞道：「在下聞人說胡英雄能將書法之道，融入武學之中，另闢蹊徑，可惜無緣欣賞，不知胡英雄可否露一手，讓童某開開眼界？」

胡三碑忙道：「雕蟲之技，不可入法家之眼，何況傳聞多有失實之處，未可當眞，老朽若眞有此一本領，早已成爲一代宗師矣。」

風十三道：「今日夜已深，不敢再躭誤胡英雄的歇息時間，不過有機會倒想見識一下胡英雄的絕學，眞弟，你替我送胡英雄到內客房休息。」

胡三碑道：「老朽還是到外面客房吧。」

風十三道：「胡英雄非比尋常人，豈可與那些書獃子一起，沒的辱沒你的身份，」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胡三碑大笑聲中，表示恭敬不如從命。

小林知道他們即將出來，又不知會走何方，連忙縮後，再提氣拔身，伏在屋脊後面，只見廳內走出五六個人來，正是風十三、童眞、胡三碑和其朋友，胡三碑向風十三抱抱拳，童眞忙道：「胡老爺子請跟在下來。」

童眞引他往內廳旁邊的耳，道：「這

兩間客房，早已收拾好了，三位請進房歇息，若有需要請吩咐下人辦，他伸手拍拍旁邊一位老蒼頭。

胡三碑三人又客套一番，然後進房，那老蒼頭站在門外等候吩咐，童眞輕輕交代下人一下，便轉身進內。

這一次小林更加留心聽童眞說話的聲音，更覺與三年前所聽到的無異，心中更是震驚，當下連忙飛身向內堂奔去，不料這時候，客房房門突然打開，小林吃了一驚，忙不迭匿在柱後。

只聽胡三碑對老蒼頭道：「老朽每晚須以熱水燙脚，未知貴莊此刻尚有熱水否?」

老蒼頭道：「灶房裏尚有一鍋熱水，老爺子請稍候，待老奴去取來。」

小林待老蒼頭離開，房門再度關上，這才躡手躡脚，尾隨老蒼頭之後到廳後。老蒼頭走向灶房，小林則往內走去，可是經過此一躭誤，已不見童眞的踪影，也不知他往在何處。

小林忽見庭院中樹上有人影，既不知是楓林山莊的守衛，還是其他另有目的的人客，只好悄悄退後，經過灶房時，見裏面有火光，他心頭猛地一跳，忙不迭竄了過去。只見那老蒼頭正坐在灶前燒水，大概鍋內的水已冷了。小林回首見灶房外有一列大水缸，共有五六個之多，當下自懷內掏出一包東西來，輕輕打開每一個缸蓋，將紙包內的藥粉傾入水缸內，然後急忙匿在暗處。

過了一陣，老蒼頭出來外面取了一隻木桶進內舀水，又一忽，見他雙手提木桶出來，小林立即竄進灶房，但見灶膛內尚有餘火，旁邊堆滿了乾草和枯枝，小林把一根還在燃燒的乾柴取了出來，拋在地上，再拉了一點乾草過來，未幾火頭即起。

小林推開窗子，躍了出去，越過圍墻，重新由前院返回客房，剛解下夜行衣，便隱隱聽到內堂有人聲，他立即披上外袍開門出房。

一出房便見那位姓林的青衫客，也在探視，小林向他點點頭，道：「林兄是否聽到內堂十分吵雜?未知發生什麼事?」

那姓林的驚呼道：「不好，有火光，莫非裏面起了火?」

小林亦急道：「快進去看看，」此刻客房內的人都被驚醒了，紛紛出房探視。小林道：「咱們雖是人客，但如今主人有事，理應進去滅火。」

孔治點頭道：「不錯，雖然主人說過不許咱們進去，但如今事出突然，也就不必顧慮了。」當下衆人一齊向月洞門衝了進去，直赴火場。

到灶房那裏，小林暗叫一聲妙也，原來秋令風高物燥，那灶房幾已陷入火海中，最重要的還是旁邊有房客相連，若爲其波及則後果堪慮。

風十三和童眞都到場指揮下人取水撲火，連童眞也忍不住親自提水撲救，小林見一個下人提着一隻大水桶自旁邊經過，一把搶了過來，飛奔到灶房之前。

風十三叫道：「危險，莫走得太近。」

小林彷似沒聽到，一手撥開缸蓋，便用水桶舀水滅火，動作十分敏捷，風十三見火舌捲出，恐他受傷，忙道：「先用水濕身。」

小林用半桶水淋在自己身上，弄得濕淋淋的，又奮勇潑水，童眞見他臂力强勁，道：「灶房已沒法施救，先把兩旁的房舍潑濕，以免殃及池魚。」

「是!」小林轟應一聲，提着一桶水走過去，道：「總管，你身上衣衫已着了火。」話音未落，那桶水便向他潑去。

童眞那料到他有此一着，當堂被淋個正着，他臉色剛一變，見小林自己也如此，隨即哈哈笑道：「這位兄弟心細，多謝你拔刀相助。」

「理當如此，」小林轉身又向水缸跑去，心中暗道：「是眞是假，這次可就知道了。」原來他傾落缸內的藥散，是專溶解易容藥的，假如童眞是假的，那麼頃刻間，便將露出原形，是以他此刻既興奮又緊張，舀了一桶，立即便轉身望去，同時撒腿而跑，一對眼睛却不離童眞片刻。

童眞舉袖拭去臉上的水漬，由於他身穿袍子，袖管十分寬闊，手臂抬起，便滑了下來，露出胳臂，火光下，但見童眞左前臂有一顆金錢般大小的痣。

這刹那間，小林又驚又喜，抑住興奮的心情，繼續撲火，這場大火，終於在賓主合力之下，將之撲滅，却也弄得人疲馬乏，看看那間灶房，已被毁了一半!

風十三道：「小介不小心引來祝融，累各位半夜下床協助，風某感激之至!」

衆賓客均謙虛一番，聲稱理所應該。童眞道：「幸好本莊尚有灶房，否則豈非有斷炊之虞!」他邊說邊走到小林的身邊，小林立即暗中戒備，童眞伸手在小林肩上拍了一下，把他嚇了一跳。「今日多謝這位少俠奮勇撲火，童某既感激又佩服!」

這時候，彼此已走近，而小林臉上的易容藥亦已被沖掉，假如「童眞」眞的是童眞，則無理由對小林毫無印象，故此小林已肯定此人必是卜流仁假扮的!

風十三道：「風某少受人恩惠，明日當設宴款待各位，以報今夜相助之情!」他轉頭問道：「少俠貴姓大名，可否見告?」

「在下剛下山不久，乃無名小卒也。小姓林，單名一個軒字，請莊主多多指教!」小林見在場之人只有少數是武林中人，加上自己少到江北活動，故此大着膽子撒謊。

童眞問道：「以童某觀察所得林少俠武功不弱，必是名師高足，未知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家師自稱『鐵鏡先生』，隱居深山，恐武林中認識之人極少。」

童眞與風十三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臉上都有詫異，却又不便再問，當下親自送衆人到前院。小林回房換了一套衣服，躺回床上，立即摒除一切雜念睡覺，因爲既然已証實童眞是假的，那麼以後下手之時便再無顧忌，而自己若精神不足，又怎可殺死狡猾的卜流仁?

待小林醒來時，紗窗早已變白，他坐了起來，又運了一陣功，然後披衣下床。老蒼頭拿洗面水進來，小林用冷水擦了一把臉，精神大振，忽然心頭上又翻上一個念頭：童眞固然是假的，但不一定就是卜

流仁！

僱主雖言卜流仁左前臂有一金錢痣，但這也只是他說的，卜流仁是否有此痣，自己根本毫不知情！假如童眞不是卜流仁所扮，則此人很可能不是一個該死之人，而自己殺死了他，又有何後果？

還有，昨夜假童眞可能未有思疑自己，但他回房換衣服之後，必然會發現臂上的金錢痣露了出來，假如他心中有了戒心，要殺死他，談何容易？

他心念電轉，疑團一個接着一個。假如童眞是卜流仁，或是其他人所喬裝，他臉上必然塗了易容藥，但爲何他手臂上的易容藥會溶解，而臉上却毫無變化？這又是什麼道理？如此看來，此人又可能是眞的了！

到底此刻在楓林山莊內的童眞是眞的，還是假的？小林忽然糊塗了！他坐在床上思索，越想越難分辨，房也越亂。

忽然門外傳來孔禮的聲音：「林大哥，吃早頓了，你換好了衣服沒有？」小林只好收拾心情，開門出去，最令人厭煩的是人客們今日對他都改變了態度，紛紛找機會跟他說話，使他沒法子靜下來，再繼續推敲。

好不容易，吃飽了早頓，孔禮要邀他登山，他却婉拒之：「我昨夜沒睡，今日累得腰骨和手臂酸軟，今日想再睡一覺，明天再陪你去吧！」言畢匆匆回房。

這個上午，小林腦海中只盤旋着幾個字：童眞是眞的，還是假的？可惜到吃午飯時，他還找不到答案。

午飯尚未吃飯，童眞忽然出現，當衆宣佈：「各位，莊主今晚在內廳設宴答謝各位，匆促間辦不到什麼好酒菜，不過還請各位賞臉，準時出席！」言畢，飯廳內已响起一片采聲。

＊　＊　＊

小林心頭一跳，忖道：「風十三果然不食言，假如此人確是卜流仁，則今晚倒是個好機會！嗯，我該如何再確定他是否卜流仁？」

心念未了，童眞又走了過來，依舊伸手在小林肩上一拍，狀甚老友，可是這次與昨晚不同，他竟用上了內功，小林肩膊一側，但練武之人遇襲，體內自然而然生出反應，自有一股反震之力，小林看不到童眞的表情，但聞他呵呵笑道：「林少俠今晚是上賓，更不可遲到！」

小林臉上微微變色，有點心不在焉地道：「能得莊主和總管青睞，在下深感榮幸，豈敢遲到？」

「爽快！如此今晚再見了！」童眞目光似含深意地瞪了小林一眼，然後向衆人抱抱拳，施施然離開，小林的心情似一鍋沸騰的水！

午飯過後，他趁孔禮不覺，便一個人溜出莊，快步往後山走去。正想拾級登山，抬頭一望，山上走下三個女人來，前面那個三十五六的模樣，雍容華貴，眉目含春，却一本正經，後面那兩個只有十六七歲，但體態豐腴，料是丫環，小林正在揣測那女人的身份，只聽背後一個丫環斥道：「是那漢子？見到本莊莊主夫人還不讓路！」

小林心頭一跳，暗道：「原來她是童眞的姐姐童潔！」當下閃過一旁，道：「在下不知是夫人，未及遠避，尚請見諒！」

童潔微微一笑，道：「丫頭們無禮，少俠不必拘謹，請隨便觀賞……嗯，對啦，昨夜撲火最英勇的就是少俠？多謝了，請受賤妾一禮！」

小林忙道：「此乃爲客人者應份之事，夫人如此多禮反教在下汗顏！且令弟適才又謝過了！」他邊說邊偷望她。

童潔臉色似乎微微一變，道：「他是他，賤妾是賤妾，此禮難免，否則便是少俠瞧不起我這婦道人家！」說着向小林福了一福，小林連忙回禮。

童潔帶着丫頭下山去了，小林裝作無事，一直往山上走去，走了一程，回首望去，童潔和那兩個丫頭由後門進莊。小林居高臨下，看得清楚，替她開門的，竟是童眞！

小林心頭又是一動，覺得有點奇怪，却又說不出怪在何處，他低頭再往上走去，忽然聽到一個輕微的衣袂飄動聲，連忙將轉頭望去，只見一道黃影，在一棵楓樹後閃一閃，便已不見！

小林心頭立即竄上一個念頭來：風十三？

莊內的賓主，只有風十三一個人穿黃衫，他夫人剛下山，他一個人在此幹甚麼？

小林忽又覺得自己荒謬，天下人穿黃衫者，多如恒河沙數，豈獨風十三一人？說不定是外來的遊客也未定？可是遊客又何須如此鬼祟？

小林心頭疑團難釋，裝作不在意，向黃衫消逝之處走去，但林後空空如也，那有什麼人？他望一望四周，一片金黃的樹葉，啞然失笑，暗道：「也許是樹上的落葉，我自己眼花看錯了！」

此念一生，小林又將精神放到童眞的身上。要殺童眞並非太難，因爲自己在暗，對方在明，問題是如何做得乾淨，不引人思疑！

小林坐在一塊石頭上沉思，一陣山風吹過，落葉紛紛揚揚飄下，他腦海中靈光一閃，忽然計上心頭！

＊　＊　＊

天色向晚，山上已有了點涼意，楓林山莊點了許多風燈，老蒼頭到前院催促，衆人紛紛隨他進內院。小林邊走邊暗中留意內院的地形。

通往內廳那條路，他昨夜已走過，但心情不同，此刻才看清楚裡面的規模。風十三夫婦似乎十分好潔，雖經昨夜之變故，但今晚各處已打掃得十分乾淨。

風十三和童眞親自立於階前迎接，內廳開了四張八仙桌，丫頭和下人站在兩旁伺候。風十三一手拉着小林，道：「少俠昨夜居功至偉，請到首席！」

小林裝出一副受寵若驚的之神態婉拒之，但賓主齊稱應該，他只好又裝出一副恭敬不如從命的神情來，隨風十三入席，坐首席的還有胡三碑，小林向旁一望，見那位姓林的青衫客坐在靠門的那一席，也正望着自己，不知爲何他突然感到忐忑不安。

風十三坐下之後，轉頭對一位丫頭道：「快去請夫人出堂，說賓客們都到了！」

隨又長身說了一番門面話，起初氣氛有點嚴肅，但胡三碑此人言談風趣，只說了幾句，便令廳內氣氛活躍起來。

童眞招呼所有賓客入席之後，也坐到首席來，剛好在小林的斜對面。「林少俠使用的是什麼兵器？」

小林忙收攝心情，道：「在下只學一套劍法。」

「學武之人，双不離身，少俠因何不帶武器？」

小林笑道：「在下既無仇人，又不想與人爭強鬥勝，到貴莊又只求清靜一下，帶兵双作甚？」

「哦？少俠年紀輕輕，便欲求心靈清靜，這倒罕見！」風十三插腔道。

「在下自小隨師父居於深山內，清靜慣了……」

那姓夏的秀才笑道：「林少俠是位傷心人，他紅顏知己，投向別人懷抱，故此來貴莊治療情傷！」

話音剛落，背後環珮叮噹響中，有道鶯聲傳來：「哎，那一位姑娘如此狠心，又如此沒眼光，像林少俠這樣的少年英俠，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小林尚未轉過頭去，鼻端已嗅到一陣醉人的香氣，不用想也知道來的是童潔。他改望風十三，只見他臉色不大自然，輕怪道：「你怎地到此時才出來？」

童潔幽幽地道：「今日你設宴款謝貴賓，我能不稍作打扮一下麼？」她聲音聽來並無刻意放軟捏尖，但聽在男人耳中，心內立即興起一股懶洋洋之感，令人綺念頓生，可是她眉宇間又並無蕩意。

風十三擠出笑容，長身道：「待風某來介紹，此是姑蘇童氏，夫人，這位便是文武全才的『鐵筆金書』胡老英雄，這位林少俠昨夜料已見過。」

童潔道：「賤妾聽說胡老英雄以一本金書，一管鐵筆，打遍大江南北無敵手，心儀已久，今日得見深感榮幸！」

胡三碑連忙謙虛一番，風十三命下人送酒菜上來，他與夫人又長身舉杯敬酒，衆人連忙回敬，酒宴遂開始。

酒過三巡，小林偷眼望一望童眞，見他甚爲嚴肅拘謹，他忽然放下酒杯，轉頭問道：「莊主，在下突覺肚子有點不舒服……」

風十三會意，忙道：「風壽，你帶林少俠出去一下！」小林長身告罪，隨風壽出廳。

小林低聲道：「在下欲去茅廁。」

風壽帶他轉出廳後，那裡有座小庭院，風壽道：「夫人愛潔，只設尿缸，若少俠大解的則要到外面去……嗯嗯，也可以到老奴的房內。」

小林忙道：「不用，到外面那裡就行！」

風壽打開側門，道：「由此直行，那座紅磚小屋便是！」

小林道：「老家人請回去，在下事後自己回去就是！」他快步衝過去，一頭鑽進茅坑，想不到那茅坑不但建造考究，而且打掃得十分乾淨。

小林打量了裡面一下，探頭望出去，風壽已不見，側門半掩着，他立即竄了出去，飛身躍進內院。昨夜撲火時，他已看清楚了柴房的方向，趁四周無人，一頭鑽了進去，悄悄抄起一柄砍柴刀，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法，抓了一隻鷄，用力捏住其喉管，不讓其發出叫聲，然後越牆而去。

小林用刀割開那母鷄的喉管，將其血洒在地上，再醮血在牆上寫了幾個字：殺人者卜流仁。最後離開茅坑，把鷄埋在泥中，悄悄匿在附近牆上。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只見風壽匆匆忙忙跑了出來，口中不斷喚道：「林少俠，林少俠，你沒事吧？」他鑽進茅坑，忽然大叫一聲，小林早已飛身到毛茅外，風壽一出來，他一指封住了其暈穴，然後拉他到林內，脫掉外衣，用布蒙住臉，又將頭髮披下，再解開其穴道，問道：「童眞住在那裡？不說清楚，殺了你！」

風壽嚇得渾身冷顫，結結巴巴地道：「在內院……」

小林再封了其麻穴，道：「帶我去，你敢呼叫，立即斃了你！」風壽早被嚇壞了，那敢說個不字？當下立即指點路徑……

＊　＊　＊

小林先封了風壽的暈穴，再將他塞進床底下，自己則匿在床後，外面隱隱約約傳來人聲，小林估計莊內的人正四處找尋他和風壽。

時間慢慢流逝，估計已過了三更，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步履之聲，只聽風十三沉聲道：「眞弟，明天想個藉口，叫他們都下山去吧！」

「這還不容易？」童眞道：「就說有個殺人不眨眼的惡賊匿在莊內，不方便招呼他們，爲他們的安全着想，請他們明年再來。」

風十三道：「奇怪，此人怎會來咱莊上？愚兄與他又沒有什麼瓜葛！」

童眞笑道：「姐夫何須擔心？卜流仁也許只想殺林軒而已，何況小弟認爲殺人者可能不是卜流仁！」

風十三輕哦一聲，問道：「賢弟如何知之？」

「想那卜流仁不是魯莽之輩，他又怎會在殺人之後，在牆上留字？還有，咱們根本找不到林軒和風壽的屍體，哼哼，說不定內裡尚有別情！」

風十三道：「說得也是，愚兄不想牽入武林糾紛中！也希望林軒無事，咱們到底受他的恩惠！愚兄今生只受過一個人的恩惠，他便是『光頭大俠』慧達！」慧達是出家人，但他到處行俠仗義，且不避腥葷，故有大俠之稱，小林亦自然久聞其名。

「慧達施恩不望報，姐夫不必放在心上，夜深了，明天再談，今晚小心一點！」

風十三也叮嚀了他一番，童眞便推門進來，他剛摸到刀石正想敲打，外面忽又來了一個輕微的脚步聲，童眞忙放下手上刀石，開門出去。「姐姐是妳？」

只聽童潔低聲道：「今晚此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童眞走了出去，脚步聲漸遠，過了一陣童眞才回來，大概是送童潔回房。

童眞坐在床上，既不點燈也不寬衣睡覺，黑暗之中，只見他雙眼閃閃發亮，忽

又走下床在房內踱方步。良久，只聽他自言自語道：「是誰假冒老子的名？是林軒？林軒不似剛下山行走江湖，他是不是聞名已久的殺手『不知愁』林德勝？有人僱他來殺我？哼，才沒這般容易！」

小林在床後聽得清楚，心頭狂跳。「眞是不出所料！」這時候，他心情又緊張起來，因爲他必須一擊即中，否則自己將要賠上一條命！

忽然床底下傳來一聲呻吟聲，小林不由魂飛魄散，原來時間一長，風壽的穴道自己解開，童眞標前抽出掛在牆上的長劍，走到床前，喝道：「是誰？快給老子滾出來！」

「是我……風壽……」風壽結結巴巴地說：「總管……卜流仁……」

「快出來！」童眞沉聲道：「出來再說！」

小林亦十分緊張，因爲成敗在此一擊，禁不住由床後慢慢走出去。忽然聽到風壽一道急促的叫聲，又聞童眞低聲道：「哼，寧可殺錯，不可放過，讓你聽到老子的話，老子還能在楓林山莊混下去麼？」他這一說，小林就更加肯定他確是卜流仁！

外面恰傳來三更的梆子聲，小林探頭偷窺，只見卜流仁正把風壽的屍體推進床底下，由於床架有雕花木櫃，形成空隙甚少，卜流仁只好蹲下身，雙掌用力推屍！

這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小林突如豹子般竄了出去，手起刀落，砍柴刀砍在卜流仁的後背上！

卜流仁頭部探進床底，既看不到，亦無可閃避，這一刀斬得他眞氣渙散，連驚呼聲也叫不响，小林那容他還手，砍柴刀再連剁幾下，卜流仁鮮血如泉水般湧出，眼看活不成，小林這才住手，再醮血在牆上寫了幾個字：童眞是卜流仁所假扮！

他恐有人聞聲趕至，急不及待離開……

* * *

當小林溜出卜流仁的臥室時，只聽外面人聲沸騰，後面房舍火光燎天，他大吃一驚，急急如喪家之犬，向旁急掠，越牆而去。出了楓林山莊見路便跑，一口氣跑了七八里路，這才在一棵大樹上匿起喘息。

想起剛才的情景，實在幸運之至，他本無殺卜流仁之把握，誰料風壽在關鍵時刻「醒」來，替自己製造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不費吹灰之力，便把十萬兩銀子賺到手！

更幸運的是自己能夠在楓林山莊的人趕到之前，安然離開，想到此，小林幾乎想放聲大笑，上天待他實在不薄！也許這叫做善有善報吧，自己是爲了幫助朋友才接下這宗生意的，結果反過來，使自己成爲一名小富翁！

小林喘息了一陣，心想這時候，萬萬不能讓人追上，以免功虧一簣，是以躍下樹急奔。

次日，來到一座小鎭，小林只進鎭買了點乾糧，連馬匹也不敢買，又匆匆南下了，直至過了江，一顆心才定了下來。

* * *

小林在中秋佳節之前，趕返景德鎭，羅開等人都十分詫異，問道：「小林哥，你得手了？」

小林哈哈笑道：「假如不是得了手，我還能夠平安回來麼？今晚我請客，誰去佳景訂酒席，一切均要最好的，價錢不論！」

衆好友轟然喝采，朱立信自告奮勇，跑去訂酒席了。小林又道：「今晚誰不喝醉，誰便是王八蛋！」

衆皆大笑，羅開道：「你先回家洗澡吧，待會兒，咱們再去找你！」

小林返回家裡，只見裡面收拾得十分乾淨，愛玉正在院子裡洗衫，見到小林立即放下手上的活，道：「小林哥你回來啦？您先到廳裡坐，我拿茶給您！」

「別客氣，我自己來，小包呢？」

愛玉紅着臉道：「他得你幫助，準備開一爿麵店，剛才出去了！」

小林喜道：「這敢情好，日後我若揭不開鍋蓋，到小包店內也有麵吃！」

愛玉道：「說起來愚夫婦還得多謝您，如果沒有您，咱們那有今天！」

小林道：「你這樣說，便不當我是朋友了！」

女人到底比較細心，見小林風塵滿面，忙道：「小林哥，你歇一下，待小妹燒一鍋水讓您洗澡！」

小林謝了一聲，回房休息，他躺在床上，想起這宗生意仍覺十分奇怪，好像老天爺硬要將錢送上門來一般。如今只剩下一樁事，未知僱主會否食言？不過即使最後那五萬兩銀子不送上門來，也不打緊，反正他還有三萬多兩銀子，不愁吃喝，反正他林德勝並非視錢如命之人！

* * *

晚上那一頓飯，酒菜果然都是最好的，包翊對小林千恩萬謝，不斷敬酒，誰知小林未醉，他已先頹然而倒了。

忽然劉英大聲道：「小林哥，你如今有錢，咱們以後何須再來人家的地方？不如你索性與小包合力開一間像樣點的飯館酒肆吧！小包，你開麵店有什麼好？把人家吃得淡出鳥來！」

包翊舌頭變大，說話已含糊不清，但仍然大聲叫好，小林覺得這也是個好主意，既可以賺錢，維持日後的生活，也不必再當殺手，而且還可以讓朋友們有個聚首的地方，眞是一舉數得，當下亦讚成，高呼道：「好主意，咱們明天便開始着手籌備吧！」

包翊拍拍胸膛，道：「小林哥，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說罷已「砰」地一聲醉倒在地，衆好友們都哄然大笑，可是他們亦已有七八分醉意，脚步歪歪斜斜，連說話也不俐落，當下立即散席，包翊自然得勞煩小林和張維山扶回去。

第二天下午小林和包翊頭腦才清醒，包翊說：「小林哥，鎭上那家景泰酒家您是知道的了？咱們要開的飯館，您認爲規模和設施要不要比它大？」

小林道：「咱們缺乏經驗，先別開太大的，我看那景泰的規模，也差不多了！」

包翊喜道：「那就簡單了，景泰老闆要回鄉養老，要想把飯館賣掉哩，咱們何不去與他談談，也省却了許多事！」

小林訝然道：「做得好好的，為何不做了？」

「小林哥你並不知道他兒子上個月患急病死了？許老闆只得一個兒子，如今年紀大了，覺得賺再多的錢也沒意思，所以決定與老妻回歸。早幾天他知道我要找地方開麵店，所以跟我談過，只是我一來本錢小，二來自己一個人也沒這個膽量……」

小林截口道：「行了，你陪我去跟他談一談！還有，今年中秋佳節，咱們也得好好慶祝一下！」

* * *

景泰酒店的老闆因兒子猝亡，而意興闌珊，小林與他一談即合，當下立即收錢交割，所有夥記全部繼續錄用，只歇業了幾天，着人粉飾一番，並改招牌為不知愁酒家，請陰陽先生擇吉開張。

小林想起吳振光的話，頗覺有理，自己雖然疏爽，那只是對朋友們以及一小撮人而已，從未為景德鎮做過什麼事，當下與衆友商量，決定在鎮口建一座牌坊，上雕天下第一瓷五個金漆字，又修整了鎮外的道路，最後又決定逢初一十五在不知愁酒家外面施粥。

消息傳出去之後，哄動了景德鎮內外，人人均在談論小林，以前對小林羅開那一干人有成見的父老，也改變了看法。酒家尚未開張，但聲勢已經造成，小林突然之間成為景德鎮的矚目人物，心中半驚半喜，另一方面，僱主並沒有依約，派人送上酎金。不過，由於日夜要為內外的事務糾纏着，小林很快便忘記了這件事。

開張前夕，小林又宴請了一干好友，交代了許多細節，衆好友盡歡而散。

九月九日是重陽登高節，不知愁酒家則在九月初十開張。

鞭炮聲不絕於耳，火光紙屑亂飛，不知愁酒家外面站了幾重人在圍睹。長達二十丈的鞭炮燃盡之後，小林與包翊親自向四方朋友拱手請進。

鎮上的父老都紛紛來祝賀。「小林，老夫早說你會有出色，果然長進了！希望日後繼續為桑梓增光！」

小林一一回禮，又請他們到雅座內奉茶敬酒，今日雅座開了三席流水席，款待鎮上的父老，望族和官府中人。外面的生意也十分好，忙得夥記們都喘不過氣來，可是人人均滿臉笑容。

這一天小林與他的朋友們亦都滿臉笑容，甚至笑到嘴角酸軟，夜已深，所有的食客都已離開了，小林下令關門，一干好友們興高采烈，紛紛發表對前景的看法，未肯回家。

羅開高聲道：「咱們服伺了人家一天，如今也該自己喝幾杯慶祝一下！」

小林忙道：「我不想掃大家的興，不過明天還得來店內，不要喝醉。」

劉英道：「你們瞧，小林剛當了一天老闆，語氣便不同了！」

「去你的！我已決定不再當殺手，以後要務正業，以維持生計，能不緊張麼？」

朱立信亦讚成小林的決定，當下各人喝了幾杯，便散去，小林則與包翊留下來清點賬目，包翊興奮地道：「小林哥，如果以後每天都有這樣的生意，咱們很快便發財啦！」

小林笑道：「今日怎能作準？還未上床就做夢啦？算好了，咱們也走吧，你今日也累了，早點歇歇吧！」

包翊邊鎖櫃，邊道：「今日的生意不會是最好的，因為雅座用來款待嘉賓，一文錢生意也沒做過。」

店內尚有伙記留宿，兩人攜手出店走在長街上，深秋中夜，夜風颯颯，月光皎潔，小林酒意全消，忽然放聲而歌，包翊在後面輕掌為他拍和。

當小林經過一條小巷時，黑暗中突然竄出一道黑影，手中一柄利劍，向小林急刺過去！

這一人一劍來得突然，且毫無先兆，看其身手，已肯定是位高手！小林人一至巷口，便已籠罩在劍光之下！

小林確是小林，不同一般高手，因為他是一名殺手！

大凡殺手都有一種比常人敏銳的感覺，他腳一踏到巷口，那人長劍未出，他便嗅到一股殺氣，所以那人長劍一出，小林的身子便如紙張般飄起，同時叫道：「小包快退！」

那人一劍不中，標前一步，第二劍再度刺出，小林腳尖一落地，再度吸氣跳起，落在對面屋頂上。他腰未直，順手拾起一塊瓦片，向後甩去！

那人也厲害，淩空揮劍，瓦片已落地，小林在屋脊上住一住腳，見那人臉上蒙着布，心頭詫異，不想背上破壞民居的罪名，又向旁掠去，那人仗劍自後急追。

小林重新跳落街頭，不見包翊，略為放心，雙腳立定，問道：「閣下是誰？既然有膽殺人，何不拿下蒙面巾。」

那人一聲不說，再度標前，揮劍急攻，他的劍法實而不華，甚為狠毒，小林想不起有這樣的仇家，不由再問道：「閣下與在下到底有何仇恨？快報上名來！」

「拘魂使者！」那人身法一變，劍法更加淩厲，「嗤」的一聲响，小林左上臂已中了一劍，血流如注。

小林這刹那心頭一涼，知道自己空手難以應敵，不由興起溜走之念，但蒙面人劍法綿密，不容他有機逃脫。

正在危急之時，忽聞街頭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只見羅開、包翊和朱立信三人手執兵刃跑來支援！

小林精神一振，忙說：「先拋一柄劍給我！」

蒙面人知道良機已逝，忽然大喝一聲，虛晃一招，撒腿便逃，小林大怒喝道：「那裡跑！」在後窮追。

蒙面人忽然躍上屋頂，隨手洒下一股黃粉，小林大驚，連忙退開，當黃粉散掉，他躍上屋頂，已不見蒙面人的踪影，只好狠狠地躍回地上。

羅開問道：「這人是誰？」

「他蒙着面怎知道！」

包翊比較仔細，問道：「咱們這幾天有沒有得罪過什麼人？」

朱立信道：「鎮上的人都把小林捧上了天，也許有人不服氣，所以……」

「我看不是！」羅開道：「景德鎮的人無人有此狗膽，敢公然與咱們兄弟過不

去！也許，也許……」

朱立信怒道：「你吞吞吐吐扮什麼娘娘腔！」

羅開目注小林，問道：「小林哥，會不會是與那椿生意有關？」

小林心頭立時一沉，他不願朋友們替自己担心，忙道：「不可能的事，說不定人家找錯了人！都回去睡覺吧！」羅開把自己的長劍塞在他手中，小林心頭感動，伸手在他肩上拍一下，又請他放心。

＊　＊　＊

小林自己放不放心？他躺在床上，雙眼望着屋頂，想來想去，都想不到這椿生意會出了什麼紕漏！就算風十三不相信童眞是卜流仁所假扮，也會先上門跟自己理論！

既然想不通，最好的辦法便是睡覺，所以他立即閉上了雙眼。

＊　＊　＊

次日不知愁酒家的生意，依然十分興旺，酒家外面，車水馬龍，門戶爲穿，小林諸友，人人均樂得合不攏嘴來，想不到一個人走起運來，財神爺天天上門，既有那一椿殺卜流仁的生意，又有景泰酒家原有老闆，因死了兒子而把店子賣給小林，這一切就像冥冥中早有註定。

小林已給那些川流不息的食客，鬧哄得他忘記了昨晚那一件事！

小林送走了最後一位食客，衆好友又鬧開了，今晚連小林亦十分高興，着廚師弄幾個小菜，全店上下一齊飲宴慶祝。

小林見夥記們做得辛苦，又着包翊取饑出來，每人發一串，作爲奬金，當眞是上下歡騰，鬧至三更才各自散去。小林和包翊照例又是最後才離開。

包翊剛想開門，只見外面門板上，傳來一陣「篤篤」的聲音，小林連忙將他推，再慢慢打開門，只見外面站着一位者，臉上神情十分肅穆，雙眼圓睁盯着小林。

小林一怔，脫口道：「咦，怎地是你胡老英雄？」原來那人正是「鐵筆金書」胡三碑！

「果然是你，想不到你還認得老夫！」胡三碑語氣冰冷地道：「出來說話！」

小林望一望門板上的飛刀，走了出去，道：「在下與前輩既無恩、亦無仇，因何不敢相認？不知前輩夤夜上門，有何見敎？」

「嘿嘿，你與老夫雖然沒有恩仇，但……不，那是以前的事！今晚老夫非與你算帳不可！」

小林又是一愕，隨即笑道：「老前輩即使要與晚輩算帳，也該先把話說清楚，以免形成一筆糊塗帳！」

「小子，瞧不出你還有點骨氣！」胡三碑滿臉怒容，但仍極力忍耐着。「老夫且問你，風莊主與你無仇，你爲何殺了他？」

＊　＊　＊

小林這一驚非同小可，臉色大變之下，沉聲道：「前輩既然知道晚輩與風莊主無仇，又怎會懷疑我殺了他？」

「不是你還有誰？」胡三碑冷冷地道：「那晚之後，所有的人都留在莊內，只有你一個人不告而別！何況你明明是林德勝，又詐稱林軒，不是你殺的，還有誰！」

小林怒道：「我敬你一聲前輩，也盼你自重。閣下既非目擊，又無憑証，單靠臆測，怎可隨便誣蔑人家！」

「老夫誣衊你？」胡三碑冷笑道：「你是臭名昭彰的殺手，你無事潛入楓林山莊，宴會中途借故而退，之後風莊主和童眞便先後被殺，還不是你殺的，素聞人稱『不知愁』是唯一不諱言身份的殺手，今晚却看不到一絲氣慨！」

小林挺一挺胸，道：「此乃在下之原則，至今未曾改變，我敢當天發譬，在下確不曾殺過風十三和童眞！不過我却知道童眞是被誰殺死的！」

胡三碑一愕，隨即問道：「是誰殺死的？」

「卜流仁！」

胡三碑大笑。「你莫認爲老夫已經老懵懂了，這種話只能騙騙三歲的稚童！」

小林一本正經地道：「我何須騙你？眞正的童眞在兩年前已經被卜流仁殺死了！你在楓林山莊見到的那一位便是卜流仁所扮的，他則是被在下所殺的！」

胡三碑怒極反笑。「林德勝，快亮兵刄吧，老夫不耐煩再聽你胡說八道！」

包翊道：「小林絕對不會說謊，也絕對不會爲錢而濫殺無辜，咱們都相信他，景德鎮的人也都相信他！」

「住口！沒你的事，不可打岔，否則老夫便視你爲從犯！」

包翊還待分辯，小林已一把將他推了進去，誠懇地道：「林某雖然不覊，也雖然以殺人爲生，但我有我的原則，從來找上門來的，都是三敎九流或邪門魔敎的人，像前輩這等身份的人，却是頭一遭！不知你有耐心聽林某說經過否！」

胡三碑略一沉吟，道：「你且挑重要的說一說！」

小林便將那晚中途退席說起，一直說至莊內人聲吵雜，他恐事敗，忙不迭逃跑爲止。

胡三碑道：「那人若是卜流仁，他又怎能瞞得住風十三和童潔？你敎老夫如何相信？」

小林嘆息道：「莫說你，若非我親耳聽到，亦難相信！你還記得那天之前一晚，莊內發生一場怪火，在下用水潑淋童眞否？」

胡三碑臉色微微一變，再問：「火是你放的？有何目的？」

小林道：「未知閣下有膽進店詳聽我解釋否？請放心，林某絕無惡意！」

胡三碑面色再一變，澀聲道：「莫說是一間小小的酒家，就算是龍潭虎穴，老夫也敢闖！」

「佩服佩服！請進！」

胡三碑進店，包翊已不在，小林請胡三碑坐下，便將自己下藥於水缸內，再用水潑假童眞的經過及用意說了一遍。「老實說，當時我曾見到他左臂有金錢痣，但仍恐有錯，未敢貿貿然下手，故此躲在他房中，幸好他自言自語，洩漏了身份！」

「既然如此，你爲何不告訴風莊主！」

小林道：「一則風莊主未必肯信，二則恐走漏了風聲，被卜流仁聽到，不說殺他，只恐我自己反要遭其毒手！」

胡三碑又想了一陣，道：「但你又如

何知道楓林山莊的總管是卜流仁所扮的？」

「這是僱主告訴我的！」

「僱主又如何知道？他爲何不通知風莊主？」

「第二個問題在下不知道，第一個問題，却可告訴你！」小林又將僱主受童眞臨死所說的事說了一遍。

胡三碑道：「也許僱主捏造事實亦未可知，你又憑什麼相信？」

「因爲在下覺得僱主沒有騙我的目的，他先付了五萬兩訂金與我，若要殺童眞，根本不用花五萬兩銀子，且他態度誠懇！」

「也許他錢太多，不在乎多花一點，但却可達到他不可告人之目的！」

小林正容道：「總而言之，在下的而且確不曾殺過風莊主！前輩若還不相信，在下亦無可奈何！不過你若想殺我，在下亦不會甘心受戮！」

話音剛落，外面已有人道：「誰敢動小林一根毫毛，咱們便跟他拚命！」

胡三碑臉色一變，長身而起，抽出鐵筆來，小林端坐如故，喝道：「小羅，你們退開去，無我之命令，不可進來！」

胡三碑見他夷然不懼，毫無慌亂之色，心中亦暗暗佩服，瞪眼道：「林德勝，老夫今晚暫且相信你，假如老夫查到証據，即使是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你！」

小林道：「在下不會離開景德鎭，前輩若要找在下，隨時可來，只要你找到証據，不用你動手，在下立即在你的面前自刎！」

「好，這句話老夫記住了！」胡三碑一轉身，身子突然躍起，手中鐵筆同時刺出，只聞一陣沙沙聲响，但見樑上留下了三個字：胡三碑！三個字寫畢，他才落回地上。

小林臉上變色，這三個字看似簡單，但撇捺勾勒，輕重恰好，每一道均是一招絕招。「前輩果然名不虛傳！」

胡三碑道：「你好自爲之，老夫雖肯聽你的解釋，但別人却未必有此耐心！後會有期！」

小林心頭一動，急道：「且慢！前輩是一個人來？」

「此話何意？」

「昨晚有人在半路偷襲晚輩……」

胡三碑冷哼一聲：「老夫明人不做暗事，若有偷襲之事必與老夫無關！」話畢雙肩一聳，已射出店外。

俄頃，羅開、包翊和朱立信等人一湧而入，七嘴八舌地問：「這老頭是什麼來路？」

小林心情沉重，日間喜悅之情，早已烟消雲散，有點意興闌珊地道：「他找錯了人！」

包翊苦着臉道：「都是我不好，累你惹來了麻煩！」

「與你無關，不用難過，事情已過去，大家回去歇息吧……」小林强打精神，哈哈笑道：「即使有人要殺我，也沒這般容易哩！以後你們還是少插手爲妙，免殃及池魚！」

羅開關懷地道：「小林哥，你以後還是佩上一把劍才出門吧！」

* * *

小林在路上爲恐包翊擔心，依然談笑風生，彷彿不將剛才的事放在心上，但回到家，一進房，一張臉便綳得緊緊的，他脫掉鞋子，剛躺下床，便聽到包翊的一道驚叫聲！

刹那間，他一顆心又再懸起，一把抄起床頭的長劍，飛身出房，問道：「小包，發生什麼事？」

「小林哥，不好了，愛玉不見了！」

小林連忙飛進他房內，只見包翊臉色青白，手上捧着一張紙，桌上還有一把飛刀，他走過去，就着燈一望，但見上面寫着一行字：若要愛玉回家，請林德勝一個人明晚二更到鎭外石敢當相會。

此乃飛刀留柬，既無署名，亦無記號，小林怒道：「他奶奶的，不敢當面找我，却拿女人做人質！」

包翊已六神無主，問道：「小林哥，如今怎辦？」張維山聽見聲音，也披衣趕了過來，看了信之後亦十分奇怪，包翊忙將剛才胡三碑來找晦氣的事說了。

張維山道：「小弟喝了幾杯，有點頭眩，一回來便睡了，還道嫂夫人也睡着了哩，如今倒是個麻煩！」

小林道：「放心，明晚我去會他，除非我被殺死了，否則一定救愛玉回來，現在先睡覺，待我好好想一下，！」

* * *

小林躺在床上，左思右想，理不出一個頭緒來，他萬料不到，自己在殺卜流仁之時，風十三也被人刺殺，是誰殺死風十三的？

小林第一個念頭便想起那個神秘的僱主！一定是他！

他不惜花五萬兩銀子（另外五萬兩銀子至今不見送來，自然不會再付）僱自己殺卜流仁，再利用此良機殺死風十三，嫁禍於自己身上，而他却可逍遙法外！

想到此，小林熱血沸騰，他是頭一遭被人如此利用，而且這個罪名極大，只怕將來自己即使不被人殺死，亦永無寧日！

假設殺死風十三的，就是僱請自己殺卜流仁的僱主，那麼很可能當時他亦已混進楓林山莊，也許就在自己身邊，他是誰？

胡三碑的可能性不大，第二個值得思疑的，便是那位姓林的青衫客，因爲他武功不弱，除此之外，似乎再無別人，除非自己看走了眼！

這時候，楓林山莊遊客數十張面孔，一一在他腦海中閃過，一張面孔突然清晰起來：孔治！

孔治是自己接觸最多的，是不是他？他表面上不識武功，但也許他武功已臻返璞歸眞的境界，自己看走了眼也未定！

這刹那，他眞是又悔又恨，也怪自己懵懂，受人利用，尚以爲走運，財神爺光臨，使自己發了一筆財！如今看來，這是煞星上門，日後災難不絕！

再想到愛玉被擄，擄走她的人，大概是風十三的朋友，他們要爲風十三報仇，以此引自己出鎭厮殺。那麼昨夜那一個不是與擄愛玉者有關？

想起昨夜那人的劍法，小林汗毛直豎，那人劍法辛辣狠毒，絕對不容易對付！

小林越想越遠，也越覺得情況嚴重，他一夜到天亮，雙眼未曾合過片刻。可是天一亮之後，想起今夜有場厮殺，便摒除雜念，立即沉沉地睡着了，這便是小林，拿得起放得下！

* * *

小林一覺睡到午後，他練了一陣子劍法，再練了一陣內功，然後換了一套乾淨的衣服，掛上長劍，到不知愁酒家去。

店內仍然有七成上座，小林一進門，便有許多人跟他打招呼，小林一面點頭為禮，表面上看不出一點異相，但包翊却有點垂頭喪氣。

小林走前問道：「今天生意還可以麼？」

「還不錯！」包翊抬起頭來，道：「小林哥，今晚……」

小林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滿懷信心地笑道：「放心，一切有我！」

「小羅他們在裡面等你！」

小林走進內堂，果見羅開等人坐了一桌子，一見到他來了都站了起來，急問：「小林今晚你真要去？」

「當然囉，愛玉是因我才被擄去，我能不去麼？」

朱立信道：「那裡一定有甚麼陷阱等着你！」

「就算龍潭虎穴也得去！」

劉英又問：「你一個人去？」

「人家只准我一個人去，而且人多也未必有作用！」

羅開悄悄向諸友打了個眼色，道：「小林哥，今晚你有一場厮殺，還是回家休息一下吧！」

小林心頭一動，點點頭道：「吃晚飯時我再來！」他出店之後，到兵器舖去，挑了一些細小的暗器，他向來不使暗器，但這次為了救愛玉，只好破例一次了。

小林吃了晚飯，又回家練功，直至二更時分，才換上夜行衣，佩上寶劍，悄悄出鎮。

景德鎮外里許處，有塊巨大的石敢當，當小林趕至時，看看天色，恰是二更天。他忽然覺得周圍似乎有許多人埋伏着，一顆心立即提起，小心翼翼走過去。喊道：「在下不知愁已至，請閣下現身！」

小林連喊兩聲，都沒有回音，忍不住走到石後，只見石後插着一柄飛刀，還釘着一張紙，小林再向四周圍看了幾眼，然後點亮火摺子，將紙取起閱之。

但見上面寫着兩行字：字諭林德勝，閣下食言，帶了人來，莫怪在下失約！速速獨自沿官途向前走三里相會。若敢再帶人來，立即殺死愛玉！

小林看後大怒，一把將紙撕破，大聲道：「你們都給我滾出來，事情讓你們弄砸了！」

只見林後走出幾個人來，可不正是羅開、劉英和朱立信等人？羅開道：「小林哥，咱們是怕你人孤勢單，所以……」

「不必多說，你們立即回鎮去，再跟着我人家便要殺愛玉了！若果她有甚麼差錯，誰敢負責？」

小林一席話，說得羅開等人臉臉相覷，小林冷哼一聲提氣沿官途向前急馳。馳了一陣，回頭不見羅開等人，心思又浮動起來，對方會否在前面設下陷阱，等候自己中其殺？

這個可能性相當之大，可是小林又義無反顧，必須單刀赴會，以免愛玉被殺，否則自己的罪孽難恕！

三里的路程，眨眼即至，只見那裡有一座小樹林，小林放慢速度，來至林前，高聲道：「林德勝到，請閣下現身！」

只聽林內傳來一陣長笑。「林德勝果然有種，單刀赴會，佩服佩服！」言畢林內走出一個蒙面人來，看身材似與前晚那人同為一個。

「原來是你？在下與閣下有何仇恨？」

那人又一聲長笑。「殺人若必須有仇恨，你今日還有能力開酒家？」

這句話表露了其身份，小林長笑道：「在下出道數年，還是第一次與行家交手，幸會幸會，不知閣下是那一位高人？」

那蒙面人又再長笑道：「天下間只有一位殺手，從不諱言自己的身份，在下無你之勇氣，自認無膽報上賤號！」

小林一沉臉，道：「客套的話少說，你約我來此到底是為了甚麼？愛玉在何處？」

蒙面人輕笑道：「在下的目的，閣下當無不知之理！至於愛玉，她在林內，你何不進內看看？」

小林心頭一沉，對方要他進林內，當然是因為林內有埋伏，他不由暗問自己：「我要不要進林？」

蒙面人笑道：「林兄不進林，在下唯有退回去了！」言畢閃身入林，小林心頭一動，頓足標前，隨他射進樹林。星月淡光之下，隱約見到地上躺着一位半裸帶血的女人，小林大叫一聲，向前飛去，說時遲，那時快，樹上忽然飛下一蓬梅花針！

那蓬梅花針發射的範圍頗廣，就像小林自己飛進針網中般，與此同時，那蒙面人長劍亦「郎嗆」出鞘，急刺小林的後背！

他長劍才出鞘，心內幾乎笑出來，因為小林並非傳說中的可怕，最低限度，他一直依自己的意圖行動，換言之，小林正踏上他佈下的陷阱！

可是他到底將小林看輕了，小林絕不是魯莽衝動者，這可由他出道至今尚未失過手作証，他故意發出惶急撲前，用意正是為了引對方提前發動埋伏，也為了麻痺對方，因此那蓬梅花針剛出現，小林身子突然改向旁邊射去，比蛇還靈活！

他人未落地，左掌突然抵出，按在一棵樹干上，身子再度改變方向，射向蒙面人！

蒙面人還計算錯了一步，他去勢太快，使得他自己進入針網之中，當他眼前一花不見了小林之後，立即需應付射向自己的梅花針！

蒙面人長劍剛撩起，絞落頭頂上的梅花針，小林已自旁射至，這剎那間，他亡魂喪膽，尖叫一聲，同時急退，可是仍然慢了一步！

小林成敗在此一擊，這一劍速度之快，力道之猛，筆墨難以形喻！只聞「嗤」的一聲，蒙面人脅下血流如注，踉蹌而退。

小林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喝道：「那裡逃！」可是逃字剛出口，他身子忽如大鵬一般，斜飛而起！只見他半空出劍，白

光過處，伴着一道尖銳淒厲的叫聲，洒下了一片血雨，緊接着，轟的一聲响，半空中墜下另一個蒙面人來，看他腸子流出腔外，離死已不遠。

原來小林又料到自己轉身之後，樹上那人因自己與地上的蒙面人太過接近，不敢再發射梅花針，而必採取偷襲。是故倒飛上半空，在對方驚詫的電光石火之間，猝然出劍。

這一劍大出對方意料，未及抵擋，已魂斷林中！

不知愁小林果然厲害，兩個照面之間，已殺一敵傷一敵，這不單止是武功的表現，還要有高度智慧的配合！

地上那位蒙面人一見半空中洒下一片血雨，驀地夢醒，知道今日一切希望已成泡影，甚至死神已降臨，故而轉身向林外急奔。

小林怎容他逃脫？在後窮追，卻不斷打擊其心志。「相好的，你跑得越快，血流得越多，你也死得更快，何不住步大家商量商量？」他嘴上說着話，但雙脚卻絲毫不慢。

蒙面人的血果然越流越多，體力迅速減弱，速度亦逐漸慢下來，小林再幾個起落，已將距離大大縮短。道：「在下要再出劍了！」

話音剛落，蒙面人已「蓬」地一聲撲倒地上，喘着氣道：「在下不跑了，有話好說！」

小林走前幾步，劍尖抵在其咽喉上，厲聲道：「快將愛玉交出來！」

「她……她就在林內……樹上……地上那個女人只是一位村婦！」

「我若非早已料到她不是愛玉，早已中計！」小林一彎腰，食指在其傷口附近戳了幾記，暫時止住其血，再封了其麻穴，然後像麻鷹捉小鷄般，將他提起，走回樹林。

蒙面人又道：「她在榆樹上面。」

小林將他放在地上，躍上一棵榆樹，果然見到愛玉被縛在一根樹枝上，當下將她解了下來，拿開她嘴巴裡的布團，愛玉未曾說話，已「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別哭別哭，我還有話問他！」小林走前再問蒙面人道：「你叫甚麼名字？」

「俞雲飛！」

「略聞大名，是誰僱你來的？難道僱主以為你可以殺得了林某？」

俞雲飛苦着臉道：「因為還有一個人：許常青，誰知他劍未出，便已死了……」

「是誰僱你們來的？」

「你也該知道，任何一位僱主都不會對咱們說出其身份……」

小林冷哼一聲：「那人身材樣貌如何？」

「我未曾見過他，他只找了一名村夫，與咱們接洽，酧金是五萬兩，先付兩萬兩！他甚麼也沒說，只要求咱們不擇手段殺死你！」俞雲飛道：「這是實話，句句屬實，在下不敢騙你！以後亦不敢再來找你的麻煩了，寧願把訂金退給僱主！」

小林心頭一動，忙道：「僱主可有與你約定再見之地點和日期？」

「沒有，他說會派人到德化城之興隆客棧與我接觸。」

小林想了一下，道：「如此只好請你陪我幾天了！」他一手又提起俞雲飛，另一手則拉着愛玉的手，低聲道：「別怕，有我在誰也不敢再欺侮你……」

愛玉驚魂未定，哭道：「小林哥，你眞是我的再生父母，小妹今生難報大恩，唯有下一生結草銜環……」

小林又恢復了常態，大笑道：「說甚麼結草銜環，這是你運氣好！」的而且確，今夜能順利救出愛玉，實在有點出乎其意料。

＊　＊　＊

當小林帶着二人回家，實料不到，家裡竟然十分熱鬧，點了好幾盞燈，廳內坐着七八個漢子，一見到小林安然回來，忍不住發出一陣喝彩聲。

包翊大聲道：「就是這廝擄走愛玉的麼？」

俞雲飛急道：「我雖然擄走你妻子，但卻沒動過她一根毫毛，你不信便問問你老婆！」

衆人都笑了起來，小林忙道：「別打他，留着此人我還有用！小張，拿傷藥來替他包紮一下，過兩天我便得帶他走！」張維山應聲而去。

包翊問道：「小林哥眞多謝你救了愛玉……嗯，你要帶他去那裡？」

「去找僱他來殺我的人！哈哈，想不到我整日打雁，終有被雁啄的一天！」

「原來這斯也是殺手！」羅開問道：「小林哥，他可曾說出內情？」

小林搖搖頭。「故此我要帶他去找僱主！」

劉英接道：「這與風十三被殺，有沒有關係？」小林臉上的笑容立即不見，劉英又急道：「看來十九沒有關係……」

小林沉聲道：「無須胡亂臆測，一切讓事實來証明，大家都回去睡吧，明天一切照常，不要讓人看出端倪來！我離開景德鎭時，大家都得小心一點，有人找我，便說我出外，快則一個月，慢則回來過年！眞有人來找我麻煩，便叫他明春再來！還有，店內的事，由包翊代我主持。」

＊　＊　＊

過了三四天，小林等俞雲飛傷口逐漸合攏，然後買了一輛馬車，向德化城進發！他自己則扮作車伕，親自駕馭。

俞雲飛雖然沒被縛住，但他麻穴被封，不能動彈，每頓飯要小林餵他，為恐洩漏了身份，小林不投宿，不搭店，飲食歇宿，都在車廂裡，果然讓他平安到達德化城。

小林在路上已替俞雲飛易過容，到興隆客棧投宿，用俞雲飛的名登記，並只登記住一個人。

小林送俞雲飛進房之後，順手又封了其穴道，然後駕車離開客棧。他在城外兜了一圈，將馬車棄於樹林內，再換了衣服，在臉上做了些手脚，然後回城，到興隆客棧投宿。

他指定要住在西七房，那剛好在俞雲飛所住的那間房對面。小林打發了小二，見走廊上無人，便竄進俞雲飛房中，只見他仍躺在床上，心頭略略放心，正想退出

去，忽覺俞雲飛神色有點不對，忙又上前察看。

俞雲飛手腳挺直，全身不能動彈，那是被封了麻穴的正常現象，可是他雙眼直勾勾的，沒一絲光采，這就有異尋常了！小林伸手在他鼻端一探，早已沒了呼吸！

小林這一驚非同小可，他輕輕推一下俞雲飛，亦已僵硬，証明死去已有一段時間，顯然是在他剛離開客棧之後，便被人封了死穴已氣絕身亡的！

那麼是誰殺死他的？最大的可能性，當然是僱請他來殺自己的僱主！

小林想到此，立即跳了起來，眼睛向四周瞥了一下，然後探頭出房張望，最後竄回自己房內。

假設是僱主請人殺死俞雲飛，顯然自己的行動早落在其眼中，那麼這裏也不安全，因為他可能還會請人暗殺自己！

小林先是有點驚慌，最後却又冷靜了下來，心中暗道：「我正不知去何處找你，你找上門來，反省得我多費工夫調查！」他決定留在興隆客棧，靜候對方下一步行動。

主意打定了之後，小林便施施然出外吃晚飯，這次他出店之前，已先洗了臉，露出本來的面目，還故意大搖大擺，引人注意。

小林找到一家喚三千杯的酒家晚飯，這酒家規模雖然不大，但勝在清靜，菜好酒佳，出入的人都比較富有。小林點了幾個小菜，一壺狀元紅，坐在向着大門的座頭，雙眼不斷留意門外來往的人物。

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三年前他曾在此店外與重眞相逢，然後同去背後的城隍廟避雨，但三年的時間不長，却發生了許多變化！

小二終於將酒菜捧上來，小林邊吃邊觀察四周，却看不到有甚麼值得懷疑的人物。飯後小林返回客棧，一夜不敢入睡，可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次日小林仍然在客棧內守株待兔，但他又失望了，因此第三天他決定採取第二個計劃。吃過早餐，小林便結賬出店，然後往西走去。

約莫走了兩里許，前面有座土墩，小林一個箭步標前，躍至土墩後，匿下偷偷注視來路。背後那些行人，若無其事，仍然向前走去，瞧來並沒有人跟踪。

小林又等了一下，然後換衣服，再繞路回德化城。這次他不去興隆客棧，而到一間小麵店內去。這店子環境不好，生意也不好，只有三幾個顧客。小林走至櫃台前，掌櫃抬起頭來，目光忽然一亮。

小林問道：「掌櫃，借個茅坑用一用！」

掌櫃道：「巧極了，老朽也正要去，客官且隨我來吧！小牛，快來看櫃！」他呼喚兒子到櫃台去，却引小林到內堂。

一進內堂，推開一扇廂房的門，請小林進去，小林一閃而入。「老楊，最近有沒有生意上門？」原來此人正是為小林接洽生意的。

掌櫃道：「奇怪，很久已無生意上門。」

「也無人來找我？」

「也沒有。」老楊詫聲問道：「小林，有意外麼？」

小林點了點頭，將經過台訴老楊。老楊聽後滿臉驚詫。「老朽想不出有誰會利用你而殺死風十三！因為風十三幾乎與世無爭。」

小林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我曾聽風十三提過『光頭大俠』慧達，你可知道慧達對風十三有甚麼恩惠麼？」

老楊一副思索的神態，沉吟道：「老朽只聽人說過，慧達曾經救過風十三，至於詳情就不清楚了。」

「你可有『光頭大俠』的消息？說不定風十三給仇人殺死，也許慧達會知道一二，因為慧達救過他，料與他仇人朝過相！」

老楊道：「這人神出鬼沒，如神龍見首不見尾，誰也不知道其下落！」

小林深深吸了一口氣，道：「不過無論如何，我都要把眞相查個水落石出！你如果打聽到消息，請立即派人到景德鎮去送信！」言畢遞了兩錠銀子給他。

＊　＊　＊

小林再出德化城，在臉上搽了易容藥，過江直赴楓林山莊。他易容術不行，只能掩去本來面目，仔細一點的人都能看出破綻，不過總勝過讓人知道其身份，尤其他如今要去的是楓林山莊。

所有的事，都發生在楓林山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楓林山莊，又怎能査得眞相？

重上楓林山莊

楓林山莊外面的楓樹之葉，已由上次的黃色，轉為紅色了，有的甚至已轉化為深褐色，樹葉也沒有上次那般茂密，一陣山風吹過，往往刮下了一大堆葉子。山徑上佈滿了落葉，似無人打掃，與上次比較，大不相同。

小林到大別山下，已近黃昏，他不敢貿貿然正式上門求見，因此找了個地方躲了起來，運功調息。直至起更才拿出乾糧吃了，然後尋路上山。

由於他決定暗查，故此繞路上山，以免被人發覺。他一口氣到達半山，居高臨下，但見楓林山莊如一頭怪獸伏在黑暗中，偌大的一座莊院，只有三兩點燈光。

風十三一死，楓林山莊便似已衰敗，未知莊內還有多少人？亦不知胡三碑還在不在莊內。

小林決定立即進莊，不再胡亂揣測，他仍由左側圍墻翻進去，裡面靜幽幽的，只有呼呼的風聲，彷似到了另一個世界。

小林首先辨認了一下方向，老馬識途，先到卜流仁生前的住所，但見大門上有「鐵將軍」把守，小林沿壁而行，忽然見前面有燈光，他吃了一驚，見旁邊有一棵楓樹，便匿在樹後。

只見一個丫頭提燈在前，另一個較胖的丫頭手提竹籃在後，急步而來，小林閉住呼吸，心中忖道：「這時候，誰還未吃晚飯？」

只見那兩個丫頭走進一座小院，提燈的那個關門時，將頭向外探視了幾眼，小林待她倆進去了一陣，然後躡手躡腳走着，輕輕飛身越墻躍過去。



小林看見愛玉滿身鮮血被綁在樹上。

只見廳內黑燈瞎火，但房內紙窗上卻透出燈光，還有人影。小林走至窗前，凝神偷聽。只聽裡面傳來一陣笑聲，笑聲充滿春意，教人聽了心猿意馬。

小林心頭狂跳：「這不是童潔的聲音麼？她丈夫屍骨未寒，何事如此高興？」當下更加留心房內的聲音。

又聽一個男人道：「夫人，待奴才敬你一杯！」

童潔又道：「莫說一杯，就是十杯，我也喝得下。」

那男的又道：「這兩位丫頭也一齊喝吧！嘻嘻，紅葉這丫頭體態豐腴，莊主在生時，必定受用過！」

童潔輕聲道：「你眞是得隴望蜀，瞧你這副身子，只恐你應付不了三個！」

那男人大笑：「奴才今年才廿六歲，比莊主年輕多了，怎會……」

童潔沉聲斥道：「不許再提莊主兩個字！還有，我警告你，萬一你口風不緊，便要了你的命！」

那男人兀自笑道：「那眞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童潔斥道：「住口！老娘可不是與你說笑！」

那男人忙道：「奴才省得，夫人但請放心，奴才一個字也不說出來，待奴才自罰三杯！」接着房內又傳來一陣陣不絕於耳的蕩笑聲，春意撩人。

小林暗道：「想不到這童潔是個淫婦，丈夫剛死了不久，她便偷漢了，而且不分尊卑，與下人胡混，眞是豈有此理！咦，會否是她串通奸夫下手的？」

一想到此，小林心跳更急，想了一下，又出了小院，到內堂到處走了一趟，發覺莊內的僕人少了一半，不但胡三碑不在，且連其他遊客亦已下山。

小林伏在小院外面，忍受深秋夜風的侵襲，直至將近天亮，才見一位青年，自小院裏鬼鬼祟祟走出來，瞧他那副模樣，全不像學過武功。小林正想上前將他擒走，忽然心頭一動，又忍住了。待那青年去遠，他也鑽入一間空房睡覺去。

楓林山莊本已幽靜，風十三死後，就更加冷清了。小林放心睡了一個上午，到午後，四處不聞一點聲音，他悄悄溜了出來，鑽進灶房裡，吃了些冷飯，然後到下人居住的地方。

一個中年婦人，正在房內做衣服，小林用布蒙住臉，出其不意竄進去，一指戳了她的暈穴，將她放在床上，再改戳麻穴和啞穴，然後解了暈穴，低聲：「我對你沒有惡意，但假如你不聽我的話，只好殺了你！我問你幾句話，你必須老實告訴我，也不許大聲回答，不許叫嚷，你答應便眨眨眼。」

那婦人怎敢不從？雙眼連眨，小林便解了她的啞穴，問道：「風莊主是怎樣死的？」

「被，被人……殺死的……」

「用什麼兵器？」

「奴婢不懂，聽說是被人用掌震斷心脈而死的……」

「莊主夫人爲何無恙？」

「夫人另有一間房，那天她沒到丈夫房內睡，後來她有事去找莊主，才無意中

發現莊主已經被人殺死了。」

小林十分奇怪，又問：「他們夫婦感情不好麼？為何要分房而睡？」

「奴婢從未見過他倆夫妻吵過架，平時見他們也有說笑，彼此尊重，感情融洽。」

「既然如此，為何要分房睡？是偶爾的還是經常？」

「經常，聽說莊主常在晚上練功，所以夫人睡到另一間房去，當然她有時也到莊主寢室過夜。」

小林想了一下再問：「夫人便是住在小院裡？」

「是的，她和兩位丫頭同住。」

「莊主住在那裡？」

「小院背後另有一棟房子，莊主便住在那裡。」

「除了夫人見過莊主的屍體之外，還有誰見過？」

「很多人見過，包括有一位姓胡的老先生，他們都說可能是被一位叫什麼不知愁的人殺死的。奴婢是在旁邊偷聽的，不大清楚。」

小林再問：「夫人偷漢的事，你知道麼？」

那婦人神色甚是驚奇，訝然道：「不會吧，夫人不是那種女人！」

小林冷哼一聲，再問：「那位童總管平日為人如何？最近兩年跟以前有何不同？」

婦人想了一下道：「是有一點不同，以前總管對下人客氣得很，對咱們女人也規矩得很，但最近這一年多以來，却不大老實，不過也有幾位年輕的丫頭甘願給他輕薄。」

「他與夫人的感情如何？」

「非常好，姐弟常來往。」

小林想起卜流仁的居所在小院外面，又問道：「他曾到夫人那小院過夜麼？」

婦人一愕，道：「這個奴婢不知道，但應該不會吧！莊主對他客氣得很，平日莊內的事莊主向來不管，都由總管主持。」

「莊主什麼事都不做，他平日有什麼消遣？」

「看書練功和護理楓樹，他是個孤獨的人，甚至有點怪僻。規定我們不許走近夫人的居所，除了紅葉和黃花兩個丫頭之外。」

「便是那兩個丫頭與夫人住在小院的？」

「是的。她倆是夫人的貼身丫頭。」

小林再問：「風莊主死後，夫人有否異於尋常？又有沒有人上來？」

那女僕想了一下，搖頭道：「沒有，夫人待咱們還是像以前那樣，不冷不熱。」

小林沉聲道：「我可以饒了你，但你也得答應在下一件事，不許張聲，也不許向任何人提及，否則一劍殺了你！」那女僕打了個冷顫，猛地點頭，小林便解了她的穴道，然後推窗跳了出去。

小林返回空房，心中一直想着童潔偷漢的事，認為此事必與風十三之死有關，可是該如何着手進行調查？一時之間沒有善策。

忽然房外傳來一陣脚步聲，小林吃了一驚，走到門邊偷窺，只見一個老蒼頭匆匆向童潔的居所走去。過了一陣又見童潔身穿素服，帶着幾位丫頭和那位奸夫向房外出去。

小林想了一下，準備隨後去看個究竟，無奈外面却有奴僕，祇好仍窩在房內，又過了一陣，下人們却忙碌起來，那奸夫似已代替了卜流仁的職位，只聽他大聲道：「風福，快到地室裡取一罈陳年狀元紅來，今日來的是位貴賓，酒菜都要好的！」

小林微微一愕，忖道：「未知來了什麼大人物，這般緊張？」又過了一陣，下人們開始捧着酒菜出去，他們也各自吃飯去了，外面無人，小林這才悄悄溜出去，尋路到大廳外伏着，却不敢貿貿然走前。

只聽童潔道：「未亡人孝期未過，不能相陪，請胡老英雄多喝幾杯。」

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夫人請節哀順變，料不久之後，便能找到殺死風莊主的兇手，替風莊主報却大仇！」

小林心中忖道：「莫非是胡三碑？」

又聽童潔問道：「胡老英雄見過不知愁林德勝？為何認為他不是殺人兇手？」

「不知愁這人十分光棍，他當面發誓，只殺了卜流仁，沒有殺風莊主，胡某相信他的說話！」胡三碑道：「對了，他說令弟其實早已被卜流仁殺死，後來的令弟，實是卜流仁所假扮！」

小林看不到童潔的神情，心中十分焦急，只好豎起耳朵偷聽，但聞童潔斥道：「胡說！那有這種事？難道未亡人連自己的弟弟也認不出來，胡老英雄怎地相信一個殺手的話？」語氣頗為不滿。

胡三碑道：「胡某年紀雖大，但自信還未懵懂，他也說出其道理，卜流仁那斯，易容術之妙，天下無雙，胡某且問你，令弟手臂上可有什麼特徵？」

童潔道：「舍弟左臂上有一個金錢痣！」

小林聽後心頭登時一沉，又凝神摒息，要聽胡三碑如何回答。胡三碑道：「那麼為何那金錢痣，要在林德勝將下了藥的水潑上才顯露出來？分明他平日搽了易容藥！夫人，令弟為何在去金錢痣上搽易容藥，可否見告？」

小林心中暗暗叫妙：「胡三碑這老傢伙，果然還未懵懂！」

童潔沉吟道：「舍弟一向注意儀表，認為那裡不好看，故而塗上了易容藥，有何奇怪之事？」這道理十分勉強，童潔却又加上一句：「未亡人斷無認賊作弟之理，胡老英雄莫非懷疑我什麼？」

胡三碑忙道：「老朽怎敢，夫人言重了！」

童潔乾咳一聲：「未亡人心情不好，若果言詞有所得罪，萬望老英雄體諒之！」

「夫人言重！嗯，老朽還有一件事想請教一下，令弟今年貴庚？」

「三十二歲。」

「因何尚未成家立室？」

童潔不悅地道：「這與外子被殺之事，有何關係？」

胡三碑忙道：「這只是老朽隨口問問

而已，與風莊主被害一事，全無關係。」

「外子之大仇，還望胡老英雄多費點心思！」

言下之意是不欲胡三碑再提其弟，胡三碑自然明白，忙道：「老朽自當盡力而爲！」

童潔似已意興闌珊告辭道：「未亡這幾天精神不好，盧洲，你替我陪客！胡老英雄請多喝幾杯，今晚便在舍下過一夜吧！」說明過一夜，乃是暗示不便久留。

過了兩盞茶工夫，便見童潔的奸夫陪胡三碑出內廳，轉入客房，那奸夫料便是盧洲，胡三碑進房之後，盧洲放重脚步進內，忽又鬼鬼祟祟回來，立在柱後，監視着客房。

小林暗道：「這廝倒也狡猾！」當下連忙溜掉。本想回內堂客房，忽然改變主意，悄悄出莊，找了個擋風的地方歇下，心中一直翻騰着胡三碑和童潔的話。

辰牌未過，便見胡三碑出莊，小林悄悄退後，到了山脚突然現身，胡三碑立即抽出鐵筆來，喝道：「無知小賊竟敢攔路！」

小林忙抱拳道：「前輩勿怒，在下乃林德勝！」

胡三碑一怔，喝道：「你來此作甚？」

「來調查風莊主的死因！」

「哼，虧你還有膽來，九成不安着好心！」

小林不慌不忙地道：「在下前晚已潛入莊內，看到一些情景，正想跟前輩琢磨，可否到樹下說話？」

胡三碑略一沉吟，道：「你別想玩什麼花樣！帶路！」他隨小林到一棵大樹之下，又道：「假如你敢胡言亂語，老夫必取你生命！」

小林抿嘴一笑，席地而坐，竟無戒備之情，然後將前夜自己所聽到的說了一遍。胡三碑臉色一變，問道：「可是眞的？」

小林對天發誓，「在下後來找到莊內一位女僕，逼供之下，她也發覺前後的童眞有異。」當下又將情況說了一遍。

胡三碑道：「童潔是童眞的姐姐，她豈有認不出西貝貨之理？分明胡說！」

小林道：「正因爲她應該認出來却又不承認，這才值得思考！」

胡三碑目光一亮，道：「有何可疑之處？」

小林哈哈笑道：「前輩當知何必再問，你若不相信者，大可以再潛入莊內，暗中觀察，如有所發現，亦將証實在下之言是眞是假！假如童潔在丈夫屍骨未寒之際便偷漢，這裡面便大有文章了，說不定風十三之死亦與此有關！」

胡三碑忽然道：「老夫再信你一次，你明天此時再來此處等我，假如証實你說謊，老朽便不容你再狡辯！」

小林正容道：「在下必再來！」言畢悠悠下山去了。假如他所殺的是卜流仁，而非童眞，正如童潔自己所說的，她決無認不出來之理？爲何她不揭穿他？，反在他死後還替他遮瞞？最大的可能性是卜流仁已成爲其奸夫！姐弟來往，外人絕不會懷疑，這倒是個妙着，這又是不是卜流仁留在莊內的原因？

假如証實卜流仁與童潔有奸情，那麼風十三便很可能是被卜流仁殺死的了，那麼此案之眞相亦將大白！

小林越想越覺得自己的推測沒錯，因爲那一夜先是風十三來找卜流仁，後來童潔又來，卜流仁送她回去，會否卜流仁就在那時候下手的？

如此說來，童潔不但知情，甚至還是同謀！卜流仁殺風十三，也許因爲奸情已敗露，唯有先下手爲強！

當小林離開大別山後，心情已十分輕鬆，看來自己不久便可洗脫寃名，從此過著平靜的生活了。故而他到附近的一個小集先飽餐一頓，再到客棧裡睡了一覺，靜候佳音。

一夜無事，次日一早，小林吃過早頓，便急急去山下找胡三碑了。

* * *

陽光絢燦，照得楓葉更加紅彤彤的，嬌艷欲滴，令人觀之，心情更加愉快。小林來到山脚大樹前，已見到胡三碑滿臉肅殺站在那裏了。

小林毫不緊張，悠悠地走前，笑問道：「想老英雄已証實了在下所言不虛！」

胡三碑道：「老朽昨晚所見，正如你所述一般！」他頓了一頓，又道：「然則你認爲風莊主是死在其妻手中？但老夫看過風莊主的屍體，似是被人用重手法震斷經脈而死的！童潔似無此功力！」

小林道：「以在下之見，亦認爲童潔及其奸夫都無此功力，但老英雄爲何不懷疑卜流仁？卜流仁亦是童潔的奸夫，盧洲是在他死後，才代替他的位置者！」他又將夜裏自己推敲的結果告訴胡三碑。

胡三碑聞後道：「這也有道理，不過……如果風十三是被卜流仁所殺的，則他爲了避嫌，絕不會窩在房內……對啦，你是在甚麼時候下手的？」

小林道：「外面剛傳來三更的梆子聲！」

「老朽問過，楓林山莊每更只敲兩遍梆子，而且四更之後便不敲打！老朽尚記得，頭遍三更梆子聲過後不久，便有一個叫紅葉的丫頭來請我進內院，說莊主受襲，你看這時間上……」

小林心頭登時一沉，這句話將他昨晚的推測全部推翻，因爲當時卜流仁已死，而且他回房亦已有一段時間，從時間上推敲，風十三是在卜流仁回房之後才遭人暗殺的，如此自然與卜流仁無關，除非他是僱殺手行凶，以卜流仁在楓林山莊的地位和身份，他要暗殺風十三實在易如反掌，而且機會之多，難以勝數，斷不會冒險僱人下手！

風十三之死既然與卜流仁無關，會不會是童潔僱人下手的？那晚她不是來找卜流仁麼？

小林心念電閃，沉吟道：「從時間上看，卜流仁不可能分身，但也有可能是童潔僱人來下手的！」

胡三碑目光一亮，急問：「她有殺人的目的？」

「也許風莊主發現其奸情，她先下手爲強！那晚她還來找卜流仁，似乎要跟他商量甚麼事般。在下懷疑可能與殺風十三有關！」

胡三碑目光再一亮，忽然轉頭望着遠處的楓林山莊，喃喃地道：「假如眞的如此，風莊主豈不死得冤枉？」

小林道：「根據在下所知，風十三似無仇人……噢，對啦，那晚他曾提及光頭大俠慧達，說曾受其恩惠，後來在下打聽過，慧達曾救過他一命，証明早年風十三也有仇家，未知是否那人來尋仇？」

胡三碑急轉回頭來，問道：「眞有此事？你還知道些甚麼？」小林搖搖頭，胡三碑續道：「老朽再上楓林山莊，你今晚三更再來此相會。」

小林急問：「老英雄準備如何調查？」

胡三碑抓抓頭皮，道：「暫時尚未有良策，見機行事吧，不知你是否有妙計？」

小林嘆聲道：「在下若果有良策者，早已着手進行了，不過前輩可得小心，一個女人若果成爲淫婦，就甚麼事也做得出來！」

胡三碑點點頭，道：「老朽今年已六十出頭，經歷過不少風浪，自然會處處提防，今晚不見不散！」言畢再度上山。

小林目送他上山，亦轉身離開，可是他剛走了幾步，心頭一動，反向山上走去。

楓林山莊外面，不見一個人影，小林先上後山暗中偸窺。只見莊內一切如常，連下人也不多見，他心頭再一動，忖道：「風十三死後，童潔遣走不少下人，偌大的一座山莊如不設防，我何須在此喝西北風？」

主意打定，小林尋路下山，飛身進莊，本想到原來去過的那間空房，但臨時改變主意，却去找那個會做衣服的女僕，那女僕似乎專替莊內上下人等做衣服，小林閃進去時，她仍專心在縫衣。

婦人一見到他吃了一驚，尚未發出呼聲，小林已抽出劍來，那婦人硬生生將一句話嚥下肚去。小林一笑，道：「你叫甚麼名？」

「我叫秋香……你上次已來過……我可是一字也沒說出去。」婦人滿臉驚恐。

小林道：「放心，我不是來殺你的，你繼續做衣服吧，我問你幾句話。」

秋香拿起衣服，可是銀針却老是刺到自己的指頭上，小林道：「你來此莊已多久？」

「奴婢自小便賣身到這裏，已經二十年了。」

「還未許人？」

秋香雙頰倏地飛上兩團紅暈，道：「當年莊主曾有意將我配與人，但爲奴婢婉拒了……」

「甚麼原因？」

「奴婢……不想嫁人。」

小林見她神態有異，抬一抬劍，道：「我又不想娶妳，更不想污妳清譽，你何事隱瞞我？還有，你這裏是否經常有人到來？」

秋香苦澀地一笑，道：「他們知道夫人不喜歡我，所以除了要做衣服才來之外，平時罕有人到，奴婢也樂得清靜！」

小林心頭一動，忙道：「原來妳暗戀童眞，却爲童潔反對！」秋香雙頰又是一紅，默默垂下頭去。小林再問，「童眞知道麼？」

秋香幽幽地道：「奴婢自知不配……他，他又怎會知道？不過他……也不是對奴婢毫無印象。」

小林一向不羈，一把拉她到床沿坐下。「來來，咱們聊一聊！」他自己則躺在床上，雙臂環起作枕，狀甚悠閑。「他因何對妳有印象？你們之間有甚麼關係？哈哈，莫非他跟妳偸偸摸摸過？」

秋香忙道：「你別胡說！他不是那種人……有一年……嗯，是夫人嫁到本莊的第三年，那時候他還未來本莊，只是來探他姐姐的……那天因莊內的井枯了，所以我到山脚的小澗洗衣服，因不小心掉下去……幸虧他經過，才將我拉了起來……那正是夏天，我衣衫單薄，被澗水浸濕，實在夠羞人的……」

「哦，原來他因英雄救美，故而得了美人的芳心，而妳則是感恩圖報！」

秋香滿臉通紅地道：「我與他可是清白的……」

「童眞幾時才到楓林山莊當總管？」

「他二十一歲那年藝滿下山，二十三歲到本莊，二十四歲那年舊總管風百福死了便接他的任，唉……想不到他三十二歲就死了，眞是可惜！」秋香說至此，潸然淚下，看來她對他果然是一片情深，故此他的一切，她都記得牢牢的。

「童氏姐弟感情如何？風十三對童眞又如何？」

「都不錯，他們姐弟感情極佳，莊內上下的人都知道，童總管爲人和靄，脾氣也好。」

「奇怪的是他爲何至今尚不成家立室？」小林道：「以他之身份地位和外表，要找個賢妻，實在不難！」

「這個奴婢便不知道了，但風莊主和夫人亦似不替他緊張……也許他尚未找到合適的吧！」

小林道：「我告訴你一件事，童眞在兩年前已經被卜流仁殺死了，後來的那一個便是卜流仁所扮的！」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童眞左臂有沒有金錢痣？」

秋香毫不思索地道：「沒有！」

「你能夠肯定？」

秋香語氣堅定地道：「他手臂肯定沒有痣，我暗中留意他這許多年，難道會不知道？聽你這樣說，我也有點奇怪，最近兩年他見到我，好像生疏了不少，也少與我說話……只是假扮的又怎會這般相像？」

秋香都能看出有異，童潔斷無理由看不出來，她故意替卜流仁遮瞞，顯然與他有奸情！但風十三既然非卜流仁所殺，又是誰殺的？

僱請兪雲飛來殺自己的，是否與僱請自己來殺卜流仁的同爲一人？

假如童潔僱人殺死風十三，這個人又是誰？

小林腦海裏一直盤旋着這幾個問題，秋香起初有點怕他，後來見他毫無惡意，不知因何，反生了親切感，也許是因爲向小林吐露了隱藏在心底的秘密吧！

「你到底是誰？」

「我是殺死卜流仁的兇手，但風十三絕對不是我殺的，有人將罪名加在我頭上

，所以我來查個究竟！」

秋香又問：「你爲何知道童總管是卜流仁假扮的？」

「童眞臨死前託人替他報仇，那個人便找上了我，你忙你的吧，該吃午飯了吧？請你替我弄點吃的，要多少錢，隨便開價。」

秋香道：「你替他……報了仇，我感激還來不及，又怎會要你的錢？」

＊　＊　＊

小林不但在秋香房內吃午飯，還在那裏吃晚飯，而且晚飯之後，尙在秋香床上睡覺，秋香也不怕他，睡在裏頭，而且睡得十分沉。

外面隱隱約約傳來二更的梆子聲，小林瞿然而醒，回頭見秋香睡得昏昏沉沉，心中頗有感觸，忽然她發出夢囈：「眞大哥……你在那裏……你帶我一起去吧！」

小林心中暗嘆一聲，好一個痴情的女子，他不忍她在夢中也受折磨，伸手在她「黑甜穴」上戳了一記，然後開始運功。

眞氣剛行走了一大周天，忽聞遠處傳來一道尖叫，小林忙不迭將眞氣納入丹田，拍開窗子射了出去。

尖叫聲似乎發自童潔所住的那棟小院，小林立即向那方向飛去，還未到那裏，便見牆頭上有一道黑影向外躍去，他毫不猶疑，狂追而去！

小林翻過圍牆，躍落入林內狂奔，可是黑夜之中，風又大，根本無從跟踪，那道黑影已不知去向！

可是這是一條極爲重要的線索，小林怎會輕易放過，便在林中四處找尋，就在此刻，他忽然聽到一個輕微的脚步聲，連忙轉頭望去。

黑暗中，不見有人，小林汗毛直豎，亦匿在一棵樹後，暗中觀察，右手五指緊緊捏住長劍。

夜風吹來，樹動葉飛，使人疑幻疑眞。小林耐心等了一陣，只好從樹後走出來，說時遲，那時快，一縷勁風突然迎面奔來，小林反應奇快，長劍及時抬起一格。

「噹」的一聲，兩件兵刄相撞，濺起一蓬火星子，小林跳開換了一個方位，只見面前有個人，身形隨己而變，兵刄再度刺到。

小林目光一亮，認得那是一管鐵筆，忙道：「胡老前輩？是我小林！」

只聽胡三碑喝道：「老夫早知是你，才暗中跟着你來的，你潛入莊內何事？」胡三碑嘴上說着話，手上鐵筆絲毫不慢，一口氣攻了五六招，薑是老的辣，這句話果然沒錯，黑暗之中，認位之準，如同白晝。

小林連擋七招，已退了三步，全仗身法輕靈，他急道：「我是追人而來的。」

「這一次老夫再不相信你了！」

小林道：「在下進莊也是爲了調查眞相，匿在一個丫頭房中，聞到童潔的尖叫聲才趕去，見一道黑影在牆頭上往外躍，故而追來，在下所說句句屬實，若有一句謊言，不得好死！」

胡三碑攻勢不遏，鐵筆或點或勒或勾，十分凌厲，使至急處，更如名家提筆書寫，流暢之至，小林劍快人亦快，再借林中樹木的遮掩，方可抵擋。

「在下還有人証！」

「人証是誰？」

「便是那個丫頭，我一步未離其房，你到底懷疑在下什麼事？懷疑我殺死童潔？童潔是不是死了？爲何不回莊對証？」小林也發火。「胡三碑，我尊重你前輩，但你不分青紅皂白，反而放走了眞兇，眞是愚不可及，你以爲在下怕你！」他一生氣，攻勢反而旺盛，不畏死地進攻，顯示出殺手的亡命本色，反將胡三碑的攻勢壓了下去。

「好本領！」胡三碑倏地又掏出一本金光閃閃的書來，不斷地搖晃，發出拍拍的聲音，擾亂敵志，同時金書又可作盾牌用，小林的攻勢登時又失去了功效。

小林咬一咬牙，道：「老懵懂，在下今日便與你見個眞章，再自己去調查眞相！」他捨生忘死地搏鬥，幾番遇險，都不畏懼。

所謂一夫拚命，萬夫難敵，小林不要命的打法，反使胡三碑心寒起來，身爲著名的殺手，都有其絕技，小林當然亦不例外，他正想使出兩敗俱傷的絕學來，誰知胡三碑忽然向後一步，喝道：「停！」

小林怒道：「你還有什麼屁要放？」

胡三碑道：「老朽最後一次相信你，但你敢與老朽再回楓林山莊麼？」

小林挺胸道：「有何不敢？」一齊回去。」

當下兩人重新返回楓林山莊內院，只見小院外面站着許多家丁，都拿着火把和兵刃，盧洲也在其中，胡三碑問道：「什麼事？」

盧洲道：「門關着，叫不應。」

胡三碑走前，一掌拍在門上，但聞「噗」的一聲，門閂已被震斷，衆人一湧而入。小廳內無人，胡三碑再踢開房門，火光下，只見樑上懸着一個女人，舌頭長長地吐了出來，可不正是童潔？

童潔竟然懸樑自盡，這一着委實大出胡三碑和小林意料！

＊　＊　＊

當下胡三碑大驚，急道：「快將夫人解下來。」立即有家丁上前解綾帶。

小林回頭不見了盧洲，急忙追出去，可是四處不見有人，正想問下人有否見其去向，忽聞胡三碑大聲喚道：「把守住四個門，不許一個走漏！」

小林忙道：「盧洲住在那裡，快帶我去找他！」

一個家丁道：「請跟小的來！」他引小林到附近的一間套房去，房門關着，但房內卻似有聲音，他心頭一急，也不拍門，便將房門踢開。

家丁舉燈先進，忽然驚呼一聲，小林探頭過去，只見盧洲倒在血泊中，腹穿腸流，狀甚恐怖，他手中還抓着一柄血淋淋的匕首。

小林上前探其脈腕，脈搏極弱，看來離死已不遠，便冷哼一聲：「這小子畏罪自殺，倒便宜了他！」當下轉身跑回獨立小院，一見胡三碑便道：「盧洲那奸夫畏罪自殺了！」

胡三碑道：「夫人亦氣絕了！」

小林頓足道：「都是你這老糊塗，放

着正經事不做，却無端端跑去攔我，如今什麼都不管了，看你如何調查！」

胡三碑臉色一變，沉聲道：「你是否清白還未証實，要調查的是你！」

小林道：「如今我就証實給你看，黃花何在？」最後一句話，他說得聲色俱厲，只見兩個丫頭心驚膽顫地自人叢中走出來。「你們便是紅葉和黃花？一直在這裡服侍夫人的？」

紅葉和黃花齊聲應是，小林抬頭道：「你們都先出去，沒有我的命令，誰都不許離開楓林山莊一步，否則在下便不客氣！」

小林待下人們出去，將門掩起，回頭冷笑道：「你們兩個淫娃，可知罪麼？」

那兩個丫頭未見過世事，經他一陣恫嚇，雙脚一軟，跪在地上，該道：「奴婢是下人……不知壯士知罪兩字指的乜什麼？」

「你們的罪，慢慢再清算！」小林道：「剛才你們都與夫人在一室？」

「是……夫人常要咱們陪寢。」

「盧洲也去？」

黃花顫聲道：「也去……他陪夫人飲酒……」

「好夫淫婦中宵淫樂，又怎會發生驚呼？須從實招來，饒你們不死！」

紅葉道：「當時盧洲正抱夫人上床……忽然夫人發現有人，喝問一聲是誰，樑上也不知何時匿着一個人，那人跳了下來，似欲對盧洲不利，但夫人却發出一聲驚呼……」

胡三碑插腔問道：「夫人因何會發出驚呼？」

黃花嬌軀猛地打顫，道：「那人好生醜陋……像是……妖怪……」瞧她如今這副模樣，也可想像她當時害怕的程度。

胡三碑再問：「後來如何？」

「那人聽見夫人驚呼，呆了一呆，忽然拍開窗子溜了，後來夫人便趕咱們出去……」

小林接問：「那人到底如何個醜法，你仔細描繪一下！」

紅葉顫聲道：「他臉上的肌肉花花斑斑，顏色又紅，好像裡面的血也看得到……奴婢實在不懂得怎樣形容……總之不像是一個人！」

「身材如何？」

這次黃花答道：「身材倒是挺不錯的，不高不矮，不肥不瘦！」

胡三碑又插腔問道：「難道他沒說過一句話便走了？」

「是的！」

小林吸了一口氣，道：「你倆再老實答幾個問題，那位童總管是不是與夫人有染？也收用了你倆？」

紅葉和黃花猶疑了一下才應是，小林再問：「幾時開始的事？」

紅葉低着頭道：「算起來已快兩年了……以前咱們雖然要服伺夫人，但今年開始，夫人才令咱們搬進來住！」

「如此說來，你倆也知道童眞其實是假的？」

黃花道：「起初咱們十分驚詫，後來夫人才說總管不是她弟弟，却不許咱們洩露一句，否則便打死咱們……」

「你們知道童眞是誰假扮的麼？」

「不知道……夫人與他在一起時，都是好姐姐好弟弟地叫着……」

「這個童眞跟以前那個是不是有不同的地方？」

「性格不同，但表面上却看不出來！」

「莊主被殺那天，你們在那裡？」

「就在這裡，跟夫人在一起，咱們聽見莊主的慘叫聲，趕過去時，莊主已經……」

小林再問：「還有什麼發現？」

紅葉道：「窗子打開，房內的几子倒了，酒壺酒杯碎了，潑了一地的酒！」

小林心頭一動，急再問：「碎了幾隻酒杯？」

紅葉與黃花交換了一個眼色，道：「這個咱們沒有留意，不過肯定不止一隻杯子？」

小林再問：「風十三晚上有喝酒的習慣？」

「是的，日間不大喝，晚上常喝，他房內長期都放着兩罈酒。」紅葉道：「就是酒壺酒杯也有幾套。」

小林道：「你倆帶咱們到風莊主居所看看！」

當下一行人到風十三生前的住所，當日房內的情況大致尚保持原狀，紅葉道：「夫人下令，誰也不許移動！」

小林蹲在地上仔細觀察，地上的酒早已乾了，但遺跡顯然可見。小林把地上碎瓷片擺放在一起，胡三碑道：「似乎只有兩隻杯子！」

小林長身而起，見房內有具酸枝木架，架上放着酒罈、酒壺和酒杯，飲具每套四隻杯，其中果然有一套只剩兩隻，証明打碎的只是兩隻。

小林吸了一口氣，道：「前輩看出什麼端倪麼？」

胡三碑沉哼道：「那晚有人與風莊主一起飲酒？」

「不錯，而且殺人者很可能就是那個人！」

胡三碑目光一亮，道：「如此看來，那人與風莊主必然相識，這人是誰？」他轉頭問道：「那晚有誰來找莊主？」

「咱們不知道。」

胡三碑道：「快出去問一問。」

黃花出去一陣又回來，報稱無人知道，胡三碑一哂，道：「此人能一掌震斷風莊主的心脈，武功必然深不可測，輕功力亦必出神入化，下人豈能得知！」

「看情形風莊主並無還手之力，可能下手之人，乃是其好友，才疏於防範！」小林道：「兇手會否就是那個長相醜陋之人？」

胡三碑道：「這倒有可能！」一頓又長嘆道：「想不到這件案子越來越複雜，老夫都不知道該如何調查！小林，老夫錯怪了你，若不是我攔阻你，可能你已擒住了那個人！」

「未必，那人武功不弱，恐怕在下也非其敵手！」小林道：「不過無論如何，在下都必然要追查到底！」

胡三碑道：「老夫支持你！」

「前輩請到前面說話如何？」

＊　＊　＊

小林離開大別山，直奔景德鎮，他不是想返去與朋友們歡聚，而是要去找尋那個「偃主」。

上次他被迷倒，來去共花了三天，但小林却估計到那偃主的巢穴，必在景德鎮附近。他記得上次與偃主見面之處是在一座石洞裡，而景德鎮附近有一座山，估計山洞可能在那座山中。

小林過鎮不入，直赴鎮南那座山。他由北面上山，慢慢找尋，一路尋至山頂，沒有發現，於是折向南面，由上而下，仍無所發現，但到山下却發現有一座小山村，約莫有二十來戶人家。

小林入村，見有幾個村童在村口玩耍，便駐而問之。「請問七月初五至初七，有沒有人寄放馬車？」

那幾個村童搖頭表示不知，忽然有一位村婦走了出來，問道：「什麼事？」小林又再問問。

那女人想了一下，道：「不錯，七夕前後是有人拉着一輛馬車來寄放，不過是不是王記車行的，就不清楚了！」

小林目光一亮，急又問：「一共是三個人，其中一個暈迷了的，是不是？」

婦人道：「不是，只有兩個男人，其中一個酸軟無力，車伕扛着他，後來上山去了。」

小林問道：「從那方上山？」

「由村後上山！」

小林塞了一塊碎銀給她，快步向村後跑去。到村後，果見那邊的山峯都是大岩石，甚至有堵山壁陡立，他精神登時一振，連忙尋路登山，認眞仔細觀察。所謂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讓他發現有道石隙，石隙前有一塊大石擋着，距離大岩石約有五六寸。

小林湊首過去，但聞裡面有呼呼的風聲，似乎深不可測，他立即運勁於雙臂，使盡全身之力，將大石推開兩尺，然後側身走進。

石隙寬僅可容一人進入，但走了約莫二三丈，兩旁却逐漸寬闊起來，甚至可容三四個人並肩而行。

小林稍停了一下，讓雙眼適應黑暗，半晌再前進，由於洞內視線極差，故此走得甚慢，忽然他手中的長劍觸及前面的山壁，發出「噹」的一聲響。

說時遲，那時快，洞內忽然响起一陣「撲沙沙」的怪响，令人汗毛直豎，小林大驚之餘，忙不迭向後跳開，心慌之餘，不由自主發出一聲輕呼！

與此同時，左首遠處又傳來一道低喝：「誰？」

小林又是一驚，連忙再退一步，將後背貼住山壁，同時閉起呼吸，一顆心却撲通地跳個不停。

半晌，小林便聽到一個斷斷續續的脚步聲，脚步聲極輕，若非那陣「撲沙沙」之聲已停了，根本就聽不到！

脚步聲越來越近，終於來到附近，隱約見到一個人影，又過了半晌，那人低聲問道：「主人，您回來了？」

小林心中不斷翻騰着一個念頭：該不該出手！

那人見四處沒有回音，轉身欲內進，小林當機立斷，自石後躍了出來，揮劍向他刺去！

那人也了得，聞得風聲，立即閃開！小林一劍刺空，一個風車大轉身，這一招「鐵鍊橫江」雖然不精奇，但勝在霸道，在此種環境中，更具威力，只聞那人驚呼一聲，似已受了傷。

「你是誰？」

小林反問：「你又是誰？再不表露身份，便殺了你！」一句話未說畢，他長劍第三次出手。

那人手中沒有兵器，只能展施小巧的功夫閃避，小林恐被他溜掉，黑暗之中極難跟踪，因此長劍一招緊過一招，不讓對方有喘息之機！

那人武功雖然不弱，但與小林顯然尚有一段距離，加上黑暗之中，手中有兵刃者，大佔便宜，不過幾招，又中了一劍，「哎唷」一聲，跌倒地上不起。

小林忙由懷中摸出火摺子來，邊敲打邊問：「你到底是誰？」山洞中只聞一個微弱的喘息聲。

火光一起，頭頂上又响起一陣撲沙沙的聲音，小林大吃一驚，急跳開貼着石壁，抬頭一望，只見一羣蝙蝠，由洞內向洞口飛去，大概是乍見火光，受了刺激。

小林目光一落，只見面前地上有一個人倒在血泊中，腰部滿是血漬，他忙走前蹲下，料不到那人赫然就是王記車行的車伕老梁！也就是他駕車送自己去見偃主的！

老梁在此山洞內，証明此處便是自己上次與偃主「相會」之所，當下小林吃了一驚，轉頭向四圍望了一下，不見有人，這才放下心來，伸手去探老梁的鼻息，「老梁，你醒醒！」

老梁睜開一對無神的眼睛，見到小林，臉色一變，驚聲道：「是你？」

「正是我，你怎會在此？快說清楚，我替你止血！」

「我是山中的樵夫……住在這裡有好幾年了……」

「那個偃主呢？上次偃我去楓林山莊殺卜流仁的！」

「你說主人，他，他出去了……還未回來！」老梁聲音越來越弱，臉色也越來越白。

小林忙伸掌抵在他後背「靈台穴」上，一股內力透過掌心，緩緩注入其體內。

「你主人叫什麼名？」

「不知道……他教我武功，不許我叫他師父……叫他主人……」

「你跟他有多久了？」

「一年多……」

小林想了一下，忙再問：「你不知道他叫什麼名，該知道他的相貌吧？」

「他……一張臉……很……很難看……很易認……」話剛沒畢，老梁已經斷了氣。

小林猛吸一口氣，老梁死得實在太早了，不過仍然透露一條重要的線索，偃主是位很難惹的人，而這個人極可能便是童潔、紅葉和黃花三個所見到的那位長相像妖怪的男人！

＊　＊　＊

小林安葬了老梁，又在山上等了兩天，仍不見「偃主」回去，只好懷着失望的心

情下山。

這兩天小林無時無刻不在思索尋求眞相的辦法，可惜毫無所得。

醜漢僱請自己去殺卜流仁，而他自己又在童潔的房內出現，這是什麼原因，更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他在出現之後，既不說話，也不出手，在童潔發出驚叫便匆匆逃離，那麼他去楓林山莊，到底有何目的？

風十三被人用掌震斷心脈，原因又是什麼？是不是醜漢下手的？

小林似乎已在其中抓到一根相關的線索，可是又抓不牢，只隱隱覺得這裡面尚有許多未曾發掘的內情，偏偏又摸不到邊際。再想深一層，假如醜漢長相眞的如妖怪，風十三見到他，亦理該發出驚呼，除非他們以早認識，可是風十三若認識一個這樣的人，童潔似無理由不知道，若然知道也就不會驚呼。

由此推測，可知殺死風十三的是另有其人，此人又是誰呢？小林猛覺這案子十分複雜，遠遠超出自己的想像。他向景德鎭走去，沿途却一直在想着這件事。

走累了，小林索性跳上一棵樹，再由頭回憶一次，這樁生意之所以能夠接得成，首先與包翊的婚事有關，因此他不得不想得更遠。

梁員外的兒子眞的看上愛玉麼？梁家只在鎭外，假如梁公子垂涎愛玉的美色，也不會到現在才上門，因爲愛玉今年已雙十年華，那麼會否其中另有內情？

小林一想到此，精神立即一振，當下跳落地上，快步向梁家莊走去。

梁員外名三仙，據稱其母懷孕時曾夢見福祿壽三仙臨門，故以此爲名，梁員外有兩子，大子梁文華已成親，小兒梁光武今年二十三歲，仗着父蔭，整日無所事事，專好玩槍弄棒，本來與羅開等人應同氣連枝，只是梁光武因家產豐厚，眼高於頂，故此不受歡迎，彼此沒有來往，不過景德鎭的人，却常聽到他的大名，蓋他時常闖禍所致。

小林到梁家莊外，找了個地方匿藏起來，因爲直接去問梁家，未必能得到眞實的情況，因此他必須等候機會。可是偏偏梁光武今日不出門，害得小林熬了半天一夜，不敢離開，幸好次日一早，梁光武終於出來了。

梁光武只學了幾年莊稼把式功夫，他亦有自知之明，是以每次出外，都帶了好幾個跟班，今日瞧他那副裝備，似是要去打獵，小林便遠遠吊在他們之後。

到了一座樹林，聞得林內有鳥聲，只聽梁光武道：「二少爺今日要試試箭法，你們替我圍住樹林的四周，待我一個進去射牠十隻八隻顯顯威風！」當下隨從們紛紛散開，站在樹林的各處，只梁光武一人進林。

小林隔遠看見，暗道：「天助我也！」立即覷準個空隙，竄進樹林，林內响起一陣鳥兒撲翅之聲，接着是弓弦之聲，小林連忙悄悄循聲飛過去，又聽梁光武罵道：「他娘的，飛得眞快！」

小林一走近，梁光武轉頭罵道：「死奴才，少爺沒叫你們進來，你……哈，原來是你，怎會來這裡？」

小林笑道：「這叫做緣份！」小林右臂倏地探出，梁光武虞不及此，琵琶骨被抓個正着，小林同時道：「別叫，我正想問你幾句話！嗯，你得小心，否則琵琶骨斷了，今生便別想再練武了！」

梁光武落了單，平日的威風一絲不剩，苦着臉道：「林大哥，您有話要問，又何須抓住我？我敢不答麼？」

小林一笑，手上微微一按，道：「說得好，咱們坐下來談！」兩人坐在樹下，小林並不收回手掌，但外表看來，狀甚老友。

「是誰叫你娶愛玉的？」

「我自己喜歡她……她是美人兒，誰不喜歡？何須別人叫？林大哥你這話眞是好笑……哎唷！」

小林冷冷地道：「你再不老實，在下可要捏斷你的琵琶骨了！莫以爲可以搪塞過去，哼，憑你的德性，若想要一個女人，豈會甘心罷手，也不會故意提出一個三日的限期來，快從實招來！」

梁光武苦着臉道：「你請放輕一點，我二少……告訴你就是……六月底我出去玩耍，遇到一位高人，是他恫嚇我，教我向家父提出要娶愛玉的，並要我依他的指示去辦，否則便要殺死我！」

「你假意答應，事後不照辦，難道還怕他不成？」

梁光武睜大了一對眼睛，道：「那人的武功非同小可，不是我輕視林大哥您，您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你從何知之？」

「嘿，他一掌按在一棵大樹上，過了半晌那棵大樹突然折斷，我武功雖然不行，也知道其內功深不可測，以他的武功，要混進寒舍殺我，實在不費吹灰之力！」

小林道：「好，我且相信你，那人多大年紀，長相如何？」

「他年紀看來已屆花甲之年，蓄着一匹白鬍子，還帶着一頂帽子，從外表看來，完全不像是位高手！」

小林目光一亮，急又問：「他戴的是什麼帽？」

「員外帽，身材瘦削，比你略高！」

小林脫口道：「莫非是孔治？」

梁光武訝然說：「原來林大哥認識他？」

小林不答反問：「他可有說出叫你照他的指示去辦的目的？」梁光武搖搖頭，小林續問：「後來他可有再來找你？」

「自從那次之後便沒有了！」

小林略一沉吟，縮回手抱拳說：「二少爺今次得罪了，日後在下在不知愁酒家設宴謝罪，今天就此別過！」

＊　＊　＊

威嚇梁光武的人，假如是孔治的話，那麼殺死風十三的，亦可能就是他。這問題好像很簡單，可是細想下去，却令人更加糊塗了。

威嚇梁光武，目的乃是迫小林接殺卜流仁的生意，他好乘機殺了風十三，將一切推到自己身上。可是孔治又怎會知道醜漢要僱自己去殺卜流仁？而他們之間又有何關係？

事情越來越複雜，也令小林覺得頭痛，可是他欲揭開秘密的決心，也越來越大。

大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小林路過景德鎮，都不入鎮，匆匆過江，再赴大別山。

這幾天，小林將整件事反覆思量了幾次，他記得孔禮一句話：這大別山他自小便看厭了，由此可見，他是在大別山長大的，這是一條無意中得來的線索，小林當然不會放過。

不一日已到大別山下，此刻已是初冬，抬頭遠望楓林山莊，大部份的楓樹只剩下光禿禿的樹枝，一派衰敗的景象。

大別山綿延幾百里，但小林毫不氣餒，決心逐村調查。他由南向北調查，到第四天，見一村子較大，房舍巍峩，忙進村查問，一問之下，得知這村有很多戶是姓孔的，登時大喜，便到一家大戶查問。

這家戶主名孔尚周，乃村長，孔尚周年紀已逾花甲，為人和靄熱心，在廳內接見小林。

小林道：「村長，請問貴村有個叫孔治的人否？」

孔尚周想了一下，反問：「未知此人有多大的年紀？」

「年在六十間。」

孔尚周道：「不曾聽過，蓋本村姓孔的子弟，無一人是單名的，如果他是本村人，年紀又在六十間，應該是尚字輩，但本村亦無人叫尚治的！」

小林心頭登時一沉，又問：「那人也許化了名，他本人鬍子花白，又擅長繪畫山水，身材略為高瘦。」

孔尚周笑道：「論起族譜祖宗，咱們本是孔丘之後，本村子弟讀書人雖多，但擅於畫者，絕無僅有，未知小哥在何處認識斯人的？」

「在楓林山莊內，聞說他武功深不可測，一掌便可拍斷大樹！」

孔尚周兒子孔詩明在旁插腔道：「如此閣下必然找錯地方了，本村包括外姓在內，共六百多人，無一人好武。」

小林再問：「未知大別山區尚有那一條村子有姓孔的人？」

孔尚周說：「附近百里無本姓的人聚居，若有個別的則不知道。」

看來的確找錯了地方，但小林仍不死心，說：「他有個孫子叫孔禮。」

孔詩明說：「本村亦無此人……」一頓又道：「咦，我記起了，以前詩健的兒子好像叫崇禮。爹還記得麼？算算年紀，今年該十三歲了！」

孔尚周沉吟道：「年紀似乎差不多。」

小林心頭一動，忙問：「這孔崇禮又是誰？」

孔詩明道：「他是孔詩健的兒子，孔詩健與在下同輩，家境不大好，命運歹蹇，說起來眞可悲，他妻子先是病歿，不久他家不知為何着了火，他葬身火窟，當時崇禮那孩子剛好在村口玩耍，倖免於難……」

小林問道：「如今這孩子呢？」

「這孩子後來不知為何忽然不見了，也不知道是遭……還是跑到外地謀生！唉，他年紀輕輕便……眞是可憐！」

小林忙問：「你們無人追究他失踪的原因麼？」

孔尚周道：「派了許多人找過了，都找不到他。」

「這是多久前的事？」

「快三年了吧？」

小林想了一下，又問：「三年前的秋天，孔詩健是否曾帶兒子去過楓林山莊？」

孔尚周道：「不錯，當時他妻子剛死了不久，他心情不好，便携子到楓林山莊散心，一去個多月。」

小林大喜道：「看來這個孔崇禮便是孔禮了，只是他那位叫孔治的爺爺又是從何處跑來的？」

孔尚周道：「那孩子尚未出世，他爺爺便歿了，如今那還有什麼爺爺？小哥你弄錯了吧？」

小林沉吟了一下，長身告辭。「也許是晚輩弄錯了，打擾了良久，心中難安，就此告辭！」他嘴上說自己弄錯，但心中却認定自己不會弄錯，問題是還未弄清楚那位孔治的身份！

＊　＊　＊

小林風塵僕僕，又去江夏城找不懂生。

不懂生一見到小林便道：「嘿，你這個時候來，那還有白牡丹喝？」

小林道：「前輩，晚輩今次登門，亦不是為喝茶而來。」

「你且等等，待老夫把撲滿拿出來！」

＊　＊　＊

小林已幾乎肯定殺死風十三的凶手，便是孔治，可是人海茫茫，去何處找他？

他估計孔崇禮(假設他便是孔禮)離開家鄉之後，可能遇到孔治，並為他收留，以後到楓林山莊更可替他掩飾身份，只是此人武功如斯高強，自己如何與他周旋？不過他如今想得最多的還是去何處找他。

醜漢與他有何關係，他為何到楓林山莊找尋童潔，他們之間又是否有關係？

這些問題像一個個謎似的，令人難解，不過小林也知道自己已逐漸摸到邊兒了。

孔治海闊天高，說不定十年也找不到。小林有點氣餒，他離開了孔家村，便在大別山下四處遊蕩，心存奢望，希望」天幸運之神眷顧，讓他遇到他們的其中一位。

第二天，他忽然泛起一個念頭，忖道：「孔治既然要殺風十三，必有原因，會否楓林山莊藏有什麼外人不知道的寶物？我何不再到楓林山莊探個究竟？」

主意打定，小林便三上楓林山莊。莊外楓樹葉子在寒風中，已幾乎全掉盡，地上滿是落葉，景象悽涼。小林仍不走前門，他繞了半圈，從後莊越牆進去。

後花園的花已枯萎，看來風十三一死，已無人打理，小林亦無心觀賞，裏面的路徑他已走熟了，畢直而行，奇怪的是，沿途竟然不見一個人，而秋香的房門外，亦有「鐵將軍」打守。莫非楓林山莊已無一人？那些下人往那裏去了？」

童潔既死，楓林山莊已成無主之物，莊內許多僕人丫環，都是自幼賣進莊來的，他們不住在莊內，又有何處可去？

小林心頭又隱隱覺得這裏面又有內情，當下沉吟了一下，便向灶房方向走去。

無面人乃無臉之人

由於小林已認定全莊無人，故此行動時毫不掩飾，直向灶房走去。灶房的門關着，但外面沒有鎖，他用力一推，推之不開，顯然裏面上了木閂，木閂托上，證明裏面有人，這刹那間，小林心頭狂跳，倏地抽出有長劍來，退後一步，再衝前一脚踢在門上。

「蓬！」木門被震斷，兩扇門立刻打開，小林站在門外，雙眼向內望去，却不見有人影。他不敢托大，先提了一口眞氣，護住心頭，然後小心翼翼進去。

門後無人，暗角亦無人，小林心頭詫異，慢慢走前，灶前亦無人，但牆上的窗戶只掩着而不閂。

小林立即推開窗子躍了出去，窗外是過道，寬六尺，盡處是圍牆，小林轉頭見兩邊無人，又躍上圍牆瞻望，可是仍不見有人。

小林肯定剛才必定有人在灶房內，否則是誰在裏面將門閂起？當下沉吟了一下，再度回灶房，揭鍋蓋一看，裏面有米有水，顯然有人正想煮飯！

小林猛吸一口氣，再度躍了出去，向小院對面跑去，然後悄悄躍上屋脊匿起。暗中却在監視四周的動靜。可是過了頓飯工夫，仍不見有人影，他不由動搖起來，再過一盞茶功夫，悄悄從另一方跳下去，繞路到童潔生前居住的小院。

小院處處都上了鎖，裏面亦沒有人，小林倚在柱子旁邊思量，這楓林山莊房舍櫛次鱗比，若果一間間搜索，他雖不怕辛勞，但恐怕只會驚動匿居在莊內的人，未必能找得到，是以決定以退爲進。

當下他走出獨立小院，施施然穿房過舍，由前門離莊，一直走到山脚才稍歇了一下，然後又向小集走去。

小林估計匿藏在莊內的人，必然知道楓林山莊的某些秘密，他不會輕易離開，亦不會魯莽從事，因此他想再一次突然光臨楓林山莊，殺他個措手不及。

小林在集內先飽餐一番，再買了一些暗器，然後到客棧投宿。在小集過了兩夜，至第三天先備定了好些乾糧，然後再上楓林山莊。

這一次他不走大路，專挑小路行走，還在遠離楓林山莊之處上山，到半山再繞過去，一直到楓林山莊後面，居高臨下監視。

上次與孔禮亦是在此監視楓林山莊，事隔兩個多月，楓林山莊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令人唏噓，正在感嘆之際，忽然發覺莊內有烟冒起，仔細一瞧，冒烟的地方正是灶房那裏，這是炊烟！

莊內有炊烟冒起，說明有人在裏面居住。小林一顆心砰砰亂跳，當即躡手躡脚下山，這一次他再不能失敗，再失敗的話，對方一定會悄悄離開，則以後要想再找到他，便更加困難了。

小林又悄悄翻進莊內，這次他不直接去灶房，而是匿在附近房舍的屋脊偷窺。灶房的門依然緊閉，烟囪上白烟冒個不停。

約莫過了一炷香的工夫，便見灶房木門拉開，一個男人手提食籃，自內走出來，小林一顆心又再提起，但仍然不採取行動。

待那男人走近，方覺得那人頗爲眼熟，一時之間却想不起在何處見過，但自他步履起落間，却看出他身懷武功！

那人向童潔生前居住的小院走去，小林十分奇怪，不料他到小院前，忽然向旁一拐，在圍牆邊穿進去。小院背後便是風十三生前的居所，小林心頭一跳，忙不迭躍下去，遠隔跟踪。

只見那人在門上敲了幾下，裏面便傳來拉門閂的聲音，接着那人進去，轉身關門，直至此刻，小林看清楚他的面孔，原來他就是在八月初亦來楓林山莊賞楓，自稱姓林的青衫客。

第一次見面，小林便對他生疑，却苦無證據，如今看來果然有問題，只不知房內其同伴的武功如何，不敢輕舉妄動，遂慢慢走過去，伏在門旁凝神摒息偷聽。

只聽裏面隱隱約約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外面沒有其他人吧？」

青衫客道：「沒有！」

那男人道：「我最怕不知愁那小子多管閑事，去而復返！」

小林心頭猛地一跳，暗道：「此人認識我？他爲何住在風十三房內？莫非風十三只是詐死？」

又聽一個女人說：「不知愁是個好人，他若來了你最好避避他，不要傷害他。」

小林心頭再一跳，暗叫：「怎地秋香也在裏面？」他驚詫之餘，猛覺自己對這件所知甚少，此刻更如墮入五里霧中。

青衫客道：「不必擔心，反正他沒來，再說他得了五萬兩銀子，又在景德鎮開了間酒家，這時候還不回去享受享受，他便是笨蛋！咱們吃飯吧！」

小林心中忖道：「這姓林的，因何知道我得到五萬兩銀子？」此際他好奇心之強烈，筆墨難以形喻，他費了好大的力，才抑制住衝進去看個究竟的衝動。

裏面不時傳出碗箸相碰的聲音，半晌，那個神秘男人又道：「林凱，過兩天，你回山帶老梁來此吧！」

青衫客道：「那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必管他，他來了反會弄出事情來。」

「老梁對我忠心耿耿，且對我有恩，我不能棄他不理，他這人死心眼得很，我叫他看守山洞，只怕他一步也不敢離開！」

青衫客沒奈何地道：「那好吧，我明早去接他。」

小林聽了心頭狂喜，暗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從不費工夫，原來僱主在此，眞是天助我也，咦，他僱我殺死卜流仁，莫非不是受童眞所託，而是另有目的？」

心念未了，又聞「僱主」道：「林凱，把東西收拾起來，緊閉各處門窗。」

林凱道：「主人，咱們絕不能長期在此居住……」

「僱主」冷哼一聲，道：「我殺了人麼？一個林德勝有什麼了不起？大不了把五萬兩銀子還給他，做殺手的大都是事不關己，已不勞心，他幾次登上楓林山莊，

目的不外乎是銀子而已！」

小林暗哼一聲，忽然心頭一動，迅速離開，直奔回灶房，匿在門後。過了一陣，外面傳來一陣步履聲，小林眞氣佈滿全身，作好準備，因爲他必須一擊必中。

房門「呀」地一聲被推開，林凱走了進來，當他剛轉身欲將門關回時，小林已一指戳出，正中其腰上的麻穴，林凱登時不能動彈，小林手指不停，又封了其啞穴，然後將他拉進去，再在其睡穴戳了一記，這才鬆了一口氣。

小林迅速溜出去，重新拉好門，然後直赴風十三生前的居所，一到門外，他立刻閉住呼吸，但聞裏面傳來「僱主」嘆息之聲：「我如今已變成這副模樣，當眞是三分似人，七分似鬼，怎値得你如此待我？」

秋香忙道：「我……我的心意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在乎外表……而且我的身子，你已經……」

僱主乾咳道：「我根本不値得你愛，因爲你看到的只是外表，其實我……我……一無是處！」

秋香又道：「不管你說什麼，我都跟實了你，而且絕不後悔！」

小林心頭一動，忍不住伸手敲門，只聽僱主道：「林凱來了，去開門吧，不要再提此事！」

門後傳來一陣腳步聲，小林一顆心緊張得砰砰亂跳，因爲眞相即將揭開，門一開，小林立即一指抵在秋香腰上，擄着她跳了進去。

那人已看出不妙，喝道：「誰？」

小林放下秋香，這才看到那個「僱主」，目光一及，他忍不住發出一道驚呼，廳內那人相貌之醜，實在難以形喻，臉皮微紅，似潰爛了一般，又似臉上掛滿了血，沒有眉毛，更沒有眼睫毛和鬍子，滿臉猩紅，襯得那口牙齒更加森白，令人不寒而慄！

這刹那，小林能理解童潔爲何一見到他便發出淒厲的尖叫聲，爲何紅葉和黃花在事後提起他，仍然渾身顫抖的原因！

醜漢見到小林目光一變，忽然抽出長劍，向小林急刺過去，小林忙不迭舉劍一架，尚未答話，醜漢大喝一聲：「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長劍一轉，第二劍刺得更急。

小林連擋七八劍，覺得對方面貌雖然可怕，但武功却不可怕，充其量只與自己在伯仲之間，因此忙收攝心情，沉着應戰。

醜漢之劍越來越急，攻勢也越來越凌厲，小林每擋七八劍，便退後一兩步，似乎不敵，但劍法未亂。

醜漢似讓人看到自己的醜陋面目而性情大變，非置小林於死地不可，但小林知道，他這種打法，看似凌厲，實則很容易露出破綻和空門，因此只守不攻，靜候良機來臨。

可是醜漢氣力之旺，韌力之强，大出小林意料，眼看已被迫至牆角，再不反擊便將死在對方劍下。醜漢喘着氣，獰笑道：「不知愁，你果然不知愁才落得今日之下場！是你自尋死路的，可怪不得我！」

小林聽他這句話，更加證實了自己的猜測，當下嘆了一口氣，道：「童眞，我對你並無惡意，你又何必非置我於死地不可？」

醜漢聽他這一句話，似遭五雷轟頂般，身子猛地一震，長劍停在半空，劈不下去，小林當機立斷，左臂猛地探前，封住了他的麻穴！

一場暴風雨式的打鬥，終於結束，小林舉袖拭汗，繞到其身後，又道：「童眞，不管你是不是利用我，只要風十三不是你殺的，我便不殺你！」

醜漢怒道：「放屁！風十三是我姐夫，我怎會殺他？」看來他果然是童眞！

童眞不是已在兩年前死了麼？小林說：「閣下詐死，又將自己扮成這副模樣，目的何在？」

秋香道：「他不是詐死，而是被卜流仁所害的！」

小林走過去，道：「秋香姐，你睡一覺吧！」他在她「黑甜穴」戳了一記，又道：「童眞，如今你可以暢所欲言，不虞被人知道你的秘密了，而在下亦保證不將你的秘密洩漏出去！」

「不知愁林德勝果然是個聰明人，」童眞問道：「但你又怎會知道我的身份？」

「我查到秋香對你一片痴心，剛才在外面聽到你們的談話，故而知之。閣下的臉龐三年前在下見過，雖然當時光線不好，但仍看得出是位美男子，如今……」

童眞輕嘆一聲，道：「一個男人是否英俊，一個女人是否嬌艷，實在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到今時今日我才深切體會到，而且相信沒有人會比我體會得更深！」

小林相信他的話，却不知如何安慰他，只好道：「旣然閣下深有體會，便不用感慨！」

童眞頓了一頓，道：「你見過卜流仁，覺得他相貌可與在下三年前相似？」

小林嘆道：「此人易容術之高超，實在令人嘆爲觀止。」

「閣下是聰明人，當知在下這張臉爲何會變成這副模樣？」

小林身子一震，脫口道：「莫非，莫非他剝了你的臉皮，製成人皮面具？」

「小林果然聰明，正是如此！」

「閣下又爲何肯讓他剝皮？」

童眞失笑道：「有誰肯讓人剝皮？當時我不知道他便是臭名昭著的千面屠夫不留人，與他坦腹相交，誰知他另有目的，在茶內下了迷藥，然後動手剝我的臉皮，最後在我胸膛上加了一刀……」說至此他已激動至不斷喘息。

「在他動手剝皮之時，你都不曾醒過來？而你的心房也的確比常人偏斜？」

「不錯，那廝對藥物極有研究，我一直昏迷不醒，直至醒來時，自己已躺在床上，只覺得臉上疼痛如遭刀割，胸膛則連呼吸也感痛楚，而床前却坐着一個諄諄老者，他自稱不過三，未知閣下可曾聽過神醫不過三之名？」

小林道：「當然聽過，據說他替人治病，任何重病到他手中，絕不用超過三次，換言之，什麼傷病讓他看三次，便能痊癒！」

童眞苦笑道：「傳說雖然有點誇張，起碼他便一直替我治了半個月，不過他的

確有起死回生之能。若由別人醫治，在下早已死了。」

「以後又如何？」

「我痊癒之後，不敢回楓林山莊，但又估計卜流仁必然到山莊去，苦於自己武功不如他，因此覓地苦練武功，希望有朝一日能超越他……」

小林又問：「練武之處，便在景德鎮南面那座無名山？」

「不錯，有一天我因體力未完全恢復，又急於報仇，練至虛脫，幸好有位樵夫救了我……」

「他便是老梁？」小林一想起他，內心便有一份疚意，只怕今生都忘不了。

童貞似乎沒有留意小林爲何會認識老梁，喘了一口氣繼續說下去。「後來我又覺得自己再練下去，也未必能勝過他，所以便想到僱殺手去殺他，幸好我一直有積蓄，而又因居所離景德鎮不遠，所以自然而然想到你……」

小林打岔道：「其實你大可以悄悄回楓林山莊，別人不相信你是眞正的童貞，但令姐和令姐夫必然會相信，合你們三人之力量，要殺死他，輕易之至，又何須外求？」

童貞突然住口不言，小林心中奇怪，却不催促他，良久童貞才長嘆道：「因爲在下是個……總之我無臉回楓林山莊！」

「你做出對不起風莊主的事？」

「我也不知道如何下結論……你可知道在下尚未成親否？」

小林想了一下，忽然身子一抖，澀聲問道：「難道你與令姐……」

* * *

童貞聲音若哭，語氣充滿了痛苦：「你眞聰明！我根本不是人，而是一頭畜性！」

小林也不能原諒他，索性拉了一張椅子坐下，故意問道：「閣下與令姐是同父母所生？」

「是同父異母，」童貞聲音忽然變得空洞遙遠：「我娘是繼室，家姐是大娘所生，大娘只生她一個，故此她自小便很疼愛我……不過這件事也有內情的……」

小林道：「這等好事還有什麼內情？難道有人在你酒內下了春藥不成？」

「小林果然聰明，又讓你猜着了，但相信猜不到下春藥的人是誰！」

小林一愕，他那句話本是嘲弄童貞的，誰知童貞還以爲他猜着了，當下想了一下，道：「莫非是令姐在酒中做手脚？」

童貞乾笑道：「錯了，是我姐夫！」

這次小林幾乎跳了起來，叫道：「什麼？風十三故意替自己製造綠頭巾？」

「姐夫有一次被人圍攻，不幸下體受創，不能人道……家姐天生……淫蕩……我實在不能不承認她的確淫蕩……」童貞又吸了一口氣，然後道：「自從姐夫不能人道之後，家姐便向到楓林山莊拜訪的賓客勾搭，故姐夫下令封莊，只在每年的秋天開放一個餘月，後來又恐家姐向下人下手，故此才出此下策……」

「荒唐！風十三既然不能人道，便該讓妻子改嫁方合，却下藥讓妻子亂倫，簡直豈有此理之至！」

童貞苦笑道：「我心中也不知罵了他多少次，可是泥足深陷……表面上風光之至，實則內心之痛苦矛盾，外人那裏知道！」

小林道：「難怪風十三要寄情於種植楓樹之上，也難怪他晚上常獨自飲酒了，看來他比你更不好受，尤其在晚上，故而要借酒消愁！」

他頓了一頓又道：「閣下也讀過書，第一次因被人下春藥，是怪不得你，但以後應不會在藥力發作之下進行的吧？男人大丈夫何患無妻？憑你之條件，要娶妻納妾亦容易得很，因何會沉溺在畸戀中？」

童貞痛苦地呻吟了一聲。「這些道理我又何嘗不知？換作我是你，也會說這種話！」

「換作我是你，必然會勸令姐改嫁！」

「家姐早有改嫁之意，奈何姐夫不許，須知他有很多優點，但却極愛面子，若讓人知道他失去雄風，將是最大的恥辱！」

「在下今生頭一遭聽聞這種事！」

童貞語氣變得麻木起來，不帶絲毫情感，續道：「剛才我已說過，家姐自小便很疼愛我，後來她威脅我，說假如我中斷與她的關係，便將自殺……家父家母生下我之後幾年便先後去世，可以說我是家姐撫養成人的，令人矛盾的地方便在此！」稍頓又道：「但我亦不諱言我亦愛上家姐，她是男人夢寐以求的女人，騷媚在有意無意之間，在有形無形之中！」

小林總覺得有點噁心，當下改了個話題，道：「令姐懸樑自盡，又有否內情？」

「她在要求我與她長相廝守時，曾說過絕不負我，誰知却讓我撞破奸情，大概是羞慚加上恐怕事發而身敗名裂吧！」

「你與令姐之間的事，卜流仁也知道？」

「是的！」童貞又痛苦地呻吟了一聲。「你不知道一個犯了罪的人，良心長期受譴責的痛苦，遇到知心朋友便忍不住要吐露一下，大概他就是因此才假冒……當然他臭名昭著，亦難以在江湖上立足，況且又是色中餓鬼，對於他來說，楓林山莊實是一個理想的藏身之所！」

小林想了一下，估計那一晚童潔去找卜流仁，也是爲了與他幹那骯髒事，只是卜流仁因面臨身份敗露的時刻，無此雅興，送她回房便立即返回自己的臥室，而不是去商量暗殺風十三的陰謀。

當下又問：「風十三那次被圍攻受創，幸得光頭大俠慧達解困，才得以脫身？」

「不錯，姐夫常叨念慧達的大恩。」

小林吸了一口氣，道：「你可知道風十三的仇人是那些人麼？」

「我只知道主犯是楊帆，其他人都是助拳者。姐夫與楊帆結下寃仇的經過是因楊帆有一次調戲良家婦女，被姐夫撞到，且打至重傷，而懷恨在心，故爾後來糾黨報復！」

「慧達可曾來過楓林山莊？你認識他麼？」

「自我到楓林山莊之後，不曾見過他來過，亦不認識他，只知此人俠義爲懷，又不爲禮教所束縛，是位令人景仰的大俠！」

「他與令姐又是否認識？」

童眞微微一怔，道：「未曾聽家姐提過他，閣下因何這樣問？」

「那你還知道他些什麼事？」小林不答再問：「他除了與風十三有那段淵源之外，尚有何瓜葛？」

「在下從未曾聽姐夫提過。」

小林沉吟道：「希望你再仔細想一想，因爲在下懷疑風十三是被他殺死的！」

「什麼？」童眞顯然難以置信。「姐夫是被光頭大俠慧達所殺的？我不信，你有何憑據？」

「事關重大，在下當然不敢無的放矢！」小林便將中秋在楓林山莊巧遇孔治的事說了。

童眞道：「孔治與慧達有何關連？」

「據我所知慧達俗家也是姓孔，且他一直戴着一頂員外帽，遮掩其光頭。」小林又將梁光武遇到一個這樣的人說了一遍。「從梁光武的描述看來，那個人就是孔治，而且他武功極高與傳說中的慧達相近！」

童眞沉吟道：「捕風捉影的事，不能作爲證據！」

「所以在下才說懷疑。」小林又問：「在下再問你一件事，你既然不認識慧達或孔治，爲何他會知道你欲僱我殺卜流仁，從而着令梁光武去吳家逼親，展開不可告人的陰謀？」

童眞道：「我並沒有告訴他，他又怎會知道？所以這根本是兩回事，不可混在一起！」

「你雖然沒有告訴他，可有否告訴別人？例如那個史河、老梁和林凱！」

「史河不知道，只有林凱和老梁知道我要殺卜流仁，也知道卜流仁假冒我到楓林山莊當總管。」

小林微微一笑，道：「這就是了，也許是他兩人在無意之中洩漏出去的！嗯，你派林凱在中秋前到楓林山莊，目的何在？」

「監視你的行動。」

「既然如此，他當知道風十三不是我殺的，你又因何再僱俞雲飛去殺我？」

「他飯桶追失了你，故而我懷疑你在殺了卜流仁之後，順手殺了風十三。」

小林一伸懶腰，反問道：「殺人必須有目的，你認爲風十三有引起我殺人的條件？對啦，你很富有？」

童眞反問：「你如何知道我富有道？」

小林道：「你可以付十萬兩銀子去殺人，身邊的銀子當然不只此數，而你的錢從何來？當然是令姐給你的了，令姐的錢料得自風十三！」

童眞嘆息道：「人人均說小林跟一般殺手不一樣，頭腦之精密，亦非一般樂天派者能相比，姐夫的確很富有。」

「他的財產是祖上遺傳下來的？」

「這個在下不知道了。」

「風家有許多田地？」

「據我所知並不多，所收的田租還不夠莊內的開支，不過他却從來不爲此擔心。」

小林想了一下，道：「閣下的事，我不想再管，只要你不再僱人殺我，我亦不會再去找你！後會有期。」他伸手解了童眞的穴道。

童眞轉頭抱拳道：「多謝閣下見諒，童某向你保證，決不再去找你痲煩。」

小林此際見到他的相貌，仍然有點心驚肉跳，忙道：「林凱在灶房裏，我只封了他的痲穴和睡穴！」言畢匆匆離開。他離開了空洞沉寂的楓林山莊，才能透一口氣，想不到外表堂皇，氣派萬千的楓林山莊，竟是藏汚納垢之所。他做夢亦想不到童氏姐弟竟會做出令人髮指的禽獸行爲來，他不殺童眞，因爲認定他今生將永遠活在內疚中。

＊　＊　＊

小林到了大別山山脚，已近傍晚，他考慮了一下，結果還是到附近那座小集，準備在那裏過一夜，然後才決定去何處找尋孔治。

小林若想日後平安，便必須把殺死風十三的兇手找出來，洗脫自己的冤名，否則別想有安樂日子過。

他到小集後，先塡飽了肚子，付帳時，突見一個孩子由門外匆匆經過，定睛一望，可不正是孔崇禮？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小林也不等找錢，拋下一錠銀子便標出店門，跟着孔崇禮的背後，一直到了一家客棧，見他手提一個包袱走了進去，看來他已租了房，也不用小二帶路，直趨內堂。

小林心頭又是一跳，孔崇禮不問小二拿鑰匙，證明房內還有人，而且十九就是孔治！當下他拋了一錠銀子在櫃台上，道：「給少爺開間上房！」

掌櫃見他出手闊綽，忙着小二帶小林進房，到房內，小林又塞了一塊碎銀給小二，問道：「剛才進店的那個孩子住在那間房？」

小二由窗子指出去，道：「呶，就在斜對面那間房！」小林又叮嚀他不許張聲，他伏在窗後監視着對面，心中却不斷思索良策對付孔治。

過了半晌，他決定光明正大去求見，當下暗藏了暗器，然後到對面敲門。房內傳來孔崇禮的聲音：「咱們不在店內吃飯，不用再問！」

小林笑道：「孔禮是我，不是店小二！」

「你是誰？」

「在楓林山莊與你一齊玩耍的林軒！」

房門拉開，果然是孔崇禮。他訝然問道：「你怎會在這裏，又怎知道咱們住在這房？」

「剛才我在窗內見到的！」小林一對眼睛忙不迭往內探視，只見孔治坐在桌前，亦用一對凌厲的目光瞪着自己。他忙道：「老先生又在作畫？」說着跨了進去。

孔治呵呵一笑，站了起來，頭上仍戴着那頂員外帽。「小哥在楓林山莊失踪，却躲在這裏？」

小林也笑道：「晚輩受人之託，殺了假冒童眞的卜流仁，誰知有人却誣我殺了風十三，眞是豈有此理，故而準備明天上楓林山莊查一查，不料在此遇到前輩，當眞喜出望外。」

孔治臉色微變，又呵呵笑道：「見到老朽這副老骨頭，小哥喜出望外？」

他此話隱藏譏諷，小林只裝作不知道，道：「前輩老當益壯，毫無老態，因何自謙至此？晚輩正不知當日離開之後，山莊內的情況，故爾見到前輩而感高興，未知前輩能否將當時情形賜告？」

「坐坐，禮兒，快去叫小二壺茶來。」孔治指指几前的櫈子，道：「坐下再談……嗯，當時山莊內一片凌亂，人聲嘈吵，老朽在睡夢中被驚醒，後來方知風莊主被人殺死，斯時人人均感詫異，天亮之後，胡三碑代表莊主夫人宣佈封莊，故而咱們便收拾行囊下山，老朽年紀老邁，終日只沉迷山水，對於那些閑事不放在心上，到底莊主是被誰殺死的，也沒心情去打聽！」

「前輩事後便一直在此鎮？」

「也不，老朽因欲繪之畫未曾完成，是以這些日子都在大別山四處寫生。小哥既然不曾殺人，便不必為閑言而耿耿於懷，以老朽之見，一個人若能寄情於山水，則塵土煩惱，自能全去。」

「前輩所說極是，只是晚輩尚未有此修為，他日若對書畫有興趣，自當拜前輩為師，嗯，前輩這頂帽子十分精巧，可否借觀一下？」

孔治笑道：「小哥眞會說笑，這帽子乃尋常之物，就在隔壁那爿冠鞋店買的！」

話音未落，小林突然間抬頭道：「上面有人！」孔治不由自主亦抬頭望上去，小林却在此刻出手，一手抓向孔治的帽子！

誰知孔治反應極快，屁股一旋，仍不離櫈，却已避過小林那一抓。不過小林志在必得，已預備了幾套方案應付，孔治轉身，他左手一張，三顆「鐵蓮子」飛出，直奔孔治頭頂！

孔治慮不及此，百忙中急忙一仰，奈何已慢了半步，讓了前面兩顆「鐵蓮子」，却被第三顆射中，帽子應聲落地！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孔治一掌拍在桌子上，那張桌子如離弦的矢般，迅疾移前，撞向小林的前腦！

小林只顧望着孔治，見他牛山濯濯，心頭狂喜，桌子已撞至，他閃不開，只好舉掌抵住。不料孔治以「隔山打牛」的手法推桌，小林雙掌觸及桌邊，猛覺一股暗勁，透掌侵入體內，氣血翻騰，連人帶櫈，退了好幾尺！

孔治急撲而至，十指箕張，急抓小林，小林受了內傷，不敢硬拚，急忙長身閃避，門外傳來脚步聲，孔治喝道：「不可進來！」小林趁他說話分神之際，抽出長劍抵禦，孔治武功之高，頗出小林意料，莫說他現在受了傷，就算未受傷前，亦非其對手，是以只不過廿多招，便只有招架，而無反攻之力。

房內風聲呼呼，孔治每發一招，都帶起一股罡風，壓得小林胸膛隱隱發痛。

「林德勝，你淪落為殺手，老夫早就有心除你，只因一來你無惡跡，二來近年來老夫寄情於山水，不理世事，上次在楓林山莊放過你，想不到你居然不自量力，反來招惹老夫！這就怪不得我了！」

小林道：「不錯，我林德勝是殺手，但我從不諱言……不像有些人……自命俠義……却施奸詐之行……」由於對手強，他句話往往須分成幾次說。

「老夫有何奸詐之行？」

「風十三是不是你殺的？」

「不錯，正是老夫所殺，與你何關？莫非你是他之同黨？」孔治嘴上說話絲毫不必用力，雙掌揮洒自如，更非小林可及。

小林又道：「你便是慧達？」

「不錯！老夫也有點佩服你，竟能知老夫之身份！不過今日絕不會憐才！相信你也知道老夫之脾性，嫉惡如仇！」

小林喘着氣道：「你說什麼……我是風十三的同黨，我不明白……」

「好讓你知個明白，免至做了糊塗鬼。你可知風十三的錢從何而來的？你又是否知道老夫被他們利用了？」

小林目光一亮，忽然大喝一聲：「且慢！慧達，你先把事情說清楚，憑你之武功，以及我如今的狀況，你該不怕在下會逃出此房吧？」

「好，老夫便讓你先喘口氣，先將話說清楚再收拾你！」慧達飄身立在門前，道：「十年前，老夫路過河南伏牛山下，聞得林內有打鬥之聲，乃入林查看，見風十三被盤據在伏牛山的山賊楊帆糾黨圍攻，老夫一向嫉惡如仇，便出手傷了楊帆，後來知道風十三下體受創，一怒之下，追前以牙還牙。

「風十三對老夫謂他因路上攜巨金，故惹起楊帆等人垂涎，並對老夫感恩戴德，老夫救人無數，聽慣了這種話，他要將銀子分一半與我，老夫勃然拂袖而去。

「此事後來老夫已經忘記，誰知去年，老夫無意中出手救了一位妓女，細問之下，方知她本是楊帆之妻，遂勾起前事，乃一一問之。

「楊妻謂楊帆被老夫削掉陽具之後，回去立即休妻，並出家為僧，楊妻再醮遇人不淑，被賣落青樓，至此老夫方有點悔意，蓋當日用意不過是為了懲戒惡人而已，料不到因此害了別人，當下送她到一老友處為婢。

「路上楊妻對老夫謂其夫為盜有道，常刦富濟貧。當日他們刦了一戶財主，正想拿去救濟黃河災民，誰知却被風十三刦走，他們循跡跟踪，終於在伏牛山脚追到，不料却讓老夫……咳咳……」

慧達說至此，長嘆一聲，小林心頭怦怦亂跳，想不到這裏面又有未為外人所知之內情，當下問道：「後來又如何？」

「當時老夫悔恨之至，早年曾一時衝動，做了許多過份之事，後來年紀大了，便決定不再管江湖事，而寄情於山水，並在五十歲那年開始學習繪畫，但這件事又令我興起贖罪之念頭，因此暗中打探楊帆的所作所為，證實楊妻所言不虛。

「就在此刻，老夫遇到一位兒時的好友商玦，閑話家常之中，得悉其子……」

話未說畢，小林已截口問道：「商玦是是『小霸王』商樂天之父？」

「正是！」慧達沉聲道：「商樂天可是被你所殺的？」

小林坦言道：「不錯！在下殺死他毫不後悔，難道你認為小霸王不該死？」

慧達道：「聞你所殺之人，皆有該死

之道，不知你憑什麼斷定商樂天該死？」

「他平日仗着父親的財勢作威作福，本來尚罪不致死，但他曾強姦白寡婦，至令她事後投河自盡，這就該死了！」

「你又知否白寡婦引誘商樂天？事後又勒索商樂天巨資，為商樂天所拒，白寡婦惱羞成怒，半夜回娘家，自己失足跌落河的？」

小林冷哼一聲：「若如你所說，為何人人均謂商樂天強姦白寡婦？」

「因為白寡婦有位表兄叫鍾鼎，素與商樂天有仇，因此着人到衙門內告發商樂天，雖然官府認定證據不足，但世人凡事均不深究，仍深信鍾鼎散播的謠言！你又知否僱你殺商樂天的是誰麼？」

小林心頭一沉，澀聲道：「莫非就是鍾鼎？」

「閣下果然聰明，一點就開竅！」

小林聽他的讚詞，只有受嘲弄之感，心中不服，問道：「閣下亦不過聽了一面之詞而已！」

「非也，老夫乃經過調查，證實了一切後才行動，老夫知道自己以前亦做過錯事，雖然不是自己的目的，但的而且確製造了很多不幸事件，因此不想殺你，只想讓你也嘗嘗被人冤枉的滋味！」

小林聽後如發了一場夢。又聞慧達道：「老夫早年出家，無向佛之心，近年反而心境平靜，也深信佛家之因果報應，你仔細想一下當知吾言不虛！如今你什麼都清楚了，還不動手！男人大丈夫死也要死得像樣一點！」

小林雄心頓起，道：「如此晚輩放肆了！」他拋了生死之念，全力進攻，一時之間只見劍光閃閃，「刷刷」之聲不絕於耳。

慧達先守不攻，在劍光之中縱橫，進退自如，未盡全力。眨眼五十招已過，慧達忽然輕嘯一聲，展開反攻，小林立即逞現危機。慧達攻勢越來越盛，把小林退至牆角。

眼看小林即將喪命，忽然窗櫺「嘩啦啦」一陣亂响，接着外面跳進一個人來。面醜如同鬼怪，可不正是童眞？

慧達聞得聲音，不由自主轉頭望去，一觸及童眞的臉孔，突然身子一抖，小林立即乘勢脫出牆角，與此同時，童眞揮劍向慧達刺去。

慧達反應亦快，揮劍一格，但料不到童眞有備而來，左手一揚，洒出一把針來，慧達虞不及此，來不及運功以眞氣震落，身子被射中三枚！

只聽他大喝一聲：「賊子竟敢施毒針！」他大發神威，雙掌一合，挾住長劍，用力一拗，「啪！」長劍竟被其拗斷，說時遲，那時快，慧達飛起一腳，正中童眞小腹，只見童眞「哇」地一聲，張口噴出一口血箭，身子倒飛，直撞至牆上才落地，筋骨皆斷，不能動彈。

小林走前，問道：「童兄覺得如何？」

童眞慘然一笑，道：「林兄，小弟已無欠你之恩情，至於我的生死，不用擔心，我本就該死！」

小林跺足道：「你要報什麼恩？因此而害死了好人，又算得了什麼？解藥放在那裏？你不知風十三的財產乃是刦了他人一筆賑款，有以致之，慧達殺他並不寃枉！」

童眞面色大變，道：「解藥……在我懷內……請林兄替我取給……給他……快……」言未盡已氣絕。

小林自他懷內掏出一個白瓷瓶來，遞與慧達，「前輩快服解藥！」

慧達冷哼一聲，忽見他睜目一瞪，腰間噴出三枚針來，接着三股黑血沁出，直至轉紅方止。「區區三枚毒針，怎奈何得了老夫？老夫念你剛才沒有在背後偷襲，又有悔意，便放你走吧！」

＊　＊　＊

小林再回景德鎮，他的朋友都欣喜若狂，但小林並不快樂，以前之所以覺得快樂乃因自忖未殺錯過人，但如今他已知道自己已殺錯了兩個人：老梁和商樂天！

慧達留在景德鎮，有他在自然無人再來找小林的麻煩。次年春，不知愁酒家忽然來了個不速之客：秋香！

秋香拿了一張五萬兩的銀票，說是童眞要還給他的，小林却將那五萬兩銀子救濟了貧苦大衆，並且收留了秋香。過了幾年，小林得了善人之稱謂，但小林拒絕「接收」，他認為自己所作所為只是在贖罪而已……

（全文完）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風雲鬥——龍乘風著

血雲教是江湖上神秘可怕的組織，教主是個聞名喪胆的女魔頭雲后，而雲后的對頭人便是風帝，也是她最忌憚的人；他們終於相遇了……



每本港幣$15.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梁山泊英雄傳之八

高石 · 編繪

宋江怒殺閻婆惜（一）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1　濟洲官兵兩次被梁山好漢打敗，蔡京大怒，撤換了知府。新知府上任之後，招兵買馬，集草屯粮，又下公文到附近州縣，相約對付梁山。



2　濟洲府所屬鄆城縣得了濟洲公文，知縣忙喚押司宋江寫成文案，通知各村。宋江看了公文，心裏尋思：晁蓋等衆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犯了大罪。雖是被人逼迫，於法度上却饒不得。倘有疏失，如之奈何！



3　宋江從衙內出來，走到街上，只聽後面有人叫"押司"，回頭看時，却見做媒的王婆，引着一個婆子，向着他指指點點地說話。



4　王婆拉着那婆子來見宋江。那婆子姓閻，東京人氏。一家三口，到山東投親不遇，流落在此，只靠女兒賣唱爲生。昨天她老伴害時疫死了，無錢安葬，正走投無路……



5　宋江答應施一具棺材。當下去酒店借筆硯寫了張帖子叫她們到縣東陳三郎家去取；又給了婆子十兩銀子，備辦後事。



6　過了幾天，閻婆來向宋江道謝，見他房裏沒有女人，便向間壁王婆探問宋江可有家室。王婆說沒有，閻婆便告訴王婆，想把女兒婆惜給宋江作個側室。



7　王婆找宋江說了這事。宋江起初不肯，經不住王婆攛掇，也就依允了。



8　宋江在縣西巷內賃了一處樓房，買了些家具，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個，日子過得舒舒服服。只是宋江是個好漢，只愛學使槍棒，又因公務繁忙，不常在家，因此很不中那婦人的意。



9　一日，宋江請了他的同房押司張文遠來閻婆家吃酒。這張文遠是個酒色之徒，外號"小張三"，倒也生得俊俏，婆惜一見，便十分歡喜。兩人眉來眼去，都有了意。



10　從此張文遠趁宋江不在家，便偷偷摸摸跑去，假意只說尋宋江。那婦人留住吃茶，兩人言來語去，便勾搭上了。



11　他倆人明來暗去，打得火一般熱。日子長了，街坊鄰舍知道了，都在背後竊竊私議。



12　雖然有些風聲傳到宋江耳朵裏，但他肚裏尋思：又不是自己結髮之妻，何苦惹些閑氣，以後不上她家門就是了。從此宋江有幾個月沒去。閻婆托人來請，宋江也推說有事。



13　一天傍晚，宋江從衙門出來，到對面茶坊裏吃茶，忽見一個大漢，跨着一口朴刀，背着包袱，走得汗流滿面，直向縣衙裏面看。



14　宋江見那大漢來得蹊蹺，忙跟了上去。他仔細一看，覺得有些面熟，却記不起在那裏見過。那大漢立住了脚看宋江，也有些認得。



15　那大漢去路邊一個舖子裏向掌柜的打聽。掌柜的告訴他，這是宋押司。大漢便上前招呼，請宋江到個僻靜地方去說話。



16　宋江和那大漢到一家酒樓上一個僻靜地方坐下。那大漢倚下朴刀，解下包裹，扔在桌子底下，扑身便拜。



17　宋江慌忙答禮。大漢說他是赤髮鬼劉唐，奉晁頭領之命，特來面謝大恩人。宋江問起梁山情形，劉唐一一說了。



18　劉唐打開包裹，取出晁蓋的信和一百兩黃金交給宋江。宋江看完信，取了一條金子，和信一起放在招文袋內，剩下的金子叫劉唐帶回去。



19　劉唐苦苦要宋江收下金子，宋江執意不肯，當下取筆硯給晁蓋寫了一封回信。劉唐只好將金子又包在包裹內。宋江便叫酒保拿酒肉與劉唐吃。



20　天色已晚，宋江怕出事，要劉唐連夜返回山寨。劉唐告辭，宋江送到巷口，又拉住劉唐的手，叮囑了幾句。



21　劉唐走後，宋江走回下處。他邊走邊肚裏尋思：幸是做公的沒看見，險些兒惹出一場大事來！轉了兩個彎，只聽背後有人叫他，回頭看時，却又是閻婆。



22　閻婆請宋江到她家去看婆惜。宋江推說有公事不能去。閻婆便把宋江衣袖扯住，苦苦糾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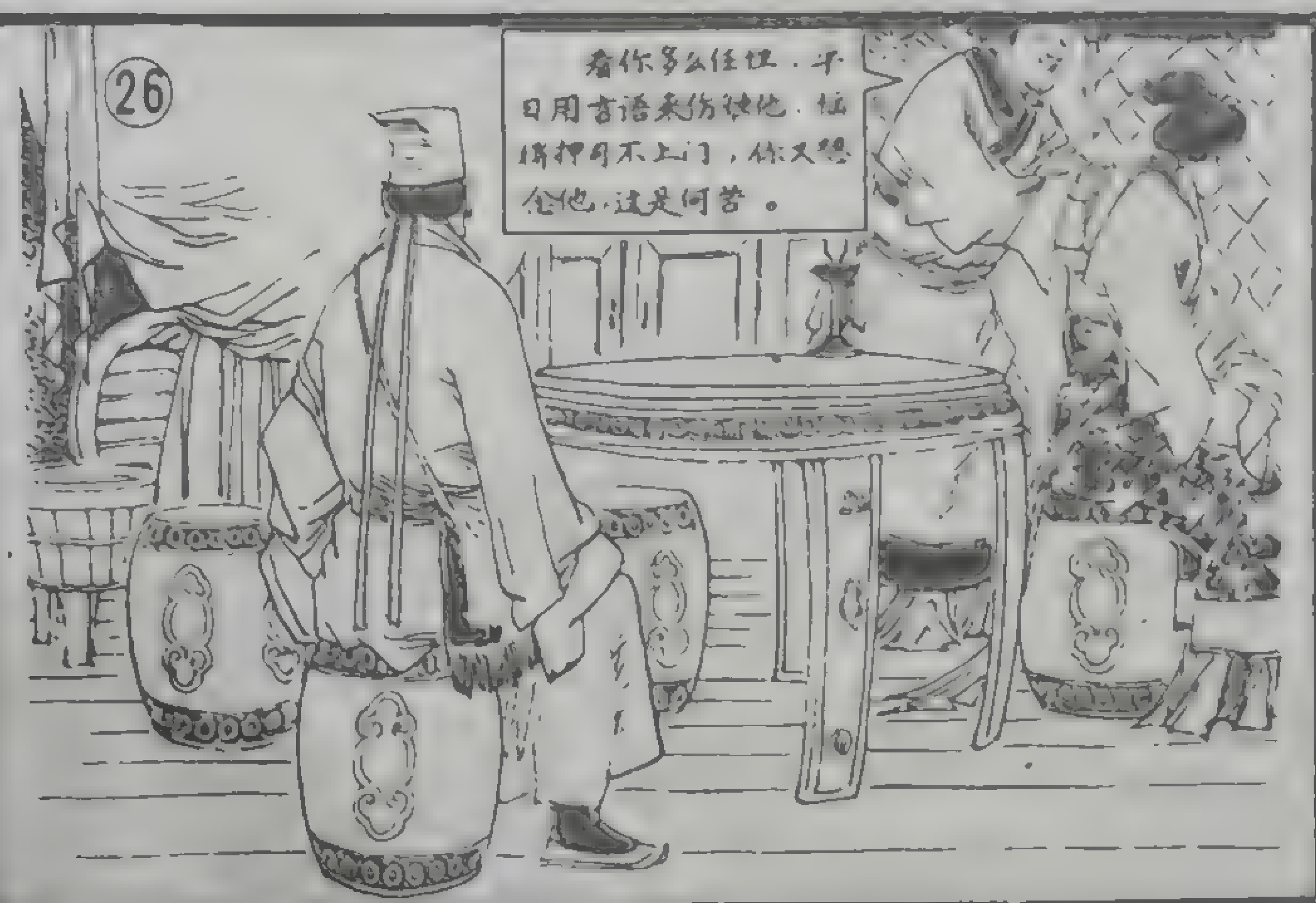
23　宋江吃那婆子纏不過，只得跟她同到閻家。婆子把宋江拖進門，忙喊婆惜下樓來迎接。那婦人以爲是張三來了，慌忙起身，用手掠掠頭髮，飛也似的跑下樓來。



24　婆惜從窗欞子裏見是宋江，便又轉了回去。婆子聽見女兒又上樓去了，便對宋江說了些好話，硬拖他上樓去。



25　宋江心裏很不自在，因被婆子拖住，不能脫身，只得勉強走上樓來。那婆惜却躺在床上不肯起來。



26　宋江朝櫈上坐了。閻婆拖起女兒，要她過來陪宋江。那婦人哪裏肯，好歹朝宋江坐了，却別轉了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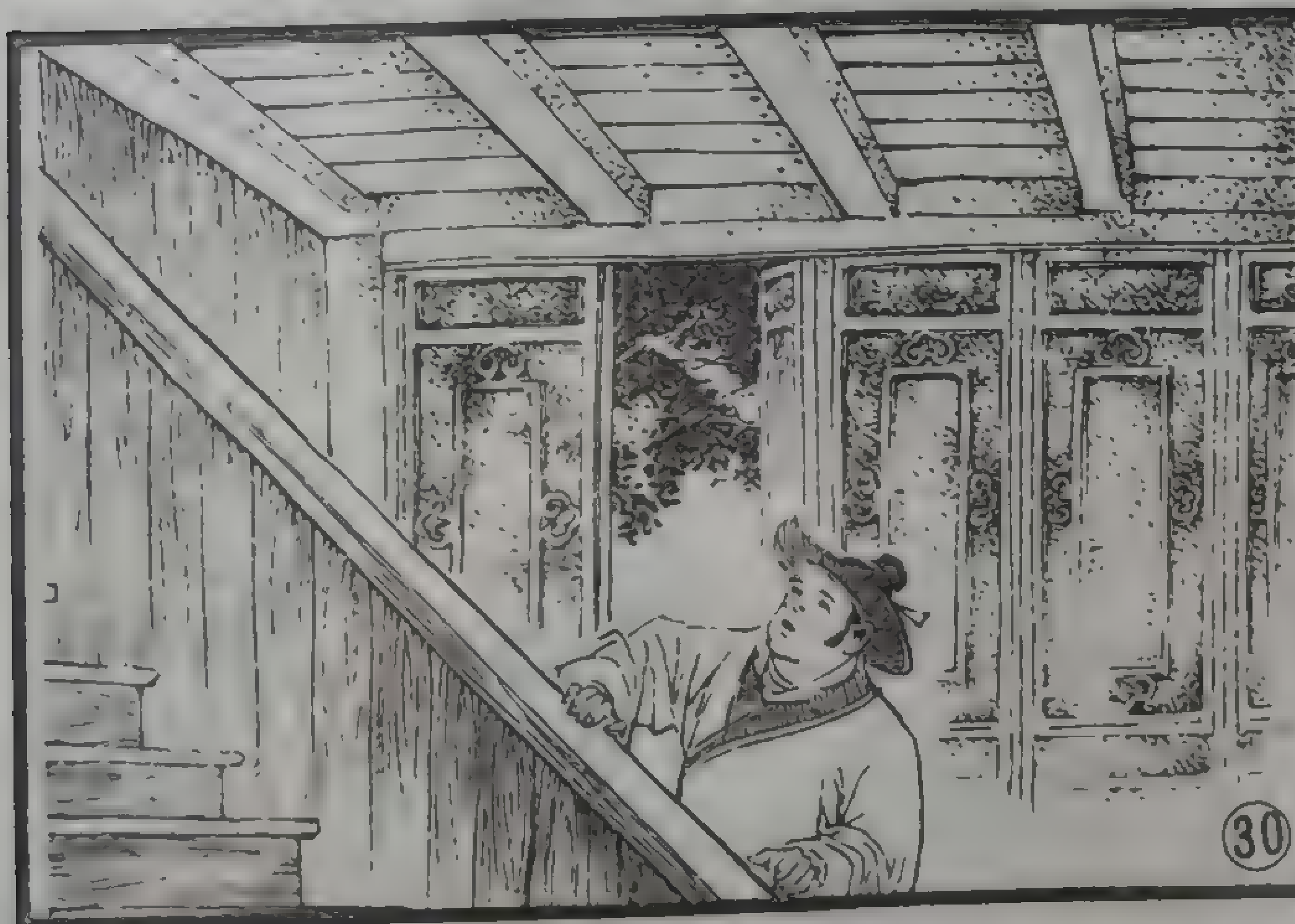
27　閻婆一個人嘮叨了半天，搭訕着要到街上去買些果品來下酒，便下樓去了。宋江想溜走，不料閻婆却從外面把門扣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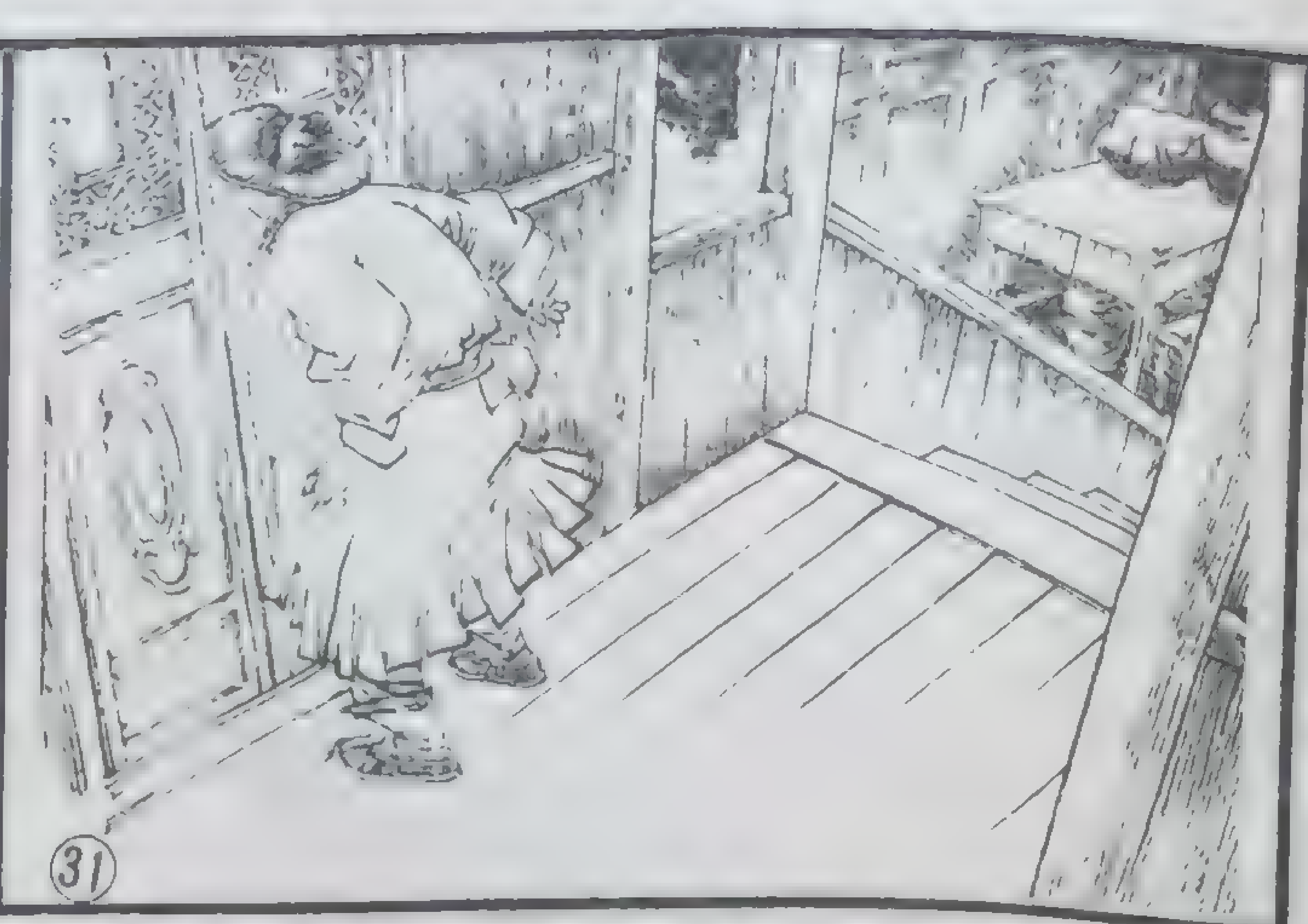
28　宋江無法，只得坐下來。不一會，閻婆端上酒來，說好說歹，大家才坐下吃酒。宋江也只得端起杯子，飲了三五杯……



29　却說鄆城縣有個賣糟腌的唐牛兒，因爲宋江時常濟助他，每逢聽到些公事就跑去告知宋江；宋江要用他時，他也決不推辭。這天他因賭錢輸了，又去找宋江。



30　唐牛兒向街坊探聽，知宋江到閻婆家去了。他跑到閻家，見門沒關，便自進去；走到樓梯旁邊，聽見上面只有閻婆一人的說笑聲。



31　唐牛兒躡手躡脚，上了樓，悄悄往裏看，見宋江和閻婆惜兩個都低頭無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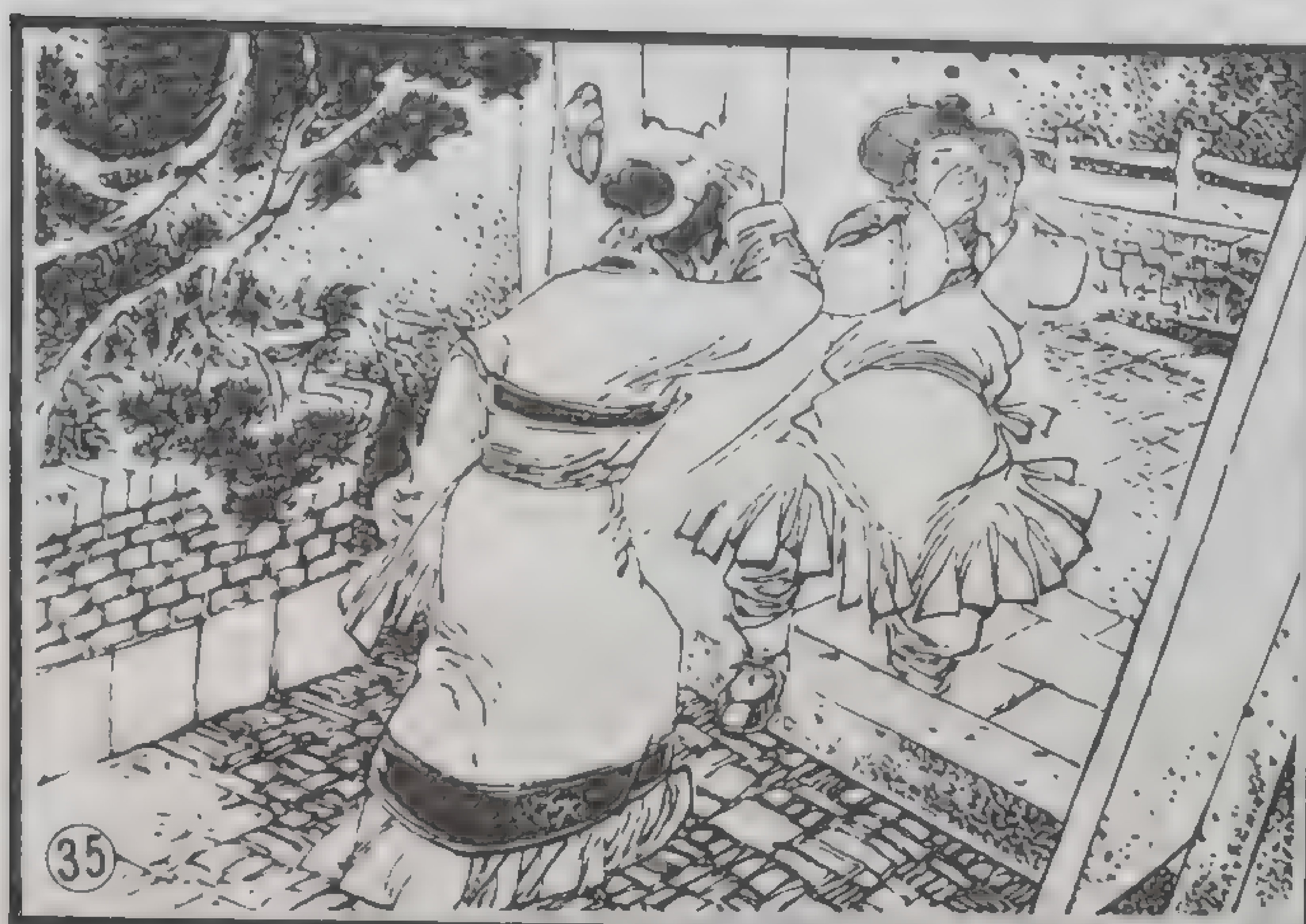
32　唐牛兒閃身進來，對三人行了禮。宋江見他來，想謀個脫身之計，便向唐牛兒睃了睃嘴。唐牛兒瞧得明白，就瞎編了一番話，來騙閻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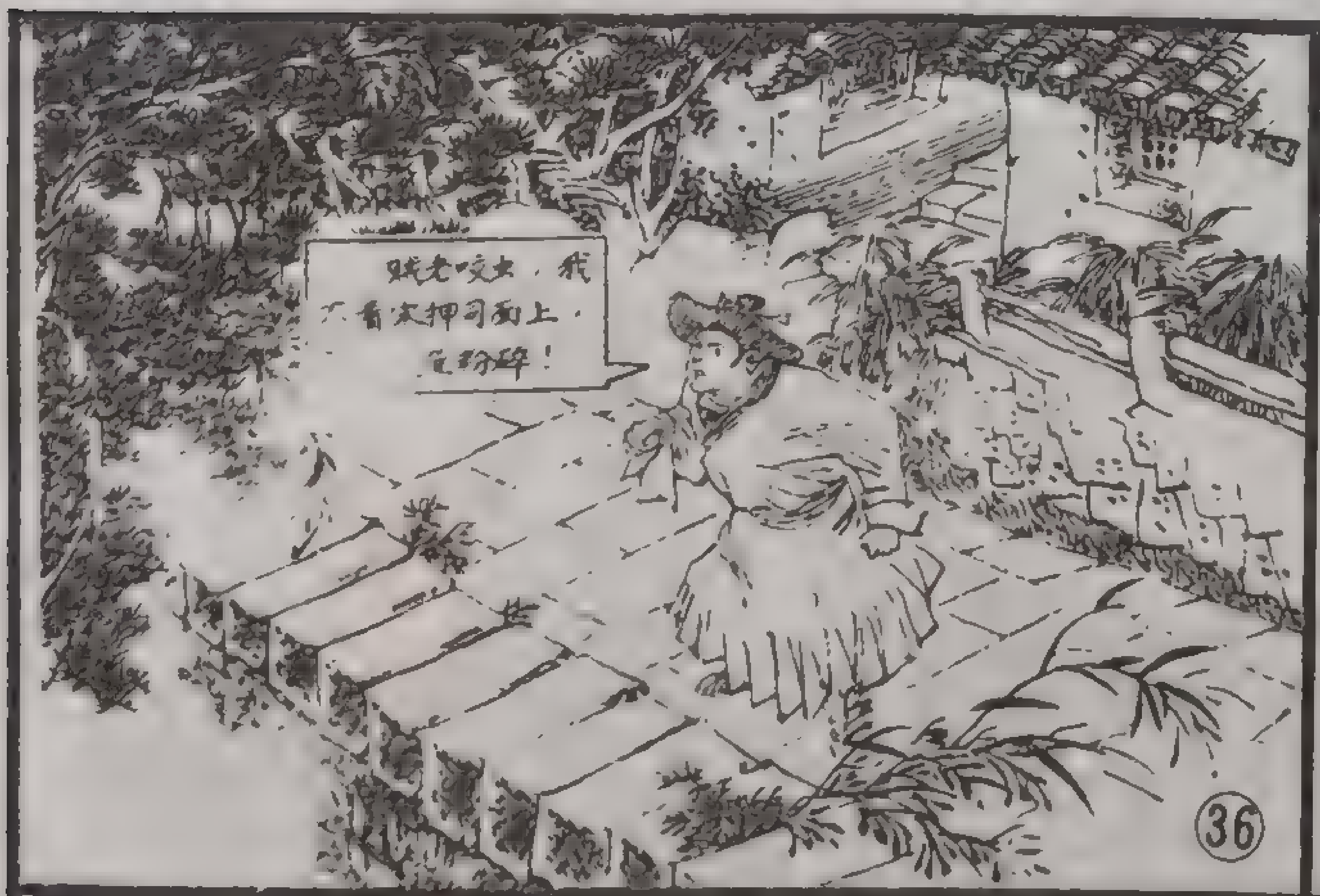
33　宋江說："這等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閻婆哪裏肯依，說一定是唐牛兒撒謊騙她。唐牛兒和她爭辯，閻婆就和他爭吵起來……



34　兩人越吵越凶，這婆子跳起身來，向唐牛兒劈脖子一叉，踉踉蹌蹌，直從房裏叉下樓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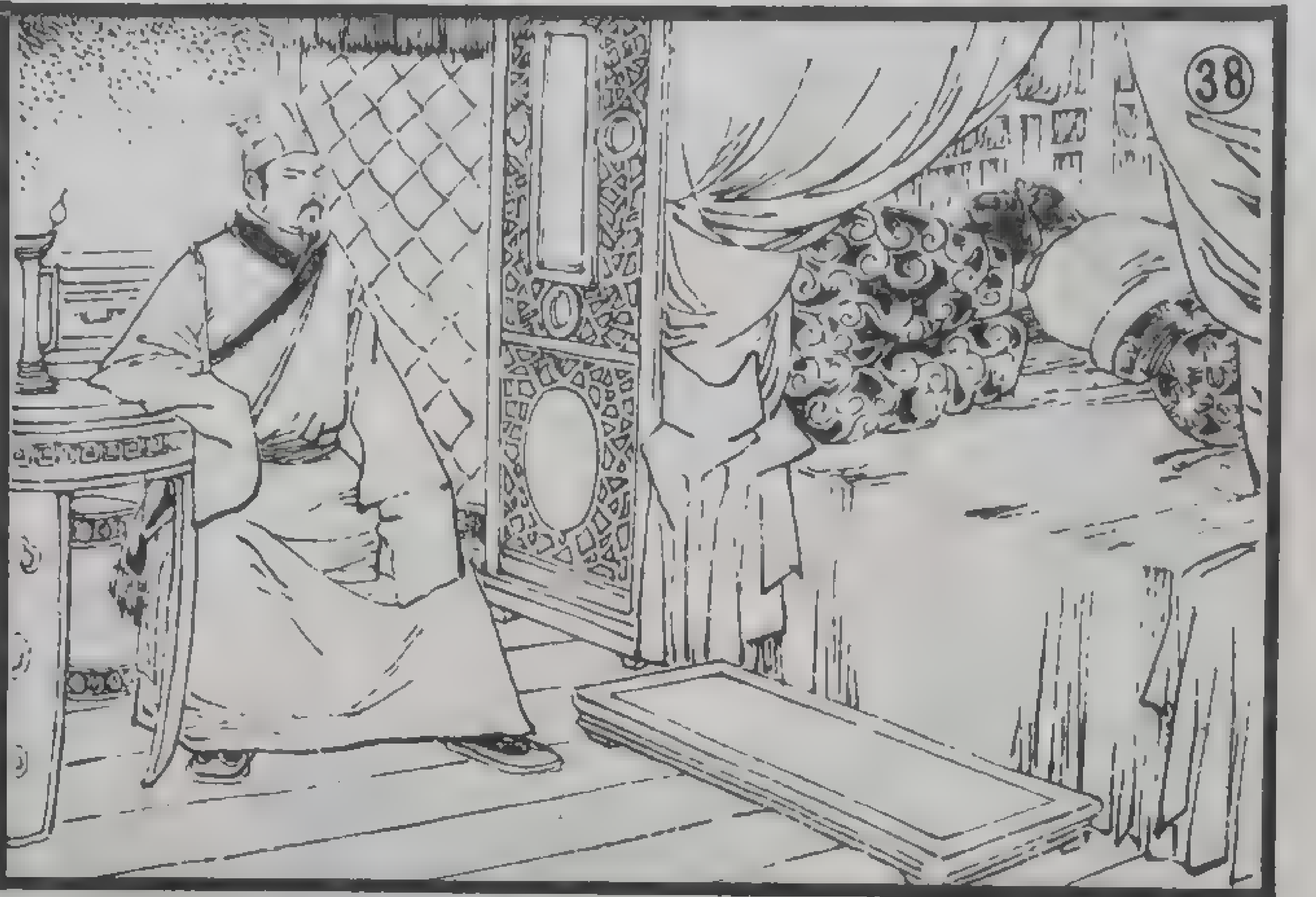
35　唐牛兒朝着閻婆鑽過來，却被閻婆叉開五指，照臉上連打兩掌，直跌到門外去了。閻婆把門關上，嘴裏還直顧罵。



36　唐牛兒立在門外拍胸頓足，大罵着走了。



37　閻婆上了樓，在宋江面前又把唐牛兒罵了一陣，宋江越發無法脫身。那婆子又勸了幾杯酒，便催宋江安歇。



38　宋江尋思：可恨這賤人全不睬我！只好暫且睡一睡，明天一早就走。他從腰裏解下繫着招文袋和一把裁紙尖刀的鸞帶掛在床欄桿上，便和那婦人背靠背睡了。



39　宋江心想：今天晚了，走又走不脫，且看這婦人還有無情份。坐了一會，只見那婦人也不脫衣裳，便上床去扭身朝裏面睡了。



40　宋江心中氣悶，哪裏睡得着，好容易挨到五更，起來就盆裏冷水洗了一把臉，走下樓來。



41　宋江走出閻家，一直要奔回下處來，從縣衙前面經過，只見賣熱麵湯的王老漢在縣前趕早市。那老漢叫住宋江，遞了碗醒酒湯給他吃。



42　宋江端過湯來吃了幾口，想起曾經許過這老漢一口棺材，眼前正好將晁蓋送來的金子給他，便隨手揭起前襟，想去拿那金子，這才發現不見了招文袋。

（待續）



上文提要：

紅心皇后與黑桃A對史加驚人膽識、高深莫測的賭技大爲讚賞，佩服得五體投地，按史加和江叔商議好的計劃，在紅心皇后的掩護下，史加喬扮星加坡華僑大亨，用計賺青竹幫頭目林青落入圈套，史加專門挑選賠率高的冷馬，落注在林青的外圍馬公司，林青初時屢獲甜頭，以爲該華僑大亨必定慘敗無疑，豈知……

史加奇案錄之二／陳查利・文　可飛・圖

義助（下）

鵲枱顯神通　賭霸蝕老本

「一、二……是在第六位；離頭馬約六七個馬位有多，可能追得上嗎？」

「那要看牠的後勁了！」

「快看，已經轉入直路了。這次我看到那騎師落鞭了，馬也漸漸追到第四位了。」紅心Q緊張到輕佻地踱着跳步。

「那匹走勢很勁的，是不是11號？」馬匹越來越近，連史卑也看到了。

「是的，那就是『權力萬歲』！」紅心Q看到馬匹還有五十碼便到終點，11號已經爭到第二位，高興得高呼起來：『權力萬歲』！」

林青變成了「臉青」，緊握着望遠鏡，心想希望着另一個奇跡出現——「權力萬歲」再次折脚。

史加却看着電算機的賠率：一比六十七。心中默計道：「獨贏合計約一百三十四萬，位置也有六十餘萬，合起來有二百萬了。」

「萬歲！」紅心Q看到11號第一名衝過終點，高呼着衝向史加，把他緊緊地抱着。

史加見紅心Q失去控制，輕輕捏着她的肩膊道：「紅心皇后，很刺激是嗎？看來妳還緊張過自己賭！可惜林先生今天就輸慘了，即使以後的全不能跑出來，他最少也要輸百多萬！」

紅心Q立即醒覺自己失態：「我這個人就是感情太過豐富，高興時忘了形，悲哀的話，眼淚就打開了水龍頭般直流！林先生，對不起，我不知道賭馬的賠率是這樣大的。林先生輸了錢，我還忘形地高興，眞不好意思。」

滿臉冒着汗的林青，已經聽不進紅心Q在說什麼，嘴裏呢喃自語：「三脚馬也能跑出來！邪門，眞邪門！」轉頭對史加：「李先生，我暫離開一下，請諒。」說罷，招呼兩名手下，匆忙而去。

「史加，對不起，我差點露出馬脚。」

「沒什麼，林青被嚇呆了，什麼也看不到，只是他的手下看到吧了！」

「這場會不會有『抗議』？」

「妳眞傻，場場都會『抗議』嗎？『權力萬歲』跑得離羣，贏得清爽，『抗議』也『抗』不了！」史卑接口道：「趕快看看派彩吧！」

「派彩出來了！11號獨贏派彩六十七元五角；位置也有三十一元二角？爲什麼位置的派彩也會這樣高？」

史加笑道：「這是黑人才捧的馬，當然希望勝利，不想再坐在位置上了！」

紅心Q聽不懂。黑桃A懂，因爲他也有些黑人員工，他們的心態，多少也耳濡目染地知道一點。

「林青這場輸了多少？」紅心Q有了紅娘子等人，漸漸把煩瑣事叫別人代辦了。

「一共是一百九十七萬四千元！」史卑樂意計算，因爲他想知道戰果：「換言之，我們贏了一百六十多萬了。這只不過是幾分鐘前後的事！」

「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孖寶』已經中了一寶！這個『孖寶』又怎樣算？」紅心Q越算越心花怒放。

「『孖寶』就是說下一場亦能跑第一，才算中出。我們等於已有三十三萬多，不，加了原先一萬，應該三十四萬多，投在

第四場的『赭色轟炸機』身上，史卑作了詳細解釋。

「祖路易士呀，你要爭氣一點才好！」

「誰是祖路易士？」

「世界拳王呀，他的綽號不是『赭色轟炸機』嗎？」紅心Q說：「你猜林青現在幹着什麼？」

「還用說，準是去補票啦！妳知不知道『孖寶』勝出的話，他要賠多少？就是派彩三十元，他也要賠上一千二百多萬！」

紅心Q伸出舌頭來，眼睛疑惑地看看史加。

史加佯作不懂，問非所答：「林青不會補票，他的賭性阻止了他補票。他會再看一場第四場，然後重注的跟我後面的數場下注，希望贏回所輸的還有賺。」

「你怎會這樣肯定？又是第六感？」紅心Q和史卑齊聲追問。

史加以手指着電算機：「賠率保持在六十五，十分鐘沒有變過！所以我說他們沒有補票，只不過另找地方商量對策，林青不想在我們跟前出洋相！」

史卑想了想：「怪不得你叫我下注的後四場，與你落在林青那裏的不同啦！爲什麼要排到最後四場？」

「林青來了，他是來送錢的，先將它收下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打亂他以後的陣脚。」

林青僅帶了一名手下回來，將手下的手提箱取過來交給史加：「李先生，這是六十六萬五千現金，請查收！我們現場賭的，已經貨銀兩訖了！」

史加接過手提箱，迅速地打開看了看便關攏：「謝謝你，林先生！信用對合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暫時失陪了，剛才我打電話回公司，有一些急事要我親自解決。」

「林先生請便，我們晚上再見。不會忘記地址吧？」

林青向三人揚手，然後與跟班離去。

史加稍作沉思，對史卑道：「可不可以叫XX律師事務所的人，把剛才我們簽下的協議書，將日期改前幾天？這樣的話，政府查封林青財產時，就動不了我們所贏來的產業了。」

「今天是星期六，按理所有辦公室都不辦公，律師事務所只不過是加班吧了。我注意到協意書的日期，是打上昨天的，因爲我們堅持立即生效，不是『工作日』簽的文件怕不合法，故他們已把文件日期提前了一天。」史卑對美國各州法律接觸多，看得比較仔細。

「那就好了。」史加吁了一口氣。

紅心Q好奇心重：「爲什麼忽然這樣問？」

「我見林青神情帶着的不是因輸了錢的喪氣，而像喪家狗般六神無主。」

「『東窗事發』了？」紅心Q憂心地說：「那麼今晚的『鵲局』告吹了？」

「放心吧！要是他想立即逃亡，這六十六萬現金拿着逃，豈不是更好？爲什麼要雙手奉上？」

史卑有點不明：「他還死心不息？」

史加看了一下馬場跑道：「反正這場一定贏了，不看也罷，明天再到馬會收錢行嗎？」

史卑說：「要到星期一才能收，明天這裏休息。」

「那就叫『四黑』等人來收好了，反正他們那時也到了。我們現在回酒店再談吧。」

史卑和紅心Q同時點頭。

三人一起擠出馬場大樓，在停車場裏坐上了一架向酒店租來的大房車，三人擠在前座由史卑駕着，朝機場方向駛去。

「史加，你還未答覆我們的問題。」紅心Q心裏存不住懸疑。

「林青經過三場下來，看到我下注的馬匹相當準，輸的兩場僅是意外。因此，他揣測我一定得到特殊的內幕『貼士』，才能這樣準。但仍是不放心，將一名手下留在馬場，吩咐他一旦『赭色轟炸機』跑出，由第五場起，就按我寫的加重下注，並且夾疊下去，希望贏了大錢才逃亡，這是賭徒的行爲。」

紅心Q和史卑明白賭徒的心境，想通這一點的話，當然很有希望扭回頹勢：「你算準了，所以後面幾場留給他的，都是山埃！」

史加說：「不是，第五六兩場，他會贏錢的，但贏的僅幾十萬，仍不能平衡所輸去的。」

紅心Q說：「所以那名林青的手下，便更有信心賭下去了，結果連本錢都輸光了！哈哈……」紅心Q推說到這裏，笑得喘不過氣來：「史加，看來我只好一輩子做你的朋友了。」

「結果錢輸光了還不算，却把我們下注的馬變得越冷了，賠率高得很，使我們贏大錢。」

史卑也分神插口道：「這是賭馬的人跟風，以爲有大戶下注捧自己的馬，便一窩蜂地跟着下注，冷馬變熱，甚至大熱，結果爆出大冷門。史加，你等於間接幫了一些跟隨我們的人，給他們多派了彩。按你估計，賠率該有多少？不祇第三場這個數目吧？」

「八十四，一百一十二，七十五，六十二。」

「爲什麼會一起一伏？」

「第七場那人不想影響賠率太大，估計僅落注三十萬；第八場因爲第七場輸了，急了起來，便加倍下注了；第九場時，恐怕鈔票只餘下二十萬不到了，盡落下去；第十場再沒錢賭，是本來未受影響的賠率。」史加作詳細分析，是不是這樣，要等三個鐘頭後，才知分曉了。

* * *

史加等三人回到酒店後，要了一個保管箱，將兩個手提箱存在酒店的大保險庫內，然後各自回房稍作休息。消除疲勞對另一戰役的沉着對壘，是很重要的，林青的疲於奔命，將會是他的致命弱點。

精於賭博的人，最主要的是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因此，史加、紅心Q和史卑，回房後不久，便能安然入睡了。

紅心Q和史卑，雖然睡的房間不同，但同時被電話的鈴聲吵醒。因爲「四紅」和「四黑」，同時抵達了。

史卑叫他們全部集中在他的房間，然後派「黑龍」、「黑虎」、「紅娘子」和「紅帶子」四人，拿了馬場下注的票據，去馬場

價彩金。並叮囑他們收六百萬現金，其他的可收支票，還要把每票的派彩登記下來。

「黑豹」、「黑貓」、「紅南瓜」和「紅綫」就留守在酒店內四週巡視，以防「青竹蛇」有任何反擊行動。

負責去馬場的二紅二黑花了兩個鐘頭才回來，四人都喜氣洋洋，由心底裏露出微笑。

當他們都集中在紅心Q房中時，「黑虎」將重重的旅行袋放在床上：「這是六百萬現金，都是壹仟元大鈔。」

「紅娘子」從她的裏袋掏出一張對摺的支票，遞給紅心Q：「這是弍仟叁佰弍拾萬零九仟元的馬會支票！」

「紅帶子」接道：「除本淨贏弍仟玖佰壹拾弍萬陸仟元正！我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鈔票。」

紅心Q關心的却是林青那裏究竟贏多少：「第四場的『赭色轟炸機』派彩多少？」

「黑龍」從口袋取出一張紙：「『赭色轟炸機』獨贏派彩一百二十元，位置三十六元。」

紅心Q看着史卑：「那個『孖寶』應該是多少？」

史卑心算了一會：「是四千零五十萬！」

「再加上位置的七十二萬，即四千一百二十二萬，加上第三場的一百九十七萬四千，合共四千三百一十九萬四千，減去我們的投注額在林青處三十四萬五千，即淨贏四千弍佰八十四萬九千元。林青的所押，值這麼多嗎？」

「律師事務所是按報張預測賠率估價的，妳也在場的，我看相差也不會太多。」

「不管怎樣，馬場裏的收穫，已經夠我們的計劃預算了，林青這邊的產業租金算經費啦！」紅心Q這時，又開心地哈哈大笑起來：「還有第五第六場的彩金未算啦！」

史卑也笑了，「四紅」和「四黑」那能會不笑？

「史加眞了不起！」紅綫衷心地說。

「還好他是我們的朋友，假如是敵人，就非常的可怕了。」「黑貓」說。

「我們從來不作虧心事，史加怎會把我們當作敵人？」紅綫辯護着。

紅心Q嚴肅地道：「史加將永遠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大家要永誌這一點，並且絕對有義務為他保守有超能力這個秘密。史加對我們信任，才坦誠地向我們展露，我們誰也不能辜負他的盛意。這是我們的新增添不記文的幫規，我和史卑都要遵守，這秘密再不能讓多一個人知道。明白嗎？」

衆人知道問題的嚴重性，齊聲答道：「明白！」

聲音甫落，敲門聲響了。

紅綫彷彿知道是史加來了，一個箭步跳至門口，將門開了：「史加！」

「紅綫，妳們都來了？」史加向紅綫點頭。

紅心Q笑道：「我們剛談着你，你就來了！」

史加走入房中：「怪不得我連打幾個噴嚏啦！」

「哈，哈！」大家都被史加逗得笑起來，室內氣氛熱鬧和洽。

「史加，」紅綫拉着史加的手：「馬場的錢收回來了，一共弍仟玖佰多萬！」

史加友善地拍拍紅綫的手：「妳不要這樣快高興，說不定因為有了這筆錢，會把妳們忙得喘不過氣來，屆時妳們就會怪責我的好提攜了。」

「她們每天都嚷着悶，沒更有意思的事情好幹，現在有事情幹了，正好堵塞了她們的煩悶了。」紅心Q說。

「我們正是怕閒着，一有空就想吃。」紅南瓜插口說：「事情最好忙得我連吃也忘記了，那時我不想減肥也自動苗條起來了！」

「哈，哈。」紅南瓜引起哄堂大笑。

「不要瞎扯了，該祭『五臟廟』的時候了吧？」史卑早午餐僅吃了一個漢堡飽，肚子已經在高吭「空城計」。

史加看了看手錶：「快二十點了，我們該設讌那裏，慶捷一番？」

紅南瓜提議道：「最好是中國菜！」

「當然是中國菜啦，中國人不吃中國菜？」史卑看着史加：「史加，你說對嗎？」

「中國菜世界馳名！」史加點頭。

紅心Q接道：「那就去『杏花樓』吧，那裏各省菜色齊全，任君選擇！」

「連江叔一起，正好一席十二人。」史卑說。

史卑先下去提取保險箱裏的兩個手提箱，然後再回到房中來，將現金分成三撥，每撥現金約二百五十萬，另加銀行本票二百五十萬，合共五百萬。

「夠了吧？我們說好是十萬元一底的，五十底可以應付了。」

紅心Q想了一下：「要看打那種麻將，要是上海麻將的話二百底也不夠！不過，他不會打上海麻將的。」

「我們帶着這麼多錢去吃飯？」紅南瓜驚問道。

史卑看了看四紅和四黑：「怎麼了？你們四紅四黑不是說天不怕地不怕嗎？現在見到錢竟怕起來了？」

紅南瓜挺起一百二十多公分的胸膛：「誰說怕了？只不過要分神看管，吃得不夠痛快吧了？」

衆人又笑了。

紅心Q問史卑：「那張支票放好了沒有？」

「放好了，我把它放在保管箱裏！」

* * *

二十二時正，林青帶了四名手下準時到達。

正如史加預測，青竹蛇眞還敢露面。

法律還佈滿了空隙，依然有許多空隙可以鑽。地下賭當的設立，僅不過空子裏的一種，執法者亦難防止得那麼多。其實像正規的賭博場所一樣，倘若是由非牟利的社團經營，向政府抽大量的稅，抽稅所得用於慈善機關，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何況由富裕的人不經意地輸出來的，說不定會落在一名急需的，或者更懂得運用錢的人手上，豈不更好？

但是，像紅心Q和黑桃A，甚至骰寶

王的經營賭業方式，這個世界裏就很少了。林青就不是這樣！他完全爲了自己的貪慾而生活的，這種貪慾隨着財富的增加而增加。眞正的賭徒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們也遭遇過無數次挫敗，他們敢於面對失敗，因爲挫折是他們攀向成功的階梯。林青、紅心Q、黑桃A和骰寶王，就是一步一步的，總結着一點一滴的不如意經驗，走盡迂迴曲折的道路，才抵達現在的境地的。路有很多，各人走的也不相同，有的在路上遇到值得同情的人時，友善地拉他們一把同行；有的當有人擋着前路時，一脚把他踢開，或踩在那人背上，攀了過去。成功也有很多種，各人的成功感受亦不相同，有的問心無愧，受人尊敬，與人共享成果；有的提心吊胆，惟恐自己保不住成果，墮入孤獨的深淵……

林青是後一種人，這種人是不屈不撓的，尤其是當他處於將會一無所有、孤注一擲的時候，毅力發揮得更淋漓盡緻。

史加在「杏花樓」吃飯時，就與大家討論過林青現時的心態。大家都明白：當人只剩下爛命一條時，就像一條被趕入窮巷的狗，唯一的逃走機會是反撲。史加多加了一句：「他會多方面想製造機會在賭桌上拿到最好的牌；但他會忘記什麼時候是最恰當離座而去。這就是他今晚的弱點，我和江叔會不着痕跡地破壞他企圖製造的機會的。我要林青輸得心服口服！」

林青走入大廳時看到有這麼多人，心中不免生疑，後來想到自己也帶來了四人，便處之泰然了。

「讓各位久候了！」林青向各人打招呼。

「我們也是剛來不久。」史加笑着與林青握手：「林先生，眞不好意思，在賽馬中竟然盲摸摸的贏了這麼多錢，眞是『盲拳打死老師傅』，叫人不敢相信！」史加的心理攻勢，意在挫去林青現時的冷靜和銳氣。

林青打開手下傳給他的提包，取出一些像房屋契約的文件，遞交史加：「李先生的『貼士』相當準確，一定是馬會有來頭的人所提供的，可惜我不相信『春季大賽馬』中出風頭的竟會是黑人馬主和帶病良駒。否則，我亦不會輸去五千萬，說不定反過來贏它二三千萬。這是我自己走寶，怪不得李先生。」林青指着史加接在手裏的文件：「這是相當於三千萬的地產契約，加上放在律師事務所裏的，足夠時値的六千五百多萬了。可能估價偏高了些，不易立即脫手，李先生看着辦吧！」

林青這番話，令到史加等各人，對他要刮目相看。雖然犯了殺人罪，但尙未發展到走私漏稅、營賭、販毒、開嫖等一連串罪項併發地步，他能這樣「拿得起、放得下」的，打的是什麼鬼主意？難道他對麻將別具心得？我們這批經營賭業的，相信他該知道不會是省油燈的。套取更多的現金逃亡，又能多得幾多？衆人都猜不出林青的心意，爲什麼會這樣慷慨就義？

紅心Q悲天憫人地說道：「人家說賭麻將是『三分牌章，七分運氣』，林先生今天運氣不太好，我看我們改天再打好了。」

林青奇怪地望着紅心Q：「我不信這一套，我認爲麻將枱上，純粹是技術取勝。」

紅心Q不服氣：「那麼『天糊』不是運氣是什麼？」她以爲可以難倒林青。

「假如我作莊家，骰子一落，我可以立即攤牌糊出天糊！」林青說。

紅心Q這方面的道行還差，僅聽說過「砌牌」、「控骰」的傳言，想不到林青是個中能手，並且坦白地說了出來，因此愣在那裏。想了一會，才說道：「我說的不是這種『技術』，而是『章法』！」

「我所以告訴妳我有『技術』，亦有『章法』。今天大家用的，亦只是『章法』，不能用『技術』。」原來林青的用意在此。

「純『章法』沒有運氣？豈不是我不會摸到『嵌張』和『偏張』？」紅心Q仍不信沒有運氣這會事。

林青也不再辯論：「好了，時間無多，我們開始吧！李先生，你們是那幾位入局？」

史加彷彿從夢中驚醒，尷尬地說道：「我首先向林先生介紹。」史加指着經過一番化裝的江叔：「這位是我的叔叔李魯，也是我的老闆，他是一名標準麻將迷，一生只喜歡搓麻將，算一位；我是第二位；紅心Q和史卑先生合股，由紅心Q先入局，是第三位。」

紅心Q提心吊胆的謙虛地說：「與林先生，魯叔叔等坐在一起，我是不折不扣的小學生，氣慨和輩份已差了一大截，不要說章法了！」

史加打趣的說：「妳不是說七分運氣嗎？今天我運氣好，贏了馬；說不定今晚輪到妳運氣好，贏麻將，大殺三方！」

紅心Q笑着望向史加：「承李先生貴言啦，我只好硬着頭皮『陪太子讀書』了！」

「林先生，」江叔說話了：「我們怎樣打？」用的是標準廣州口音。

「台灣麻將很悶，只會搶着糊牌，牌章差不多時各人守得緊，便變得靠運氣，有機會自摸才可以糊了。否則，十六張的麻將多會是和局，刺激和上落都不大。上海麻將則花巧太多，很差的牌也可以糊出大牌來，運氣成份和機智處理各佔一半，防不勝防，太過刺激和上落很難控制。我們還是採取中庸的香港麻將方式吧！李先生認爲怎樣？」

江叔點頭：「我非常同意林先生的分析，眞有點『英雄所見略同』之感。不同的場合，打不同方式的麻將，是最適合不過。有時我麻將癮起，人數不足，兩人就賭起山東麻將來，十九張牌也別饒風味！」

接着他們共同制訂了鵲局的牌例，及計「番」方式。大家都同意爲了避免骰子產生毛病，由局外人各擲一顆骰子來決定開牌位置。

當一切商議妥當後，四人走至一張古色古香的紅木麻將枱前，決定各人應坐在那個位置。

「執位」後，紅心Q坐東位，林青是南位，史加是西位，江叔當然是北了。

＊　＊　＊

鵲局開始了，第一把莊家又是紅心Q。

大家說好，僅打十六圈，不能多亦不能少，天亮前便可散局，回去還可睡一覺再吃中飯。因此，大家開始時都步步爲營，穩紮穩打，各有輸贏，糊出的牌未能超過「三番」——閒家付八千，放牌輸的則付一萬六。

四圈下來，林青摸清了大家的「牌性」了；小李和紅心Q相信運氣，要等到甚好的機會才去造牌，但沒有什麼大志，能糊就糊，故目前稍勝；老李就不同了，很有大志，機會中等就造牌，彷彿不將其他三人看在眼內，明目張胆地公開來造。林青心裏忖道：「這是業餘賭徒的章法，也可說是有錢人家的玩法，今晚我林青贏不了他們，也不要再在這個圈子裏混了！」

第五圈執位後，座位不變。紅心Q拿了一把可造清一色的牌，放了幾張牌給林青，令到他把握到機會，糊出一把「條子」清一色「平糊」，「九番」！閒家付五十一萬二千，史加放牌輸的，由於十二章落了地，這把牌史加付了二百零四萬八千元——包了。

「林先生，運氣來了！」紅心Q笑着說：「要繼續努力呀，把輸給李先生的，都贏回來！」

「謝謝妳，謝謝妳給我一條生路！」指她放張。

史加把他的牌攤了下來，嘆了一口氣：「我的牌也很好呀，聽三張牌，也是清一色萬子！因此不能不博一下，誰知眞是包了！」

紅心Q好奇地連翻兩張輪到江叔和她自己摸的牌，看見是一萬和七萬：「李先生你眞倒霉，就是過不了這一關。你聽一四七萬，江叔摸一萬不打，我摸七萬就一定打。因我在聽混一色『餅子』對對糊，假如糊出『白皮』，連暗嵌三隻『紅中』，也是『八番』！李先生，小心運氣跑了到林先生那裏去呀！」

「運氣要跑的話，誰能把它留得住？」史加一副虛心請教的樣子，看着紅心Q。

紅心Q聳着肩：「我能知道就好了！」

接着兩圈內，林青繼續有「斬獲」，又贏了百多萬，糊了兩把七番及八番，是史加和江叔放牌輸的。形勢變成兩輸兩贏：林青贏了三百萬左右；紅心Q只贏二三十萬；江叔糊過一把「七番」，輸一百萬左右；史加輸最多，達二百多萬。

「眞是『包衰詐旺』，廣東人說得不錯！」史加埋怨包了一把後便一蹶不振：「我每把牌都不成搭子，平糊也很難搶到。」

「平糊有屁用！多少把才比得上一把八番？」江叔老氣橫秋地指教史加：「學我這樣，把把都造牌，造成一把就什麼都回來了。」

「但是，我包的那一把，就是因爲造牌，才會包了林先生的。不造牌的話，我肯定不會包！」

「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那你就按你的方針繼續下去好了。」江叔沒好氣地說。

紅心Q附和史加：「我的打法與李先生一樣，僥倖保持不敗。『密糊勝三番』呀，把牌子糊『旺』了，好牌便自然會來的！」

接着，紅心Q果然又糊出一把混一色對對糊，又斬獲了二十多萬。

史加還是平糊三番四番的，但沒有再放出牌輸了，八圈過後，還能保持第四圈時的情況，沒有再輸下去。這四圈江叔輸得多，鈔票一百多萬，跑到紅心Q和林青兩人的口袋去了。

再次執位後，座位變了：史加東、紅心Q南、江叔西、林青北。

「魯叔，現在你比我輸更得多了，還是造牌政策堅持到底？」史加有點幸災樂禍。

「這是我打香港麻將的一貫作風，你什麼時候見我改變過？」江叔指着林青：「林先生的打法就與我一樣，他剛才運氣好，坐在紅心小姐下家，能有好牌吃進，現在要轉運了。我現在是紅心小姐的下家了。」

紅心Q連忙解釋：「我說過我比不上你們，照顧得自己裏邊的牌子，就顧不了別人的，自己不要的牌，就打出去。發現局勢緊張的話，挑熟張打，避免放出輸牌，我就識這樣打，怎麼改也改不了！」

「紅心姐不要誤會。」史加笑着說：「魯叔就是這樣的『牌品』，輸了錢總要找藉口落台。因爲在星加坡他曾被稱爲『麻將王』，他以爲他的麻將章法把別人打服了，其實別人見他每日有八至十小時雙手不離麻將牌，因而給了他這個綽號的。」

江叔顯得不服氣：「你怎知他們不是尊敬我的牌張高明？」

史加笑道：「他們沒有告訴我，是我看出來的。要是人家牌章不如你，他們會每天趨之若鶩的嚷着要與你開局嗎？再說你十場下來，贏過多少場？總是贏得少輸的多。」

江叔正在全神貫注手中牌子，沒有作答。

這四圈大家都採取守勢，連江叔也守得緊了，不知是不是受了史加的「貶話」所影響。

到了第十二圈最後一把牌，林青上手就拿了九張「條子」(不知是不是因爲他是竹幫頭頭，還是他的綽號青竹蛇的原故，今天他「旺」的，老是「條子」)，餘下四張是門風和餅子。他注意着下家的史加所打的牌，見史加光打條子後打餅子的，打了幾張牌後，連萬子也打了，而且是中章的。林青不禁忖道：「小李打的是對對糊局勢！」

果然，史加碰入紅心Q所打的「九萬」，繼而又碰了江叔的「八萬」，自己却打出七萬。已經六張落地了。

林青這時已經有十一張「條子」了，手裏拿着還有一對「紅中」。輪到他抓牌，摸到一張「一萬」，怕打出去會給史加有機會碰出，於是扣了下來而把紅中拆了打出去。史加抓了牌後又打了一張「六萬」，林青立即在心算：「小李先後打了三張萬子了，是四六七萬。地上出了有十二張萬子，連小李碰出的，已經出了一半萬子了。他手裏現在拿的多數是『番子』，最多是混一色對對糊。」於是當他再抓入一張「條子」後，立即放了「一萬」，史加又碰了一萬，九張落地，打出紅中。

紅心Q運氣不好，大概抓到一張萬子

，咕嚕地道：「該死！李先生，你打了這麼多萬子了，不會是清一色吧？我不信你會多到還要往外打還扣着紅中不打。二萬，包就包啦！」

史加向紅心Q微笑：「算妳大胆啦！」

江叔也打萬子，是七萬：「我也不信邪！」

林青又抓了一張「條子」，聽牌了，聽的是三六九條子，三聽！他把餘下的紅中打了出去。

史加抓入一張，打出一張「發財」，却被江叔碰了，打的是八萬。

林青抓牌時希望是三六九條子，那麼他便可糊出清一色平糊條子，加自摸的「十番」，每人各收二百零四萬八千了，今天所輸去的不動產，可以套回部份現金。

原來林青的主意是想將自己的物業，立即轉變成現金，拿了它立即遠走高飛！

可是林青抓進的不是三六九條子，而是「二萬」。二萬紅心Q剛打過，小李才抓過一張牌，難道會這麼巧？林青遲疑了一會，將它打了出去。

就是這樣巧，史加糊了。他手上竟然拿了三張「三萬」和一張「二萬」，聽一四二萬。糊出一四萬是八番；糊出二萬是十一番！林青這把一共包了八百一十九萬二千元。眞是「偸鷄不着蝕把米」！本來贏三百萬，現在變成輸了五百萬了。

紅心Q伸伸舌頭：「幸虧我早打一步，否則包的是我，不會是林先生了！」

「誰會知道他的萬子多到這樣子，有得打！我猜他大不了是混一色對對糊而已。」江叔說。

史加解釋道：「我的牌原本就是對對糊格局，最多能做到混一色。因此並不立心造萬子，故扣了番子打萬子，誰知不要萬子又來萬子，變成了清一色萬子！」

林青不信運氣也不行了！「眞是『富貴逼人來』，李先生的運氣眞好！」

紅心Q接道：「林先生，你也相信運氣了麼？」

「李先生這把牌要不是打亂了章法，擾亂了視聽，我也不會打一萬和二萬的。」林青認爲史加能糊出，純粹是史加的「不懷大志」打法造成的。他那會知道，史加能預知這把牌的結果，所以佈局成這樣的。就是連江叔，也被蒙在鼓裏！

最後四圈了，林青已經開始着急，只餘下十六把牌的機會了，他自問能糊得出多少把大的？

經執位後：林青東位，江叔是南，紅心Q是西，史加則是北。

開莊後，史加做莊，他有了本錢，改變了作風，開始做牌了。林青有了機會吃進，又重新提起了新希望，第一把牌本來不錯，有糊「十番」的機會，可是被紅心Q的「四番」對對糊弄砸了。

第三把牌紅心Q拿了好牌，碰出了「雙番東」，接着又碰了「南」。都是史加打的，看來他是平糊格的，而且已經聽牌了。否則，史加不會這樣早就打東；南是抓來打的。

紅心Q習慣把牌排得順次地整整齊齊，林青一眼就知道，當她從中抽牌打出時，手中還拿着些甚麼與打出來有關連的牌。林青注意到紅心Q「條子」、「大餅」和「萬子」都打過了，手上的牌還雜得很，故推測她有可能光是「雙番東」，最多是「雙番東」對對糊「五番」，沒有可能是混一色。因此，林青避開了他認爲紅心Q所打出的鄰近牌，更不打門風牌。輪到他抓牌時，摸入了一張「四條」，雖然他對「條子」有偏愛，但目前手上的萬子有九張，其他四張是中、發、白和西，紅心Q僅打過二條和八條，於是他把「四條」打了。

「碰！」紅心Q嚷道：「糊了！」於是把自己的牌攤了下來：手裏拿的是三張「白皮」，兩張「紅中」和兩張「四條」，是混一色對對糊，外加雙番東和白皮——九番！林青又輸了一百零二萬四千！

紅心Q開心地笑起來：「黑桃A，快過來，老娘今天贏錢了；讓你也坐下來過過手癮吧！既然是合股的，全由我打過意不去！」

史卑說道：「妳現在手氣好，不宜『走馬換將』！」

「我本來從來不打超過八圈麻將的，醫生說坐久了痔瘡會復發！今晚已超出規定四圈零三把牌了，屁股已經開始作癢，你不是希望我痔瘡眞的復發吧？」

史卑只好硬着頭皮坐了下來：「妳非要我打不可，輸了可別怪我！」

「輸了的話貴客自理，老娘已經贏了三百萬交給你了，你好自爲之吧！老娘要去洗手間上痔瘡藥了！」說罷，招呼了「四紅」一齊離開了大廳。

五六把牌都未再出現過大牌，已經是南圈最後一把了，局面忽然變得緊張起來：林青「條子」九張落地；江叔十三張牌全蓋着，一張牌也未露面；史卑碰出了紅中和發財；史加也萬子九張落地了——是「條子」、「萬子」和「白皮」要包的局面！

又是輪到林青抓牌，他手拿着七八九條和一張白皮，是混一色單吊白皮的局面，抓進來的是九條，要不要冒這個險呢？林青忖道：「大三元剛好算『六番』，加上混一色對對糊，是十二番了，一共是一千六百幾萬！我自己才九番，即使自摸十番也只不過是六百幾萬，只不過是對家的零頭，包不過！打條子應該是最安全的，但又怕下家的跡像是『十三么』，可是紅中、發財、一萬、和九萬都碰出了，一條已見三張，地下有兩張九條，自己手上有兩張，難道老李會這樣巧，拿齊了那些出現了三張的，獨欠這張九條？那就邪門！但是自己不能連牌也不聽，處在這捱打的形勢任人宰割呀！」林青決定打九條。

江叔理也沒理，抓了牌打了一張第三張的「六條」。

林青看了恨得牙也癢了。輪到他抓的又是六條，便咬牙切齒地又把最後的九條打了出去。林青的意思是趁老李還未造成「十三么」，九條出齊了就可以廢了老李的局，而且自己留着六七八條比較靈活。

誰不知江叔攤牌了，正好趕上最後一張九條——眞的是十三么，十三番！林青要付一千六百三十八萬四千！其他的付八百一十九萬二千。江叔變成大贏家，一家贏三家。林青呆住了，眼睛不會轉動！史加和史卑也呆了，其他人因不准圍觀也破例趨向前來，同時也口瞪目呆。

林青看到老李是拿着一對白皮作「眼

賭」時，更恨得幾乎把牙齒咬碎：「我是怎麼了？是不是今天輸到遲鈍了？應該是老李包我的牌，我害怕得連機會也放過了，我可以跟張打六條的呀，難道抓到五條就敢打白皮嗎？……」他不斷地在自怨自艾。

史加是夠錢付的，史卑要從口袋裏拿了一張銀行本票才夠付，林青仍然沒有清醒過來而未付。

紅心Q這時由洗手間出來了，「四紅」沒有跟着她，不知是不是還留在洗手間。紅心Q看到這麼多人圍着麻將枱，奇怪地分開「四黑」切入：「發生甚麼事？」

史卑抬頭向着紅心Q苦笑：「輸了一把十三么給魯叔！我眞是『倒米壽星』，把妳贏的輸了還不止，還貼了五百萬！」

紅心Q嘆了口氣，急道：「誰放牌輸的？眞是莫名其妙！」

林青被紅心Q吵醒，也嘆了一口氣，叫身邊的手下，給他遞來拿着的手提箱，他開了號碼鎖，一叠一叠的將鈔票數出來，拿空了箱子，剛好一千六百萬，再從剛才那箱剩餘的，取了三十八萬四千，付給江叔。

林青直至現在，已經輸了二千二百餘萬現金了。史加坐在他身旁，看見林青第一個箱子所剩下的，僅約七百萬左右，心中不想趕盡殺絕：「林先生，今天你的確手風不好，我們過兩天再打吧！」

林青那還有過兩天？今天整個下午，他極力地把所有現金都收集齊，一起拿了來，準備鵲局一了，拿了這裏贏到的現金，立即就遠走墨西哥，再去南美洲避避風頭的。誰知遇上了三名瞎打亂撞的，把他打得焦頭爛額，這口氣不出，如何慭得下去？

「剛好十六圈不多也不能少，還有兩圈，怎能沒信用半途而廢？我還有七百餘萬本錢，不相信眞的能輸到口袋空空！」林青還要作垂死掙扎。

史卑向紅心Q道：「怎麼樣？還是由我搓下去？」

紅心Q沒好氣地道：「你自己洗濕了頭，自己想辦法去揩拭吧！我懶得治理這爛攤子！」

史卑聳聳肩：「讓我立定決心，威風一下給妳看，堵住妳的嘴！」

四把牌下來，史加和史卑各糊一把「八番」，稍有進帳，各人口袋都增加七十多萬。

北風了，雖然不是天氣變了，忽然刮起刺骨的凜冽北風；但搓麻將的輸家，臨到最後四把牌時，患得患失的心理作祟下，會感到戰慄。強烈的反擊心，往往使他們不顧一切地造牌，希望把輸去的贏回來。

史加只要再糊一把十番就夠了；史卑要十一番才能翻本；林青光翻本還不能心足，要自摸十三番及別人放牌輸出十四番才能反敗爲勝，他準備翻了本還要贏二千至四千萬才可以實現自己的計劃！

怎樣才能十四番呢？林青心中算來算去；自摸十三么；大三元；混一色對對糊加搶槓；大四喜混一色對糊或全字；槓上槓；天糊……一切都是「技術」牌和「運氣」牌，牌章好也沒法辦到，怎樣？林青要出技術了，他希望骰子會幫他的忙。

第一把果然天如人願，他所期望的骰子出現了，他抓到了他安排好的牌：一上手就拿到三張紅中，三張白皮和二張發財，其他的是一對九萬和三張雜牌。若有人站在江叔和林青之間，看看他們兩人的牌，一定會笑出聲來。因爲江叔的牌裏，也有一對發財和一對九萬。豈不是江叔和林青兩人變成了「小相公」，牌子有十三張不缺，但永遠糊不出！

這把牌林青槓了紅中，也槓了白皮，但從牌尾抓到的，不是他最期望的發財，也沒有次選的九萬。槓白皮所抓到的八條，便放出牌輸給史加糊出了九番，又不見了一百零二萬四千。

第二把牌期求不到理想的骰子，抓到的牌亂七八糟，沒希望了，但求不放出牌輸便心滿意足。誰知史卑手氣突然好轉起來，竟自摸了一把「十番」，每人照收二百零四萬八千。紅心Q看了心花怒放，跑了過來慶賀。

「史卑！不錯，恭賀你收復失地！」

「眞刺激！我的手到現在還抖顫着，我從來沒有試過這樣手震過，由心裏戰慄出來的！」史卑抹着額角的冷汗，他不知道汗是甚麼時候流出來的。

還有兩把牌就打完了。林青手上的現金也越來越少了，僅有四百萬。安安分分的，帶着四百萬現金逃亡，也可以足夠林青奢華地渡過下半世。但林青願意接納這個事實嗎？不會的！手裏拿着二千九百萬還未滿意的人，怎會把四百萬放在眼內？

最後第二把牌，林青還是沒法拿到他所安排的牌，這牌由史加自摸糊出了「四番」。浪費了！

最後一把了，若不是骰子符合了他的安排，林青已經絕了望。林青眞的得償所願，拿到了砌在他面前他安排好的五磴牌。這十張牌是：三張南、三張北、兩張東和兩張西，餘下三張雜牌。可惜史加第一個兩磴就拿到兩張東和兩張西，林青一點也不知道。看來林青已經輸定了，史加是不會把兩個對子打出去的。

最後一把仍是史卑糊了，是清一色對對糊，十一番。林青爲了要博，終於還是放出牌輸了，幸好不用包。否則，錢不敷付了。即使這樣，也已經洗袋了，這把要付四百零九萬六千，提箱裏的錢數完剛好，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就像算好了來糊似的。

紅心Q又高興地走過來：「史卑，我不知道你搓麻將還藏了一手，否則我就不敢自告奮勇，越俎代庖了！」

史卑謙虛地說：「這完全是運氣！我心裏想要那張牌就摸來那張牌，其實我那裏會打牌！」

「那麼說是牌本身教着你打了？」紅心Q說。

「可以這樣說，牌張來得整整齊齊的，把雜亂的牌不要就行。」史卑說。

「林先生，鵲局完了！」江叔說：「眞不好意思，又要讓你輸錢。」江叔還要貓哭老鼠。

「十六圈下來，兩家贏兩家輸：我輸了六百多萬；林先生就慘了，先勝後敗！」史加說。

林青沒有說話，僅翻看尚餘未開的牌，全翻了也找不到東風和西風，却在小李還夾在那裏的牌中找到了。林青的眼睛幾乎凸了出來，因為他看到小李也在聽牌，也和他一樣：聽東和西對碰。是「技術」還是「運氣」呢？林青找不出答案，因為他一點也看不出小李像他一樣作弊，也不相信小李會懂這種高深技術的，而且還比自己更勝一籌。這就是為甚麼林青用電話威脅史加的原因，他認為只有羅門，或者是史加，才是他的對手。

「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今晚不幸地發生了！」林青只說了這句話，帶着四名手下，一聲不再響地走了。

「四黑」看到史卑的手勢，尾隨着走了出去。

紅心Q見他們都出了大廳，輕聲地說道：「他竟然連再見也不說就走了，彷彿知道不會再有機會見面似的。」

「他已經一敗塗地，再無立足之地了！」史卑說。

「本來我不想趕盡殺絕，留給他一綫生機的。但是他拒絕了！」史加說。

「他這種人死性不改，你姑息他豈不是留下後患？」江叔說：「要是他不施鬼手法，還可以原諒，但他還是用了，這是不能饒恕的。」

紅心Q驚道：「他用『技術』了？」

「他故示大方地建議用第三者擲骰子，其實很多場合做了手脚，最後四把牌最厲害！」江叔搖着頭：「有兩把牌都是反敗為勝的十四番牌，被我和史加破壞了。」

「難怪他最後在翻牌看！」紅心Q走過去將林青的牌翻開：「嘩！是『大四喜』，聽東和西對碰！」

史加把他的牌推倒，紅心Q和史卑都看到，史加也是聽東和西對碰。

「難怪後來糊的都是史卑啦，我還以為他的麻將牌章突然精進了！」紅心Q對史卑笑：「是人家造就你的，怪不得你想要甚麼就有甚麼啦！」

「四紅」由屋外進來了，紅娘子報告道：「已經巡視了方圓一公里範圍。看來他們沒有佈置些甚麼的。」

「林青不會不作最後反撲的，他們會在途中襲擊。這裏範圍廣，攻擊的話需要人手很多。」史加說。

紅心Q擔心地問道：「那我們該怎麼辦？繞道走還是衝過去？」

史加和江叔同時看了看手錶，史加說道：「再過十分鐘，我們的交通工具就來了。」

紅心Q等人面面相覷，不明白史加的話，因為他們從酒店租來的三輛大房車，安全地停泊在園庭的車道旁，一點未受到破壞。

江叔從一個壁橱中取出一個簇新的旅行袋：「不要再談了，將鈔票都放在這個袋子裏吧。由一個人專職負責，比較分開幾個箱子拿方便些。」

紅綫迅速地接過旅行袋，敏捷地將一疊一疊的鈔票往裏塞，三千多萬現鈔都放了進去，顯得脹鼓鼓的相當沉重。

遠處隱隱傳來陣陣引擎聲，紅綫側耳聽了一會，嚷道：「直升飛機！」

「是的，直升飛機。很準時，是嗎？」史加對各人笑着道：「我們出去吧！現場自會有人清理。」

當他們正要起步，「黑貓」迅速地走着入來，邊走邊高聲叫道：「有一架直升飛機，朝着我們這裏飛來！我們應該怎樣部署？」

史卑向黑貓打了一個手勢：「是來接我們的，你們不要亂來！」

當他們走到園子裏時，直升飛機也開始降落了。一陣飛沙走石、塵土飛揚過去後，直升飛機艙門開了，李星從艙裏跳了下來，招着手叫江叔等人過去登機。

直升飛機相當大，足可以載二十名乘客，大家都坐得很寬敞。

史加在李星耳旁說了幾句話，李星立即命令司機起飛，並告訴司機應採取的飛行路綫。

駕車到別墅去時，由於要東彎西繞，差不多要花三十分鐘；回程坐直升機，雖然要避開林青可能伏擊的地方亦繞了些少路，但只花十分鐘就到了。直升飛機是停在三藩市國際機場裏，所以他們只需再走十分鐘的路，便到達機場酒店。

史卑和「四黑」在忙着將鈔票存入保險庫時，其他的人走進了廿四小時服務的咖啡室。在極度精神刺激後，喝一杯咖啡鎮靜一下，是恰當的。

這時，已經是快要黎明了。想不到十六圈麻將，一共用去了六七小時的時間。

當喝完咖啡回到房間時，史卑等已經在房中等候了。他們不喝咖啡，却在房中冰箱裏，拿了啤酒來喝。

史加這時才有空引見李星。自從李小龍在美國轟動過後，中國功夫教練隨着都很受重視，李星是其中之一，知名度相當高。紅心Q和黑桃A當然聽說過，彼此也是個中能手，故神交已久。今天突然相見，惺惺相惜，在所必然。大家互道久仰後，很快便熟落了。

「你們能兵不血刃地剷除了『竹桿頭』，『竹帮』餘孽，在這裏很難再立足了。」李星高興地說：「地方從此也安寧了！」

「這完全是史加計劃得好，我們只不過是『跑龍套』的——站在旁邊搖旗吶喊一番吧了！」紅心Q的應對能力比史卑强。

史加連忙插咀：「紅心姐千萬不要這樣說，計劃缺少了你們的大力支持，就不成為計劃！但凡參與計劃的，每一個角色，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沒有史卑兄，林青不會輕易入彀；沒有紅心姐，這齣戲唱得不會這樣引人入勝；沒有李星兄及他的徒弟，我們那裏能搜集到這樣多林青的資料，擬出這樣的計劃來？」史加頓了一下：「即使是沒有直接參與的『骰寶王』，也有間接的牽制作用。」

紅心Q接道：「我起初想極都想不通，史加為什麼一定是拉我的黑桃A落水；但參與了後，又覺得我們在計劃中，發生了某種牽引作用，戲演起來可以自創台詞、自由發揮，令我既感到滑稽好玩，又有點自我陶醉……」

史加進一步解釋道：「你們的重要是在於你們是紅心Q和黑桃A——納入了林青吞併計劃的洛杉機帮會。王保軾由於自己孤立了，是最易進襲的薄弱環節，林青吃了他後，才會對付你們。史卑兄被安排

在機上巧遇林青，主要挑逗林青的靈機，將吞併你們的計劃提前發動。林青是以精於賭博才爬得上今日地位的……」

紅心Q截斷了史加的話：「你是說林青以賭博來大勝我們，藉此把住了我們的經濟命脈，控制我們？」

「『骰寶王』就是一個好例子！林青已經面對面與王保軾賭過，王保軾敗了。幸好經過風浪的老一輩，賭時不會意氣用事，及時認輸收手，才不致傾家蕩產。林青沒法得逞，便改了方式，每天派四名手下，用級數方法下注，像收保護費一樣每人每天贏三千五，令了王保軾入不敷出，自動投降。」

「林青看準了我們，會不顧一切地與他賭下去？」史卑驚道。

史加看着紅心Q微笑，沒有作答。

紅心Q尷尬地苦笑：「史卑，雖然我們年紀已經不輕，但也不算老。近幾年來，受到年輕一輩的影響，思想反而年青了，很多決定不是或多或少受『四紅』和『四黑』左右了嗎？他們對我們的忠心無可置疑，但政策失掉過去的保守觀念却是事實了。你說我們能像『骰寶王』這樣忍辱負重嗎？」

史卑看了看還在喝着啤酒的『四黑』，苦笑地搖着頭：「不會。」

李星接道：「當『竹幫』向我們『萬法門』勒收保護費時，徒衆就嚥不下這口氣。我花了很大功夫，才把他們的衝動壓了下來！」

史加怕『四紅』和『四黑』心裏不安，適可而止地把話題轉變：「事情過去了不用再提，今後的事多着啦！『竹幫』的不動產是最難處理的事。」

史卑說：「林青簽了『協議書』和『授權書』，在法律上，我們是他所有產業的債權人，完全沒法推翻的。還有什麼困難？」

「困難不在產權，可由律師代辦。問題出於這價值六千萬的產業本身，像是鷄肋一般，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因爲『竹幫』餘孽一定會靠攏『三合會』，將會製造不少麻煩。」

紅心Q想了一下：「我們不是貪心的人，從林青身上取來的，本來就要用在另一計劃的發展上。現金贏到五千多萬，已經卓卓有餘。我們可以全權交由律師出面收租，和慢慢地逐一售出，麻煩就不會惹到我們身上來了。」

史加等的就是這句話：「大家有沒有其他意見？」他環視一週：「爲了更劃清一下界綫，我把一切負責起來好了。因爲林青與我的賭約，簽署的只是我和林青，與你們沒有關連，只要我再到律師事務所，多簽一張授權書，交由你們代理，你們就免掉一切麻煩了。」

紅心Q意重深長地道：「我們是不是應該成立一個法團，來處理這批基金，才會較恰當？」

「對，應該這樣！」史卑立即附和。

史加看着江叔，江叔點頭：「成立一個基金會是好的，一億美金不是一個小數目了！」

「基金會叫什麼名字好？」紅綫忍不住問道：「一般來說，總是紀念什麼的！」

史加爲了免除爭議，及招惹麻煩：「就叫『華人基金會』好了，因爲我們的對象主要是華人。在座各位，當然是執行董事了！」

＊ ＊ ＊

史加回到香港數月後，接到了『華人基金會』寄來一封邀請信，要他必須抽暇到洛杉磯，主持一個『華人博愛醫院』的奠基典禮；並說林青仍未落網，要他注意。

史加打了一封電報給還留在洛杉磯，與蒙特熱戀着的芳婷，叫她代表他婉辭了。

一個星期後，『華人基金會』又寄來了另一封邀請信，是經由史加呈交江叔的。史加不能不抽空將信送給江叔，於是駕車去赤柱，順便看看小勉。

當史加的保時捷車子到達村口，小勉又站在那裏等着了。他的耳力越來越好了，因爲史加發現他最少也等了五六分鐘，史加是從抱起小勉時，從他身上衣服受到陽光的熱力溫暖程度分辨出來的。

史加並沒有空着手來，他從側座中取出一盒巨型的模型車：「小勉，這是你的保時捷九二四！」

小勉眼睛發亮：「我的保時捷？」

史加將盒子遞給小勉：「你的保時捷！」

盒子很大，小勉雙手合不攏：「謝謝江叔！」轉身雀躍而去：「爺爺，加叔來了，他送給我一架保時捷，很大的保時捷！」

江叔已站在門檻內：「史加，又有事？」

「江叔！沒有，是送請帖來的！」

「請帖？你結婚了？」

「不，是『華人基金會』的請帖。」

「華人基金會？」

「你老人家自己看吧！」

江叔接過邀請信，撕開信皮在看。

「他們要請我去主持『華人博愛醫院』的奠基典禮！爲什麼是我而不是你？」

「這是他們尊敬你老人家嘛！」

「又是你在搞的鬼！」

「不是，人家認爲你德高望重，我算得了什麼？」

「眞的？」

「眞的！」史加不能不這樣說：「飛機票也寄來了，還會假嗎？」

江叔揚着手中的請帖和機票：「哈哈！」

史加看到江叔歡慰的笑臉，蘊着一種神聖的特殊光輝，頭髮灰白了，仍保持着年青的心境。

史加記起曾有人說過一句話：人們必須擁有一種令他覺得較生命更可取的東西；否則生命本身會使他感到厭煩和空虛。

人們不會知道，越不爲自己打算，精神生活中得到的就越多。

（全文完）

訂閱本刊請電
H—四六六七九九㉗內線
與營業部聯絡

上文提要： 柳花花與獨孤美行將離開臥佛庵，大王刀屠天山、妙手聖醫包爾生又遭暗算，同樣是被割斷喉嚨而死，百醉書生賀萬杯被嫌疑……來到大漢鏢局，朱魯東設宴迎迓柳花花等，柳却執意要和獨孤美在小屋單獨進餐，夜晚一個全身赤裸的美女，站在柳花花的面前，這女人就是十年前柳花花的情人皇甫霏……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重拾舊歡難重拾　快樂山莊不快樂

柳花花吃得也比平時少，他的胃口不似乎太好。

「是不是我們做的菜不合意？」朱媚爲他斟了一杯花雕，睨着他道：「是不是獨孤美不在這裏，你連飯都吃不下了？」

柳花花淡淡一笑，沒吭聲。

朱媚喝了幾杯酒，俏臉微紅，顯得風姿綽約。「如果我是她，只怕也高興不起來，畢竟皇甫霏這樣美的女人，世間上還眞不多見。」

柳花花驚異的望着她。

「我什麼都不知道，」朱媚微笑着說：「我只是正好看見皇甫霏從你房中走出來吧。」

柳花花端起酒杯輕輕啜着。

朱媚忽然歎了一口氣，「有一個問題你是否曾經想過？」

柳花花放下酒杯，「什麼問題？」

朱媚認眞的說：「爲什麼有很多女人喜歡你？」

柳花花瞪着她。

朱媚也瞪着他。「我也喜歡你。」

柳花花忽然說：「妳肯不肯嫁給我？」

朱媚睜大了眼，吃驚的望着他。

眨了一下眼瞼，朱媚說：「我現在就嫁給你。」

柳花花冷冷的撇了一下唇角，「如果我仍然和十年前一樣，不僅是個默默無名的小卒，而且還是個連三餐都吃不飽的窮小子，妳也要嫁我？」

朱媚呆楞着。

柳花花的眼光很冷，彷彿要穿透朱媚的內心。

朱媚嘟着咀。「我知道，我只知道你實在是紅遍武林、名滿江湖的花花大少，有很多女人都想嫁給你。」

柳花花的目光緩和了下來，「妳是個誠實的女人。」

他忽然歎了一口氣：「這個世界上，誠實的人本已不多，尤其是誠實的女人。」

朱媚怔怔的望着他。

＊　＊　＊

十六的月亮最圓。今天正是。

有錢的人不僅房子大，連花園也大。

柳花花獨自坐在花園裏。

他已經坐得很久了。

他實際上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人，但是偶爾他也會喜歡孤獨。

孤獨或許能使人寂寞、沮喪；可是孤獨也能使人清靜、堅强。

其實柳花花並不孤獨，獨孤美早就在對面的亭子裏坐着。

她靜靜的坐着，銀色的月光拔在她身上，讓人覺得她有一份說不出的美。

夜風柔和。夏蟲悅耳。

這麼美好的月色，總是很能引人遐思；可是柳花花此刻的表情，却是那麼冷淡，而且顯得冷酷。

他爲什麼如此？

終於，他站了起來，緩緩走向對面的亭子。

獨孤美沒有動，也沒有看他。

柳花花在石階上坐了下來，「今晚的夜色眞美。」

獨孤美凝望着如輪的明月，「我爲什

麼不早在十年前就認識你呢？」

柳花花凝視着她。

「妳應該知道，」柳花花的聲音很低沉，「十年前的柳花花窮得連野狗都不想親近他。」

獨孤美望着他，柳花花發現她那雙如星的眸子閃着薄薄的淚光，尤其是在月光的掩映下，就像是兩顆閃閃生光的寶石，非常耀眼。

「獨孤美不是野狗，」她的聲音雖然輕，但是却堅定無比，「她會親近你的，一定會。」

柳花花深沉的注視着她。他忽然笑着說：「可是我却知道我一定不會親近妳。」

「爲什麼？」晶瑩如玉的淚珠已滑下獨孤美的眸角。

「因爲我是一個正常的男人，」柳花花站起來走到她的身旁，「一個正常的男人怎麼會和一個只有十歲大的小丫頭親近？」

獨孤美嗤的一聲笑出來。

她接過柳花花遞來的手帕，輕揩着眼角的淚痕。「江湖中人，好像很少人知道你的過去。」

「人在寂寂無名的時候，誰會去注意你？」柳花花緩緩道：「自古以來，現實就像是一把刀。成功的人永遠握着刀柄，失敗的人却活在刀口下。」

獨孤美靜靜的望着他。

片刻，她搖着頭，語音迷惘：「我怎麼沒有這種感覺？」

「妳是個幸運的人，妳除了有愛妳的父母親之外，妳還有一個雖然不是很富有的環境，但却是絕對的遠離貧窮，妳自然不會有這種感覺。」

柳花花的聲音很輕，但是却句句敲在獨孤美的心坎上。「也許，貧窮本身不是罪惡，但是世界上有很多罪惡却是因貧窮而起。」

獨孤美默默的傾聽着，她突然覺得她一點也不瞭解柳花花。

究竟，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她現在才深深感覺到，原來要瞭解一個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朶浮雲半遮着明月，月光黯淡下來了。

獨孤美把絲帕塞還他，順便也握住了他的手，緊緊的。「你爲什麼不把問朱媚的問題問我？你認爲，如果現在的柳花花仍和十年前一樣潦倒落魄，獨孤美肯不肯嫁給他？」

「她或許會，」柳花花的聲音很淡，「但是，我不知道她肯嫁他多久？」

獨孤美瞪着他。「我不瞭解你的意思。」

「妳如果聽過這句話便會瞭解的。」柳花花的語音深沉：「一個女人，在她還沒有嫁人以前，她可以什麼都不要，她只要一個丈夫……」

「有了丈夫之後呢？」獨孤美覺得很有趣。

「那她什麼都要了，」柳花花的聲音突然變得很冷：「她甚至可以犧牲她的丈夫，去換取她所要得到的東西。」

獨孤美的淚水忽然像泉水般的湧出來。

她悲痛得難以自制。

「獨孤美，」柳花花又遞過了手帕，「妳爲什麼哭？」

「因爲，」獨孤美擦拭着涕淚，「我想哭，所以我就哭了。」

「妳爲什麼想哭呢？」柳花花想笑。

「我一直以爲你是個既瀟洒又快樂的男人，」獨孤美抽泣着，「我不知道，原來你曾經受過這麼沉痛的傷害，所以我難過得想哭了。」

柳花花突然也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輕輕的把她擁在懷裏，柳花花愛憐的拭去她的淚水，微笑着道：「傻姑娘，那畢竟是十年前的舊事了，現在的柳花花不是活得比誰都好嗎？」

獨孤美把臉頰貼着他的胸膛，輕輕撫弄着他的衣扣，「現在，她又要回到你的懷抱，你怎麼辦？」

柳花花沒有回答，忽然輕輕推開了獨孤美。

遠遠的，有一個人朝這裏走來。

浮雲已飄走，皎潔的月光照滿了整座花園。

「她叫朱海靈，」獨孤美壓低着嗓子說：「是朱媚的姑姑。」

「朱魯東竟有這麼年輕的妹妹？」柳花花有幾分詫異。

「他們是同父異母生的。」獨孤美輕聲說。

朱海靈慢慢的走近來，她似乎沒有注意亭子裏有人，當她發現柳花花的時候，顯得有些不知所措。「對不起，希望我沒有打擾你們。」

說着，她轉身朝另外一條花徑走去了。

獨孤美望着她漸去的背影，「我有一種感覺，她似乎滿懷心事。」

柳花花輕笑着說：「世上大概只有像妳這種人才沒有心事。」

「你錯了，」獨孤美望着他，「我現在的心事只怕比誰都還多。」

「哦？」柳花花歪着頭問：「是不是想妳老爹了？」

「不是，」獨孤美搖了一下頭，「我在想皇甫霏。」

「妳爲什麼要想她？」柳花花淡淡道：「妳只不過見她一次面而已。」

「一次已經很足夠了，」獨孤美喃喃道：「我在想，這世上到底有那個男人可以拒絕她的投懷送抱？」

「有，」柳花花點了一下頭，「據我所知道的有兩個。」

「誰？」獨孤美接口問。

柳花花停了一下，才徐徐說：「一個已經死了，另外一個却還沒出生。」

白了他一眼，獨孤美忽然直瞪着他問：「世上所有的男人我都不管，我只想知道，你呢？」

柳花花歎了一聲，「妳應該知道，妳曾經問我見過她沒有，我說沒有；而我在大漢鏢局拒絕與朱魯東吃飯，實際上是爲了不想見她，難道妳不明白我的用意？」

「我明白。」獨孤美逼視着他說：「你雖然不肯見她，可是她却來見你了，而且是赤裸裸的見你，難道你不動心？」

柳花花忽然瞪視着她，「妳認爲呢？」

獨孤美發覺他的眼光冷冽而銳利，不禁囁着咀說：「我，我不知道，我不瞭解你。」

柳花花站了起來，「既然如此，如果妳有興趣，爲何不慢慢瞭解我？等妳瞭解我之後，自然就明白我會不會動心了。」

獨孤美仰着臉，「爲什麼不肯直接告訴我，是或不是？」

柳花花轉過身，「妳要我承諾？」

獨孤美沉寂了一下，旋即點頭：「是的，我想要你的承諾。」

咀角浮起一絲輕蔑，柳花花冷道：「妳不該如此。」

獨孤美的心突然冷下來。

「如果妳夠成熟，」柳花花面無表情，「妳寧可相信敵人的承諾，也不該相信男女間的承諾。」

「爲什麼？」獨孤美猛然站了起來。

柳花花冷冷的望着他。「告訴我，海會不會枯？石會不會爛？」

獨孤美微張着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柳花花轉身走了。

獨孤美沒有叫他。

她發現他的腳步有些凌亂。

* * *

海會不會枯？石會不會爛？

當然不會。

所以人們喜歡用「海可枯、石可爛」來作山盟海誓的承諾。

可是，事實的結果往往是：海未曾枯、石未曾爛，人們的誓言承諾卻早已煙消雲散，一文不值。

世界上最會說謊的動物就是人。

世界上最會發誓、最會承諾的也是人。

這是不是一件極爲可笑而又可悲的事情？

歷史上的證明，相信誓言與承諾的人永遠是笨蛋，不折不扣的大笨蛋。

獨孤美發覺自己是個大笨蛋。

爲何要逼柳花花對自己有所承諾？

感情，尤其是男女間的感情，又豈是靠承諾所能維繫的？

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如何是不該做出這樣的蠢事啊。

獨孤美知道，她現在唯一能做的便是道歉，向柳花花道歉。

聰明的人和愚蠢的人最大的分別，便是前者在知道自已錯了之後，肯認錯而又肯道歉。

獨孤美不是愚蠢的人。

她正想舉步離去，卻聽得身後有人說話：「獨孤美，妳想去那裡？」

獨孤美驚訝的轉過身，「皇甫霏，妳在這裡多久了？我是說妳在這附近多久了？」

「也許不太久，」皇甫霏緩緩走上石階，「但是你們所說的話我都聽到了。」

「既然如此，」獨孤美冷冷的瞪着他，「妳就應該知道我要去那裡。」

「妳想跟他道歉？」皇甫霏那雙清澈如水的眸子注視着獨孤美。

「妳不認爲是應該的嗎？」獨孤美微笑。

皇甫霏靜靜的望着她。

半晌，她風姿優雅的坐了下來，「妳果然與衆不同，就和他一樣。」

「他是的，我卻不是；」獨孤美也坐了下來，「無論如何我絕對比不上妳。」

「那一點比不上？」皇甫霏的粉頰浮起了美麗的小酒窩。

「我如果在十年前認識他，我絕不會離開他；」獨孤美的星眸裡閃漾着不屑與鄙夷，「我如果離開他，也就不會在十年後再投入他的懷抱，這一點我比不上妳。」

皇甫霏臉上的笑容逝去，「妳說得好……」

「不是我說得好，」獨孤美冷笑一聲，「很早就有人說過，好馬不吃回頭草，不是嗎？」

「是的，好馬或許不該吃回頭草，」皇甫霏冷冷的望着她，「但是牠如果發現現有的與及前頭的草，並不如牠所吃過的那麼好，牠是否該回頭呢？」

獨孤美啞住。

皇甫霏又浮起美麗的笑容，「只有聰明的馬才懂得吃回頭草。」

獨孤美忽然覺得很厭惡她。

她覺得她是個無恥的女人。

她不想跟一個無恥的女人說話。

她站起來想走……

皇甫霏卻冷冷的說道：「妳其實還有一個錯。」

獨孤美停下腳步。

「柳花花並不是草。」皇甫霏的聲音竟然含着幾許感傷。

獨孤美轉過身子，望着她。

「他[illegible]一匹聰明的馬。」皇甫霏的嗓子[illegible]下來，「可是他卻不肯做回頭草。」

獨孤美又坐了下來。「我以爲妳很有信心與他重拾舊歡的。」

皇甫霏沒有說話，靜靜的凝望着天邊的明月……

「妳很美，眞的很美。」獨孤美有些迷惑，「有那個男人能拒絕妳？」

皇甫霏忽然望著她，「妳覺得人長得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獨孤美很詫異，「愛美是人的天性，難道不是？」

皇甫霏歎了口氣，「妳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一個人無論怎樣美，都將有老去的一天？」

獨孤美吶吶道：「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妳自然不會想到，」皇甫霏的語音包含著濃厚的羨慕，「當我像妳一樣人生剛開始時，我也從不會去想那個問題。」

「妳的語氣好像妳已經很老了，」獨孤美笑了起來，「其實，妳和柳花花差不多，了不起大我個七、八歲吧了。」

「不錯，在年齡上，我的確大妳不多；」皇甫霏淡然一笑，「但是，在心齡上，只怕我大妳廿歲不止。」

「心齡？」獨孤美怔怔的望着她。

「年齡，只是代表一個人曾經活過的歲月；」皇甫霏緩慢的說：「活一年，就多一些，誰都一樣，這一點，老天並不曾虧待任何人……」

「心齡呢？」獨孤美忍不住問。

「心齡就不一樣了，」皇甫霏接著說：「它並不一定是一年一歲，也許只有十歲大的人，他的心齡可以達到廿歲、卅歲不止；也許八十歲的老人，他的心齡只有廿歲不到也說不定……」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獨孤美一臉迷惘。

皇甫霏微微一笑，「心齡，直接的說，就是代表一個人的思想、心緒、以及對人生的觀點、處理事務的手段與看法等等。」

「妳的意思是說，」獨孤美眨著眼眸，「心齡就是代表一個人內在的成熟程度？」

皇甫霏微笑。

獨孤美歎了一口氣，「我現在才知道，我在你面前是如此的不成熟，如此的幼稚。」

「妳或許不是很成熟，但妳絕對不幼稚；」皇甫霏望著她，「妳應該說是一個很有天賦的女人，只要妳肯細心觀察，體會妳的所見所聞，我想，不需要幾年，一定可以很快就超越我。」

「謝謝妳，」獨孤美凝視著她，「我會牢牢記住妳的話。」

她忽然感覺到皇甫霏是一個很有深度的女人。

她有些氣餒。原來在外表上她不僅不及皇甫霏，連內涵也不如她。

「妳果然是個傳奇人物，」獨孤美幽幽道：「江湖第一美人，妳當之無愧。」

「可是，」皇甫霏忽然長長一歎，「我却不是一個幸運的女人。」

「妳是，」獨孤美疑惑的望著她，「妳是當今武林風頭最勁的女人，江湖上有誰不知道快樂山莊的不足劍客皇甫霏呢？作爲一個名女人，妳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我的確應該滿足，」皇甫霏的神情有幾分惆悵，「想起十年前的我，我是應該滿足；但是，現在的我却是心有所不足……」

獨孤美望著她，「如果他肯回到妳身邊呢？」

皇甫霏仰首眺視著天際，「如果是這樣，我大概就是世界上最滿足而又最快樂的女人了。」

「既然如此，妳又何必當初？」獨孤美蹙起眉頭，「難道當初妳是因爲他是默默無名的窮小子而離開他？」

皇甫霏沒有回答，她突然問：「妳知不知道什麼叫做窮？」

「當然知道，」獨孤美毫不考慮的說：「誰都知道。」

皇甫霏注視著她，「妳窮過？」

「沒有。」獨孤美搖搖頭，「我雖然不是富有人家出身，可是我長這麼大却一天也沒窮過。」

皇甫霏的唇角劃起一絲譏諷的微笑。「既然妳不曾窮過，又怎能瞭解窮的滋味？」

「有一句話，」獨孤美不以爲然，「沒吃過豬脚，也應看過豬走路；我雖然沒有過過窮日子，無論如何我也曾經看過窮苦人家，怎能說我不瞭解窮的滋味？」

皇甫霏的聲音很冷，「如果看豬走路就知道吃豬脚的滋味，爲何還要吃豬脚呢？妳也一定看過人走路，難道妳也知道人肉的滋味如何？」

獨孤美無話可答。

的確，豬走路與吃豬脚根本是兩回事。

同樣，窮與看人家窮也不是同一回事。

窮，眞是那麼可怕嗎？

窮，眞是很多罪惡由它而起麼？

「窮，不過是日子苦一點吧了，世上不是有很多人在窮苦中長大的麼？」獨孤美還是不服氣，「孔夫子就曾大力讚揚他的得意門生顏回安貧樂道，不是嗎？」

皇甫霏忽然笑了起來，笑聲如銀鈴，但是却充滿了輕蔑與譏誚。「孔老夫子？妳以爲他是誰？他不過和妳一樣，看豬走路而大叫豬脚好吃的騙子吧了；如果世界上每個人都和顏回一樣，以貧窮爲榮，妳想，這個世界將會變成怎樣的一個世界？是進步的？還是落伍的？」

獨孤美說不出話來。

如果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窮鬼的話，這個世界自然永遠落伍。

貧窮，絕對不是一件光榮的事。

貧窮，或許不是一件恥辱，但是無論如何不能以貧窮爲榮、以貧窮爲樂、以貧窮爲傲。

擺脫貧窮，追求財富，本來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基本慾望。

獨孤美明白了。

她忽然覺得很同情皇甫霏。

可是有一點她仍然不明白，「既然柳花花當時那麼窮，妳爲什麼又要去愛他呢？」

皇甫霏似乎有些激動，她的聲音有些激昂，「獨孤美，什麼叫做愛？妳以爲愛是什麼？妳懂麼？」

「當然懂！」獨孤美叫了起來，「愛就是……就是……」

她忽然住口不語。

一下子她竟然答不出來。

愛，究竟是什麼？

人們幾乎每天都把它掛在咀邊，可是假如一旦要它闡釋出來，只怕沒有幾個人能說得清楚。

愛，到底是什麼？

「十年前的我，也和現在的你一樣，」皇甫霏似乎平靜下來，但是她的聲音却又充滿了痛苦，「我把所有的愛奉獻給他，我以爲只要我愛他、他愛我，這個世界就屬於我們兩人的了……」

獨孤美靜靜的坐著。

「可是，」皇甫霏的聲音在顫抖，「在貧苦中長大的我，實在是窮怕了，我終於發現，愛，終究是不能當飯吃的……」

獨孤美的心在顫抖。

「我離開他，並不是表示我不愛他；」皇甫霏的美眸浮起了一層淚光，「其實，我從來沒有認爲我離開他，我離開他的只是貧窮，那令人發瘋的貧窮……」

皇甫霏的語音已哽咽，淚水已流滿了她兩頰。

獨孤美低下頭去。她只覺鼻頭一陣酸。

愛，的確不能當飯吃。愛，竟然這麼不值錢？

可是，世界上爲什麼這麼多人歌頌它

呢？

而且，幾乎每天都有人爲它不惜犧牲一切。

甚至是生命。

究竟誰對誰錯？這個問題有沒有答案？誰能解答？

月兒不知何時躲進了烏雲裡。

夜風拂面涼，卻吹不散獨孤美心頭那股濃濃的悲愴與淒傷。

她也終於明白，爲什麼柳花花始終不願佔有她，他一定認定她還是個「小孩子」。

獨孤美承認，在愛的領域裡，她的確還是個小孩子。

可是，柳花花愈是這樣，她卻愈是愛他。

她此刻好想念他。

他現在做什麼？是不是也在想念著她？還是想念皇甫霏？

「皇甫霏，」獨孤美走前遞了一條絲絹給她，「如果他回到妳身邊，我想我一定很痛苦，但是我卻願意赤誠的祝福妳，希望妳能早日擁有他。」

「爲什麼？」皇甫霏擦乾了淚痕，把絲絹還給她。「妳同情我？」

「也許是，也許不是，」獨孤美的微笑很誠摯，「至少我已經知道愛是絕對不能勉强的，他如果選擇妳，我不只是爲妳高興，我實際在上也爲他高興，畢竟他可以得到他所想要的，不是嗎？」

皇甫霏凝視著她。

她突然歎了口氣，「如果我是他，我一定選擇妳。」

「爲什麼？」獨孤美瞇起了眼睛。

「因爲妳有異於我，妳是一個肯爲愛犧牲一切的人，」皇甫霏的聲音很輕，帶著幾分惆悵，「任何一個男人都會選擇一個肯爲愛犧牲一切的女人。」

她頓了一下，望著獨孤美，「這一點我卻不如妳。」

她忽然低下頭去，「只可惜我知道得太遲了。」

獨孤美望著剛從雲堆裡跑出來的明月，心中忍不住輕輕歎息。

人，爲什麼一定要等到某些東西失去以後，才感覺到它的可貴呢？

皇甫霏是不是眞的知道得太遲了一些？

「畢竟，我給他的傷害太深了。」皇甫霏緩緩站起來，握了握獨孤美的手，「我希望妳能爲我塡補他心中的傷痕，謝謝妳，獨孤美……明天一早，我便趕回快樂山莊，如果妳願意，我歡迎妳與他來看我，我想，我一定會感激妳。」

「妳要走了？」獨孤美不曉得自己爲何要挽留她，「我覺得妳應該多留幾天，他並不是個無情的人，總該給他一些時間，不是嗎？」

皇甫霏輕輕的搖了一下頭，唇角的微笑帶著幾分苦澀，「一別相思空一水，驀然回首已三生；我已經沒有機會了。」

她緩緩的走下石階，晚風拂起她的衣角，獨孤美突然發現她那美麗的背影，其實充滿著數不盡的落寞與孤獨……

忍不住心中的澎湃，獨孤美的語音有些激動：「皇甫霏，妳雖然失去了他，但是妳也得到了妳想要的東西，妳不但不再貧窮，財富與名望已經讓妳這一輩子享用不盡，至少可以令妳覺得安慰，是不是？」

皇甫霏停下，卻沒有回過身來。「是的，我早已得到我想要的名與利，快樂山莊的銀子堆得比山還要高；但是，獨孤美，妳可曾經想過這個問題？當妳已經非常有錢的時候，錢對妳還有什麼用呢？」

「我不懂妳的意思。」獨孤美喃喃道。

皇甫霏的聲音很輕，彷彿來自很遠很遠，可是卻句句嵌在獨孤美的心版上。「當妳在沙漠裡行走的時候，妳會希望能擁有很多水，妳願意犧牲一切，甚至不擇手段弄來更多的水，可是如果妳已經遠離沙漠，妳早已住在大江邊，妳還會再追求更多的水麼？」

皇甫霏的身影已沒入花徑裡……

獨孤美呆立著。

她突然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個人他非常富有，世上的東西他都全部擁有，可是他卻過得不快樂。有一天，他突然昭告全世界的人，如果有人能找到三支脚兩個頭的孔雀，他願意將所有財產與他交換。他當然沒有得到。直到臨死時，他的妻子哭著對他說：「你都已經要死了，爲什麼還要期待那個東西呢？難道你不知道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三支脚兩個頭的孔雀？」他笑著說：「我知道，可是我如果不這樣，我活著又有什麼意思？」

人，如果沒有了期望，活著有意思麼？

皇甫霏其實早已知道柳花花絕對不會回到她身邊去，但是她卻要柳花花選擇，而又不肯留下來等他的答案，爲的也是保留那個期望與希望。

而柳花花沒有正面拒絕她，豈非也是讓她擁有一個希望？

無論如何，人活著總要有希望才有意思。

獨孤美的心中在歎息，她突然覺得柳花花好可愛。

她很想念他。

* * *

獨孤美邁下石階走沒兩步路，卻見柳花花就坐在不遠處的草地上。

獨孤美像小鳥似的飛到他身邊。

「花花柳，」獨孤美盤腿坐了下來，把鼻尖對著他的鼻尖，「你知不知道我現在想做什麼？」

柳花花把身子向後仰，卻碰到了身後的梧桐樹幹，他的鼻尖仍被頂住。他聞到了獨孤美如蘭的氣息，他想推開她，獨孤美卻摟住了他的頸項。

柳花花有些吃驚，「喂，妳總不會晚上吃得少，肚子餓了想吃我吧？」

「你說對了，」獨孤美的眼波如水，「我恨不得把你吞到肚子裡去。」

「獨孤美，如果妳再不放手，」柳花花抖動了一下喉結，「我可要喊救命了。」

「你喊吧。」獨孤美閉下了眼睛，那張如櫻桃的小咀幾乎就壓在柳花花的咀唇上，她低喃著：「你以爲有誰能來救你？」

「我。」一個聲音自獨孤美的身後揚起。

「朱媚，」獨孤美鬆開手，歎了一口氣

「妳為什麼這麼討人厭？」

朱媚跨過低矮的花叢，也坐在草坪上，「妳不應怪我，我只是替一個人來見他。」

「誰？」柳花花拔了一根小草在咀中嚼著。

「葉小英。」朱媚換了一個襲淺綠淡白相間的絲袍，而且也把高挽的髮髻放了下來，長髮披肩，隨風飄揚，彷彿換了另一個人似的，一個很有女人味的女人。

柳花花想了一下，「我不認識。」

「我也不認識，」朱媚那兩顆大眼睛在閃動的時候，就像夜空中的明星一樣，燦爛迷人，「她只是一個十二歲大的小女孩。」

「她為什麼要見我？」柳花花皺起了眉頭。

「我不知道，她不肯說。」朱媚緩緩說：「我只知道她在門口已經跪了兩個時辰不止。」

「為什麼？」獨孤美叫了起來：「她為什麼跪？」

朱媚淡淡道：「因為門口的守衛不肯讓她進來，所以她只好跪在那裡。」

「天，妳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一個小女孩？」獨孤美的臉上有怒色。

「這不能怪他們，」朱媚聳了聳肩，「柳花花說過今天不見任何人。」

獨孤美慍聲道：「至少妳可以來問一聲。」

朱媚微笑，「我現在不是來了麼？」

獨孤美怒視著她，「為什麼要在兩個時辰之後？」

「我的好小姐，我也是剛剛才知道的呀。」朱媚露出苦笑：「妳還以為我聽到了柳花花喊救命？」

獨孤美俏臉微紅。「人呢？」

「在飯廳。」朱媚歎了一口氣，「那小妮子擰得很，執意不肯吃，要不是我說不吃飯，見不到人，她還眞不會吃呢。」

「肯在大門口跪上兩個時辰的人，自然是個強得很了。」獨孤美接著問：「妳為什麼現在才知道？」

朱媚說：「守衛的見她是小孩，以為她是鬧著玩的，所以沒有上報；若非我巡班發現，她現在可能還跪在那裡呢。」

獨孤美冷笑一聲，「妳眞會調教部下。」

「我可沒這個本事，」朱媚淡淡道：「總鏢頭是我爹。」

獨孤美忽然覺得好厭惡朱魯東。

「花花柳，你為什麼還坐在這裡？」獨孤美拉住柳花花的手，「你還眞以為你是皇帝？」

* * *

葉小英。一個只有十二歲大的小女孩。

乍看之下，她的確只有十二歲大的樣子，個子不高，瘦瘦的臉，小小的眼睛，一身粗衣淡布；可是那兩顆烏黑的眼珠兒，以及眉宇間所流露出的神態，彷彿却已是歷盡滄桑、嘗盡人間酸甜苦辣的老人。

獨孤美對她的第一個印象便是：她為何如此憂鬱？

她記得像她這種年紀時，只有一種情況令她覺得煩惱，那就是當她已經吃得很飽的時候，她的父母還硬叫她吃這喝那。

她有一個快樂的童年。

令獨孤美想哭泣的是，當葉小英看見他們進來的時候，竟然丟下飯碗，跪在地上，口中號哭著：「柳叔叔，您一定要救我！」

獨孤美一把把她攬在懷裡，強忍住即將流出的淚水。「葉小英，妳不要怕，柳叔叔就站在妳前面，告訴阿姨，誰要欺負妳？」

「妳放心，不管是誰欺負妳，柳叔叔一定幫妳的忙；」柳花花微笑著把她抱回飯桌上，「但是妳一定先要把飯吃完。」

葉小英很乖順，她很快把飯吃完。

「現在妳可以說，妳要柳叔叔幫妳什麼忙？」獨孤美握著她的小手，笑容可掬。

葉小英的臉上却沒有回答：「我要柳叔叔殺我爹爹。」

* * *

獨孤美的笑容凝住了。她望了望發呆的柳花花與朱媚，好不容易才問道：「妳說什麼？」

葉小英仍然是那一句：「我要柳叔叔殺我爹爹。」

獨孤美呆呆的望著她。

她發現葉小英竟然有一臉仇恨！

小小的年紀不但有着憂鬱，而且還有仇恨，這已經是一件奇怪的事，竟然還要殺自己的父親，只怕是全世界最不可思議的事了。

柳花花吃驚的望著她：「妳為什麼要我殺妳爹爹？」

葉小英咬著牙，「因為他是全世界上最壞的人。」

朱媚忍不住道：「是不是妳爹打了妳？或是他不肯給錢妳買糖吃？」

「不是，都不是……」葉小英忽然哭了起來，「是我爹……明天就要把我賣給人家……」

獨孤美忍不住捧著她那瘦小的臉龐兒，歎息道：「妳爹要把妳賣給別人，一定是沒有辦法才這樣做，無論如何妳是不能殺他的。」

賣兒售女，甚至是租妻典妾，原本就不是稀奇的了，它只是貧苦人家衆多悲劇之一吧了。

朱媚輕拭著她臉上的淚痕，「妳不認為妳賣給有錢人家，妳可以過更好的生活嗎？」

「不是的，阿姨，」葉小英的小眼睛射出强烈無比的恨意，「他要把我賣到妓院裡當妓女！」

「眞的？」獨孤美瞠目結舌。

「絕對是眞的，」葉小英的淚水如斷綫的珍珠，「我好幾天前就知道這件事，我已經偷偷跑出來兩天了；有一位好心的叔叔告訴我，柳叔叔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英雄，最喜歡幫忙人家，所以我就到這裡來找柳叔叔。」

「妳放心，」獨孤美緊緊抱住她，眼淚奪眶而出，「柳叔叔絕對不會讓妳當妓女。」

一個只有十二歲大的女孩子，就要被自己的父親賣到妓院當妓女，如果這是眞的，世界上還有比這種事更殘忍的嗎？

獨孤美哭了。她哭人世間的不幸；她哭人類的殘忍與無情……

朱媚的聲音有些沙啞：「妳娘呢？她沒有阻止妳爹嗎？」

「我娘，她……」葉小英忽然嚎啕大哭。

哭聲悲切而淒涼。

十二歲大的孩子，無論如何是不該有這種哭聲的。

她應該只有歡笑，無憂無慮的歡笑。

朱媚的眼圈微紅，「告訴阿姨，妳娘呢？」

葉小英哭得很厲害，她抽噎著說：「娘，她……她早就被我爹賣，賣去當……妓女了！」

再也忍不住，朱媚翻過臉去，在眼眶中兜轉的淚珠已經墮下……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歎出心中濃濃的苦澀；輕輕的抱過葉小英，聲音低沈：「葉小英，妳說的都是眞的？」

「我發誓，」葉小英停止哭泣，咬著牙說：「如果我有一句謊言，願遭天打雷劈！」

獨孤美按捺住心中的洶湧。「花花柳，不管怎樣，你一定要管這件事。」

「我想管，不只是這件事，天底下所有的不平與不幸我都想管。」柳花花浮起一個苦笑：「妳認爲這件事我應該怎麼管？」

「這種事情並不難解決，」獨孤美瞪著他：「你應該知道怎麼辦。」

柳花花把葉小英抱給朱媚，「如果妳讓她洗個澡，我相信她會更可愛。」

葉小英却不肯走，她掙扎著：「柳叔叔，你一定要幫我的忙。」

朱媚哄著她：「只要妳聽話，柳叔叔一定幫妳。」

「眞的？」葉小英仰著臉問。

「當然是眞的。」獨孤美摸了她的頭。

葉小英的小臉蛋兒首次露出笑容，很放心的跟著朱媚離開飯廳。

獨孤美目光很冷，「你眞忍心讓她去當妓女？」

柳花花淡淡一笑，「誰都不忍心，除了她父親。」

獨孤美瞪著她，「你不願管這件事？」

柳花花也瞪著她，「妳要我去殺她父親？」

「當然不是。」獨孤美笑了起來，：「你幾時變得這麼笨了？孩子的氣話你也當眞？」

「妳以爲她在說著玩的？」柳花花問。

「難道不是？」獨孤美說：「畢竟她只是個孩子。」

「她不是個孩子。」柳花花搖搖頭。

獨孤美覺得好笑，「你以爲她是幾歲大的人？」

柳花花却一臉正經，「妳說呢？」

「十二歲，」朱媚已經轉回頭，接口道：「她親口告訴我她只有十二歲，你不相信？」

「我相信。」柳花花朝她微笑，「十二歲，只是她年齡……」

「我不懂你的意思。」朱媚怔怔的望著他。

獨孤美忽然歎了一口氣，「我懂，我剛剛才懂……」

她終於明白柳花花的意思了，他指的是葉小英的「心齡」。

如果不是皇甫霏跟她談過這個問題，獨孤美懷疑自己是否眞能懂柳花花的話意。

朱媚忍不住問：「既然妳懂，爲什麼不告訴我？」

獨孤美望著她：「朱媚，一個人如果在貧困中或是仇恨裡長大，這種人是否通常比一般人來得早熟一點？我是指心理的早熟？」

朱媚低頭思索，終於點頭說：「我想是的。」

柳花花緩緩的接著說：「不只是心理上的早熟，最可怕的是心理上產生的偏激。」

「是的，」獨孤美輕輕歎息著：「葉小英雖然只有十二歲，可是她的心齡也許卅歲不止了。」

朱媚若有所悟，忽然低叫起來：「如果她已經不是個孩子，那麼她所說的要殺她父親，也絕不會是氣話了？」

「那不是氣話，」獨孤美不禁想起葉小英說話時的語氣與神情，失聲道：「那絕對不是她一時所氣的話語，我感覺得出來，她眞是對她父親有著噬骨之恨，她眞是想殺死她父親……」

獨孤美睜大著眼，吞了一口口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爲什麼？」柳花花平靜的望著她：「爲什麼可怕？」

獨孤美吐了一口氣，「一個小女孩想殺死自己的父親，難道你還認爲她是可愛的人？」

「她或許不可愛，或許如妳所說的是個可怕的人：」柳花花的表情肅穆，「但是妳爲什麼不認爲她是個可憐的人呢？」

獨孤美望著他。

朱媚也望著他。

柳花花沈默了一下，才又接著說：「妳們都有一個好父親，自然認爲想殺父親的人是大逆不道；但是，妳們有沒有想過，一個做父親的人，竟然致使到自己的女兒想殺他，究竟是誰可怕？葉小英？還是葉小英的父親？」

獨孤美沒有回答，朱媚也沒有。

「如果，」柳花花長呼一口氣，「妳們的父親也將妳們母女賣到妓館去當妓女，妳們還會高聲頌喊父親的偉大嗎？」

「如果是這樣，」獨孤美喃喃道：「我肯定會和葉小英一樣。」

「換做是我，」朱媚歎了一口氣：「只怕我已經去做殺父的事了。」

「我懷疑這是不是眞的，」獨孤美搖搖頭，「世界上眞有這樣的父親？我一直以爲只有不良子女……」

「世界上的確有著很多不良子女，」柳花花緩緩道：「但是妳如果肯花心思去觀察，妳將會發現多數的不良子女皆因不良父母而起……」

「不良父母？」朱媚瞪著他，「我只聽說過天下父母心，天下無不是父母……就是不曾聽說過天下有不良的父母。」

「我想，」柳花花朝她微微一笑，「這個問題，如果妳肯去細心觀察，妳也許會

發現勝過與人爭論。」

天底下有沒有不良父母？

這個問題的確不宜爭論。

因爲「良」或「不良」本身就沒有一個確切的界限，它實際上只存在於個人的主觀與客觀的看法。

朱媚忽然瞪著柳花花問：「有一件事情你是否可以告訴我？」

「什麼事？」柳花花微笑著。

朱媚歎了一口氣，「爲什麼人家都說你是個花花公子？」

柳花花一怔，「妳認爲我不像？」

朱媚搖搖頭，「你這副老氣橫秋的樣子，倒眞像我死去的爺爺。」

柳花花瞪了瞪她。

獨孤美却嗤的一聲笑了起來。

柳花花咳了一聲，「現在，妳們說要如何幫葉小英？」

獨孤美與朱媚相視一眼，竟說不出話來。

無論如何，絕不可能去幫葉小英殺他父親，誰敢？

獨孤美忽然狡黠的笑起來：「朱媚，妳認爲這件事情和我們有關係嗎？」

朱媚會意的笑著說：「好像沒有。我記得很清楚，葉小英只請柳花花幫忙她，不是嗎？」

「可不是，」獨孤美掩唇輕笑：「我也記得很清楚，葉小英說柳叔叔是世界上了不起的英雄……」

柳花花瞪著眼打斷她的話：「現在妳們可推得一乾二淨，方才妳們不是一人一口的答應了人家嗎？」

朱媚眨著大眼睛，忽然說：「我好像不記得有這回事了，我想我應該去看看她洗完澡沒有？」

說著，嬌軀一扭，像風一般的溜了出去。

「答應人家？有嗎？我怎麼也記不起來了？」獨孤美皺著眉頭：「我想，我也應該去看看葉小英洗好澡沒有？」

她抬起脚步向著門外跑。

可是她並沒有跑出門外，因爲柳花花不知什麼時候神不知鬼不覺的站在那裏，獨孤美收脚不及，正好一頭撞進柳花花的懷裡。

「想跑？」柳花花摟住她的腰肢，嘿嘿笑著：「今天晚上無論如何我要妳去殺葉小英她爹，看妳以後敢不敢再多管閒事？」

「要我去殺人？」獨孤美的俏臉上滑過一絲狡黠，張口說道：「那我一定會嚇得昏過去。」

話說完，她眞的昏過去了。

柳花花只好緊緊的抱住她。「獨孤美，妳少裝蒜，再不起來，我可把妳丟到地上不管了。」

獨孤美沒應聲，好像眞的昏過去了。

柳花花不禁有點急，這樣抱著獨孤美被人看到，總是不太好，只得苦笑道：「我承認，這件事和妳獨孤美沒有關係。」

「早說不就得了嗎？」獨孤美笑著睜開眼，却仍賴在柳花花懷裡不肯離開。

柳花花輕輕推開她，沒好氣道：「天底下最無賴的人大概就是妳了。」

獨孤美吐了一下舌尖，扮了個鬼臉，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0013165-3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大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嘉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0013165-3
收款戶名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大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擠著眼問：「你說怎麼幫葉小英？」

柳花花被她逗得笑了起來，「我也不知道，反正看著辦吧。」

這時候，朱媚已經轉了回來，却不見葉小英。

「人呢？」獨孤美問。

「我哄她睡了。」朱媚嫣然一笑：「莫說她這麼小年紀，就算是大人在門口跪上兩個時辰，也一定累壞了，不是嗎？」

鬆了一口氣，柳花花笑道：「妳做得很好，這種事能拖就盡量拖吧，或是她會改變主意也說不定。」

「但願如此。」獨孤美不禁歎了一口氣：「到現在我總算明白，天下事眞是無奇不有。」

* * *

天下事，的確是無奇不有。

柳花花做夢也想不到，分別了十年的初戀情人，竟又重逢於此。

這，是不是夢？

夜已經很深了，大漢鏢局一片寂靜。

所有的人都睡了，除了柳花花。

此刻的他靜靜的躺在屋頂上。

屋頂上有夜風，還有月光。

除此之外，還有他那顆創痛的心。

他在想皇甫霏，那個他生命中的第一個女人。

她此刻在做什麼？是不是也在想他？

他也是她生命中的第一個男人。

柳花花瞇著眼，眼角有一層淡淡的淚光。

他記不得自己多久沒掉過淚了，他只知道他掉淚的時候，身邊絕對不會有第二個人。

既使當年皇甫霏絕情而去，他也沒有在她面前流下半滴淚。

他早已瞭解「歡笑是全世界的、眼淚是自己的」這句話。

所以他在江湖中的形象，永遠是個既快樂而又逍遙的男人。

他是不是快樂而又逍遙的男人？

只有他自己知道。

有人說，只有老年人才會回憶。

因爲回憶多半是痛苦而令人感傷的，雖然回憶也有快樂，畢竟快樂已是永遠過去，只有痛苦永遠存在。

所以年輕人不喜歡回憶。

柳花花不是老年人，他年輕得很，所以他也不喜歡回憶；但是皇甫霏的美麗影子却佔滿了他整個腦海，他已經掉入回憶的深淵……

這種情形，他早已歷經了無數次，而每次都會令他痛苦得難以自拔。

他歎了一口氣，忽然彈起身形，像大鵬般的掠向遠處……

他要去那裏？

只怕誰也不知道他要去那裏，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只是想擺脫那痛苦的回憶。

每一次他痛苦得難以自禁時，他便展開輕功毫無目的飛馳。

只有這樣，他才能脫離痛苦；尤其是當他奔馳得精疲力竭之時，他什麼都忘了，然後好好睡上一覺，第二天什麼事也沒有了。

現在，他就是這樣子。

柳花花的身形很快，就像天上的流星一樣，快得令人接不上眼。

整個城市，包括大漢鏢局，早已被他拋得不見了。

風，咻咻的從他耳邊掠過，心中不禁泛起一陣快感。

一種發洩的快感。

一種忘記自我的快感。

柳花花覺得很快樂。

可是他突然皺起了眉頭，臉上閃過一絲驚異的表情。

因爲他發現身後竟然有一個小黑點跟著他。

那個小黑點當然是人。

是誰呢？

柳花花不禁把身形放慢了一些，他看不清楚那人的面孔，但是從衣著上看，他知道那個人是女的。

是不是獨孤美？

不可能，她的輕功和她的武功一樣，奇差無比。

皇甫霏？她的輕功在江湖上和她的美麗一樣，是出了名的。

但是柳花花很快就知道不會是她，莫說她已經歷了十年的江湖打滾，就是十年前的她也是一個敢說敢做的人，她絕對不會跟踪人家。

更何況，她都敢當著獨孤美的面脫光自己，她如果要找柳花花，怎麼會偷偷摸摸的？

不是她，那會是誰？

柳花花回過頭去看，仍然看不出那人是誰，只好把身形停在路邊上。

那人的輕功不壞，一下子就趕了上來。

「是妳？」當那人停在柳花花身旁時，他發現原來是朱媚，不禁驚詫道：「妳跟著我幹嘛？」

朱媚輕喘著氣，「我只是想証明一下，我這個『飛燕子』的輕功是否比得上花大少。」

柳花花瞪了她一眼，「原來妳也是個無聊的人。」

朱媚却嬌嫣一笑，「你如果有聊，怎麼會三更半夜跑到這山澗野地來？」

柳花花答不出話來。

朱媚忽然歎了一口氣，「江湖中人稱我飛燕子，所以我一向自視輕功了得，今日一比，才知道跟你差得遠哪。」

「其實妳算是不錯的了。」柳花花微微一笑，接著問：「這麼夜了，妳爲什麼還不睡？」

朱媚似笑非笑的望著他，「你又爲什麼不睡？」

柳花花微微一怔，隨即笑道：「妳想知道？」

朱媚掠著肩後的長髮，微笑不語。

柳花花張了張咀，却又把話吞回肚裏，淡淡的說了一聲：「我們回去吧。」

「不，」朱媚注視著他，「你一定要說出來。」

柳花花苦笑，「如果我說是因爲想女人才睡不著，妳相信嗎？」

「爲什麼不相信？」朱媚眼波盪漾，「我也是因爲想男人才睡不著的。」

柳花花傻住。

朱媚眼光灼熱如火。

柳花花怦然心動。

輕咳一聲，柳花花緩緩邁開腳步：「有人說妳有男人作風，果然不錯。」

朱媚蓮步輕移，細腰兒一扭一扭的挨著走，「不，你錯了。」

「哦？」柳花花聞到了她身上的淡淡幽香。

朱媚風情萬種的瞟了他一眼，「如果你肯抱我，你將會發現我是個十足十的女人。」

柳花花沒應聲。

他已經摟住朱媚豐滿的胴體，並且很熟練而又技巧的吻她那片紅潤的櫻唇……

朱媚沒有推卻，也沒有掙扎。

她溫順得像頭綿羊……

柳花花抬起臉，「妳果然是個十足十的女人。」

朱媚沒有說話，她仍閉著眼，胸前明顯的急促起伏著；忽然，她伸出水蛇般的手緊緊攬住柳花花的頸項，顯得有些笨拙的吻住他的唇……

她輕吮著柳花花遞過來的舌頭，忍不住全身一陣抖顫……

這一吻，好長。

朱媚有一種昏眩的感覺，她已經癱軟在柳花花懷裡。

「謝謝你，給了我這麼美的初吻。」泛著紅潮的臉兒緊偎著他胸前，朱媚夢囈著：「我相信，這一定會是很美的回憶。」

輕拂著她的秀髮，柳花花輕聲道：「現在，可以回家了吧？」

「為什麼快樂的時刻總是過得這麼快？」輕輕撫弄著他的臉頰，朱媚微閉著眼，俏臉上閃漾著既滿足又快樂的神情。

柳花花輕輕推開她，「我們走吧。」

挽著他的手臂，朱媚甜甜一笑：「上那去？」

柳花花苦笑道：「這麼晚了妳還想上那去？當然是回去啦。」

朱媚跟著他移動腳步，「我還以為你想去落雁坡呢。」

「落雁坡？」柳花花停住腳，轉身望了望，「前頭就是落雁坡？」

「是的，大概幾盞茶功夫就可到了。」朱媚嬌聲道：「反正你睡不著，為何不去走走？」

柳花花沈吟著，「落雁坡自然要去，但那應該是天亮以後的事。」

「我知道，」朱媚含笑道：「但是現在去和天亮以後去不一樣。」

「為什麼？」柳花花微怔。

朱媚凝視著他，「因為天亮以後你身邊就會多了一個人。」

「獨孤美？」柳花花笑了起來，「有她在有什麼不好？」

「自然不好，」朱媚翹起了小咀兒：「如果剛才她在這兒，你會吻我嗎？」

柳花花不禁楞住。隨即輕笑著說：「這的確是個大問題，我怎麼沒有想到？」

朱媚輕跺腳，「現在，你已經想到了，為什麼還不走？」

「我是想走，」柳花花忽然堆著苦笑：「但是還有一件事情妳絕不會想到的。」

「那一件事？」朱媚仰著臉問。

「那就是……」柳花花歎了一口氣，「無論我到那裡，她絕對可以找到我。」

「我不相信。」朱媚嗤了一聲，「她現在也能找到你？」

朱媚忽然轉過身去。

因為她聽到了衣袂凌空聲。

一個人影正朝這裡飛掠而來。

那人的輕功並不好，身形顯得笨拙而踉蹌……

朱媚想笑，却一點都笑不出來。

因為她已經知道那人是誰了。

獨孤美。

朱媚不禁歎了一口氣，「幸好她的輕功這麼差勁，否則我真是連一點機會也沒有了。」

柳花花輕笑一聲，正想抽出被她挽住的手臂，朱媚却出其不意的摟住他，而且飛快的湊上紅唇……

做夢也想不到她會來這一手，柳花花不禁楞在當場……

當柳花花推開她的時候，獨孤美已經站在旁邊；他望了望她，顯得有些尷尬，勉強笑道：「我以為妳睡了。」

獨孤美却若無其事的朝他咧咀笑笑，掩著胸口輕喘著道：「我本來是想睡的，可是我又想到你這個夜貓子一定會到處亂跑，當我出來的時候，正見你朝這個方向跑來，而且身後還有一個人跟著，我擔心會發生什麼事，所以也就跟來了。」

「妳以為會發生什麼事？」朱媚斜著眼望她。

獨孤美淡淡一笑，「如果我早知道是妳，我就放心了，自然不會有事發生。」

「的確沒有發生任何事，」朱媚唇角浮著一絲微笑，「我只是向他証明我是個十足十的女人吧了。」

「應該的，妳有這個權利。」獨孤美聳聳肩。

柳花花靜靜的看著她，透著一股怪異的神采。

「輕功不好就有這點麻煩，跑了一點路便累得喘不過氣來。」獨孤美用袖口輕拭著額角，挑了一塊石板坐了下來，一面輕敲著兩腿，一面說道：「夜色這麼美，使我想起古人的秉燭夜遊，唉，那的確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妳看來不像生氣的樣子。」朱媚眼中露出幾分驚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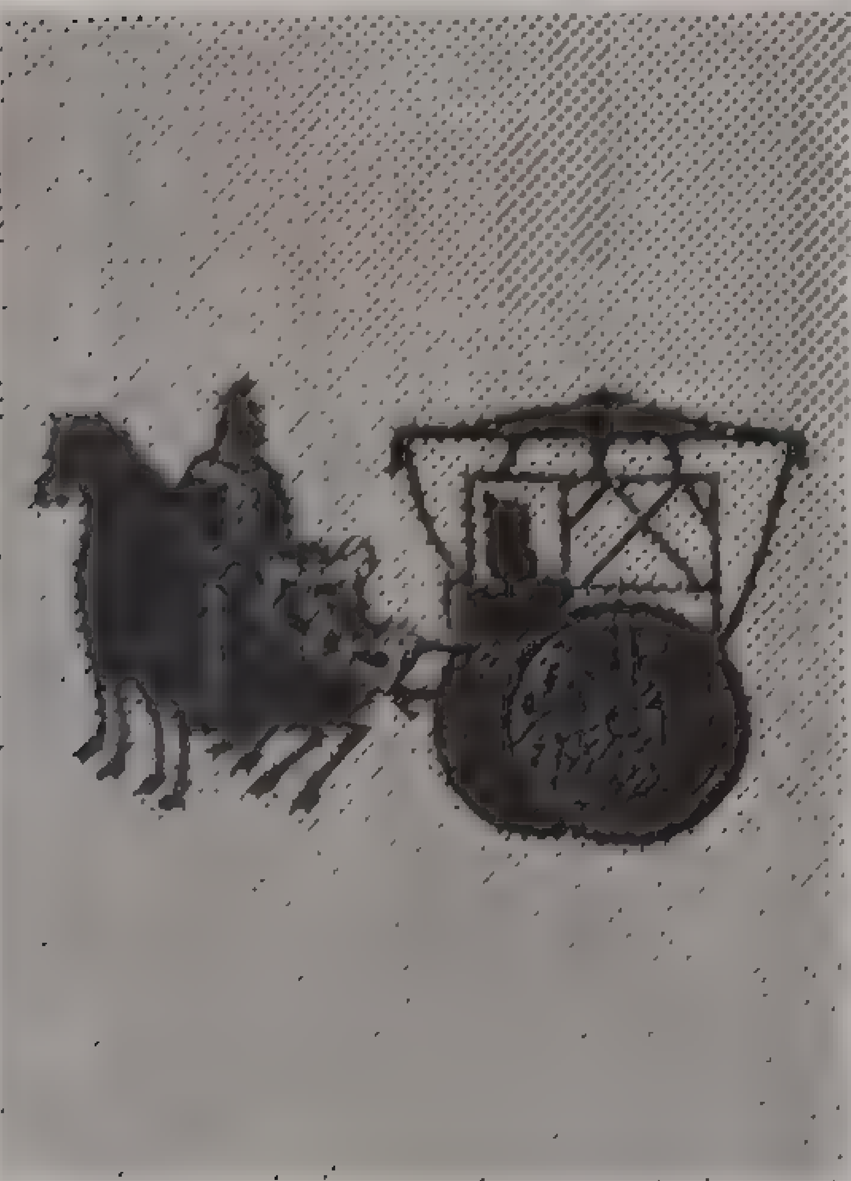
獨孤美望著她，似笑非笑。「人在生氣的時候，通常都不會很好看的；尤其是女人生氣的樣子，恐怕沒有一個男人喜歡見到。」

歎了一口氣，柳花花走前去拉住她的手，「走吧，獨孤美，前頭不遠處便是落雁坡，如果妳走不動，我背上妳便行。」

當柳花花背上了獨孤美的時候，她的咀角浮起了一縷笑容。

朱媚則面無表情。

（未完．三一）



俠情倫理故事／范禮・文
可飛・圖

雛鳳遊龍鉄琵琶（上）



聚會萬春樓　羣豪中奸計

「萬春樓」是巢湖附近數十里，惟一的一家像樣的酒館。

樓高數丈，簷角勾起雲烟，門開八尺，石階旁遍鑲紫玉。

這天雖然是中午時分，火紅的秋陽高掛在天空，但並不太熱。

微風吹起窗帘，已見到樓中坐滿了食客，亂糟糟，鬧吵吵的，响成一片。

突然聽到了一聲粗壯的聲音喝道：「好啊！眞他媽的是蟹過重陽，魚過冬，現在重九剛過，這蟹兒竟又鮮又肥，喂！伙計，再給我們添上八隻。」伙計抬頭一看，是位黑漢在大聲叫嚷。

一個綠衣少女嬌美的笑道：「三哥，我看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師父是怎樣囑咐咱們，你小心我在師父面前告你一狀。」

黑漢哈哈大笑，道：「臨下山時，師父祇告誡我不准吃酒，並沒說不准我吃蟹，小師妹妳可別專拿師父來嚇人啦！」

店小二捧着盤蟹，邊走邊道：「畏！剛才是那位爺要的蟹？」

黑漢聞言罵道：「奶奶的，你娘沒給你生出耳朵和眼睛，老子已叫喊了半天，你還問你媽的個屁！」

店小二躬身陪禮道：「對不起，今天客人多，一時照顧不到，請你老包涵一點。」

黑漢一瞪眼睛，話尚未出口，忽然門外有人大聲減道：「喂！裏面有活人麼？快給我滾出幾個來！」

這一聲大喊，無異是晴天霹靂。

店小二被那聲音震得耳鳴嗡嗡，目瞪口呆，急忙伸頭向門外一看，隨聲走進一個身高丈二的大漢，腰圍七尺，手持一對板斧，至少也有百來斤重。

綠衣少女用手一搗那黑漢道：「三哥，你看你弟弟來啦！」

黑漢大笑道：「這人長得跟我極爲相似，但不知他的手底如何！只是他的個子比我還高，可是，我從來就沒這麼一位弟弟！」

綠衣少女也笑道：「你先看他這對板斧的份量，他的臂力決不在你之下。」

黑漢突然大聲喊道：「喂！小子，你給我過來！」

那大漢聽人叫他小子，不怒反笑，朝他面前走來。咧嘴一笑道：「黑小子，你是叫我麼？」

黑漢雙目一瞪道：「我不叫你還叫個鳥？你窮嚷個什麼？我黑你也不白，你的雙腿是向人租的麼？還不坐下講話！」

那大漢眞的向下一坐，「克叉」一聲，將椅子坐得一折爲二。

他急切間，兩腿一拿樁，方始將身形穩住。不由張口大罵，道：「什麼鳥人，擺這種鳥椅子，險些把老子摔倒。」

他飛起一脚，那椅子僅有一點相連的地方，也分爲兩半，眼看就要下落。

突然綠影一晃，已竄向那兩半椅子的中間，素手雙揮，一手接着一半，又在那桌椅空隙中落了下來。

這是那綠衣少女，露了一手，接着一聲嬌笑道：「三哥，看來你這位弟弟比你性子還要猛烈十倍。」

黑漢咧笑道：「小師妹，這一手可眞讓你露了臉啦，要是師父在身邊，準又得

翹起大姆指來稱讚你幾句了。」

綠衣少女將破椅子向地上一放，道：「倒不是我小師妹有意露上一手，如果任這張破椅子掉下來，這熱鬧場合中，怕不要又有幾個人頭破血流啦！」

那大漢手持板斧，却呆在一旁，不知如何是好。

少傾，方恍然「哦」了一聲，雙手持斧躬身說道：「小師妹，我謝謝你了。」旋又大聲喝道：「什麼鳥店家，還不趕快換張椅子拿來。」

此際有人大喝一聲：「來也！」

只見店小二捧着一份杯箸，一手托着一個花鼓石榥，急步而來。那石榥高約二尺，粗可一圍，看來至少也有五百斤重。

那店小二却身不偏斜，面不改色，先將杯箸放下，然後右手猛地一抽，雙手同時按着石榥上面，輕輕放下，一笑道：「爺！你請坐。」

大漢哈哈大笑，將兩柄板斧一碰，冒出一團火花，旋向地上一放，叫道：「想不到你這鳥人，居然還有一手。」

一屁股坐了下來，拿起酒壺便倒了一杯，向黑漢笑道：「黑小子，你貴姓啦？」

黑漢笑道：「老爺叫趙虎，你呢？」

大漢道：「老子叫李龍，小子你幾歲？」

黑漢道：「老爺子今年十九歲，小子你呢？」

大漢道：「老子今年十八歲，眞他媽的見鬼，你怎麼會比我大一歲？」

綠衣少女拍手笑道：「他是你的大哥，不比你大，難道是比你小不成？」

李龍雙眼一紅道：「他不是咱大哥，咱大哥早就死啦！」

綠衣少女笑道：「你死了一個大哥，如今找上一個，豈不又補上了麼？」

李龍咧嘴笑道：「臭丫頭你說得對，死了一個大哥，再補上一個大哥，豈不是等於沒有死？大哥！小弟敬你一杯。」

趙虎哈哈大笑，道：「兄弟！大哥爲你引見引見，這是我的小師妹，宋芳芬。」

李龍笑道：「他媽的好响亮的名字，做哥哥的也得敬你一杯。」

雙手捧杯，一飲而盡。

綠衣少女宋芳芬笑道：「謝謝你啦！二哥，初次見面！你不送點見面禮給小妹麼？」

李龍聽得一愣，縱聲笑道：「咱他媽除去這一對板斧而外，身無長物，你讓我送什麼給你呢？」

趙虎笑道：「我這小師妹沒有一把稱手的兵刃，將來有機會你送她一把寶劍就得了。」

李龍連連點頭說道：「一定！一定！」

正說間，忽聽得有人大罵：「我操你個狗娘養出來的，老子來了這麼久，怎地連個招呼的人也沒有。」

砰地一掌，將桌面錘了個大洞。

發脾氣的人是個紅面漢子，看年紀總在四十開外，生得一臉張飛鬍，看來異常威猛。

店小二趕緊陪笑跑上前來道：「爺別生氣，今兒客人多，你包涵則個，要吃什麼，我馬上送來就是。」

紅面大漢罵道：「混小子，你他媽的瞎了眼，老子不吃啦，老子要操你祖奶奶！」

揮起一拳，向店小二的前胸搗去。

店小二不閃不讓，右手一托，硬生生將紅面漢子的拳頭抓住，笑道：「爺，你可別動武，這地方不是任人胡鬧的。」

紅面漢子猛地將手腕一震，旋又向後一抽，想將那被握的手抽出來。

那知竟如蜻蜓撼石柱一般，分毫未動。

此際西南窗下有人冷哼一聲道：「想不到啊，這『萬春樓』倒還是個臥虎藏龍的地方。」

一個青衣中年人走了過來，右手一指，已射出一縷勁風，直點小二的笑腰穴。

店小二急將手一鬆，身形微挫，人已飛上橫樑。那青衣人解了紅面漢子的圍，又翩然回座。

此人乃是「西川俠盜」余丁祿，一生喜抱不平。

此際忽聽得一陣悅耳的笛聲，由樑間傳下。

原來是那店小二好整以暇的在吹橫笛，笛韻繞樑飛舞。

李龍驚道：「他媽的這店小二可眞有點邪門。」

宋芳芬悄悄笑道：「你好好的看着，下面還有熱鬧的呢！」

忽然東窗下有一白衣書生，朗聲吟道：「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

一陣瓊鈴聲响，至樓門外而止，門外走進個黃衣女子，嬌笑道：「書呆子，誰棄你而去？誰又亂你心？昨日既不可留，今日當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如今這秋雁又回來啦！」

白衣書生朗笑一聲，道：「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今既是走了，又何必回來找我？」

黃衣少女哂道：「別向自己臉上貼金啦！誰還有興趣找你這個酸丁？如今不過偶逢盛會，咱們是碰個巧，你那『綠玉杖』也該還給我吧？」

白衣書生來不及答話，突然笛聲停止。

那店小二從樑上跳了下來，道：「姑娘，你是要『綠玉杖』還是『綠玉笛』？如果是要『綠玉笛』，可在我小二的手中。」

黃衣少女嬌叱一聲：「去你的，就憑你這兩手三脚貓，也敢在我面前丟人現眼？」

反手一掌，又將店小二打上了橫樑，但他可並未受傷。

此際突聽得樓外一陣吵雜的脚步聲，有數十個不同類型的人物，先後擁了進來，紛紛覓位就坐。

剎時間，「萬春樓」已座無虛席。

噹地一聲報君知，一個身着八卦道袍的老道，走到那黃衣少女與白衣書生的身邊，道：「我估道是誰？原來是勞月桂與冷金華相公。你們兩位時分時合，吵吵鬧鬧，莫不是八字有所沖尅，何不讓貧道給你們合上一合，可好？」

黃衣少女勞月桂冷冷一哼道：「『逍遙子』却怎地如此不知機，再在這兒胡扯不休，別怪本姑娘要罵人了。」

「逍遙子」笑道：「貧道可是一片好意，兩位既不願意我多事，我可得去吃上兩隻鮮蟹，喝上一杯老酒，也不枉到這『萬春樓』跑了一趟呢。」

講着，眞的轉身便去。

他連在樓中轉了兩轉，找不到空位。却硬在趙虎的桌上擠了下來。

李龍雙目一瞪說：「好個牛鼻子，什麼地方不好坐，你偏偏要擠到我們一起來？」

宋芳芬嬌笑道：「二哥別嚷，這位道爺會算命，不妨請他給你算上一算，看什麼時候，可以討上一個花不溜丟的老婆？」

「逍遙子」將報君知噹地敲了一下，一抹八字鬍笑道：「這位姑娘說得不錯，貧道幼從名師，習得陰陽術數之學，善算一生窮通得失。這位小哥如果不見外的話，讓貧道爲你算一算。」

李龍提起雙斧，臨空一撞，冒出一溜火花，叫道：「咱的命是憑着兩柄板斧打下來的，何用你牛鼻子來算。」

「逍遙子」朗聲一笑，未及答話。

忽聽得一陣琵琶聲遠遠傳來。

那聲音時急時緩，急時如高山流水，浩浩不絕。

緩時似風擺柳，瑟瑟蕭蕭，聽得人迴腸盪氣，盪氣迴腸。

「逍遙子」輕喝一聲：「好琵琶！不知出自何人之手？」

宋芳芬正色道：「道長能於今日此時，來至這『萬春樓』頭，難道連這琵琶出於何人之手都不知道麼？」

「逍遙子」道：「貧道一生浪跡，四海雲遊，今日來此，也不過是適逢其會而已，焉知這琵琶是出自於何人之手？」

宋芳芬道：「此『萬春樓』樓頭面對萬春橋，過了萬春橋再向下走，便是巢湖。」

「逍遙子」道：「這一點貧道省得。」

宋芳芬又道：「那巢湖之中有一座山，叫做姥山，山中有一夥强盜，依水而居，集茅爲屋，定名『飛鳳寨』，寨主是一個異常美麗的年輕少女，善用鐵琵琶，不獨武功驚人，更精韻律之學。」

「逍遙子」哦了一聲道：「這個貧道倒初次見聞。如此說來，這些人全是衝着『飛鳳寨』而來的了，只不知何故？」

宋芳芬道：「那女子寨主當夠了，竟想過過幫主的癮，因而將『飛鳳寨』改稱『飛鳳幫』，東邀當今各大門派，以及武林中隱跡之流，來參加她的開幫大典，欲在這『萬春樓』，大擺宴席，以爲慶祝。」

「逍遙子」道：「難怪今日三山五嶽，各門各派的人全有，這一場熱鬧，倒是眞的給貧道趕上了。」

宋芳芬正欲再說。

忽聽一縷笛音，由樑間飄出，按着琵琶的音韻，抑揚頓挫，配合得恰到好處。

「逍遙子」搖頭道：「一個酒樓的小二，竟然也有如此武功，眞是令人費解了。」

宋芳芬道：「『萬春樓』名爲酒館，實際上就是姥山『飛鳳寨』的眼綫。店中侍役，每人皆有一身出色的武功。」

「逍遙子」道：「這就難怪那『飛鳳寨』寨主飛揚跋扈了，只不知那位寨主叫什麼名字？」

宋芳芬道：「那寨主名叫『素手琵琶』金枝玉，原是『鐵杖和尚』的關門弟子，一身武功頗得乃師眞傳，不知如何自甘墜落，却當起了『飛鳳』的寨主來。」

「逍遙子」點頭又道：「姑娘對此事何以如此淸楚？」

宋芳芬道：「這次『飛鳳寨』的開幫大典，家師原也在被邀之列，只因他老人家已多年未入江湖，因此才派我師兄妹來此一遊，順便觀察她們今後的擧止。」

「令師是？」

「目下恕難奉告。」

「逍遙子」雙眉微皺，似在思索什麼事情。

突然樂聲一止，那『萬春樓』前，現出一個紅衣少女。

懷抱琵琶，嬌聲道：「小女子奉幫主之命，來向各位同道轉達幾句話。今日是敝幫的開幫大典，承各位盛情，不遠千里而來，敝幫主非常感謝，申時一到，必大擺酒席，歡宴佳賓，屆時敝幫主也必親自前來奉敬各位一杯。只是目下小奴想借問一句話，有一位冷金華冷大俠，不知來了沒有？」

冷金華朗聲一笑，道：「在下已在此久候了。」

紅衣少女道：「如此可好，敝幫主因開幫在即，一時難尋立信之物，想借冷大俠的『綠玉杖』一用，以作敝幫今後統領部下及指揮分屬之用。此擧不獨對敝幫有益，即冷大俠亦與有榮焉。」

冷金華未及答話。

黃衣少女勞月桂已嬌喝一聲：「慢着！」

紅衣少女冷冷看了她一眼道：「姑娘有何指教？」

勞月桂冷一哼道：「那『綠玉杖』原爲本姑娘之物，既是貴幫主欲借此物，也得先問問我才行。」

紅衣少女冷笑道：「這原是幫主的意旨，爲屬下的不便自作主張。好在申時快到，姑娘還是親自向敝幫主說吧！」

紅影一閃，嬌軀已退出七八丈開外。

一個小小的女侍，竟有如許武功，那「素手琵琶」金枝玉更可想而知了。

「萬春樓」頭，响起了一陣驚羨之聲。

「萬春樓」外，却响起了一陣歌聲，唱歌的人中氣充沛，聲音洪亮。

歌聲一停，從門外走進個老道，鳳目劍眉，銀鬚白髮，身着一領灰色道袍，背插長劍，手持拂塵，飄飄有出世之表。

那老道剛一進門，身後已有人大叫道：「好個牛鼻子，我老化子在樓門外躺躺，避避邪風，你却大吵大鬧，偏偏要把我老人家吵醒過來，我老化子跟你可沒個完。」話聲落，人影現。一個年屆花甲的老乞兒，伸手一抓，便拖住那老道，死命不放。

老道哈哈一笑道：「我說你這老化子眞不要臉，我不過才高興高歌一曲，你就死扯活拉，難道眞的要我做東不成？」

老化子呵呵大笑道：「這倒給你說着啦，我老化子三天沒要到飯，肚子裏早在唱空城計，本來想在外面嗅嗅酒肉香味，也可以作個畫餅充飢，偏偏你這牛鼻子要把我扯出來，如今你不做東誰做東？」

老道笑道：「你急什麼？等下申時一到，這『萬春樓』必大擺酒席，憑你老化子這武林中一席身份，還怕不是座上嘉賓麼？」

老化子雙手連搖道：「算了算了，那種要命的酒，我化子可不敢吃，請不請你早說，可別讓我纏上那場是非。」

老道笑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如今你想拋脫干係也不行啦。」

二人同聲大笑，在門邊一張桌子擠下去。

宋芳芬一抖綠色羅衣，悄聲道：「這老道與化子高談之間，似乎隱藏玄機，道出這『萬春樓』，將會有一場凶險，不知這二人是誰？」

「逍遙子」道：「這兩人可全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一個是武當山的前輩高人『玄通道人』，一個是『化子幫』代表老呼延範。只是照他們的語氣推測，好像今晚這『萬春樓』有一場凶險，難道『飛鳳寨』今日設宴，會有什麼陰謀不成？」

宋芳芬道：「自古道宴無好宴，會無好會，道長精通術數之學，何不卜上一課，以測吉凶。」

「逍遙子」面色一正道：「正是，不是姑娘提起，我倒忘了。」

邊說間，從袋中掏出三枚制錢，神色凝重，雙手一合，連搖了六次，是單單單拆單單，合得天風姤掛。

初二爻動，陽極陰生，變天地否不由眉頭一皺，正待詳加推算。

李龍已覺不耐，突然一聲大喝：「什麼鳥人弄這些鳥名堂！」

揮起一斧，將桌角劈去一塊。

「逍遙子」面色一變道：「姑娘，不用算了，斧劈桌角，凶機已現。」

宋芳芬道：「沒有個預防之法麼？」

「逍遙子」道：「斧劈東南角，東南主凶，西北平安，待會萬一有變，我們可往西北方闖，可保無礙。」

正說間，突然有人大喝：「申正已到，開宴！」

立時從樓後擁出數十個青年女侍，端盤拿菜，按杯斟酒。那些女侍一個個身手矯捷，步履輕飄，如一羣穿花蝴蝶。

不一會已將杯箸酒肴重新換過。樓中百十個武林人物，靜待變化。

因此無一人開聲講話。

又一會工夫，一個紅衣女子忽然在樓門口出現。

鶯喉婉囀的嬌叱一聲：「幫主駕到。」

接着便聽到一陣叮咚的琵琶之聲，約有數十張琵琶，在同時合奏，其聲雖混淆複雜，聽來却甚有條理。

抑揚頓挫中，隱含着一股內力，驚人魂魄，樓中人齊聽得有些心旌震蕩的感覺。

「逍遙子」悄聲道：「她這種排場，意在先聲奪人，看來眞的有什麼陰謀了。」

宋芳芬道：「如今在座的人，可全是獨霸一方的人物，她就是有什麼陰謀，恐怕也難以如願吧！」

「逍遙子」搖頭道：「這就所謂防而不備，如果她事先早作安排，今日到場的人雖多，也難免遭其毒手，我們却不可大意呢！」

趙虎喝道：「管她什麼陰謀，到時候俺趙虎一棍一個，不送他們回姥姥家才怪呢！」

宋芳芬突然噓了一聲，叫道：「三師哥！人家已經來啦！」

趙虎李龍與「逍遙子」，轉頭看去，果見有十二個紅衣少女，各抱琵琶，分成兩列站定。

一頂軟紅小轎，由兩個壯漢抬着，至樓門前停下，珠簾掀處，從裏面走出個黃衣少女。

懷抱玉石琵琶，不見金蓮移動，人已進入樓中。

輕輕一禮，朱唇微啟的道：「為了敝幫大典，竟勞動諸位大駕，不辭跋涉之苦，前來祝賀，這份感情，小女子銘感五內，今暫借素酒一杯，聊表小女子一點感謝誠意。」

邊講間，已由一個紅衣女侍，送來一只翡翠鑲金的酒杯，並斟滿了酒。

黃衣女子左手抱着琵琶，右手端杯高舉。

一聲嬌笑道：「一杯水酒，不成敬意，各位請啊！」

嬌軀微仰，已一飲而盡。

＊　＊　＊

樓中各人，驚於這「飛鳳幫主」，「素手琵琶」金枝玉的美色，及被一股無形的魅力所驅使，不由自主的各自飲了一杯。

李龍趙虎正待舉杯，「逍遙子」用目示意，並向他們微微搖首。此際又聽得那「素手琵琶」道：「敝幫的開幫大典，為了避免浪費時間，減少麻煩起見，一切儀式，皆已免去，只要冷大俠『綠玉杖』借過一用，便可完成手續，不知冷大俠可肯賞臉？」

冷金華未及答話。

勞月桂已嬌叱一聲說：「慢着！這『綠玉杖』雖在冷金華之手，但却是本姑娘原有之物，欲借此杖，也得先問問本姑娘肯與不肯！」

黃衣少女金枝玉看了牠一眼，嬌笑道：「這位姑娘想就是江湖上傳聞與冷大俠稱為歡喜寃家的勞月桂姑娘了？」

勞月桂面色一寒道：「不錯！」

金枝玉冷冷的道：「既到了這『萬春樓』中，借與不借，已不是你勞姑娘的事，不要說是一枝小小的『綠玉杖』，就是在座諸位同道，從今天起，一切亦得唯本幫的命令是從！」

此語一出，樓中百多個武林人物，俱都大吃一驚，紛紛站了起來。

「逍遙子」悄聲道：「宋姑娘！這『飛鳳幫主』的狐狸尾巴現出來了。」

宋芳芬微點頭，此際有人冷笑一聲道：「金姑娘此話是何用意？」發話人竟是「西川俠盜」余丁祿。

「素手琵琶」嬌笑道：「這位大概就是人稱『西川俠盜』的余大俠了。」

余丁祿冷冷的道：「不錯！正是在下。」

金枝玉又道：「以余大俠那種身份，一向獨來獨往，別具風格的人物，自然是受不慣別人的指使了。」

余丁祿道：「豈止是在下，今日在座的人，那一個不是成名的英雄俠士，誰又慣受別人的指使？」

金枝玉突然咯咯的嬌笑起來道：「余大俠說得不錯，當今的英雄俠士，又有誰會甘願聽別人的指使，更何況我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女人？不過我們成立『飛鳳幫』是有其宗旨的。」

余丁祿道：「在下洗耳恭聽。」

金枝玉面色一肅道：「本幫成立宗旨，第一，感於近來武林中人才輩出，份子亦良莠不齊，其中難免有爲非作歹之輩，此種人必須加以管束教導，使他走入正途；第二，武林中人物一多，便不乏好勇鬥狠之人，其中更難免有些恩怨情仇的事情發生，必須有一個公正嚴明的幫會，爲他們主持正義，判別是非。只是這兩件事說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就不大容易，更非我們『飛鳳幫』一幫之力所能做到的，因此非要各位在場的英雄俠士幫忙不可。」

她雖是獨霸一方的女中梟雄，說起話來却娓娓動聽。

余丁祿冷冷一笑道：「想不到啊，想不到。」

金枝玉道：「余大俠想不到什麼？」

余丁祿道：「想不到一個雄踞一方的強盜頭子，竟然也會爲武林主持正義，判定是非，這種事叫誰能夠相信？」

「索手琵琶」面色一寒道：「余大俠說小女子是強盜頭子，我也不加否認；可是你也强不了多少。誰不知你余大俠是西川有名的俠盜？」

余丁祿道：「不錯，但是我所偷盜的是爲富不仁或者是貪官汚吏的錢，且都用以扶助弱小，接濟貧窮，可是你搶來的錢呢？又用到什麼地方去了？」

金枝玉道：「我將搶來的錢用在組織『飛鳳幫』上，去爲武林主持正義，剷除不平，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呀！」

余丁祿未及答話，便仰首哈哈大笑起來。

由於他內力深厚，中氣充沛，四週的空氣，竟隨着他的笑聲在波動。

此際，那「化子幫」獨一無二的前輩長老呼延範也跟着笑道：「金姑娘此旨莫非是想在造成雄厚的勢力，而另有作爲吧？」

金枝玉面色一變道：「小女子孤陋寡聞，這位是？」

呼延範道：「好說！江湖中好事的朋友們送我老化子一綽號叫『四海遊龍』。」

金枝玉粉面又是一變，瞬息間又恢復正常。

金枝玉嬌笑道：「原來是『化子幫』的前輩長老，呼延老爺子，小女子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了。」

「玄通道人」大笑道：「妳這臭丫頭居然連『四海遊龍』呼延老爺子也想指使起來了，可眞是胆大包天。」

金枝玉道：「小女子眼拙，這位道爺是？」

呼延範罵道：「妳連武當名宿『玄通道人』都不認識，還混充什麼好漢？」

金枝玉突然咯咯笑起來道：「小女子眞是瞎了眼，連這麼兩位了不起的人物在此，我都不識。金枝玉有天大的胆，也不敢指使二位老人家；只是此事體頗大，非大家羣策羣力，實難達成願望。這樣吧，小女子斗胆，請二位老人家屈就爲本幫的督師之職，就連小女子也得聽二位老人家的指使。」

黃衣少女勞月桂突然笑道：「金枝玉，別在口蜜腹劍打如意算盤了，你想利用他們兩位前輩的威望，而造成你武林地位，那簡直是在做白日夢。」

金枝玉狠狠的瞪了她一眼道：「在你的『綠玉杖』尚未獻出之前，我們尙有賬算，現在却用不着你多嘴。」

此時四週突然起了一陣噓噓的聲音，百多個武林人物，似乎已有些不耐。

噹地一聲報君知，「逍遙子」已高聲叫道：「諸位不必再多費唇舌，今日之局，看來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

宋芳芬道：「不知道長所指的是那兩條路？」

「逍遙子」道：「第一條路是我們在座的人，從今天起，一切以『飛鳳幫』的命令是從，如果不從，那『飛鳳幫』決不會讓我們安全的離開。

「因此，第二條路就是我們殺出『萬春樓』，消滅『飛鳳幫』，爲武林除害。」

金枝玉妙目一轉，嬌笑道：「這位道長說得不錯，擺在眼前的，只有兩條路，各位如果願意走第一條路，接受本幫指使的，請站過一邊。」

樓中百多個武林人物，相互看着，却無一人移動身形。

白衣書生冷金華冷笑道：「金枝玉！妳雖然想做太上皇，眼前却無一個保駕之臣，這個夢，我看你也應該醒了吧。」

金枝玉面色一寒道：「各位既不願意共襄盛舉，小女子也不敢勉强，不過我有一句肺腑之言，得坦誠的告訴各位。」

李龍聽得甚是不耐，雙斧一碰，發出噹地一聲大响道：「妳這鳥女人，有屁快放，這樣嚕嗦做什麼？」

金枝玉看了他一眼，並未動氣。只是淡淡的道：「適才小女子敬諸位的酒中，已放了散功藥物，從今日起，必須七天服一次解藥，否則全身功力將隨之散盡，跟一個普通人一樣。」

此語一出，衆人齊是大吃一驚，要知一個練武的人，一但失去武功，那簡直比死還要難受。

趙虎呼地一鐵棍，將桌子打翻，怒道：「妳這臭女人在嚇唬誰？」

金枝玉冷冷的道：「各位不信不妨先運運氣，看看小女子此話，是不是在嚇唬你們。」

在座的人齊閉目運氣。

宋芳芬偷偷看各人的臉色，全有些異樣。

不由舌頭一伸，悄聲向「逍遙子」道：「道長，幸虧你適才提醒，要不然我們這幾人全上當了！」

「逍遙子」道：「話雖如此，但今日凶險，並未完全躲過，你們千萬記住，等一下萬一有事之時，要往西北方闖，必可脫險。」

宋芳芬點點頭。

此時，忽聽呼延範大怒罵道：「妳這臭丫頭，妳以爲這小小的一點藥物，就能將老夫怎樣了麼？看我老化子先斃了你！」

身形一起，已向她撲去。

呼延範乃丐幫中碩果僅存的長老，年已近百，其功力豈同小可。

他一撲之間，立時帶起了一股龐大無比的壓力，向「素手琵琶」金枝玉以及二十多位懷抱琵琶的紅衣少女壓下去。

金枝玉並不迎戰，祇是嬌叱一聲：「退！」退字才出了口，嬌軀已向樓門外飛去。接着二十多個紅衣女子，也接着飛出。

「玄通道人」，方說得一聲：「不好！」正待隨身遁出，亦已遲了一步。

嘩啦一陣大响「萬春樓」的樓門亦已緊閉起來。

「逍遙子」大吃一驚，喝一聲：「速退！」

身形一晃，便向西北角的窗口穿出。

接着宋芳芬與李龍、趙虎，也隨之齊穿出，就在他們剛剛躍出之時，身後也跟着嘩啦一聲大响，窗門亦已閉上。

四週門窗全是用生鐵鑄成，當中暗含機關消息，每個門窗皆相互扣結，萬一有事，大門一閉之後，兩邊的窗子也必先後關閉，「逍遙子」等所逃出的西北角那個窗子，是在機關消息中最後的一個。

不獨開得最晚，關也是最後一個。因此「逍遙子」他們才有充裕的時間穿出去。雖是如此，也還是一步之差。

老化子呼延範一撲未中，氣得嗚呀呀的怪叫，一脚向那道鐵門上踢去。老化子是何等功力，這一脚踢去怕不有千餘斤重。只聽拍地一聲大响，那鐵門竟然分毫未動。此際「萬春樓」中發出一片吵雜的聲音，同時聽到擦擦幾聲，已亮起十數枝火摺子。

原來這「萬春樓」中自門窗被關閉之後，內面已顯得一片黑暗，百多個武林人物齊感不耐，紛紛打亮火摺子，不久樓中又是一片通明。有些人已將樓中的十二盞銅油燈燃點起來。也正因如此，這才看到各人面上全露出驚慌之色。

此際忽聽得「玄通道人」叫道：「老化子你可別白費力氣，『萬春樓』如果這樣的不耐打，人家也不會大胆的將我們留在這兒了。」

呼延範大叫道：「依你牛鼻子說，咱們就應該讓她這樣子的困下去麼？」

此語一出，立時有數十人也跟着大叫：「是啊！我們總不能這樣的被困下去。」

「玄通道人」叫道：「這是當然的事，何況剛才那女魔頭已經說過，我們服了她的散功藥物，每七日須服她的特製解藥一次，否則全身功力將逐次散盡。因此我們必須在這七日之內，設法脫困。」

呼延範叫道：「牛鼻子，說來說去，還不是那句老話，我們必須設法出去。」

「玄通道人」道：「但也得有個計劃，這『萬春樓』四壁全是白石砌成，要想從這方面出去，那是萬不可能，貧道倒想到了兩條出路，或者有些希望。」

勞月桂道：「不知道長所指是那兩條出路？」

「玄通道人」道：「第一條出路是上樓，我們可以從屋頂上穿出去，第二條出路是下地，挖地道出去。」

此際忽聽得有人朗聲一笑道：「不是道長提起，我倒忘了最好的一條路，這件事讓在下來效勞。」

講話的是個中年漢子，着一身緊身黑衣，雙手分持着兩把短短的小鋼鏟，此人是名滿豫南的「鑽地鼠」蔣一平。

但見他一躬腰，雙手一揮，已將地面上的方磚，挖出四塊。接着雙臂連連揮動，沙土從他的雙肘後飛出。

不一會，已挖下去好幾尺深，此人眞不愧爲「鑽地鼠」。

羣雄的眼中，皆現出希望的光彩。這樣足足有半個時辰，那蔣一平突然又退了回來，輕輕嘆了口氣。

白衣書生冷金華急問道：「下面情形如何？」

「鑽地鼠」搖搖頭道：「沒辦法，下面全是用很厚的青石鋪底。」

呼延範叫道：「你可以將那些青石搬開，繼續的挖下去。」

蔣一平道：「在下也曾試過，掀開青石，下面却是一層很厚的鐵板。」

衆人聽得齊是大吃一驚，面上皆現出失望之容。

「玄通道人」叫道：「下地既是不可能，咱們只有上天了。」

一語提醒夢中人，衆人齊發足向樓上跑去。

道「萬春樓」的上層，原是廚師雜役等的住宿之所。

這時那些人已不知何時走得一個不剩，只剩下一間間的空房子，門窗同樣的早已關閉，樓上一片漆黑。各人仍是打亮了火摺子，向屋頂上躍去，只見灰暗一片。

其中有一人突然一抖手間，已有三支鋼梭，向屋頂上打去。

那人是「鐵手飛梭」東志才。但見三支鋼梭如流光掠影般飛上屋樑間，立時發出噹噹噹！三聲大响，那鋼梭又被反震回來。

「鐵手飛梭」東志才身形一竄，已斜斜飛起，臨空兜了半個弧形，已將三支打出的鋼梭收回。

不用說，那屋面之上，是用鋼板鋪成，衆人面上一片死灰，甚至有些太過敏感的人，已覺得身體有些不適。

「玄通道人」道：「法子倒是還有二個，但能不能行得通，那就要看我們運氣了。」

衆人精神一振，齊豎耳聽去。

「玄通道人」道：「第一個法子是要借重寶刀寶劍，如果各位中有人帶得此物，割破鐵板，必可出困。」

衆人聽得面面相覷，顯然他們這些人中，沒有一個帶着寶刀寶劍的。「玄通道人」稍停一下才道：「如果沒有寶刀銳器，第二條路就要合衆人之力，設法推倒樓牆。」

老化子呼延範哈哈大笑道：「說來說去還是老化子那套死方法，但如果集十人八人之力，或可有着手之處，假若百多人一齊動手，你叫後面的人如何着力？」

「玄通道人」道：「後面的人可推着前面人的背脊；這樣一個推一個，力量必可大增。」

呼延範道：「話是不錯，可是在場的人中，不是赫赫威名，獨霸一方的人物，這樣多的精深內力，加在一起，站在最前面的人豈不要被壓成肉醬？」

「玄通道人」聽得一愕，半晌才道：「這倒是貧道始料未及，然則除此而外，實無別法可行了。」

冷金華突然叫道：「在下倒有一個法子。」

衆人的眼光頓時又向他的面上集中。呼延範道：「冷大俠請說便是。」

冷金華道：「在下的這個法子也是根據『玄通道人』的法子脫胎出來的，我們可以不必用那麼多人，只是在這些人中，選出武功最高，功力最深的人來，合力推牆，或可有望。」

勞月桂白了他一眼道：「想不到你這笨人，有時還有些巧主意。」

冷金華祇苦笑一下，並未答話，勞月桂所以說冷金華笨，本意在氣氣他，實際上冷金華並不笨。

他以一襲白色儒衣，及一枝「綠玉杖」，在江湖中闖下了响噹噹的萬兒，豈是一個笨人所能做到的事情。

「玄通道人」點頭道：「此法倒可一試，只是我們這些人中，有偶然相識的，也有不曾會面的，選擧之事，恐難擧行。貧道之意，不若來個毛遂自薦，各位自信內力可以的，就請自己站出來，貧道自己先算上一個。」

老化子呼延範首先响應：「我老化子也算上一個。」

這兩位武林奇人一出來，接着便一連站出來七八個人，這些人是：

少林寺莽和尚「天玄大師」。

武當山粗道人「風雷子」。

黃衣女俠勞月桂。

白衣書生冷金華。

「鑽地鼠」蔣一平。

「鐵手飛梭」東志才。

華山「雙手開碑」汪之浩。

峨嵋賽智深「乾元和尚」等八人。

再加上「四海遊龍」呼延範，「玄通道人」合計成十人。

呼延範道：「我們是在樓上推，還是樓下推？」

「玄通道人」道：「當然是樓下推，不過在場各位可得千萬小心，萬一牆壁推倒，上面的屋頂，勢必隨之下壓，你們的脚下可得放快點。」

身形一躍，已飄落樓下，其餘衆人也紛紛跟着下樓。

他們十人選擇了「萬春樓」的左壁，離牆三尺，列成一排站好。

同時將兩手緩緩擧起。

呼延範猛喝一聲：「着！」

二十隻手掌，同時向前打去，巨烈掌風撞上石壁。

刹時間轟轟連聲，石屑飛射。

「萬春樓」起了一陣劇烈的震動。

每人面上皆現着死灰，半晌之後，方始稍稍安定下來。

接着便有人亮起火摺子，將樓中十二盞銅燈重新點上。

再向左壁看去。

那原來的一層白石，已被掌力震碎，裏面露出的，仍是一層厚厚的鐵板。

呼延範搖頭嘆道：「看來我們已是智窮力盡了。」

「玄通道人」突然破口大罵：「好個牛鼻子，他們自己逃走了，却撇下我們不管啦！」

「四海遊龍」呼延範笑道：「牛鼻子，你臨死還發什麼威啊？」

「玄通道人」道：「我是在罵『逍遙子』，他們僥倖從西北窗角中躍出，竟然一走了之，豈不可恨？」

呼延範笑道：「老道，你也是聰敏一世，糊塗一時，我們現在與外界已完全隔絕，你怎知他們已走了？」

「玄通道人」道：「既是未走，那爲什麼不來救我們出去？」

呼延範道：「這『萬春樓』堅固得如鐵桶一般，我們不能出去，他們就能打得進來了麼？」

「玄通道人」笑道：「這道理我焉能不懂？只是這樣子罵罵，消消气罷了。」

呼延範搖頭道：「你這句話我不贊同，要罵也只能罵那些混帳王八蛋『飛鳳幫』，怎能罵到自己人？」

正說間，忽聽牆外隱隱傳來一陣咯咯之聲。

衆人精神一振，道：「外面果然有人在設法呢！」

「四海遊龍」呼延範道：「這設法之人，除去那『逍遙子』等數人之外，大概不會再有別人了。」

白衣書生冷金華道：「有什麼用？如果找不到機關消息，還不等於白費力气！」

他說得沒錯，外面的「逍遙子」等數人，正在設法撬牆。

李龍用一對板斧在石牆上硬劈，劈出一點裂縫來。

再由趙虎將鐵棍插入縫中，用力向上撬。

他們費了不少功夫，已將石壁撬了個大洞。

但裏面却現出一層鋼板，所幸他們所挖的正是裏面呼延範等十人合力擊毀石塊的左壁。

如今再經他們一挖，因此內外兩面石壁皆已除去。

就剩下當中一層厚厚的鋼板。

縱是如此，那鋼板仍是一重極堅固的障礙。

李龍雙手擧起大斧，正欲再劈。

「逍遙子」長嘆一聲道：「不用劈了，這是沒有用的。」

宋芳芬道：「難道我們就白白的跑回來一趟？」

「逍遙子」道：「天數已定，我們盡此力無非是求得心安而已。你且讓我再卜上一課看看。」

他邊講間，很愼重的又掏出三枚制錢，連搖了六次。

排下來是單拆單，單拆拆。

外卦爲離，離屬火。

內卦爲艮，艮爲山，合爲「火山旅

卦」。

宋芳芬急問道：「情形如何？」

「逍遙子」搖頭道：「所謂火山旅者，猶如人行旅於火山之中，前後皆危！」

宋芳芬大吃一驚說：「沒有救了麼？」

「逍遙子」道：「有救無救，還要仔細推斷！」口中咕咕的唸着，五指一陣轉動，方始面露笑容的道：「好險！好險！絕處逢生。」

宋芳芬喜道：「怎麼着？」

「逍遙子」道：「火山旅卦，第一三四五爻動，六爻動了四爻，是謂動亂紛紛，戰雲密佈。所幸變卦風雷益，雖動無險，用神驀絕於日辰，但却動化長生，是爲絕處逢生，又值動爻相生，眼下便有救星來臨。」

宋芳芬向四週看了一眼，並不見有半個人影。

忙道：「道長！莫不是你這卦算錯了吧！」

「逍遙子」道：「貧道按數推斷，應無失手之理。如今天色昏暗，已屆戌末亥初，縱有來人，一時也無從發覺，姑娘何不再仔細看看？」語猶未了，忽見人影晃動。

趙虎急將鐵棍一舉，喝道：「什麼人？」

來人身形凌空一翻，已落在「萬春樓」旁。

月下看去，却是個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年人，着一身青色勁裝，背插長劍，那人落地之間，已向趙虎反喝道：「你又是什麼人？」

趙虎被他問得一愣。

宋芳芬已代答道：「我們原是赴『飛鳳幫』之約，不想中了他的陰謀，如今尚有很多武林同道，被困在『萬春樓』中。」

青衣年輕人道：「你們就該破樓相救才是。」

宋芳芬道：「我們已盡了全力，打開石壁，只是石壁之中另夾着一層鋼板，無法打破。」

年輕人一反手間，已霍地一聲抽出背上的長劍。

劍芒與月光相互輝映。

「逍遙子」輕喝一聲：「好劍！」

年輕人傲然的道：「有了這把『巨闕劍』，再厚的鋼板，我亦可以將其削斷。」

「逍遙子」道：「少俠貴姓大名？」

年青人道：「在下江海森。」

「令師是？」

「在下師父是『化子幫』一位前輩長老，久已不問世事，因此不便提及。」

「那麼『四海遊龍』呼延範呼延老爺子，少俠一定是認識的了！」

「正是家師，道長想必認識？」

「逍遙子」朗聲一笑道：「豈止認識而已，如今他老人家與武當名宿『玄通道人』，也同時被困在『萬春樓』中。」

江海森驀然一驚，急忙提劍，向「萬春樓」牆邊走去。

李龍叫道：「江少俠，我帶你去。」

他邊講間，手持雙斧，將江海森引到剛才被他們敲落石塊的牆壁之處，鐵板上尚留着許多斧痕。

江海森輕喝一聲：「閃開！」

長劍展處，已向鋼板上劈去！

但聽嘩啦的一聲，那鋼板上已留下一道三尺長短的裂紋。

江海森一劍得手，精神大振，揮手又連出三劍。

已在鋼板上劃出一道三尺高，兩尺寬的小小門戶。

然後飛起一脚，將那被割下的鋼板踢開，身形已鑽將進去，大叫道：「師父！師父！」

「四海遊龍」呼延範哈哈大笑道：「乖徒兒！你終於來啦，剛才我還在想，如果我那徒兒在此，又何至被困了這麼久。」

江海森道：「師父！你沒事吧！」

呼延範道：「師父誤中了別人的散功藥物，七日不治，必會將全身功力散盡。」

江海森大吃一驚說：「眞的？」

「玄通道人」道：「如何不眞？不獨你師父一人中了散功藥物之毒，所有被困在『萬春樓』中的人，全中了此藥之毒。」

江海森聽得一愣，說：「如今該怎麼辦？」

「玄通道人」道：「你既是已割破了鋼板，我們只有出去再說啦！」

「四海遊龍」道：「要走，你們走，我老化子可不想走了。」

「玄通道人」奇道：「你這老化子可也怪煞，剛才出不去的時候，你却偏偏急着要走，如今能出去了，你又不走，你這到底是何用意？」

「四海遊龍」呼延範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從前出不去的時候，此處無異是一座人間地獄，誰想要活命就得向外闖，如今已經出得去了，這情形就會大爲改觀，此地有酒有肉，又進出自如，賬櫃上更有的是銀子，天堂也不過如此，還有什麼比這兒更好？」

「玄通道人」哈哈大笑道：「你說得也是，反正化子見了酒，兩腿便走不動路。可是你別忘了那『飛鳳幫』的人，能讓我們安安穩穩的住在這裏嗎？」

呼延範道：「你錯了，這『萬春樓』與巢湖中的姥山『飛鳳寨』遙遙相對，我老化子正想利用此樓，與他們週旋一下呢！」

「玄通道人」道：「話是不錯，可是我們中的毒該怎麼辦？」

呼延範反問道：「你出去就有辦法了麼？」

「玄通道人」被他問得一怔。

呼延範又道：「目前唯一的方法，是利用這『萬春樓』爲根據地，一方面利用這七日時光，設法消滅『飛鳳幫』。一方面派人去太行山，請出『醫隱』沈一帖來，只要他一來，我們所有的這些毒，還怕不迎刃而解麼？」

「玄通道人」雙掌一拍道：「正是！正是！老化子畢竟還有兩手。」正說間忽聽外面宋芳芬大急叫：「諸位小心，『飛鳳幫』的人又返回來啦。」

兩人同時一驚，立刻轉告衆人在各窗門口，守好，以俟他們一打開機關消息，便衝出去殺他們一陣消氣。

江海森手持『巨闕劍』，在正門口守着。

外面的「逍遙子」，宋芳芬、李龍、趙

虎等四人，也同時覓地隱藏起來。

那「飛鳳幫」的人已一擁到了樓下。

一陣極輕微的軋軋聲音，那正門之下出現一個小小的圓孔。

却聽得「飛鳳幫主」金枝玉鶯聲輭語的問道：「各位考慮好了麼？這可是一項很重大的事情啊！須知七日一到，諸位的一身功力，都將付諸流水，浪費了多年的苦功，未免可惜。」

「萬春樓」中却無人答話。

「素手琵琶」金枝玉又道：「各位既不願答應，小女子也不勉强，但好死不如惡活，只要能共同合作，我們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雙手開碑」汪之浩喝駡道：「放你娘的狗臭屁，只有斷頭將軍，沒有投降將軍，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

金枝玉發出一陣咯咯嬌笑道：「這位壯士說得不錯，天下只有斷頭將軍，沒有投降將軍，這種氣魄，着實令人敬佩，不過……」

汪之浩冷冷的道：「不過什麼？」

金枝玉道：「古人說，死有鴻毛、泰山之別，像各位這樣在等散盡功力，默默無聞的死，倒不如振作起來，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鐵手飛梭」東志才道：「要做一番事業，也不能落草爲寇，自甘墮落啊！」

金枝玉冷冷一呼道：「落草爲寇有什麼不好，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那一個不是强盜出身？何況我們還不至於那樣子的慘。」

老化子呼延範叫道：「各位何必跟這臭婆娘嚕囌，武林中本難脫離恩怨的圈子，如果眞的能將功力散了，做一個安安穩穩、淡淡泊泊的良民，又何曾不是一件幸運的事。」

「玄通道人」朗聲笑道：「是啊！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們在武林中的風頭亦已出盡了，如今也該急流勇退啦。」

金枝玉冷冷一笑道：「二位老人家，你們也想得太天眞啦！自古道有散必有復，因有散功藥物，也必有恢復功力的藥物，斬草不除根，來年又發芽，小女子能讓你們平安的出去麼？」

冷金華冷冷一哼道：「依你的意思呢？」

金枝玉道：「生死兩途而已。」

冷金華厲聲道：「在下寧願心安理得的死去，也不願助你爲非作歹。」

金枝玉道：「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爲非作歹又有何妨？」

「鐵手飛梭」東志才突然一聲大喝：「閉住你的鳥嘴！」

揚手間已飛出三枝鋼梭，向正門下的小洞口打去。

忽見洞外陰影一閃，卜卜三聲，那三枝鋼梭全插入泥土之中。

「素手琵琶」金枝玉一聲嬌笑道：「是誰這樣大的火氣，須知我那散功藥最怕動肝火，肝火一動，恐怕連五天的時間都捱不到啦！」

東志才怒呼一聲，正待反駡，忽見左壁間小洞中鑽進一人，正是那宋芳芬。

她以輕快的身法，躍到呼延範身邊叫道：「呼延老爺子，這次他們來的人不多，除去『飛鳳幫』幫主本人而外，只有四個隨行女侍，你老人家爲什麼不好好的揍他們一頓消消氣。」

「四海遊龍」呼延範聽得呵呵大笑，然後悄聲道：「你這丫頭片子倒蠻對我老化子的口味，可是你爲什麼不早說呢？」

宋芳芬道：「我是不願意讓他們發覺，萬一她們知道我們這方尚有幾個人沒事的話，一定會痛下辣手，那時就弄巧成拙了，剛才我是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才溜進來的。」

呼延範道：「你說得也對，你叫什麼名字？」

宋芳芬道：「晚輩叫宋芳芬。」

「好個小巧玲瓏的名字，你師父是誰？」

「我師父不讓我隨便說出老人家的名字。」

「不說也罷，『逍遙子』那牛鼻子呢？」

「他與我三師哥及李龍二人，仍躲在暗處，不敢現身。」

呼延範突然向「玄通道人」道：「牛鼻子，我們二人賭賭運氣。」

「玄通道人」聽得一愣說：「賭什麼運氣？」

「四海遊龍」呼延範取出一張破紙，一分兩塊，捏成兩團，握在手中道：「誰要抓到大的，就對付那『素手琵琶』金枝玉，抓到小的就對付那四個女侍。」

「玄通道人」搖搖頭道：「這個運氣我不賭。」

呼延範道：「爲什麼？」

「玄通道人」道：「好男不與女鬥，要去你一個人去好了。」

老化子呼延範氣得破口大駡：「臭牛鼻子，騷牛鼻子，你他媽裝什麼假正經。」

「玄通道人」只是微笑不理。

此際忽聽得那金枝玉笑道：「樓中有的是美酒佳餚，你們放着七天的福不享，却鬧起了窩裏反。也罷，讓小女子來做一個和事老，彈奏一曲爲你們解個悶兒。」

接着，果聽到一陣叮咚的琵琶聲，由小洞口傳入。

開始時是單琵琶獨奏，如曲溪流音，婉轉動人，聽來廻腸盪氣。

江海森嘆道：「古人說美人其面，蛇蝎其心，可是這兩句用在那金枝玉身上還覺不夠。」

呼延範道：「乖徒兒，你說得不錯，除這兩句而外，還得加上一句韻律其手。」

冷金華一拍掌道：「這四個字可以當之無愧，你聽！人家又轉了韻啦！」

那琵琶聲果然緩慢中微帶緊湊，並且逐漸的快了起來，那金枝玉更微啟朱唇的唱道：「嘆今朝，萬春樓臨萬春橋，橋下流水樓中豪，豪客不識江湖險，暫將虎穴作居巢。

楊花飛盡英雄夢，桐葉飄零壯氣消，勸今朝，壺中有酒盤中餚，莫待無酒等明朝。

奴本玉葉金枝女，落拓江湖恨難消；素手掀起武林潮，琵琶彈出傷魂調；休管他今朝明朝，倒不如一杯在手，萬古愁消，萬古愁消！」

歌聲悽切中帶着哀怨，悲壯中帶着舒暢。

顯然這「素手琵琶」金枝玉曾有一段不平常的遭遇。

「四海遊龍」呼延範哈哈大笑道：「你既是金枝玉葉之女，就不該身入江湖，既入江湖，就該本俠義精神，剷奸除惡，去暴安良，却為什麼要霸山為業，草野為王？顯然你並不安本份，弄得怨聲載道，四海皆仇，又怨得誰來？」

琵琶之聲停息，金枝玉冷冷一哼道：「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何必要你多管！你既聽不懂此曲，小女子不妨再彈一曲給你聽聽。」

琵琶聲再起之時，嘈嘈切切，猶如馬馳於野，龍行於空，那種排山倒海之勢，聽得人驚心動魄，不能自已。

「萬春樓」中的百多個武林英雄，齊是心神一震，大多數皆閉目而坐，收心斂志，以抵抗那音律的干擾。

功力較高的人，則談笑自若，仔細欣賞。

半晌之後，突然韻律一轉，由黃鐘清聲，而轉上大唱中聲。

接着四個女侍，也加入彈奏，刹時律聲大作，猶若兩軍列陣，萬馬接戰，號角聲與喊殺聲混成一片。

震得人心脈發麻，連幾個功力較高的人，也無法再支持下去，各自運功抵抗。

整個的樓中，只剩下那「四海遊龍」呼延範與「通玄道人」二人，仍在低聲交談。

但談話的神情，也不再如從前那樣的從容不迫。

由此可見，那金枝玉的內力，也確實驚人。

呼延範道：「牛鼻子，有一件事情我感到很奇怪。」

「通玄道人」道：「什麼事？」

呼延範道：「那金枝玉自稱是玉葉金枝之女，為什麼突然又會為非作歹起來，難道是『鐵杖和尚』將她教壞了不成？」

「玄通道人」搖頭道：「那『鐵杖和尚』是武林中人人敬仰的人物，論輩份可能比我們還高上一輩，他怎麼會將一個徒弟教壞？」

呼延範以手抓頭道：「那麼奇了，是什麼事情讓她變得如此反常？」

「玄通道人」正色道：「老化子，我們目前應該設法如何消滅『飛鳳幫』，解除本身的散功藥物才是正理，你先去研究別人的事情做什麼？」

「四海遊龍」呼延範雙目一瞪道：「你懂個屁，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如今我們連敵人的出身經過情況都不知道，如何去和別人拚命？」

「玄通道人」道：「想不到你這化子愈來愈神秘了，什麼孫子兵法，兒子兵法，我老道可不懂，練武的人純是以功力相抗，何必管她是那兒鑽出來的。」

呼延範哈哈一笑道：「這你就不懂了，當年劉皇叔如果光憑少數兵馬，與敵人硬打硬拚，如何能得到三分鼎足的天下？還不是靠諸葛亮先生的智珠在握！我老化子當然比不上先古聖賢，但在這江湖草莽之中，有時略施小計，也會有很大的收穫。」

正說間，那琵琶聲驀地一止，已聽那金枝玉笑道：「兩位老人家能在我這『九幽傷魂曲』中談笑自若，足見高明；可是呼延範老爺子要想在小女子身上用計，那你就錯了。」

此際樓中衆人，因樂聲已止，齊站了起來，舒鬆一下筋骨。

呼延範道：「老化子是個天生的直腸子，談不上用計，我只想勸你幾句話。」

金枝玉道：「呼延老爺子請說！」

呼延範道：「一個人立身處世，接觸繁多，其中難免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決不能因為這一點小事，而生偏激之心，使出驚世駭俗的手段來。」

金枝玉嬌笑道：「呼延老爺子這幾句話，如果在三年前來講，小女子或可考慮。」

呼延範道：「如今也不晚啊！」

金枝玉長嘆一聲道：「如今晚啦！大凡一個人在決定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決不會半途而廢，是麼？」

呼延範道：「只要金姑娘肯回頭，我老化子將盡了全力協助你排除萬難，但你千萬別誤會我老化子是為那散功藥物，而向你討好，老化子已活了這把年紀啦！歷盡了多少滄桑，什麼風頭沒出過？死則死矣！也犯不着向你求饒。」

金枝玉道：「呼延老爺子，小女子可沒有這樣子想，說實在的，對呼延老爺子的已往事蹟，小女子仍是敬佩得很，但這也僅止於敬佩而已，至於今後小女子的為好為壞，老爺子幫不幫我，那是另一回事。」

（未完・一）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64.00
一年港幣$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90.00
一年港幣$379.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50.00
一年港幣$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上文提要：龐起突然失蹤，爲支撐殘局，衆人竊議另設盟主，彼此勾心鬥角爲爭名位而大打出手，「血珠叟」失意於爭盟主席位憤然離去，卻遭紀曉嵐、畢振山奉命追殺，忽有「櫻花仙子」中村鈴子到來，衆皆懼於中村鈴子的武功，遂把盟主寶座讓了給她，此時岳家宇身著孝服，偕同梅友竹、宋象乾來到大廳之中……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龍騰海仇

別府內釋前嫌　牛首山數宿仇

中村鈴子嬌喝一聲「著」！十三團爪影，排山倒海般地壓到。似想趁對方說話之時，一舉擊敗大敵。

岳家宇大喝一聲，身子「忽」地飛起，兩臂大張以雷霆萬鈞之勢，向下力拍三掌。

中村鈴子不再閃避，兩袖齊揮，罡風暴湧，力迎而上。

「蓬」然大震，整個大廳「格格」作響，塵土沙洒落，膽小的已經竄到大廳之外。

兩人各退了三大步，中村鈴子的高大髮髻，竟被震開，地上青磚被踏碎了三四塊，顯然略佔下風。

這女魔向以中原武林第一人自居，今天在衆目睽睽之下，竟在一個年輕人手中吃了虧，不由羞怒交集，厲喝一聲，集平生功力，猛戮三爪。

這是岳家宇的「鶴形八掌」第四招，他本不想殺死她，可是對方功力之高，不容他手下留情，也以十成功力，施出第五招。

雙方勁力一接，響起連珠「蓬啪」之聲，地上青磚都跳了出來，四周之人紛紛掩面暴退。

中村鈴子連退五大步，粉面蒼白，口角已滲出血星。

而岳家宇卻僅退了三大步，身子搖了一陣，並未受傷。這一下不但令一干魔頭心驚膽寒，連梅友竹，二位夫人和萬紫琴幾人也目瞪口呆。

就在這時，梅友竹一聲大喝「家宇小心！」只見「銀弓小二郎」已在大廳一角，引滿了巨型銀弓。瞄準了岳家宇。冷峻地道：「小狗！你的功力老夫自嘆不如！但老夫的射術，大概你還沒有嘗試過……」

岳家宇暗吃一驚，據說他能將金彈射出三里之外，再貫穿大樹幹，如今雙方相距不過三丈左右，其力道之猛，簡直不可思議，身形無論如何快速，也無法閃避！

梅友竹沈聲道：「老賊！你要不要臉？就是要炫露弓法，也要找個寬敞之處，這樣乘人之危，就是殺了對方，有何光彩？」

「銀弓小二郎」切齒道：「老夫並未出手偷襲，距離遠近，都是一樣，如果這小狗不敢接老夫的射法，馬上給我滾蛋！」

岳家宇長眉一挑，冷峻地道：「老賊，岳某從現在開始，要血洗武林，若連你的射法都不敢接，豈能去對付更厲害的魔頭，嘿嘿！你的絕活儘管施展出來……」

他提足了內勁，右膝微曲，左腿前探，雙掌護胸，形成「小開門」的姿勢。

「傻子！你不能在室內接他的射法！」萬紫琴大聲道：「三丈距離太近，大羅神仙也閃避不及！」

二位夫人也焦灼地道：「張大俠射法蓋世，似不必以短距離取勝！」

「銀弓小二郎」冷笑道：「老夫就是不吃這一套，老夫數一二三，小狗不滾出此堡，可別怪我彈下無情……」

「一！」

萬紫琴大聲道：「傻子！快到堡外去；再和他鬥！」

「二！」

萬紫琴一掠而至，伸手去拉岳家宇，

但岳家宇下定決心，技成復仇，第一次遭遇大敵，定要一鳴驚人。豈能被他唬退。

況且他也不想閃避，決定以畢生功力，硬接一彈。

「三……」

「嗡」地一聲，金芒耀目，嘯聲乍起，已到岳家宇的胸前。力道之大之猛，不可言喻。

岳家宇自是不敢大意，以「一元罡」施出「鶴形八掌」第六式，無儔罡風，形成了一道罡牆，「嘶」地一聲，金彈貫穿罡風漩渦，力道雖減，仍極驚人，岳家宇伸手一抄，金彈入掌，炙手奇熱，好像透肉而入。

但他也動了無比的殺機，力聚掌心，暴喝一聲「還給你……」

抖手擲出金彈，夾著無儔罡風，向「銀弓小二郎」推去。這是他全部功力所集，金彈暴射之力，不下於巨弓射出的力道，「銀弓小二郎」雖是善射，却不善接，急忙向一邊閃出。

「轟」地一聲，連窗框也被震飛，其中有兩個較差的人物，竟被震出窗外。

就在這時，鄧子瑛偷偷自另一窗口掠出。只聞萬紫琴大聲道：「狗賊，你能跑得了麼？……」

岳家宇早已留意鄧子瑛，此刻只得暫時放棄「銀弓小二郎」和中村鈴子，對梅友竹道：「梅前輩請保護二位舅母脫離此堡，我必須去擒鄧子瑛那惡賊……」

說畢，穿窗而出，他站在大廳屋角上，眼看梅友竹保護著二位夫人出了此堡，才向萬紫琴追去。

追出里許，相距萬紫琴約十餘丈，而萬紫琴距鄧子瑛約二三十丈。突見鄧子瑛回頭看了兩次，只發現萬紫琴一人追來，登時動了殺機，立即停下。嘿嘿獰笑，道：「姓鄧的已經夠慘了！妳這賤人還要趕盡殺絕……」

萬紫琴也悚然止步，厲聲道：「狗賊，龐起失勢，你已經失去了靠山，你能逃過今天，能永不見人麼？」

鄧子瑛冷笑道：「姓鄧的所懼的可不是妳這等貨色，妳既然送上門來，我就先宰了妳再說！」

「慢來！」只見一塊大石之後走出一人，正是「墨弓大郎」，背上有一嬰兒，搖搖手大聲道：「鄧兄切莫莽撞，這妞兒是岳小子的未婚妻，殺了她你將無法在武林立足！依我看不如放了她吧！」

鄧子瑛冷哂一聲，道：「張兄仍是『銀弓小二郎』的手足，這等畏首畏尾，實是出乎小弟意料之外……」

「墨弓大郎」肅然道：「武林中人都知道我是個『銀樣鑞槍頭』，小弟也不便否認！但小弟作人也有一個原則。眞正身負絕技而且心地光明之人，我自是十分佩服，爲他執鞭隨蹬也在所不惜，設若那玩藝也很稀鬆，坦白地說，我犯不著跟著他們現眼！還不如我自己獨斷獨行好些……」

鄧子瑛冷哼一聲，道：「在下不懂張兄的意思……」

「墨弓大郎」哂然一笑，道：「就以中村鈴子來說吧！剛才大家還以爲她天下無敵，那知在姓岳的小子五招之下，就現了原形。由此看來，其餘的高手，包括我弟弟在內，都不值一哂，跟著他們，毫無保障。還不如孑然一身，獨自闖蕩好些，若要跟隨別人，那個人必須正大光明，武功高絕，使我們心服口服才行……」

鄧子瑛冷笑道：「本人認爲天下沒有那種十全十美之人！」

「墨弓大郎」慨然道：「也許鄧兄之言不差，因此，小弟對中村鈴子也失去了信心，剛才我弟弟要我背上此嬰逃走，聽到步履聲趕來，才發現是你。據我所知，此嬰仍是鄧兄的骨血，何不收留下來，找個山明水秀之處，隱居下來，扶養幼子，以娛晚境？」

鄧子瑛不由暗暗點頭，十分佩服「墨弓大郎」的看法，同時也猜到此嬰必是「小桃紅」谷妙的嬰兒。

那知鄧子瑛眼珠一轉，乾笑一陣，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小弟勞碌一生，依然故我，至感汗顏，而如今連親生骨肉也要別人來扶養，說起來眞是令人……」

「墨弓大郎」肅然道：「鄧兄千萬別太自責，像小弟這等欺世盜名濫竽充數之人，尚有勇氣混下去，鄧兄又何必自謙！小弟近來突然看穿！下定決心，不再隨波逐流，如果一定要跟着別人走，那人也必是使我萬分敬慕之人，喏！小弟作主，就把嬰兒交給鄧兄吧！」

鄧子瑛沈聲道：「如果令兄問起此嬰呢？」

「墨弓大郎」道：「鄧兄速離此地，找一隱秘之地隱居起來，小弟就說遇上了高手，嬰兒已被擊斃……」

鄧子瑛慨然道：「小弟失敬了！想不到兄台仍是一位古道熱腸之人，既然如此，小弟只有接下了……」

岳家宇暗自搖頭，設若鄧子瑛眞能改邪歸正！這血海深仇報還是不報？若要報此深仇，就是十個鄧子瑛也非敵手，鄧子瑛死了之後，這嬰兒當眞是孤苦伶仃了。

岳家宇曾與此嬰相處月餘，而且眼看着他生下來，產生了極濃的情感，不禁大感爲難起來。

因爲鄧子瑛仍是他的第二號仇人，除了那龐起背後之人外，此賊罪孽之深，死有餘辜，豈能放過。

「我不能光是悲天憫人！」岳家宇狠狠地說：「當年我在恩人吳明懷中時，曾有數次都差點被此賊害死，像這種無情無義，心毒手黑的敗類，怎能動那慈悲之心！我必須殺他……」

「哇哇哇！」那嬰兒已經醒來，大聲啼哭，「墨弓大郎」輕輕顛著道：「乖孩子別哭！現在你的爹爹已要留下你啦！從今以後，再也不必顛沛流離了……」

這哭聲太熟悉了！岳家宇一聽這啼聲，就想起谷妙臨終托孤，在紀府中寄養，鄧子瑛不認骨肉以及宋象乾自願收留等往事。

「這嬰兒的命運比我還苦，我怎忍心殺他這唯一的親人？」岳家宇內心極爲矛盾，殺與不殺，難以決定。

這工夫鄧子瑛已經走到「墨弓大郎」面前，肅然道：「張兄肺腑之言，使小弟茅塞頓開，此恩此德，容圖後報，現在交給我吧！」

「墨弓大郎」已經解下了背上的嬰兒，托着送了過去，就在此時，突聞一聲嬌叱，一個纖小身影疾掠而出，厲聲道：「鄧子瑛，你是眞心要收養這嬰兒麼？」

岳家宇不由一震，原來此女乃是康八的愛妾珮珮姑娘，一臉冷漠之色，道：「狗賊！你只能騙騙『墨弓大郎』這等渾人，你能瞞過本姑娘麼？」

鄧子瑛乍見此女，素昧平生，雖見此女輕功不弱，卻仍然未放在心上，不由冷聲道：「這嬰兒是姓鄧的骨肉，怎說不是眞心收留？」

珮珮厲聲道：「心生惡念，必形諸於外！你剛才目蘊兇芒，眉宇籠煞，分明馬上就要下殺手殺死這嬰兒及『墨弓大郎』……」

「墨弓大郎」怔了一下，肅然道：「姑娘誤會了！鄧兄手段雖辣，卻不會殺死自己的骨肉！我想……」

珮珮啐了一口，冷峻地道：「笨蛋，把孩子搴過來！」

這時鄧子瑛突然出手向「墨弓大郎」及嬰兒兩人。

那知珮珮早已料到這一手，搶先一步，奪去嬰兒，伸出一臂格向鄧子瑛的左手。

「蓬」地一聲，兩人同時退了一步，顯然，在內力方面，珮珮並不見得高明，但也沒吃虧。

鄧子瑛獰笑道：「原來不過如此！鄧某只好連妳也算上了！」

「墨弓大郎」吶吶地道：「鄧兄，你眞要殺死自己的骨肉麼？」

「誰說的？」鄧子瑛冷笑道：「難道張兄也相信這賤貨的話？」

「墨弓大郎」道：「小弟當然不信，所以我也不便出手幫助任何一方面！」

鄧子瑛哂然道：「張兄幫不幫倒不關重要，只要緊盯住那萬丫頭，別讓她出手偸襲就行了！」

「墨弓大郎」大聲道：「這個鄧兄只管放心！我絕不讓她出手就是！」

岳家宇不禁大搖其頭，這「墨弓大郎」眞是個直腸子，這等粗直之人，怎能在武林中混下去？

萬紫琴掠到珮珮身邊，道：「姊姊妳是……？」

珮珮上下打量一陣，道：「妹妹好美喲！我要先請教妳的芳名呢？」

「我叫萬紫琴……」

「哦！」珮珮美眸中昇起異樣光芒，想不到這就是岳小弟的未婚妻，她自離開「黑暗別府」之後，到處去找梅友竹和岳家宇，却始終未遇上，其實梅、岳等已去了西藏。

但珮珮却知道了許多有關武林中事，以及岳家宇的私事。珮珮笑道：「岳小弟呢？他沒有和妳在一起？」

萬紫琴哼了一聲道：「不提也罷！姊姊妳的名字是……？」

「董珮珮！」

「妳也認識岳家宇？」

「是的！而且……」

「怎樣？」

「沒有什麼！」珮珮笑笑道：「他是一個光明正大的俠士，萬小妹，妳眞有福！」

「呸！」萬紫琴冷冷一笑道：「我才不稀罕哪！」

「原來妳和他鬧翻了！」

「談不上鬧翻！我只是討厭他！」

「萬小妹，可別任性！據我所知，岳少俠……」

「姊姊似乎和他很熟呢？」

「這也談不到！只是我很清楚他的爲人！他現在在那裏？妳知道嗎？」

「知道！」萬紫琴冷冷地道：「也許不久就會追來！不知姊姊爲何如此關心他？」

萬紫琴分明有點醋勁。

珮珮微微一笑，道：「姊姊喜歡他嘛！」

萬紫琴突然轉身，道：「既然如此，妳就在這裏等他好了……」

珮珮伸手抓住了她，道：「小妹，別吃我的醋，姊姊今年已是三十多歲的人了，不是姊姊老氣橫秋，若是姊姊早點嫁人，我的女兒也該有妳大了……」

「妳？……」萬紫琴粉面紅暈，道：「姊姊妳別騙人，妳絕不像三十多歲之人！」

董珮珮愴然道：「姊姊於十八年前被康八以百兩黃金買去，作他的侍妾，算算看，該有多少歲？」

萬紫琴不由一震，上下打量一陣，心道：「原來她是康老賊的侍妾，此女既然甘趨下流，諒也不是好女人……」

珮珮當然知道她的心意，肅然低聲道：「姊姊雖是命苦之人，但因康八不能人道，所以迄今還是清白之身……」

「這……是眞的麼？」萬紫琴有點不相信，因爲十八年相處，似不可能保持清白女兒之身。

珮珮貼在她的耳邊，把自己的身世簡略說了一遍，並說出康八的借種奇事，只是未提及岳家宇和她曾有一次肌膚之親而已。

萬紫琴紅著臉道：「珮珮姊姊，我錯怪妳了……」

「不要緊！這正表示妳極關心他！」

萬紫琴道：「既然岳家宇是去找康八的，怎會和妳混熟了？」顯然她仍然不太放心，這正是女人多疑的毛病。

珮珮微笑道：「他爲了獲得一件奇寶，不得不和我接近！」

「什麼奇寶？」

「墨玉誅心球！」

「啊！」萬紫琴失聲驚叫一聲，楞楞地凝視著珮珮，一臉慚愧之色，道：「原來那件奇珍是姊姊的！」

「不！應該說是康八的！我用點心機，騙過康八，聲言由我保管，然後交給岳小弟！」

「姊姊救命之恩，小妹……」萬紫琴盈盈拜倒，悲聲道：「姊姊再生之恩，小妹不知如何報答……？」

「快起來……」

鄧子瑛早已力貫雙掌，趁萬紫琴拜倒，珮珮去拉她之時，集平生之力，推出一道扇形罡風，企圖一舉擊斃四人，連「墨弓大郎」和那嬰兒也包括在內。

豈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岳家宇

正要現身，突見一個頭戴布罩之人電掠而至，大頭一晃，「蓬」地一聲，將鄧子瑛的掌勁倒震而回，地上沙塵暴濺。

來者竟是「鬼王」康八，他把鄧子瑛震出一丈多遠，這賊子知道後面可能還有人來，不敢久留，趁勢倒縱，疾奔而去。

岳家宇正要去追，立即打住，因爲珮珮和萬紫琴二人聯手，恐怕也不是康八的敵手，況且後面可能還有高手趕到，而梅友竹和三位舅母迄今還未趕來，設若離去，再使萬紫琴和珮珮遭了毒手，那眞是遺憾終生。

心念及此，只得眼望著鄧子瑛消失在夜色中。不由暗自切齒不已。

康八「嘎嘎」獰笑一陣，陰聲道：「賤人！妳想不到這麼快就會遇上老夫吧？」

珮珮驚魂甫定，冷笑道：「我是來找你的……」

「胡說！」康八厲聲道：「老夫知道，妳是想要我的『墨玉誅心球』！」

「笑話！」珮珮冷冷一哼，道：「人家爲了這個孩子，不得不去找那個接生之人，所以不辭而別……」

「賤人！妳扯謊也得不離譜兒！妳和梅友竹同床之事，迄今還不到四個月，那裏能生下孩子來？」

珮珮成胸在竹地道：「虧你是武林知名人物，連自己的妻妾也弄不清楚！告訴你吧！我和他早在九個月以前就……」

她含羞低頭，伸手撫摸著嬰兒的面頰，就像一位年輕的母親帶羞害臊一樣。

岳家宇暗暗佩服她的急智，也只有這樣說，才能瞞過康八。事實上珮珮仍是處子之身，她此刻含羞低頭，也不完全是做作，一個黃花閨女，自認曾生過孩子，自不免心頭鹿撞。

康八沈聲道：「簡直是信口開河！妳若是八九月之前就懷了身孕，老夫怎會未曾發現？」

珮珮冷冷笑道：「我在『黑暗別府』中，極少與其他姬妾往還，而你也很少見到我，況且自我有了身孕之後，你很少在『黑暗別府』之中……」

康八激動地道：「珮珮！這是眞的麼？」

珮珮幽幽地道：「是假的！你千萬別上當！事實上我也不願意把孩子交給你，我知道你要用藥水泡他，叫他受苦，我並不希望他成爲武林高手……」

康八大步走近，道：「珮珮妳錯了！身爲武林中人，誰不希望自己的兒女武功過人？」

珮珮冷笑道：「這個我也知道，可是你本身的武功也不見得高絕，怎會使他一鳴驚人？」

康八接過嬰兒，摸摸嬰兒的頭顱，大聲道：「妳別擔心！並非我自己調理，而是有一位絕世高手親自動手。十餘年之後，這小子必然震驚武林……」

他又嘿嘿獰笑道：「咱們爲人父母的，雖然未能揚名武林，若能有個出色的後代，亦不枉此生……」

岳家宇慨然一嘆，心道：「世上無恥之人，恐怕康八要位居榜首！自己不能人事，以嬌妻美妾向別人借種，還有臉期望下一代……」

那嬰兒又「哇哇」啼泣起來，似是知道命運乖舛，康八抱著微微搖晃著，看來十分喜愛。

康八低聲道：「珮珮！我希望妳速回『黑暗別府』，這孩子交給我……」

珮珮焦灼地道：「不行！這孩子是……是……」她本要說是人家的，立即向「墨弓大郎」望去。

「墨弓大郎」這半天冷眼旁觀，十分驚異，當然也驚駭珮珮的說謊技巧。這孩子分明是「銀弓小二郎」的，她却冒充是自己生的。

「墨弓大郎」冷笑一聲，道：「康大俠，這孩子眞是你的麼？」

康八本來未把他放在心上，所以自現身以來，並未向他招呼，乍聞這句話，不由大怒，因爲他以爲對方在諷刺他，暗示是他借人之種。

康八雖然無恥，也有羞惡之心，當然怕別人提起這件事來，不禁殺機陡起，回頭陰陰一笑，道：「大郎，你看那邊是誰來了？」

「墨弓大郎」不知有詐，回頭一看，康八單臂一撩，出掌不帶風聲，「卜嗤」一聲，「墨弓大郎」腦瓜粉碎，倒了下去。

珮珮和萬紫琴不由大怒，萬紫琴厲聲道：「老烏龜，你本來就是一個寡廉鮮恥之人，豈能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墨弓大郎』雖非俠義中人，却非險惡之徒，以你的身份，就是要殺他，也該讓他有還手的機會。看起來你這老賊比『銀弓小二郎』還要卑鄙……」

康八獰笑連連，冷峻地道：「老夫一向如此，凡是揭我瘡疤之人，不管有意無意，都容他不得，妳等二人既然遇上了，也難逃毒手！」

珮珮和萬紫琴駭然退了三步，同時提聚功力，準備聯手一搏。

但珮珮心裏清楚，她們二人聯手，也未必是康八的敵手。

萬紫琴冷笑道：「老賊，你別自我陶醉了，那嬰兒根本就不是……」

「住口！」岳家宇一掠而出，向萬紫琴瞪了一眼，厲聲道：「妳和這無恥老賊囉嗦什麼？此女既是珮珮姑娘所生，在名義上來說，當然也是老賊的兒子……」

康八駭然退了一步，臉上表情如何，無法看清，因他戴有面罩，只見他四下看了一陣，悶聲不響，一個倒縱狂奔而去。

「快追！」珮珮大聲道。

「這孩子不是……」萬紫琴也大聲地道。

岳家宇連忙搖手止住，低聲道：「紫琴！妳本是聰明之人，怎地也會做出這等傻事來？」

萬紫琴柳腰一扭，冷冷地道：「我的事不要你管！」

岳家宇尷尬地搓搓手，慨然道：「剛才設非珮珮自認是她所生，以康八的手段，會馬上弄死此嬰，那樣一來，小兄眞是罪孽深重，百身莫贖了……」

珮珮點點頭道：「不錯！如果琴妹剛才說出此嬰不是姊姊所生，那老賊必殺此嬰。但不知此嬰到底是誰的骨肉？」

岳家宇長嘆一聲，把萬紫琴誤會及「小桃紅」谷妙臨危托孤之事大略說了一遍

，道：「二位想想看，設若此嬰被害，小兄豈非白忙了一場，谷妙地下有知，也必定無法瞑目。」

珮珮拉著萬紫琴的手，走到岳家宇面前，道：「喏！姊姊作一次和事佬，你們之間本就沒有誤會，只怪中途出現了一個白琬，而造成誤解，現在既已說明，就不必再嘔氣了……」

她把萬紫琴的手交給岳家宇，但萬紫琴立即抽了回去。

珮珮肅然道：「姊姊還有點事，必須馬上離開，二位再見了……」她為了避免嫌疑，轉身疾奔而去。

岳家宇不敢讓她單獨一人在江湖上走動，立即大叫道：「珮姐……珮姐……」但珮珮頭也不回，一會失去身影。

岳家宇微微一嘆，道：「琴妹妳，現在還不了解我？」

萬紫琴道：「談不到不了解！假如因我而使你得罪了吳明夫婦和白琬，那眞是……」

「快別說了！」岳家宇肅然道：「妳應該知道，自始至終，我就未喜歡過白琬，只因她是吳明夫婦的獨生女，我既然遇上了，就必須盡己所能去保護她！」

他慨然道：「至於上次在莫愁湖畔的約會，那是白琬化裝她的表兄，故意離間我們，其實她根本沒有表哥，妳若不信，莫愁湖畔一株大樹上，還有我留下的字跡呢！」

萬紫琴幽幽地道：「我已經看到了……」

岳家宇道：「那好極了！既然看到了，妳不會再生我的氣吧？」

萬紫琴冷冷地道：「聽說還有一位紀姑娘，也受了重傷……」

岳家宇道：「不錯！不知妳怎知此事？」

萬紫琴冷笑道：「你不希望我知道，是不是？」

「那裏！」岳家宇肅然道：「紫琴，她是一位好姑娘，但為了妳，我堅決拒絕她的……以致她身受重創……所以妳不該妒嫉她……」

萬紫琴厲聲道：「誰說我妒嫉她來？」

岳家宇道：「但願如此！她現在如何，尚不得而知！」

萬紫琴冷笑道：「好端端地，和我一樣！如果你眞喜歡她，她馬上可以做新娘子……」

岳家宇不由大喜，道：「紫琴，妳見過她了？」

「何止見過！我們還是好朋友呢！」

岳家宇激動地摟住她，道：「琴妹……我早就看出妳不平凡……」

「哼！如果我眞是一個不平凡的女人，就不會誤會你，也不會被人離間，更不會被另一個女人的遭遇所感動，而使自己陷入了苦惱之中……」

岳家宇柔聲道：「琴妹，這正是妳不平凡之處，人總歸是人，是人就有感情，我認為這才夠人情味！我有妳這位好妻子，眞是……」

萬紫琴大力掙開，冷笑道：「早得很呢！別自我陶醉了！」

岳家宇長眉微挑，神秘地一笑，輕輕掩近，在她手臂上拍了一下，道：「賤人！妳現在玩野了，可以三五天不回家，終日與那些賭徒在一起，當然沒有把我這丈夫放在心上！」

「啪啪」兩聲，他又在她屁股上輕輕拍了兩下，道：「孩子在家生疹子，終日叫鬧，派人去找妳，妳非但不回家，反而叫人回家要錢！今天我非揍死妳不可……」

萬紫琴忍不住「噗嗤」一笑，上氣不接下氣地道：「我不管！你這無賴……」一頭鑽進岳家宇懷中，兩人笑作一團。

黎明帶來清新之氣，山野中花草帶着露珠迎風招展，黃鸝初展歌喉，為他們譜著歡樂的曲調，他們緊緊地擁抱著，讓兩顆心互訴著纏綿的離衷！……

＊　＊　＊

「五岳歸來不看山！」凡是到過華山之人，都確信此言不虛。若論巍峨、奇特和峭拔，天下名山，無出其右。

此刻，在華山東峯之上奕棋亭中，有五個老者，正在翹首遙望山下絡繹於途的武林人物。

此亭乃是宋太祖與丹士陳摶對奕之處，俯瞰山下，霧氣繚繞，雲生脚下，不由令人想起李白登落雁峯的詩句：「呼吸通帝座，搔首問蒼天。」

這五位老者，其中一位是「奔雷手」藍淼，另一個是「綠袍判官」婁森，其餘三個，衣著甚是襤褸。

小亭中地上，堆滿了黃澄澄的金條，在落日餘暉中閃閃生光。

山下數十個武林人物，紛紛上了東峯，其中較為有名之輩是「蛇魔」蘇鐵城，「紫面金剛」柳鶴圖，「粉蝶太子」曹典等。

只聞柳鶴圖沈聲道：「我等應『太華幫』使者之邀，兼程來此，不知有何見教？」

只聞三個老人之一肅然道：「本幫鑑於武林盟主失踪，武林羣龍無主，空前紛亂，乃急起籌備，並派出使者數十人，邀請有識之士，共襄盛擧。凡是應邀前來之同道，本幫慨以黃金百両相贈，並贈金花一朶，作為證物。然後返回中原，一旦本幫有事相召，必須立刻響應……」

「蛇魔」蘇鐵城沈聲道：「當今武林盟主，雖尚未正式接事，但據說以中村鈴子為首，以下是『銀弓小二郎』及康八等人襄助，實力極為浩大，設若他們七八人聯手，當今武林高手，似乎無人能與之抗衡……」

那老人哂然一笑，道：「本幫之成立，並非要取代盟主，有志者自是歡迎，但絕不勉強，至於中村鈴子等人，實力雖大，畢竟是烏合之衆，不堪一擊，上次被岳家宇擊敗，當衆出醜即為一例……」

「不過……」他冷冷地道：「本幫副座，為了安定人心，決定在各位報到之時，略炫絕技，以壯聲威……」

他回身深施一禮，朗聲道：「請副座親臨指示……」

只見東峯峯巔，出現一條身影，步下如雲流水，疾馳而來。

柳鶴圖對婁森低聲道：「婁兄可知道此幫幫主是何許人？」

婁森冷冷地道：「婁某也不清楚！」語氣極冷，好像有忿然之色。

「蛇魔」蘇鐵城低聲道：「此人身爲本幫的副幫主，竟把臉孔也遮起來……」

只聞「粉蝶太子」曹典道：「我等都是被那些使者擊敗，威脅來此，不知幾位大俠是否也是如此？」

蘇鐵城、婁森和柳鶴圖等人不由老臉一紅，同時冷哼了一聲，曹典心裏清楚，他們也是被迫來此。

柳鶴圖冷笑道：「『奔雷手』藍淼，素以俠義自居，而他竟也在此幫中，足見這正副幫主絕非泛泛之輩。」

這工夫那蒙面人已經掠到小亭附近，身材修長，身軀略現佝僂，一襲衫又破又舊。似是一個很老之人。

此人卓立不動，待藍淼等五人見了禮之後，對剛來的數十人冷冷地道：「各位千里迢迢，遠來華山共襄盛舉，本人謹代表幫主，表示謝意！並承幫主指示，在各位面前，略展微末之技，聊博一笑……」

他冷冷地道：「那一位出手接本座一招？」

「一招？」數十位高手，此番確是被一些蒙面怪客挫敗，聲言叫他們來華山報到。

像他們這些人物，自非輕易受人控制之輩，怎奈他們不願聽「銀弓小二郎」等人統御，另一部份不容於白道中人，正感走投無路，中原無法立足，所以都懷著前來看看的心理。

如果確是了不起的人物領導他們，他們從此有了避難之處，當然求之不得了。這也是此幫的厲害之處，摸透了武林大部份高手的心理，利、害兼施，使他們自動投靠。

但這蒙面人竟以一招向他們挑戰，像「紫面金剛」柳鶴圖，「蛇魔」蘇鐵城及「綠袍判官」婁森等人，自是十分不服，臉上就現出不悅之色。

但他們仍不願冒當衆現醜之險，自告奮勇。不禁互視一眼。

那蒙面人對藍淼沈聲道：「藍舵主，據說你的暗器手法堪稱天下一絕，何不先露一手？」

藍淼肅容道：「在下微末之技，實不敢自詡天下第一，不過副座主既要在下獻醜，又不便藏拙，好在今後都是一家人，互相研究，並不爲過……」

他緩緩走出小亭，對「綠袍判官」婁森和「蛇魔」蘇鐵城抱拳道：「藍某對二位的絕學心儀已久，就請二位屈駕接藍某一招暗器手法……」

此言一出，剛來的數十人大爲震駭，因爲「奔雷手」雖然頗有盛名，但暗器方面，未聽說有何獨到之處，尤其蘇、婁二人兇名極著，以藍淼的身手，獨接二人，口氣似乎稍狂了些。

因此，所有的目光都凝住在蘇、婁二人身上，希望他們能煞煞藍淼的傲氣。

婁森重重地哼了一聲，回頭對蘇鐵城道：「蘇兄，人家既然願意獨接咱們二人，必有驚人絕學，豈能錯過大好學習機會！」

蘇鐵城哂然道：「婁兄之言極是！良機難再，空前盛舉，豈可錯過！不過……」他輕蔑地一笑，道：「藍兄有此豪氣，倒也出乎小弟意料之外！」

目前雙方雖未動手，婁、蘇二人已經感受到了侮辱，人家的身份和自己差不多，却同時向他們叫陣。這分明有鄙視之意。

二人忿然走到藍淼面前，約一丈之地，沈聲道：「今夜有幸拜領藍兄高招，眞是一大快事，不知藍兄是用何種暗器？」

藍淼有恃無恐，氣定神閑，他並非自大狂妄之人，乃因奉命出手，以便爲此幫壯壯聲威，表示一個舵主，已是了不起的人物。

藍淼微微一笑，道：「小弟不避淺陋之譏，冒然出手，尚請二位莫要見笑！至於這暗器手法，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絕招，只是有點新奇而已！」

他攤開兩手，每一掌心都握著一塊蒜條金，重約三四兩，肅然道：「我等相距一丈五六，藍某同時發出兩塊金子，若是擊不中二位，除了應得的百兩黃金之外，藍某的一份，也分成兩份，贈與二位如何？」

百八兩黃金，算不了什麼？只是爲了爭一口氣，婁、蘇二魔不由同時哼了一聲，心道：「聽你的口氣，好像有十成把握似的？」

婁、蘇二人同時退了下去，保持兩丈距離，「蛇魔」的「縮地龍」怪蛇，盤在頸上，揚頭吐信，甚是駭人。

藍淼顚了顚手中的黃金，道：「二位注意了！設若接不住，或者閃避不過，也莫怪小弟……」

婁、蘇二人更加氣忿，同時冷哂一聲，就在這時，藍淼大喝一聲「著」！揚手擲出兩道金芒。

兩塊蒜頭金帶著嘯聲向婁、蘇二人面門飛去，眨眼就到了面前，二人知道勁力極大，都不敢用手去接，各自急閃數寸。

「颯颯」兩聲，金芒擦身而過，二人不由同時哈哈大笑，那知笑聲甫出，金風又到，急忙彎腰低頭。

豈知藍淼這種「迴光返照」暗器手法，出人意料，手勁極足，剛剛越過二人，立即轉彎，疾射而回。

婁、蘇二人未想到暗器還能回頭，閃得不謂不快，却沒有暗器快。「卜卜」兩聲，各戮入婁、蘇左、右肩厚肉之中。手勁之大，令人吃驚，周圍數十高手瞠目咋舌，失聲驚呼。

婁、蘇二人痛得咧咧嘴，面色由紅而紫，尷尬萬分。

而藍淼却微笑著走上來，道：「小弟一時失手，尚請鑒諒……」他伸手就要去取金條。

婁森不由惱羞成怒，巨掌一揮，拍出一道罡風，藍淼伸手一擋，「蓬」然聲中，二人各退一步。

顯然，若論掌力，婁森也不見得高明，這一來更加暴怒，但藍淼却不動肝火，連連搖手道：「婁兄請息怒！小弟事先曾交代過，這種手法不登大雅，却有點新奇，二位既然未能閃過，這兩條金子，自應還給小弟……」

說畢，出手邀電，反抓向「蛇魔」蘇鐵城的左臂。蘇鐵城的身手本來就略差，又未提防，竟被抓住。

藍淼一扭他的左臂，蘇鐵城的身子不

得不轉過去。本想疾轉身子，再向對方報復，那知藍淼比他更絕，另一手食指在蘇鐵城後肩上一鈎，一塊蒜條金應手而出，疾退三步，喃喃地道：「這塊金子約重三四兩，貧窮人家，若是節省花用，可過上三五年……」

蘇鐵城氣得眼珠發藍，却知道發怒也沒有用，只得忿然退下。

婁森為人更滑，深知此刻動武只有增加難堪，自已取出金塊，抖手向藍淼擲去，却用了十成力道。

藍淼當然知道，却仍是伸手一接，「哎喲」一聲，道：「婁兄手勁好大，設若剛才伸手去接，也許就不會吃虧了……」

他攤開手掌，故作吃驚之狀，道：「婁兄請看，這塊蒜條金已經變成蒜片金了……」

果然，那塊蒜條金，已被震扁，上面還有清晰的手掌紋路，婁森和其餘之人不由面色微變。

藍淼微微一笑，悠閑地退了下去，對那副幫主抱拳道：「藍某雕蟲小技已經炫過，實是不登大雅，尚請副座原諒……」

婁、蘇二人更是老臉赤紅，對方每一句話，都像一把利刄，戳在他們心坎之上。那意思是說：雖是雕蟲小技，你們這兩個貨色仍然接不下來。

副幫主肅然道：「藍舵主說得不錯！如果各位投靠本幫，確有誠意，自不必介懷，須知藍舵主的功力，未必高於二位……」

所謂「未必高於二位」這句話，說得十分技巧，那也表示「雖不會高於你們，也絕不在你們之下。」

「這樣吧！」副幫主冷冷道：「由柳大俠隨意挑選三五位，婁、蘇二位例外，再接本座一招……」

柳鶴圖心頭一震，知道人家要向他們來個下馬威，使他都折騰一下，心服口服。他知道推却不掉，只得抱拳道：「柳某遵命……」

他回頭一看，這些人中若除了婁森和蘇鐵城二人，也只有「粉蝶太子」曹典和鄧子瑛及「大頭翁」金保和等人尚能湊湊數。

他挑了四個，加上他自己共五個，走到場中。

其餘四個是曹典、金保和、鄧子瑛和「好好先生」上官玉。五人將蒙面人圍在核心，都是運足了十成內力，只聞那副幫主冷冷道：「各位儘管全力施為，不必留情！」

柳鶴圖抱拳道：「在下獻醜了……」

兩掌一分，同時向其餘諸人使一眼色，勁風呼嘯，眨眼拍出七掌，而其餘諸人也同時拍出一掌。

這五人合擊之勢，也十分驚人，由於武功路數不同，掌勁剛柔不一，令人無法捉摸。

而且對方並非胡吹，大袖一展，在無儔罡勁中疾划一週，然後飄落在人圈之外。

誰也未看到他有沒有出手？也未看清他是怎樣飄出圈外的？

只見以柳鶴圖為首的五個人，每人胸底上都有四個爪孔和一個鱗形小孔。而且每人的部位完全一樣，却都未受傷。就憑這等神奇的手法，已使在場諸人心驚膽寒，連婁森也駭然大震。

這人的武功，玄得使人難以相信。而他僅是一個副幫主，那幫主又該如何？

婁森現在已不再忿怒，他知道已經找到了靠山，這等有力的避難之處，眞是找也找不到。立即抱拳道：「副座神技蓋世，婁某嘆為平生僅見，但不知剛才這一手奇學是何名稱？」

蒙面人冷冷地道：「此學名叫『一鱗半爪』，乃是本座武學中最差的一種……。」說畢，轉身疾掠，沒於峯後不見。

「一鱗半爪……」婁森喃喃地唸著，其餘諸人也楞楞地望著蒙面人遠去的方向。

藍淼對其餘幾個老人道：「現在可以把金子分與各位了！」

四個老人分發著黃金，而且交給每人一朵荷花，並囑咐此花為秘密信物，絕不能被外人看到，一旦本幫使者見召，就要聽其命令行事。

* * *

此刻東峯之下，又來了三人，正是岳家宇、萬紫琴和宋象乾三人。

他和萬紫琴和好以後，梅友竹帶著他的二位舅母趕到，隨後宋象乾也跟踪而至，由於梅友竹有事離去，而岳家宇把二位夫人安置在妥善之處，恰巧發現了一個漏網之魚。

此人正是失踪的龐起，二小立即跟踪，如果只有岳家宇一人，不出三五里就可以追上，但有萬紫琴，就不得不減慢速度了。

然而，依宋象乾的主意，與其抓住龐起，不如暗暗跟踪，看看他到何處去？也許可以找到那個魔頭。

於是他們三人就跟踪到了華山。瞥見山坡上掠下一人而龐起立即遠遠招呼，道：「副座慢走！龐某有事稟告……」

那蒙面人止步回頭，冷冷地道：「事情辦得如何了？」

龐起躬身道：「卑職按以前所暗定的地點去找，始終未見到他，尚請副座見諒！」

蒙面人冷冷地道：「他暗中支持你當武林盟主，達十餘年之久，難道你仍不知他的本來面目？」

龐起肅然道：「說來難以置信！卑職未登盟主寶座之前，他曾露過幾次面，而且有幾位高手見過他，不然的話，那些高手不乏能人奇士，豈能受卑職指揮！但誰也不認識他是誰，因為他出現數次，沒有兩次面貌相同……」

「好吧！」蒙面人冷冷地道：「你把這個紙條帶去，照上面的步驟去找，依我猜想，一旦遇上他，弄清他是否本座所找之人後，以我所傳你的一招武功和輕功，逃命不成問題，你孥去吧！找不到他不必回來見我……」

龐起雙手接過紙條，躬身而退，回頭就走。那蒙面人兩袖一展，一掠就是十七八丈，三小不由駭然，一會工夫，不見了那蒙面人，連龐起也在一里之外。

岳家宇肅然道：「不知這蒙面人是誰？他分明叫龐起去找那個背後支持他的魔頭，那魔頭也就是我的血海仇人！現在我們是否應該去問問那個蒙面人？」

宋象乾道：「現在去追蒙面人，八成追不上，設若去追龐起，還能追得上……」

萬紫琴道：「對！現在就先追龐起吧！反正只要追上了龐起，要找那蒙面人就容易得多。」

三人立即急起疾追，岳家宇爲了全力奔馳，只得抱起萬紫琴，仍然比宋象乾快了三四丈。

宋象乾慨然道：「一月不見，義弟的功力和身法，都增長了一倍有餘！小兄自嘆不如！」

岳家宇道：「但小弟仍未練到滿意境地，就以剛才那個蒙面人來說，他的輕功就比小弟高出許多！」

萬紫琴道：「龐起這賊子，當了武林盟主，如今又奴顏婢膝受這蒙面人指使，去動那魔頭的念頭，眞是首鼠兩端的敗類。」

岳家宇冷峻地道：「這種人根本沒有羞恥之心，豈能以常人去衡量他？他連自己的妻子都不要了，當然不會記着別人對他的恩惠！」

萬紫琴道：「要不要奪下龐起的紙條，我們看看再去找那個魔頭？」

「我看不要！」岳家宇道：「龐起和他是老搭擋，比較容易接近，我們親自去找，可能驚動了他，反而弄糟……」

宋象乾道：「家宇說得不錯！我們只要小心跟著，他遲早也要見到那個魔頭……」

金陵正南約三十里處，有一座牛首山，此山本是藉藉無名，後因名將岳飛設伏兵於此，大敗金兀朮（即岳飛部下猛將高寵在那一戰中挑滑車的故事）而得名。

這一天二更左右，牛首山下有一個人影疾掠如飛，很快地到達山頂。

此人正是當了十餘年武林盟主的龐起，他四下望了一陣，焦灼不安地踱來踱去。喃喃地道：「今天恐怕又是白等了……」

月明星稀，空山寂寂，龐起乾脆坐下來，似準備坐以待旦。

大約三更稍過，山下來了一人，幾個起落就上了山頂，但因此人奔行不帶風聲，龐起坐在那裏，竟絲毫未覺。

此人衣著十分華麗，海藍長衫鑲著銀綫邊，粉底快靴，束髮金冠，面色白晰頗有氣派。但身材不高。

他微微打量四周，緩緩地向龐起走去，好像一個虛無飄渺的幽靈。

相距一丈左右，龐起仍未發覺身後有人，只見那中年人微微一哂，輕喚了一聲，龐起坐式不變，雙手按地彈起，斜掠四五步，回過身來沉聲道：「尊駕何人？」

那華衣文士冷冷地道：「應由本人問你是何人才對？」

龐起面色一緩，抱拳道：「在下龐起！」

那文士點點頭道：「數月不見，龐大俠的輕功大有進境了……」

「那裏！」龐起肅然道：「請問尊駕是否……」

那位文士冷冷地道：「本人就是你所希望找到的人，據我所知，你近來失踪一段時間，不知何故？」

龐起肅然道：「原來是前輩，恕我龐起失敬了！咳……」他深深一嘆，道：「前輩有所不知，上次與婁森出巡，遇上一個奇人，警告龐某，立刻放棄盟主職位，不然必遭橫禍，龐某當然不服，那知龐某與婁森二人聯手，仍然敗在人家第七招上……」

「第七招？」那文士微微一愣，道：「那人是什麼樣子？」

龐起肅然道：「依龐某觀察，那人可能年紀很大，因他戴有面罩，所以……」

中年文士負手踱了一陣，似乎未想起那奇人是誰，沉聲道：「你近來曾在此等我數次，你有什麼事？」

龐起心想：你既然知道我等你數次，爲何避不見我，顯然你也怕那「太華幫」正副幫主。

龐起虔容道：「龐某自被那人折辱之後，自知相差甚遠，那奇人去後，婁森也藉故逃逸無踪，是以龐某也不敢再回盟主府，在金陵隱了一段時間……」

他微微一嘆，續道：「龐某承前輩提掖，始能主盟武林達十餘年之久，知遇之情，不敢言報，是以龐某今後只想追隨前輩，聽候使喚……」

中年文士微微一哼，道：「你近來是否隱在金陵，本人必須調查一下，若所言不實，哼……」

龐起連忙躬身道：「前輩只管調查，晚輩自承獎掖，出人頭地，對前輩向以衣食父母視之，豈敢欺騙前輩！」

中年文士冷冷一哂，道：「龐起，老夫昔年提掖於你，並非因你武功有過人之處！」

「是的……晚輩知道！」

「那麼，你知道本人爲何單獨看上了你？」

龐起微微一愣，無言以答，這問題他想了十餘年了，仍未得到答案，不錯！他爲什麼單單看上我呢？

貌不驚人，技不壓衆！無論憑那一點，都不夠資格高踞盟主之位……

龐起肅然道：「晚輩不知！」

文士冷冷一哂，道：「你唯一的長處，就是心毒手黑！六親不認！老夫看在這點意處，破例提掖你，你可知道老夫爲何這樣做麼？」

龐起悚然一驚，吶吶地道：「晚輩愚昧……」

文士冷冷地道：「說起來也很簡單，本人要利用你，使武林黑白兩道分裂而成對峙之勢，互相仇視而不能相容，自必大動干戈！十餘年來，死亡人數固然不少，但仍未達到本人預期目標，因此，本人不得不改變主意！」

龐起駭然退了一步，吶吶道：「不知前輩改變主意之後，意欲……？」

文士低著嗓音道：「那就是殺你滅口，因爲到現在爲止，也只有你和婁森見過本人三次，雖然都不是本人眞正面目，却仍是留你不得！」

龐起魂飛魄散，駭然後退，那文士似乎不相信他能脫手逃去，冷冷地道：「本人要殺你，大羅神仙也救不了你！跪下！」

龐起震顫了一下，道：「前輩，十餘

年來，晚輩對您言聽計從，從無反抗，前輩……」

文士朗朗一笑，道：「表面看來，你確是一個十足的奴才，本人一生閱人無數，洞悉人類本性，較常人猶深一層。像你這種見利忘義之人，本人犯不著為你擔心！你還不跪下！」

龐起一陣顫慄，「卜」地跪在地上，連忙叩頭道：「前輩高抬貴手，晚輩對您確是忠心耿耿……」

文士冷冷地道：「真的麼？就憑你這句話，就該連死三次！我且問你，你這輕功是何人教你的？難道是隱在金陵自己悟出來的？」

龐起心頭一震，知道凶多吉少了，牛眼一眨，淚水暴湧而出，道：「前輩有所不知，這輕功確是晚輩自己苦練的……

文士重重地一哼，伸手向龐起肩頭抓去。

龐起跪著不動，竟被他抓住肩上的衣衫，被提了起來。

文士本以為龐起會出手反抗，不禁微感意外，他此刻並非不忍心，而是正在考慮，是否尚有利用的價值？

龐起剛才本可利用輕功，閃過那一抓！但他也十分小心，即使能閃過，能否逃過對方下一次攻勢，大有問題，因此，他冒著奇險，任對方抓住。

現在他不禁暗自慶幸，這樣一來，就比較容易暗下辣手了。

龐起一臉委曲悲忿之色，道：「前輩若連龐某也不能相信，恐怕當今之世，再也沒有一個人能為前輩效勞了！所以晚輩除了悲哀之外，又不能不為前輩惋惜……」

他說得十分悲愴，就連文士這等深沉之人，也不由微微心動，但他深知龐起的斤兩，憑他的資質，能自己研出這等輕功麼？

因為文士早已發現龐起的輕功大有進境，只是未跟到華山去而已，冷笑道：「老夫豈能相信這輕功是你自己練出來的？」

龐起咧著大嘴悲泣道：「前輩不信，晚輩也沒有辦法！況且前輩對晚輩恩深似海，晚輩就是死在前輩手中，也可以安心了，前輩請動手吧……」

文士冷峻地道：「本人做事，一向乾淨俐落，絕不給自己留下麻煩，龐起，你當了十餘年盟主，享盡了榮華富貴，以你的身手來說，也該知足了！所以今夜老夫成全了你，也是你的造化！」

龐起大聲哭道：「前輩不必說了！晚輩無以為報，只有一死表白心跡，前輩快點動手吧！不過……」

他以下顎指指對面山坡上，道：「那山坡上風水頗佳，我死之後，請前輩念在十餘年的交情，代掘一坑，把晚輩埋在那裏，晚輩就……」

文士向那山坡上望去，果然風景極佳，樹木蔭鬱，流水淙淙，而且正是朝南。

那知就在他微微分神之際，龐起左臂一格，脫出對方之手，疾退一丈。

文士不由微微一震，立即仰天狂笑道：「龐起，老夫深信所謂命運！一個人壽限到了之後，誰也無法挽回！哈……」

他每笑一聲，龐起就顫抖一下，他接著冷峻地道：「龐起，本來你尚有一線生機，卻被你自己斷送了，剛才老夫已經動了善念，以為你對老夫終生不變，準備饒你一命，那知你沉不住氣，斷送了自己的生機……」

龐起知道再向他低頭也沒有用了，冷笑道：「你少來馬後炮，我不信你會饒了我！」

文士冷哂一聲道：「告訴你吧！我若要殺你，在那一抓時，就可以叫你變成一灘肉泥，那不過是試驗你，因為俗語說：『人急造反，狗急跳牆』。即使你對我確是忠心耿耿，在我殺你之時，也會反抗，這是人類求生本能！但你沒有，所以老夫深信你沒有貳心……」

龐起大為後悔，深信對方確是這個意思。

文士續道：「一個人的成敗關鍵，往往都在最後一剎那決定，這也正是『行百里半九十』的道理！因此，老夫十分慶幸，不然的話，老夫今後的麻煩可大了……」

龐起賊眼直轉，向四下打量，暗暗提足了所有的內力，準備全力一搏。

文士獰笑連連，緩緩走近，兩臂一張，罡風大作，未見他邁步，已到了龐起左側，伸手猛抓龐起的面部。

龐起嘶叫一聲，有如困獸悲嘯，兩臂一分，也攪出一團罡風，「蓬」然大震，山石暴射，草木齊飛，罡風漩渦中人影倏分，只見龐起的身子飛出兩丈多遠，打個踉蹌，回頭疾奔。

文士厲喝一聲：「你還想走麼？」有如一頭大鳥，凌空飛掠，迎頭攔住。

龐起面如死灰，呼呼牛喘，道：「姓龐的既然死在你的手中，也要叫你帶點傷！」

文士哈哈狂笑道：「龐起，你有多少斤兩？早在老夫意料之中，按你的輕功和剛才那一招奇學，確是驚人！但老夫深信，你只會那一招，設若你會三五招，也不會急忙逃命了！」

龐起冷笑道：「本人共有三招，這不過第一招，不信你就試試看！」

文士哂然，也不敢太大意，緩緩欺近，道：「龐起，這一招武功和輕功，是誰傳給你的？」

龐起心念一動，忖道：「我何不透露一點，唬他一唬，也許還有生還的希望……」他冷冷一哂道：「告訴你吧！你的一切，早在另一位高人意料之中，他傳了我三招武功及輕功，要我擒住你交付於他！」

文士哈哈笑道：「龐起，你少吹大氣——你若會三招奇學，剛才豈能悲號流淚？」

龐起冷笑道：「那奇人說過，你這人心機太深，若不用點技巧，極難得手，所以我才故作怕你之態，況且我學成此學之後，還是第一次施展，未能發揮至大威力，但下次可就不同了！」

文士冷凝視著他，道：「那人是甚麼樣子？」

龐起道：「因他戴有面罩，無法看到他的面貌！身材頗高，略顯佝僂……」

文士微微一震，道：「他在何處?」

龐起哈哈狂笑道：「可見你也不見得高明，奇人在你身後，你竟……」

文士悚然一驚，擰臂轉身，拍出一道罡風，在此同時，龐起像一頭大鳥，向山下疾掠。

文士再次上當，不由勃然大怒，厲嘯一聲，三個起落，又越過龐起頭頂，迎頭攔住。嘿嘿獰笑道：「龐起，你還記得當年吳明的女嬰被鄧子瑛扯著兩腿，倒摔下百丈絕崖麼?」

龐起厲聲道：「記得又怎樣?姓龐的和你拚了!」

文士搖搖手，道：「別急!我會成全你!待會我擒住你，也以同樣方法，制住你的穴道，摔下百丈絕壁!」

龐起冷笑道：「鹿死誰手，還在未知之數，看掌……」

又是那一招，全力拍出，文士狂笑一聲，不退反進，堪堪抓到龐起前胸，突聞一聲「住手」!二人同時駭然大震，急退三步。

來人一身重孝，眉宇籠煞，年在二十以下，正是跟踪龐起而來的岳家宇，他的身後，分站著宋象乾和萬紫琴。

龐起和文士都未把岳家宇等三人放在心上，只是龐起暗自慶幸，三人這一出現，又多了一線生機。

岳家宇對宋象乾和萬紫琴道：「二位先動手把龐老賊擒住，讓我先問問這個魔頭……。」

文士冷冷地道：「你就是岳家驥的後人?」

「不錯!」岳家宇切齒道：「家父犯了何罪?竟遭滅家之禍?」

文士輕蔑地道：「岳家驥身遭橫禍，取死有由。只是你小子還不夠資格與聞這件宿仇!」

岳家宇厲聲道：「狗賊!你到底是誰?難道你仍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文士冷笑道：「老夫數十年來一向如此，豈能為你一人破例!」

岳家宇回頭厲聲道：「象乾、紫琴快動手，別讓龐起跑了!」

宋象乾和萬紫琴二人同時厲喝一聲，和龐起打在一起，龐起本非他們二人的敵手，只因輕功進步，又會了一招奇學，使二人無法輕易近身。

岳家宇沈聲道：「據說家父昔年曾有夢遊症，那是不是你的陰謀?使他失去神智，故意叫他信口胡說，以便藉口殺他?」

文士哂然道：「夢遊之病確是老夫作了手脚，但他偷學某人的絕學，却是千眞萬確之事，本人只是要他自動說出來，使武林同道曉得他的為人，至于武林中人羣起而攻，殺害岳家四十一口，那是你們之間的事，與老夫何尤?」

岳家宇突然想起梅友竹的話來，記得梅友竹在西藏幽谷曾說，老化子昔年與岳家之事，不便深究。言下頗有隱衷。莫非爹爹昔確曾背信偷學了那個奇人的絕學?

「不論是否偷學，此人以夢遊症使爹爹失去神智，再讓武林數十高手殺害岳家四十一口，終是不可原諒……」

岳家宇厲聲道：「你就是老化子的化身了?」

「老化子?」文士微微一怔，道：「誰是老化子?」

岳家宇冷峻地道：「狗賊!你不必顧左右而言他!岳某自認識你之後，你處處示恩討好，而且還救了岳某的女友，無非是想免得一死!你簡直等於作夢……。」

文士冷冷地道：「我看你才是胡說八道，老夫雖然千變萬化，却不知老化子是誰?小子，你納命來吧!」

岳家宇掖起孝衣，兩臂一張，身子已在文士四周轉了兩匝，文士驚噫一聲，面色大變，身形疾轉，迎上三道掌勁。

「蓬蓬蓬」兩人稍分即合，地上砂石塵土一蓬蓬地捲起，掌影飛瀉，四臂猛掃橫劈，像巨隼搏兔，大鵬破雲下瀉攫取獵物。三丈以內沒有一絲完整的空間。

黃塵中一藍一白兩團影子，穿掠飛馳，忽上忽下，倏左倏右。只聞「呼呼」罡風呼嘯。

彼此看不清對方的面貌，更看不到對方出招，只憑意識施展絕學，化解對方的奇招和無儔的壓力。

僅是五招，岳家宇已劈出九十餘掌，但對方掌上的力道，亦使他胸頭發悶，全身骨骼隱隱作痛。

月亮躲入雲層中，山野中又罩上一層黑紗，松濤陣陣，如千百人吶喊助威。

岳家宇俊目充血，眉宇籠煞，十餘年的血債；岳家四十一口，終于找到了對頭。仇恨像一般熱流，在他的血液中流竄，磨切著牙齒，像在準備啃嚼著對方的肉。

（未完．十七）

☆☆☆☆☆☆☆☆☆☆☆☆☆☆☆☆☆☆☆☆☆☆☆☆☆☆☆☆☆☆☆☆☆☆☆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64.00
一年港幣$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90.00
一年港幣$379.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50.00
一年港幣$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詭異奇情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殭屍番生



茅山師兄弟 治鬼顯神通

前言

「殭屍先生」之後，我帮忙一個新導演，也是我的一個很重義氣的朋友編寫了「殭屍番生」這個劇本，電影出來，也算賣座，對一個新導演來說，也算是這樣的了。

期間，某位電影界的從業員在某間電影公司的黑板上大書「狗尾續貂」四字，這個人若是還不太懂電影，情有可原。

更有甚者，某間電影公司的一個女強人竟然來一個電話，告訴我若是依足我的劇本去拍，出來便是這種電影。

電影與劇本往往是兩回事，連這個也不懂，還有什麽話說？

至於某位導演對「殭屍番生」這個電影的說話，更就是不提也罷。

還有，某位監制的說話簡直巳接近白痴。

也所以，由「殭屍番生」之後我是決定了一件事，無論如何是不會再替別人編寫殭屍的劇本的了，要，便由自己執導。

這是殭屍故事的第二個，也是先有了劇本，才有小說，不予增減，上述的那些人無防細看再細看。

本來，這應該是以劇本的形式發表的，可是劇本看起來對讀者到底沒有小說的舒服。

這些日子以來個人的說話特別多，但對一個忍讓了這麽多年，一向只懂得埋頭苦幹，不喜說話的人來說，就是說話多一些，也是值得原諒的。

× × ×

人死入土爲安，有些有錢人爲了表現身份，除了山地棺材加以選擇，壽衣隆而重之，還將金銀珠寶放進棺材内陪葬，亦因而出現了一種盜墓賊。

這種賊往往胆子最小，若是胆子大，要打的也應該是活人的主意。

做到這種賊的人，也當然非常倒霉，也所以遇上的古怪事情特別多。

× × ×

墓地本來就是陰森的地方，日間巳經有這種感覺，入夜更不用說了。

今夜還有大霧。

霧氣迷離下，墓地自然更陰森。

草蟲聲之外，這時候還有一陣陣的「格格」聲，發自一個土坑的一具棺材。

那具棺材破舊不堪，土坑中不停的震動，就好像屍體在棺材内掙扎，準備跳出來。

一聲巨響中，棺蓋終於飛開，一股烟灰從棺材内湧上來，旺財亦從棺材後冒出，雙手拿着繩子連貫在一起的鎚子鑿子。

這周圍一帶就只有他這個盜墓賊，他本來是一個孤兒，自小被一個盜墓賊收養，日久有功，根本就不覺盜墓是一件壞事情。

老盜墓賊死後，這個小盜墓賊自然繼承遺志，只可惜他一樣倒霉，總沒有機會



弄到一筆大錢，唯有繼續下去。

這一次，看情形也顯然不會有多大收穫。

他雙手撥開烟灰，嗆咳着往棺材裏一望，不由得打一個冷顫。

棺材中的屍體已然乾枯，皮包着骨頭，外露的皮膚全都是摺紋，又老又怪的。

旺財繩子連着的鎚子鑿子往頸上一掛，雙手一拍，先連一番老話：「小弟旺財，一直倒霉，今天吃飯也沒有錢，唯有打刦陰司路，一發死人財，驚動你老兄，實在是不該。」

語聲一落，他一躍凌空一滾，落在棺材上，雙腳一分，正好站穩。

「其實這是交易，不是打刦，這裏一把陰司紙，足夠你在下面大吃大喝的了。」他說着隨腰間抽出一疊陰司紙，塞進屍體手中。

一聲：「謝謝」隨即傳來。

「不用謝，」旺財信口應一聲，突然一驚。「誰在說話？」目光很自然的落在屍體的面上。

屍體的面部毫無變化，他心頭一鬆。「我這是心裏有鬼，自己嚇自己。」俯下身，接一句：「金銀珠寶——」

「沒有——」那個聲音又傳來。

旺財看着屍體的面部，事實是沒有反應，又以為是心理作用。

棺材中的確沒有什麽陪葬品，旺財連隨將一個木叉子放進屍體的口內，撐開一看，只得蛀牙。

「金牙也沒有。」旺財搖頭：「那是藏在身上了。」

但俯身抱起屍體，雙手一抄再抄，更加失望。「這一次真是越窮越見鬼了。」雙手一鬆，屍體便掉下去。

「骨頭要散掉了。」那個聲音又再傳來。

旺財這一次總算聽清楚，再望去，只見屍體突然變得朦朦朧朧的，好像多了什麽。

然後他看見屍體的魂魄從屍體內脫出，坐在棺材中，拿起那些陰司紙數起來。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旺財鬼是見過不少，却未見過這麽兇的鬼，一驚跳下棺材，轉身便跑。

那個窮鬼連隨叫住。「慢着。」

旺財回頭一看，只見窮鬼面青唇白、鬼聲鬼氣的。「你怎麽跑得這樣急，先替我蓋好棺材啊。」

「好。好——」旺財口裏應着，腳下放開，跑得更快了。

窮鬼看着他，搖搖頭。「你不來，我來蓋。」雙手一招，棺蓋便飛起來，落回棺材上，却是前後調轉。

「蓋錯了——」窮鬼在棺材中嘟噥一聲，棺蓋再升起，半空中一轉，蓋回原位，整具棺材同時升起來。

旺財正好回頭看一眼，也正好看見棺材向他這邊飛來。

他大驚大叫，狂奔前去。

一陣馬嘶聲即時傳來，他不由望去，只見一匹黑馬正停在旁邊的一截短牆旁邊，他連忙奔過去，一躍跳上黑馬，策馬狂奔，眼睛也很自然的閉起來，策馬狂奔了一程才睜開眼睛回頭望去。

周圍還是那些景物，他再策馬，然後突然發覺蹄聲很奇怪，俯首一望赫然並不是騎在馬上，乃是騎在窮鬼那具棺材上。

棺材也就擱在短牆上，不停的震動。

旺財傻了臉，窮鬼的聲音即時從棺材內傳來。「替我換過一具好的棺材，最好是柳州的，山地也最好換過一塊，每一天再燒一千幾百兩金衣紙也就差不多了。」

旺財脫口一聲道：「你這是獅子大開口……」

「錯了，這叫做發窮惡。」

棺材搖動得更厲害，旺財坐在那上面一個身子不由一拋一拋的。

「你找錯對象了。」旺財苦笑。

「啊，你不答應啊？」窮鬼一聲鬼叫，棺材突然一彈，旺財不由凌空摔落，也算他反應敏捷，凌空一個觔斗，腳下頭上，好好落在地上。

棺材隨即一轉，凌空追來，旺財大叫一聲，拔步狂奔。

棺材緊接不捨，旺財一口氣奔進墓地不遠的一個棺材內。

他左轉，棺材便左轉，他右轉，棺材亦右轉。

怎樣才能擺脫這棺材？他目光一轉心念一動，竄到一株大樹旁邊，一個虎跳，從樹椏當中跳過，棺材緊追着一跳，立時夾在樹椏當中，退不是進也不是，不住的震動。

旺財回頭一看，不由洋洋得意的。「不怕你兇猛，看準了你沒有我的聰明。」

話口未完，棺材突然一翻，從樹椏上翻過，凌空再追前。

旺財大驚失色，急忙逃走，他一躍再一躍，重施故技，從另一株樹的樹椏翻身跳過，着地回頭一看，却不見那具棺材進來，再看也不見，棺材竟然從樹旁一繞而至，正撞在他的屁股上。

他大叫，身子飛前，一飛正好從一個樹洞穿過，棺材緊追，插進樹洞內，進退不得。

旺財不知道，從樹洞穿出，大聲叫着狂奔。

× × ×

奔進了鎮中大街，旺財已經是氣喘如牛，跌跌撞撞的，左看一眼右看一眼，終於看見了要找的。

他知道這個鎮有兩個很厲害的茅山師父，這兩個茅山師父的屋子也就在這大街的左右。

左面的一間裝潢講究，金漆招牌，上寫「茅山第一家」。

右面的那間破破陋陋，門外一塊破舊的黃布，亦是大書「茅山第一家」。

旺財看看還是跑向左面的那間。

右面的那間門即時打開，吳興探頭出來，冷笑。「門面漂亮並不表示有本領的。」隨即將門關上。

他與錢可通是同門師兄弟，却是各有各的行事作風，也所以成就亦不同，錢可通風生水起，屋子越蓋越大，門面也越來越漂亮，他則是環境一天比一天壞，屋子也越來越破舊了。

旺財就正如一般人，還是先看門面，急步走到錢可通的門前，大力拍門。

門一開，錢可通一步走出，一身衣服華麗，頭髮臘得發亮，香濃刺鼻，一隻手拿着梳子，這個時候竟然還不忙梳頭。

旺財馬上一聲：「這位師父——」

「叫我錢眞人。」錢可通連忙加以糾正。

「啊，錢眞人。」

「什麼事？」

「我遇鬼，被鬼追到這裏來。」

錢可通截住，一聲：「大發——」

一個樣子憨直的青年從裏頭走出來，一手捧着賬簿。「師父，有何吩咐？」

「你看看，被鬼追，要收服那個鬼收多少錢才成？」

大發翻着賬簿：「被鬼迷十個大洋，被鬼追也是。」

「好，你先替他登記姓名地址，收一半訂金。」錢可通隨即轉身。

旺財急叫：「他現在追着來了。」

「在那兒？」大發東張西望，突然一呆。

棺材正從街口飛進來，向這邊飛至。

「師父，你看——」大發大叫。

錢可通鎮定得出奇。「大驚小怪，查看，突然事件收多少？」

「師父，你說過突發事件坐地起價，就是殺錯也不能放過。」

「好——」錢可通轉向旺財。「五十個大洋算了。」

旺財一呆。「我那來這麼多的錢？」

錢可通一聽不悅的。「沒有錢早些說，大發，關門！」轉身進去。

旺財要進入，被大發截下，連忙叫：「錢眞人，你做做好心。」

「省口氣吧。」大發關上門。

旺財回頭一望，棺材正在緩緩追近。

「錢眞人，錢眞人——」他用力拍門，看見沒有反應，轉身奔向吳興的屋子。

棺材沒有阻截，就像在看熱鬧的。

門一拍便開，吳興探頭出來，旺財連聲：「師父，眞人——」

「我姓吳。」

「吳眞人，我……」

「我不管你是那一個，總之我告訴你，我跟對面姓錢的勢不兩立。」

「這就最好了，他不幫我忙，你幫我忙。」旺財大喜。

「錯了，你求他就不要來求我。」吳興話說完，將門關上。

旺財一呆，回望棺材，棺材的蓋子即時一開一合的，有如鯊魚般要擇人而噬，突然衝前來。

旺財轉身急奔，棺材緊追，旺財一閃再避，奔向錢可通的屋子。

棺材狂追，旺財避無可避，身子一躺，滾倒地上，棺材收勢不住從他頭上飛過，撞在門上。

門「隆」地被撞塌，旺財滾身忙又逃出，棺材半空一轉，緊追在後面。

大發錢可通這時候雙雙衝出，錢可通目光一落，眉毛一揚。「上門來生事？大發，拿東西來。」

大發馬上將一個大布袋送上。

錢可通即時發現棺材追着旺財撞向吳興的門戶，轉怒爲喜。「撞吧撞吧——」

棺材撞不中旺財，果然撞在門上，那扇門當然後有錢可通這邊的堅實，立時碎

裂。

旺財在棺材下一滾而出，棺材凌空一轉，又追去。

吳興同時奪門而出，手指錢可通。「你這個老小子，沒本領被鬼找上門，將門撞塌便算，竟然指使那個鬼拿棺材來撞我這邊的門？」

錢可通冷笑，說道：「是那個鬼的鬼主意？」

「我清楚聽着，你大叫撞吧撞吧。」

「他一定要撞，難道我叫他別撞啊別撞啊，這對我有什麼好處，這種掃興的事我爲什麼要做？」

「好，撞吧，反正這扇破爛木門，不値錢的。」

「我多的是錢，弄一扇更漂亮的門亦是容易事。」錢可通洋洋得意的。

「我知道你錢多着。」

「還有本領呢，沒有本領，又怎能賺得到這麼多的錢？」

「呃神騙鬼，有本領鬼又怎會闖進門來？」

錢可通打了一個「哈哈」。「這種虧本生意我原是不想做的，就是要讓你知道我的本領。」

一頓他抽出一條紅繩，咬在口中，再抽出一張黃符，大發旁邊立即將一個精緻的墨硯管全新的毛筆送上。

錢可通馬上點硃砂畫黃符。

吳興一見亦抽出紅繩，拿出一張破舊黃符，一管爛毛筆，再從腰帶掛着的爛瓶子內點出硃砂，畫符。

錢可通一眼瞥見，冷笑。「要跟我比本領？」

吳興冷笑。「這個小伙子方才一樣拍我的門，有求於我。」

「救命啊——」旺財的叫聲，即時傳來。

錢可通吳興二人循聲望去，旺財已經被迫至牆角，被那具棺材凌空抵着胸膛。

棺蓋隨即半開，窮鬼伸出雙手便抓。

旺財奮力一跳，雙手攀住牆頭，雙腳便要往上縮，却被窮鬼伸手抓個正着。

窮鬼跟着抓着旺財往地上拖，頭一伸，張口便要咬下去。

旺財不知道被鬼咬一口會有什麼後果，就是那一股從鬼口冒出來的寒氣已令他爲之心驚胆戰，不由得放聲大叫起來。

窮鬼一口正要咬下，兩條曳着一串黃符的紅繩子已射至，正中窮鬼的雙手，兩股白烟立時冒起來。

窮鬼一痛縮手，縮回棺材內，棺蓋緊接蓋回，鬼叫聲中棺材凌空便轉。兩條紅繩即時又飛至，將棺材綑個正着，一拖，棺材不由直立起來。

吳興即時向旺財一聲。「十個大洋我替你收拾他。」

旺財慌不迭地應：「好，好……」

錢可通接一聲：「我只有五個大洋。

旺財又是一叠聲的：「好，好：：」挨在牆下不住的喘息。

錢可通馬上一收紅繩，說一聲：「左轉——」

吳興同樣的動作，却是說一聲：「右轉——」

「棺材在二人控制下不由自主的左轉右轉。

錢可通吳興對望一眼，齊喝一聲：「三昧眞火——」中指齊起，火焰從指尖冒出，燃着了紅繩黃符，化作兩股烈火向棺材燒去。

窮鬼棺材中知道厲害，大叫起來，錢可通吳興接一聲：「掌心雷——」右指往左掌心一畫，一掌印出。

棺材迎着雙掌爆開，窮鬼的屍體從棺中彈出，東倒西側的。

吳興錢可通左右接上前，一齊動手，窮鬼的屍體迅速被黃符貼遍。

兩人接一聲大喝，各抓着窮鬼屍體的一手，拖到旺財面前。

吳興一聲：「五個大洋。」錢可通馬上接一聲：「四個大洋。」

旺財無可奈何的一攤雙手。「錢我可沒有。」

「什麽？」吳興錢可通一齊叫起來。

旺財亦突然叫起來。「又來一具棺材了！」

錢可通吳興一齊回頭，旺財乘機翻身躍上牆頭，急急逃去。

吳興錢可通發覺中計，大怒回頭，一齊舉手畫符，錢可通接一聲：「送回你！」一指劃向屍體。

那條窮鬼的屍體應指彈起，便要凌空飛撲向旺財，却被吳興伸手接住。「你要送便送，也不問問我是不同意？」

他這一阻，旺財已上了瓦面，揮揮手。「多謝兩位相救，後會有期。」

「聽清楚了，他是多謝兩位。」吳興錢可通互望一眼，怒氣不由都發到窮鬼的屍體上，各自手一動，中指又冒出三昧眞火，往屍體燒去。

窮鬼完全沒有閃避的機會，慘叫聲中，身上的黃符着火燃燒。

到黃符燒盡，窮鬼的屍體亦灰飛烟滅了。

× × ×

清晨，街道非常熱鬧。

錢可通大清早便出了家門，裝扮得更富麗，一路起來，不停往身上瞧，唯恐仍有兼顧不到的。

大發亦換過洋服，手挾着一個公文袋，完全不像是一個學茅山的小子。

走着錢可通突然又停下，一聲：「大發——」

大發不用吩咐，繞着錢可通轉了一圈。「沒有破也沒有爛，衣衫光鮮，鞋子也夠光亮。」

「頭髮呢？」

「有兩條豎起來。」

「那還不拿髮臘梳子鏡子來。」

大發連隨從公文袋中拿出梳子頭臘鏡子。錢可通取過梳子，挑了一塊髮臘，對鏡子仔細梳弄。

大發看着一句：「現在就是螞蟻也爬不上的了。」

錢可通乾咳一聲。「師父並不是喜歡裝扮。」

「我知道，這就是所謂儀表。」

錢可通點點頭，一看大發。「你頭髮蓬鬆，最好也加些髮臘，那才貼服。」

「太香了，我吃不消。」大發大搖其頭。

「我也吃不消。」一個聲音傳來。

錢可通回頭望去，只見吳興捧着一碗粥，從旁邊的粥店走出來。

「這碗粥本來很香的，被你那股發臟香吹來立時不是味兒：」吳興大搖其頭。

錢可通板起臉，旁邊大發却一臉笑的追前，一聲：「師叔——」

吳興笑問道：「你還記得我這個師叔啊。」

大發心直口快。「師父說過，人不太多的場合，怎樣稱呼也沒要緊。」

「人多的場合，你是不會認我這個師叔的了。」吳興歎一口氣。

「師叔，看開一些吧。」

吳興搖頭，「我只是歎息一個大好青年，竟然變得這樣市儈。」

錢可通即時走近來。「這不是市儈，是識時務，怎樣了，要吃白粥。」

吳興冷笑。「吃得心安理得，白粥又何妨？」

「關了店子，跟我吧。」

「這不是告訴別人知道，我沒有你的本領。」

「現在大家都是這樣說的了。」

「你跟我都是一個師父教出來，你懂得多少，我也懂得多少。」

錢可通點頭。「對啊，可是說到做生意，你完全不是我的對手。」

「我不會像你那樣，信口開河。」

「這叫做包裝，現在做生意是着重包裝宣傳的。」錢可通洋洋得意的。

大發這時候拿出鈍錶一看。「師父，是時間的了：」

錢可通乾咳一聲向吳興一擺手。「我不跟你多說，現在去馬家祠堂談生意。」

「什麼，馬家祠堂？」吳興大吃一驚的。

大發接口：「有一個過路客商柯銀洋死了，他哥哥柯金水要找人送他的屍體回老家。」

「不是已找了。」吳興衝口而出。

錢可通冷笑。「我知道也有找你，柯金水初來此地，不知那一個有本領，關照地保九叔，只要是天師都請去談談。」

吳興瞇着眼。「你現在去了。」

錢可通笑笑。「跟你一齊動身又怎樣，我們公平競爭。」

吳興沉吟着道：「師兄，這生意給我吧。」

錢可通笑問：「你肯追隨我了。」

「師兄，你已經接了這麼多生意，分身不暇。」

「做生意的人是不會嫌生意接得太多的。」

「那你是要趕盡殺絕。」

「同行如敵國啊。」

「好，我們走着瞧。」吳興到底忍不住了。

「好——」錢可通擺手。「大發，我們走——」

大發應聲跟着錢可通往前行，吳興連忙追上，後面的粥店老闆已大叫：「把碗留下——」

吳興狼狽地捧着碗走回來，看看碗中的白粥，到底捨不得，連忙倒進嘴裏。

× × ×

馬家祠堂建造得可以說富麗堂皇，事實馬家在附近也是名門望族。

能夠將屍體安排在馬家祠堂的人，來頭當然不少。

事實柯金水的氣勢也大得很，一看那一身衣飾，便知道非富則貴。

吳興趕到的時候，錢可通已優悠地伴着柯金水說話，九叔大發跟在他們後面。

看形勢，錢可通已是佔優的了。

吳興目光一轉，立時向屍體走去，先佔取有利的位置。屍體臥在木板床上，錦被覆蓋，頭枕着精緻的高枕。

柯金水走到屍體的前面，一頓一歎：「這個就是我的弟弟柯銀洋。」

錢可通馬上接上口：「這個名字一聽便是有錢人的名字，相貌一看也是有錢人的相貌。」

吳興口直口快的一句：「有錢也要有命享受的。」

柯金水不悅的望吳興一眼。「我們兄弟兩個這一次上京乃是做大生意，怎知道他突然染上急症，怎樣花錢也醫不好。」

錢可通伴歎一聲。「生死有命，錢老闆用不着難過。」

柯金水和善的看着錢可通。「我應該親自送他回去，好好安葬，却是走不開，九叔給我介紹了你們兩位。」

九叔連忙應聲：「我們這兒就是這兩位天師，錢眞人金漆招牌……」

吳興馬上截住。「派頭不錯是他大一些，但是我們這種行業一向都不講究門面，最要緊是實事求是。」

「對——」柯金水點點頭。

吳興目光再落向屍體，搖搖頭。「九叔，你做了這麼多年地保，怎麼連這點小常識也沒有？」

「什麼事？」九叔也有些不悅了。

「死人是不能夠睡高枕的，否則雙眼便會平望，望到那一個那一個倒霉。」吳興順着屍體的視線抬手一指。

柯金水連忙閃開。

「枕要平放才成。」吳興接將屍體枕着的高枕撤平。

錢可通連忙上前，「不錯死人是要睡矮枕，但矮枕也有很多種，這種矮枕是一般人用的，大發——」

大發馬上從公文袋中拿出一個描着金絲的豪華軟枕遞前。

錢可通接過，將枕換下，「有錢人睡這種矮枕才成。」

吳興心頭冒火，伸手捏開了屍體的嘴巴，「死人的嘴巴內一定要放一個銅錢，否則到了陰間，是又說不是也說，對生人總是不利。」

柯金水大概也有些心虛，忙問：「那放銅錢好了。」

錢可通很冷靜的接上口：「不錯，只是這種銅錢是窮人家用的，有錢人家一定要用適合身份的東西，大發——」

大發將錦布裹着的一個盒子打開，裏頭放着一排古錢。

錢可通拈起了其中一個。「這是唐太宗貞觀通寶，是我才藏着。」

他接將死人口中的銅錢拿出，放到吳興手上。「留着買粥好了。」

吳興更氣，目光一轉。「生人要面子

，死人可不用那麼講究，睡矮枕也不成，他雙眼往上望，便會數樑子，那樣數着數着，便會死人塌屋，一定要拿面巾覆在他臉上。」

他跟着拿出一塊破舊變黃的白布來。

柯金水一看皺眉，錢可通看在眼內，笑了。「對啊，只是面巾是讓生人看的，死人可以不要臉，生人一定要，看見這樣的一塊爛布，你說生人的臉往那兒放？大發——」

大發接將一塊描着金絲的白布遞上，覆在屍體面上，柯金水看着連連點頭。

吳興也不笨，看見勢色不對，連忙上前。「柯老闆，我這個人老老實實，有一句便說一句。」

柯金水悠然應一聲：「說吧——」

「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你這個弟弟天生惡相，生前不用問，專做惡事，肯定是不會好死的。」

柯金水一張臉沉下來。

錢可通搖搖頭。「老吳，人家可不是請你來看相。」

吳興隨即伸手揭開屍體身上的錦緞，只見屍體的頸旁兩個黑洞，皮肉外翻，也不知給什麼咬了一口。

錢可通目光及處，連忙伸手將吳興手執的錦緞撥下。「人都死了，你還要揭人家的陰私？」

吳興不理會錢可通，接向柯金水，「喏，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這條屍除非好好的處置，否則一定會變。」

錢可通立即一聲：「人都死了，還會變什麼？」

柯金水不由問道：「是啊，還會變什麼？」

吳興盯着柯金水。「這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會變行屍、殭屍、喪屍。」

不等柯金水答話，錢可通已截口佯歎一聲：「死了親人心情已經夠壞的了，你還在危言聳聽？」

柯金水很自然的接一句，道：「可不是。」

吳興仍然盯着柯金水。「生意能否做成是另一回事，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除非你老老實實的依我的說話去做……」

柯金水伸手截住：「我也老老實實的告訴你，這件事我決定交給錢眞人！」

吳興一怔，錢可通洋洋得意的望他一眼，向柯金水。「柯老闆，你放心，我一定會平平安安，完完整整的將令弟的屍體送回去，入土爲安。」

柯金水點頭。「好極了——」

錢可通接吩咐。「大發，拿那些壽的樣辦出來給柯老闆選擇。」

大發馬上從公事包中拿出一串用銅鍊子串起來的小棺材，一面數白欖的數說着。「喏，這叫做升官發財，就叫順手發財，還有這叫做一見發財。」

柯金水笑笑。「升官發財好了，錢眞人，合同我也已準備好，到那邊簽個名字。」頓轉向九叔。「九叔，麻煩你做個證人。」

「不是問題。」九叔移步上前。

各人彷彿就沒有吳興的存在，吳興看着實在不是味兒。

大發已經準備踉過去的了，看看吳興，移步到吳興身旁，一聲：「師叔——」

吳興把手一揮。「不用多說了，是你師父本領。」

大發搖搖頭。「老老實實說，做生意又怎能夠老老實實？」

「這一次看看怎樣？」吳興冷笑，拂袖而行。

× × ×

屍體搬回去，錢可通馬上着仵工放進棺材內，待衆人走了，立即着大發將七七四十九枚長釘子按照七星排列，將棺蓋釘穩。

大發絕無疑問年青力壯，但要一口氣將那麼多釘子釘進也是一件苦事，錢可通却在旁監視着，寸步不離。

到最後一枚，大發實在忍不住了，一聲歎息。「師父，你去休息吧。」

錢可貴搖頭。「不看着你將釘子完全釘進去，我實在不放心。」

大發嘟喃着。「七七四十九枚那麼長的釘子，又要依七星排列，不覺得有點誇張？」

「不是誇張，是必須。」

「棺蓋這樣釘着，眞的屍變，也出不了。」

「就是要他出不了。」

大發忍不住追問：「師父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師叔到底有沒有胡說八道？」

「他要是懂得胡說八道，也不會這麼倒霉。」

「那是說——」

「我調查清楚的了，這個柯銀洋乃是陰年陰月陰日陰時出生的人，在生已經是陰陰險險，不會有好死的。」

「那也是怎樣死的？」

「是被狗咬死的，你沒有看到他頸上的兩個狗牙洞？」

「狗也會把人咬死？」

「那是頭瘋狗，你說會不會？」錢可通歎一口氣。「幸好他雖然死在陰年陰月，並非正在陰日陰時，否則眞夠陰森恐怖的了。」

「這個月是陰月？」

「七月啊，鬼門關是這個月開的。」

大發担心地再問道：「這屍體眞的會變？」

「否則我也不會這麼緊張。」

大發心頭一寒，一口氣將最後一枚釘子敲進去。

錢可通又歎息一聲：「我現在只是担心你那個師叔會不會搗蛋。」

「不會吧。」大發口裏這樣說，但想到吳興在馬家祠堂臨走時的說話態度，不由打一個寒噤。

× × ×

翌日，大清早棺材便送進馬車。

錢可通雖然不忘梳理頭髮，但一雙眼睛一有空便盯着棺材，到棺材進了車廂，仵工從車廂下來，也又往車廂張頭探腦，看清楚的確沒有問題，才將車簾子放下，一句：「辛苦了。」

一個仵工忍不住問：「錢眞人，要你親自押運啊。」

錢可通笑笑道：「這麼巧要到那邊去買些東西。」一頓一聲，「大發——」

（未完・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覃小蝶等人因中了萬毒谷的劇毒，得玉羅剎用珍貴名藥伶聘丹治療一月始康復；而花滿樓則於此期間悄然離去……狄飛虹等人遂再前赴少林寺，同行的還有玉羅剎主婢三人，一行人等進寺內，却遭八名手持長棍的和尚攔路，一場小戰是在所難免的了，一路上他們發覺山道兩旁隱伏着濃濃的殺機，但一出山道後，一羣凶神惡煞的和尚攔截途中，他們欲見了凡掌門也不得要領，一名虬髯滿腮的和尚出手阻攔，此人身手非凡，竟能使出已失傳近百年的「靈手　刀法與狄飛虹等人交鋒對陣，力拚之下，結果他們兵分兩路……

誤中機關　身處絕境

有人說夜路走多了總會碰到鬼的，在狄玉二人的現况來說，的確有點道理，因爲——

「站住！」

語音發自身後，來得如此突然，狄飛虹雖是豪氣干雲，心頭仍然暗暗一悚，最糟的是玉羅剎，她竟然一聲嬌呼，一頭鑽進狄飛虹的懷裏。

她這是不打自招，明明白白的告訴人家她是一個女的，少林寺規嚴禁婦女入寺，她姑奶奶竟然穿堂入室，走過不少莊嚴神聖之處，豈不是犯了少林寺的大忌！

狄飛虹緩緩吁出一口氣，將心情穩定下來，他先扶正了玉羅剎的嬌軀，再扭身轉形，向發話之人瞧去。

「啊，大哥，他——他——！」

玉羅剎在驚愕之餘，連人家的姓氏也漏了，只叫他大哥，狄飛虹也爲這名僧人的長相而好奇，並未留意玉姑娘對他的稱呼。

此人僧衣芒履，手握佛珠，的確是一位佛門弟子，只是他的長相極爲驚人，一眼瞧上，就知道他非我族類，像是域外之人。

他身材高大，狀如鐵塔，體形頗爲驚人，更驚人的是他的眼珠與毛髮，眼珠是藍的



，頭髮是黃的，全身毛茸茸活像一頭大猩猩。狄飛虹見識頗廣，他雖然沒有到過天山南北路，却知道天山南路的維吾爾人正是這般長相，

維吾爾人是回鶻的後裔，信奉回教，此人却跑到少林寺當和尚，其中怕有蹊蹺！狄飛虹向這位來自西域的和尚道：「大師是叫在下麽？」

碧眼僧人哼了一聲道：「你們果然不是和尚……」

狄飛虹當然不是和尚，他也無意隱瞞他的身份，所謂眞菩薩面前不能燒假香，玉羅利既已露出馬脚，不承認又有何用？

這是他自稱在下的原因，接着他微微一笑道：「彼此彼此，閣下何嘗是和尚！」

碧眼僧人呆了一呆，然後目射兇光，跨進兩步道：「你擅闖佛門，已是大大不敬，更帶着一個女人，破壞本寺規戒，本座如不將你們拿下，如何對得起歷代祖師？」話落招出，抖手一掌，向狄飛虹迎胸擊來。

這位維吾爾的高手，掌力似乎並不怎樣，以狄飛虹的估計，最多只得擠到一流，但掌力着身之後，情形就不大相同了。

狄飛虹沒有猜錯，碧眼僧人的掌力實在並不高明，不過這只能指他掌力的第一波，莫非他的掌力還有第二波，第三波——

不錯，第二波，第三波接踵而來，而且一波強似一波，具有石破天驚的威力，狄飛虹大意失荊州，竟被碧眼僧人的掌力兜得飛了起來，他撞破一扇窗子，摔進一個視綫極差的房間之內。

「啊，大哥——」

玉羅利大吃一驚，彈身一躍，也由那扇破窗穿了進去！她瞧到了狄飛虹，只見他正跌入一個黑暗的洞穴之中，她想拉他一把，估不到却一起跌了進去。

這個黑洞深不見底，就算有底吧，如果底部是尖石，或刀劍什麽的，這一摔下去，豈不是凶多吉少！

狄飛虹雖是身具無上玄功，由於適才連中碧眼僧人數掌，胸腹之間血氣翻騰，一時無法凝聚功力。

他畢竟異於常人，片刻之間已能調勻眞氣，使功力恢復到平時的水準。此時他的目光已能適應黑暗，隱約瞧出洞壁相隔不遠，幾乎是伸手可及！

雖然如此，要想抓住洞壁，使身形不再下墜，就會有鞭長莫及的感覺。

不過這只是對一般武林高手而言，碰到狄飛虹這等絕頂高手，那就算不了什麽了！

身形一盪，右掌急吐，噗的一聲，五指便已插入洞壁之中，雖然他是不上不下的掛在那裏，至少不會摔到洞底，總算逃過了一次刧難。

他剛剛穩住身形，一股勁風忽然壓頂而來，他適才會經聽到玉羅刹的呼叫，這下墜的物體，必然是這位姑娘了。

於是他伸出左手，向下墜的物體一撈，十分準確的一把將它撈着。

一股醉人的香風，帶來一具軟綿綿的軀體，不必瞧看，就知道她正是萬毒谷主玉羅刹。

「嚇死人了，大哥，咱們現在到底在那裏？」

也許她着實有點害怕，否則她怎會像八脚魚似的，緊緊纏在狄飛虹的身上！

「不要怕，只要咱們沒有摔下去，就會找到求生之路。」

「怎麼找？上面已經被堵死，下面麼，更是禍福難知，唉，當眞急死人了。」

「咱們下去看看，說不定會找到一條出路。」

「看來只好去碰碰運氣了。」

他揹着玉羅刹，雙手交換，以指尖插入洞壁向下面緩緩移動，下移約莫丈許，一股惡臭忽然衝入鼻際。

玉羅刹忍受不住此種臭味，哇的一聲大叫道：「不要再下去了，我受不了。」

狄飛虹嘆口氣道：「下面沒有生路，咱們自然不再下去。」

玉羅刹道：「你怎麼知道下面沒有生路？」

狄飛虹道：「如若下面有路，怎會堆集這麼多的屍體。」

玉羅刹大驚道：「大哥！你說這味道是……」

狄飛虹道：「我想是的。」

玉羅刹道：「快，大哥，咱們快往上走。」

他們其實早嗅已到這黑洞之中存有一股異味，只是現在更爲強烈而已。

在往上爬昇之際，玉羅刹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哥！你看右面，那兒好像有一個洞穴。」

狄飛虹扭頭向右側一瞧，發現兩尺之外果然有一個洞穴，他揹着玉羅刹移至洞穴之處，只見其中同樣黑暗，瞧不出任何事物，不過洞穴之中有風，足見裏面的空氣是流通的，很可能會找到出路。

因此，他向背上的玉羅刹道：「谷主！這洞穴只可容納一人，妳敢不敢先爬進去？」

玉羅刹道：「那你呢？」

狄飛虹道：「我也會隨後進去，誰還願意留在這裏等死！」

玉羅刹道：「好，我先進去。」

狄飛虹道：「等一等，讓我先試試洞穴距離地面有多少高矮。」

他以降龍神抓，由洞壁上抓下幾粒小石塊，向洞穴之內投去，拍的一聲，石塊很快就傳來迴响，這表示洞穴距離地面不高，只要爬進去就可以脚踏實地。

玉羅刹首先進去，狄飛虹隨後跟進，他們立定身形之後，玉羅刹長長一吁道：「大哥！咱們總算死裏逃生了。」

狄飛虹道：「這兒形勢詭異，步步危機，咱們還沒有脫離險境，仍然不能掉以輕心。」

玉羅刹道：「知道了，大哥。」

狄飛虹打量他們的處境，發現這是一條蜿蜒曲折的甬道，至於它通往何處，就不得而知了。

他們暗凝功力，步步爲營的向前邁進，一直走完甬道，並沒有發現機關埋伏，甬道盡頭是一間石室，他們略一查看，立即現出一臉沮喪之色。

因爲這間石室無門無窗，只有幾個拳大小的小孔，流通的空氣就是由小孔傳過來的。

前無去路，後面只有死路一條，任是何等豁達之人，也會對命運的播弄而嘆息的。

狄飛虹沒有怨天，也沒有尤人，只是一言不發的靠牆根坐了下來。

玉羅刹也坐下來了，而且緊緊的依靠着他，這也難怪，女人嘛，只要遇到困難，她們總會依賴男人的。

「大哥，這人好缺德。」

「妳是說……」

「修甬道，築石室，却連門窗都不留，他修築這些做甚麼？」

「自然有用途，妳適才不是嗅到了那股異味？」

「是棄屍用的？」

「不錯。」

「可是沒有門他們怎麼進來？」

「當然有門，只是咱們還沒有找到罷了。」

玉羅刹一躍而起，沿着牆壁一寸一寸的找，最後她頹然坐下道：「這石室渾然一體，一絲縫隙也沒有，那兒來的門？」

狄飛虹道：「妳找到了也沒用的，開關在外面，咱們依然無法開啓。」

玉羅刹道：「那怎麼辦？咱們就在這兒等死？」

狄飛虹道：「看來也只有如此了。」

玉羅刹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有趣，實在太有趣了。」

狄飛虹一怔道：「妳認爲咱們被困在這裏有趣？」

玉羅刹道：「你有兩位夫人，結果却跟我玉羅刹併骨此間，你能說沒有趣？」

狄飛虹道：「這個……」

玉羅刹道：「還有，此事將來必然會傳之江湖，你猜別人會怎樣看咱們，怎麼說咱們？」

狄飛虹道：「不管別人怎麼看，怎麼說，那時咱們什麼都不知道，妳又何必管它。」

玉羅刹道：「不錯，那時咱們是什麼都不知道了，不過還有知道而且感同身受的，他們就是你的妻子和兒子，你想他們會有什麼感受？再說，名譽是女人的第生命，你不在乎，我却在乎得很。」

狄飛虹嘆口氣道：「這是命，是無可奈何的事……」

玉羅刹道：「你既然承認這是命，就應該想到這也是緣，應該對我怎樣安排，你應該有一個決定了。」

狄飛虹面色一正道：「谷主，妳想得太多了，人生如浮萍，偶而相遇，又忽然分開，這是十分自然的事，妳何必耿耿於懷。」

玉羅刹哼了一聲道：「大哥！你不能避重就輕，忽視一個女人的名節，在今天這種際遇之下，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如果

不給我一個名份，我死也不會瞑目的。」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谷主：人生的心境，應該是海闊天空，妳不要把自己關到一個狹仄胡同裏去，咱們是朋友，而且是很要好的朋友，今天如此，以後也不會改變。」

玉羅刹睜大雙目，注視着狄飛虹，良久她才嘆口氣道：「大哥！你好殘忍！」

她語音甫落，狄飛虹忽然躍起身形，一把抓着玉羅刹的手腕道：「不要說話，有人來了。」

玉羅刹雖然沒有聽到什麼，但他知道狄飛虹絕對不會無的放矢，不過她不是老老實實的站着，而是一頭鑽進狄飛虹的懷裏。

原本毫無縫隙的牆壁，有一處忽然裂開一條細綫，那細綫在逐漸擴大，一塊牆壁也在緩緩轉動。

狄飛虹與玉羅刹屏息靜氣，但却提足全身功力，以備衝出這塊絕地。

石門終於敞開了，狄飛虹與玉羅刹以急如閃電般的身法奪門而出，待腳踏實地之後，他們才瞧看清楚，原來是六名和尚抬着三具屍體，想必是棄到黑洞去的。

在六名和尚驚愕之際，他們吐指如飛，制住了和尚的穴道，再打量三名死者，竟是面目陌生的俗裝之人。

狄飛虹向一名身材高大的和尚道：「好個賊和尚，你們竟敢殺人棄屍！」

高大的和尚道：「大俠不要誤會，這些人不是小的殺的。」

狄飛虹道：「那是誰殺的？」

高大和尚道：「是曹舵主他們。」

狄飛虹道：「曹舵主？那你們是天慈教的了。」

高大和尚道：「是的。」

玉羅刹道：「少林掌門也是天慈教徒所改裝，他是誰？」

高大和尚道：「不知道，小的只是一個小角色，不可能接觸到教裏的機密大事的。」

狄飛虹道：「少林掌門是被殺了？還是被關在什麼地方？」

高大和尚道：「小的不知道。」

玉羅刹怒叱道：「你既是一問三不知，留着你也沒有用，只好將你丟下去，跟這些屍體作伴了。」

高個子道：「女俠饒命，小的實在不知道，不過……」

玉羅刹道：「不過怎樣？」

高個子道：「小的知道有一個地方關了許多人，有沒有少林掌門在內就不得而知了。」

玉羅刹道：「那地方在何處？如何走法？」

高個子道：「順着這條甬道向前走就會瞧到，只是需要經過裝配室，那兒有本教的曹舵主，還有一些武士及本教的高手，兩位只怕很難通得過去。」

玉羅刹不再理會這些假和尚，回頭對狄飛虹道：「大哥！該問的已經問了，咱們走吧。」

狄飛虹道：「還有一點要問，朋友，那裝配室是作什麼用的？」

高個子道：「是裝配鐵甲人用的。」

狄飛虹啊了一聲，道：「谷主！咱們要毀去這個裝配室，不能留他危害世人，快走。」

高個子呼籲道：「大俠！小的已經說了實話，求你放過咱們。」

狄飛虹業已奔出數丈，仍回頭回答道：「你們放心，兩個時辰之後，穴道會自動解開的。」

他說話之際，腳下並未停留，約莫盞茶時間，來到一個十分怪異的場所。

這兒有很多房間，像是許多人聚居的地方，但却鴉雀無聲，好像全部都是空屋，玉羅刹偶然推開一扇房門一瞧，她竟然連退兩步，驚呼一聲道：「大哥！你快來瞧瞧……」

狄飛虹投目房中，只見一張方桌，點着一盞油燈，光綫有些混暗，顯得陰森森的。

靠裏一張木板床，躺着兩個一絲不掛，赤條條的軀體，他們決不是死人，因爲胸部還在起伏，只是像在睡覺，而且睡得很熟，否則玉羅刹剛才那聲驚呼，就可能惹來麻煩。

玉羅刹咧着嘴道：「大哥！這兩人睡覺爲什麼會那等死相？」

狄飛虹道：「說他們在睡覺未嘗不可，不過他們絕非自願，而是受人所制。」

玉羅刹道：「我明白了，他們是在製造鐵甲人。」

狄飛虹道：「我想是的，妳能不能救治他們？」

玉羅刹面有難色的道：「這個……」

狄飛虹道：「這般人是被藥物所控制，除了妳沒有人能夠拯救他們，難道妳不爲天下生靈着想？」

玉羅刹道：「大哥！你有沒有替我想過？我要是救了他們，就是跟我哥哥作對，說不定導致兄妹反目，骨肉成仇，我爲什麼要這樣？」

狄飛虹一吁道：「我實在是有點強人所難，不過古往今來，爲正義而滅親的不乏先例，這就要看各人的想法了。」

玉羅刹道：「有云諺語，人不爲己，天誅地滅。這兩句話是說明人性是自私的，再說我也沒有那麼偉大，以拯救天下生靈爲己任，不惜大義滅親，所以……」

狄飛虹輕輕一哼道：「所以妳是愛莫能助了。」

玉羅刹道：「正好相反，我是愛而能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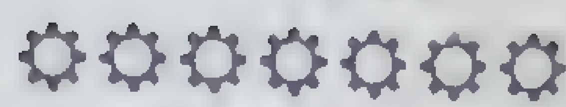
狄飛虹大喜道：「谷主！妳當眞願意拯救他們？」

玉羅刹道：「大哥！你沒有聽清楚我說的話，我是說愛而能助，換句話說，我必須得到愛才能拯救他們，大哥，你應該瞭解我的心意。」

狄飛虹的確瞭解玉羅刹的心意，因爲她已經說得十分露骨了，但他能接受她的愛麼？不能，因爲他不能對不起他兩位愛妻，尤其羅蘭這一關通不過。於是他面色一整道：「谷主天香國色，是人間罕見的佳麗，如果說我不愛妳，那是違心之論，可惜咱們相逢恨晚。」

玉羅刹道：「你太迂腐了，大哥，男子三妻四妾的多的是，你何顧慮，再說我的希望並不高，只要你給我一個侍妾的名份就可以。」

（未完・四十三）



上文提要：任雲秋攜帶苗疆小黑人折回嶽麓山，用解藥救醒了四莊中蠱毒的人……江湖正道門派風聞春申君揭櫫抗暴，聯合四莊抗衡黑衣教，紛紛前來聲援，更有少林寺戒律院首席長老定心大師親臨，稱對黑衣教副教主晏天機的身份及其武功掌法存有懷疑，表示屆時願意親自出馬對付晏天機以探個究竟，衆人頓感事態嚴重，此時晏天機果然來到白雲觀前……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白雲觀大戰　晏天機伏法

這一掌晏天機不客氣了，掌上已經凝聚了八、九成力道，掌風出手，嘯聲如濤，一道狂瀾，急撞過來。

定心大師沒有說話，你使右手，我也使右手，迎着劈出一掌，使的同樣也是劈空掌，而且這一記掌風，也同樣加强了，出手呼然有聲！

兩股劈空掌，在驟然一接，就發出蓬的一聲大震，兩人依然秋色平分，半斤八兩，兩人却各自站得很穩，誰也沒有被震退一步。

晏天機暗哼了一聲道：「你也技止此了。」他雖然第二掌依然沒有勝得過定心大師，心裡却暗暗高興，這一掌白鬚老兒分明也已使出八、九成力道了，那麼此人强煞也有限了。

這時，青松道人和韓自元已動上了手，兩支長劍，起鳳騰蛟，展開攻拒，但見寒芒飛射，盤空匝地，有如兩條匹練，夭矯糾纏，難分難解。

春申君一擺手道：「你們別讓這幾位來賓閒着，要留下，就把大家一齊留下了。」

他此話一出，金贊廷、陸浩川、陸大娘、任雲秋、葉菁菁同時捷如鷹隼，飛撲而出。

金贊廷一支熟銅棍，首先找上了矮路神令狐宣、鄺榮撲到羊東山面前、任雲秋搶到殷長風、陸浩川找上祁辛、陸大娘找上來得順，雙方互不打話，立時動上了手。

葉菁菁搶出去慢了一步，已經沒有對手，只得停住。

就在此時，突聽有人高喊一聲：「黑衣教一個人都不能讓他們漏網。」

一人高呼，數百人相應，聲音如錢江怒潮，浩浩蕩蕩，震動山谷！

廣場左邊遊龍沈同率同四莊混合編組的二十名健兒衝了上來。右邊謝公愚也率同四莊混合的二十名健兒也衝了上來。平臺南首，玄慧、玄通也各率五十名手仗長劍的道人，湧了過來，把黑衣教的人困在核心。

這份聲勢，當眞非同小可。

陳福就在此時，站在石階上大聲叫道：「總令主有令，黑衣教弟兄，只要放下兵刃，就可無事，若要頑抗，一律格殺勿論，你們還不趕快放下兵刃來？」

那二十名黑衣教武士，此時縱想一戰，也無法衝得下山去了，大家紛紛放下長刀，舉手投降，由玄通率領的五十名白雲觀弟子領着他們進入白雲觀去。

青松道人和韓自元棍劍交擊，還沒打出十招，葉菁菁奉春申君之命，一刀從身後砍來。

韓自元一驚，身子趕緊橫躍而去，被葉菁菁一指點在「鳳眼穴」上，撲倒下去。

青松道人手腕一振，劍尖幻出三朵銀花朝下砸去。

葉菁菁急忙叫道：「道長，要抓活的。」

青松道人笑道：「貧道不會殺他。」

劍花倏落，又點了三處穴道，早有兩名莊丁搶上，把韓自元拖了過去。

遊龍沈同搶到了正在和鄺榮激戰的羊東山身邊，伸手一指，就點了他的穴道，



被鄧棠一刀連頭帶肩劈了下來。

殷長風遇上了任雲秋，只三個照面，長劍就被秋霜劍削斷，殷長風左手一記「玄陰掌」朝任雲秋肩頭拍到。

任雲秋練的是「九陽神功」，豈會懼你玄陰眞氣？左手一翻，使出「截經手法」，一下就截住了他的經穴，一把擒了過去。

陸浩川一支長劍對祁辛的雙環，陸大娘一把單刀鬬來得順一對短叉，也不過幾個照面，右首搶出謝公愚打出兩支袖箭，射中兩人小腿，人也跟着縱到，金筆疾若流星，一下點了來得順身後穴道。

來得順撲到地上，陸大娘一閃身掠到祁辛身側，橫刀掃向下盤。

祁辛小腿中了袖箭，已感不支，看到陸大娘橫刀掃到，忍痛躍起。

陸浩川大喝一聲：「躺下。」

長劍如星，連點了他右腿「委中」、「築賓」二穴，祁辛一個人砰然跌落下來。

自有莊丁搶出，把來得順、祁辛兩人擒了下去。

晏天機和定心大師連拚了兩掌，依然不分勝負，但見雙方的人紛紛出手，心頭怒不可遏，厲喝一聲：「你再試試我這一掌。」

右手突然向空一振，寬衣大袖隨着褪落，露出半截手腕，只見他五指勾曲如鈎，掌心深凹，一瞬間，整雙手掌變得烏黑有光，隱隱從微凹的掌心冒出絲絲白氣！

他右掌這一舉，數尺之內登時如天寒地凍，森冷寒氣逼人而來。

定心大師點頭道：「施主好精純的『玄冰掌』！」

口中說着，身形直立，右手同樣往上伸起，掌心向前，左手下垂，掌心斜斜向上。他這一式使出來，正是佛門第一神功「如來大雄掌」。

晏天機並不識得此掌，只覺自己拍出去的「玄冰掌」，驟然被一股重逾千鈞的極大壓力，壓得往下沉去，心頭大驚，急忙右手一收，左手一掌緊接着劈出。

這一記當然是「般若禪掌」了。

定心大師大喝一聲：「果然是你！」下垂的左手往上斜斜抬起！

這一抬，晏天機一個人陡然往後仰跌出去。

就在此時，但見三條人影疾快的一掠而出，把晏天機按在地下，落指如風，點了他身上七、八處大穴。這三人正是自稱少林俗家弟子姓商的兄弟三人。

這時也正好是金贊廷、任雲秋等人閃電出擊，把黑衣教韓自元、令狐宣、殷長風、祁辛、來得順五人一齊拿下，由莊丁押入白雲觀去。

前後不過頓飯工夫，黑衣教的人全部被擒，只死了一個羊東山。

春申君眼看大功告成，心頭大喜，只待擒下晏天機，就可退入觀去。

驀聽半空中有人大喝一聲，一道人影，隨着一道狂飈，自天而降，朝那姓商的兄弟三人頭上直蓋而下。

定心大師看得大吃一驚，急忙右手抬處，凌空拍去。

他這一掌不帶絲毫風聲，但正好迎上了凌空擊下的掌風，只聽半空中發出一聲裂帛大響，那人影悶哼一聲，呼的往外直

飛出去。

定心大師喝道：「你們快退下來。」

原來這姓商的兄弟三人，乃是少林寺戒律院的執法僧，聽到監寺的喝聲，急忙提起晏天機，往後躍退。

只聽半空中一聲洪笑，剛才被定心大師震飛出去的那人，又隨着笑聲，飛了回來，瀉落在定心大師面前，洪笑道：「閣下好深厚的『般若掌』力，你是少林寺那一位高僧？」

這位身穿半截麻衣的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掌劍一絕麻一怪。

定心大師徐徐說道：「施主眼力不錯，貧衲定心。」

沈同、青松道人等人，都不知道這位蒲老丈究是何等身份之人？此時聽他說出「定心」二字，不由暗暗哦了一聲，少林戒律院首席長老，無怪有如此高深的武學，不過三個照面，就把晏天機擎下了。

麻一怪聽得不由一怔，接着呵呵大笑，點頭道：「這就是了，除了少林監寺，誰會有此能耐，把麻某一掌震飛出去？不過少林監寺也好，武當監寺也好，麻某勸你速把晏副教主放開了，不然，只怕你們少林寺會擔待不下來。」

定心大師冷然道：「天大的事，老衲一力承擔。」

話聲未已，只聽遠遠響起一陣桀桀尖笑之聲，一個怪異的聲音道：「什麼人口氣竟有如此狂法？」

這人桀桀尖笑之聲，聽得使人毛孔直豎，尤其那笑聲初起，聽來還在極爲遙遠之處，但好像一路劃空而來，等到「狂法」二字，一團人影已經落在牆頭。

不，大家目注來人，連眼睛都沒眨一下，也沒有看到他是如何飛落廣場中央的，反正等大家定眼看去，只見一個個子矮小，長髮披散的青衣老婦，手持一支高出她甚多彎曲木杖，已經落到廣場之中。

長髮老婦一雙綠芒四射的眼睛，朝階上投來，聲音尖厲的道：「你們這裏，誰是頭兒？還不出來見我？」

青松道人低聲道：「是桑老妖！」

他說的話雖輕，但桑老妖却已聽到了，目中綠芒暴射，厲聲喝道：「兀那道士，你說什麼？」

春申君在她說話之時，已經迎了出去，拱拱手道：「桑前輩……」

春申君這一走下石階，任秋雲和葉菁菁一左一右隨在他身後走了下去。

桑老妖喝道：「你叫那道士出來。」

春申君朗笑一聲道：「桑老前輩不是問誰是這裏的頭兒嗎？區區在下，便是這裏的總令主了。」

桑老妖看了他一眼，說道：「我要問那道士剛才說的什麼？」

青松道人道：「貧道方才告訴總令主，來的是桑老妖。」

桑老妖左手五指像雞爪般在胸前鈎曲作勢，喝道：「你可知道觸犯老婆子忌諱的，必死無赦嗎？」

春申君朗笑一聲道：「前輩這話就不對了，江湖上人，除了只知前輩姓桑，就再也不知道前輩一點來歷了，幾十年前，提起妳前輩的，誰不叫妳桑老妖？」

「住口！」桑老妖忍聲道：「你也想死了？」

春申君大笑道：「桑前輩黌夜而來，自然是敵非友，既是敵人，就用不着說什麼忌諱，前輩心狠手辣，早已名聞江湖，殺人早就不算一回事，在下等人既敢和黑衣教對抗，來的是什麼人都不在乎，前輩若要賜教，咱們這裏人人都可以奉陪，毋庸以死相威脅。」

桑老妖看他一臉正氣，侃侃而言，不覺微微一怔，繼而桀桀尖笑道：「你就是春申君陳春華，果然有胆識！」

春申君道：「這是前輩誇獎了。」

他話聲甫落，瞥見牆頭上人影連翩，飛落天井。

這次來的，一共是六個人，當先兩人是祁連雙兇公孫乾、公孫坤，稍後是鐵杖翁、鐵刀婆婆，最後兩人，一個是臉如死灰，三角濃眉，身穿黑緞馬掛，黑綢長袍的中年人，跟着他身後的是副總管但無忌。

江翠烟走上兩步，在春申君身後，低低的道：「和但無忌同來的總管皮延壽。」

那皮延壽飛身落地，立即趨上幾步，朝桑老妖躬着身陪笑道：「原來老供奉已經先來了。」

桑老妖桀桀尖笑道：「那個見不得人的老東西，故意想把老婆子引開，老婆子豈會上他的當？」

「是、是。」皮延壽垂首連應了兩聲「是」，又走到了麻一怪面前，躬身道：「老供奉來的時候，沒看到晏副教主等人嗎？」

方才一場廝殺，生擒的生擒，投降的投降，都已押入白雲觀去了，只有葉菁菁殺了羊東山，屍體也早已收拾了，是以大天井中一點痕迹也看不到了。

麻一怪嘿了一聲道：「老夫來時，晏天機已被他們生擒，其餘的人老夫並未看到。」

皮延壽聽得心頭猛然一沉，吃驚道：「晏副教主……被他們擒住了……那……那麼他帶來的人怎麼一個不見？」

春申君朗笑一聲道：「皮延壽，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隨同晏天機來的韓自元、令狐宣、殷長風、祁辛、來得順和二十名貴教武士，業已全被陳某擎下了，只有羊東山一個當場格殺，死於非命……」

皮延壽聽得臉色大變，哼道：「你此話當眞？」

春申君大笑道：「陳某幾時說過謊來了？」

桑老妖尖聲道：「你說我老婆子的徒兒被你們擒下了？」

春申君故作不知，問道：「不知桑前輩的令高足是誰？」

但無忌道：「就是副總護法韓自元。」

春申君哦了一聲，點頭道：「原來韓自元還是桑前輩的門下，不錯，也被擎下了。」

桑老妖道：「你們果然有點能耐，現在老婆子來了，你把他們都給我放出來。」

「哈哈！」春申君仰首大笑道：「桑前輩今晚駕臨白雲觀，不知是做什麼來的？」

桑老妖被他問得一怔，尖笑道：「老子是應教主之請，掃蕩你們這些不知天高地厚和黑衣教作對的鼠輩而來的。」

春申君點點頭道：「前輩既是敵人，作下怎麼會聽妳吩咐，說放人就放人呢？何況今晚除了桑前輩，尚有龐一怪、祁連雙兇、刀杖雙絕，貴教來了這許多高手，咱們人手有限，就算捨命一拚，只怕尚非諸位之敵，如果再把晏天機、韓自元等人都放了出來，豈非更難勢均力敵了嗎？」

桑老妖尖厲的道：「這麼說，你是不肯放人了？」

春申君道：「不放人，咱們也許還可以和你們談談條件……」

桑老妖目中綠芒大盛，桀桀怪笑道：「老婆子言出必踐，你不肯放人，老婆子就把你拏下了，看你還敢嘴硬？」

他說拏就拏，話聲出口，人已平飛過來，左手五指如鈎抓到，出手之快，見所未見！

任雲秋、葉菁菁站在春申君左右，就是負有保護之意，聽出桑老妖口氣不對，兩人立即清叱一聲，秋霜劍，新月鈎同時出手，但見一道青虹，和一彎銀鈎，猝然光華電閃，在春申君面前交叉而起，刀光劍影，寒氣迸發！

桑老妖是何等人物，刀光劍影陡然出現，她已看清這兩個少年（葉菁菁還是穿着男裝）不但手中是寶劍寶刀，而且招式也淩厲無匹，她想不到江湖年輕一輩中居然出了這樣兩個高手！

任雲秋、葉菁菁的一劍一刀，出手何等快捷，換了旁人，只怕連看也沒看清楚，就會被一劍一刀劈爲三段，但桑老妖一身武功何等高強，她飛撲過來的人，到了春申君面前，不但看清了寶劍、寶刀，還看清了兩人使出來的劍式刀招，再從容不迫的一吸眞氣，又倒飛了回去。

這一段話，寫出來好像時間很久了，其實却只是桑老妖淩空飛來，又淩空飛了回去，連脚尖也沒沾地，在場的許多人僅是眨一眼的工夫而已！

桑老妖出手一襲，被人家逼了回來，而且出手的只是兩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在她來說，是數十年來僅有之事，一時不覺目射兇光，桀桀尖笑道：「春申君，果然有你的，居然收羅了九疑老兒和刀魔女一正一邪兩個人的門徒做了你的貼身護衞，難怪你敢和黑衣教作對了。」

春申君大笑道：「前輩誇獎。」

「很好！」桑老妖接着道：「老婆子說出來的話，從不更改，現在老婆子再說一遍，我限你半炷香的時間，把晏副教主和韓自元等人一起放了出來，老婆子可以答應今晚不再難爲你們，若是你不放人的話，那就休怪老婆子……」

她底下的話還沒出口，突聽一聲佛號傳了來：「阿彌陀佛。」

這聲佛號，在春申君等人聽來，聲音低沉，並無異處；但傳到桑老妖耳中之時，只覺如聞金鼓，其聲震耳！

定心大師徐徐說道：「總令主就是同意了，老衲也不同意。」

桑老妖臉色微變，雙目綠芒如電，朝定心大師投去，口中怪笑一聲道：「好哇，你會發一聲獅子吼神功，就把老婆子唬住了麼？你不同意，嘿嘿，你是什麼人？」

龐一怪沒待定心大師回話，就搶着道：「原來老大姐不認識他，他是少林寺監寺定心大師。」

龐一怪爲人在正邪之間，不算是窮兇極惡之人，但因方才被定心大師一掌震飛出去，自知不是定心大師的對手，才隱忍不發，此時故意拿話去激桑老妖，希望他們兩人動手。

果然桑老妖聽得桀桀怪笑道：「原來少林寺也插手了。」

只一句話，一道人影已如大鵬淩空，烏雲蓋頂般揮杖撲擊而來。

這一下當眞奇快無比，尤其是淩空下擊，威勢更是驚人。

定心大師看也沒看，右手抓起插在地上銅色藤杖，迎着對方朝上挑起。

但聽噹一聲驚天動地大響，震得四山響應，震得每一個人耳中嗡嗡作響，幾乎半晌聽不見人說話。

原來定心大師手中是一支鑌鐵鑄的鋼杖，他從少林寺出來之時，易容改裝，鋼杖也漆上了顏色，看去和古藤一般。

這一記雙杖交擊，各自運起了神功。照說如果兩人功力悉敵的話，應該淩空下擊的人要吃虧些，因爲究竟身不著地，可能被人家一下震飛出去；但這話也有兩種說法，淩空下擊，勢如泰山壓頂，那麼往上挑起的人，應該吃虧些，因爲人家一杖擊下，你才挑起的，可能吃不住，被壓得往下沉落。

可是桑老妖和定心大師兩人，兩杖交擊，却並不如上面所說的兩種結果，他們一個淩空下撲，一個擧杖上挑，兩支鋼杖竟然一直一橫像膠住了一般，動也不動！

桑老妖依然是下撲的姿勢，杖先人後，一個人像在空中定住了，壓不下去。定心大師擧杖上挑，也無法挑起。

看去雖然不動，實則桑老妖正在運用全力往下壓落，定心大師也同樣正在運起全力，往上挑起；但因雙方功力悉敵，一個無法壓下，一個也無法挑起！

桑老妖披散的一頭白髮，拂拂飄揚，一張又老又醜的鳩臉上，青氣大盛，連她身上都冒著蒸蒸青氣，一個人漸漸的就被一層青氣包住了。

定心大師一件長袍也漸漸鼓了起來，鼓得像燈籠一樣，他瓜皮帽早已摘下，一顆光頭上此時也冒起了絲絲白氣！

雙方的人看兩人拚上了眞力，除了眼睛都投向兩人之外，誰也不敢作聲，白雲觀外偌大一片廣場，這一瞬間竟然靜寂得墮針可聞。

突然只聽桑老妖發出一聲尖厲的大喝，她右手執杖，左手疾快的伸出，手掌色若青綻，一掌朝定心大師迎面劈下。

只聽有人尖細的叫了聲：「乙木掌！」

但此時大家全神貫注看著動手的兩人，也沒人去注意這是什麼人在說話了。

定心大師也只有一隻右手執着鋼杖，左手本來是當胸豎立，此時也忽然往上抬起，看去絲毫不帶掌風，使出來的却是「般若禪掌」。

兩股內力，一上一下，迎個正著，半空中登時響起了一聲悶雷似的蓬然大震！

這一剎那，當眞風雲倏變，旋風四捲，嘯聲如濤！

這一掌硬接，敢情是桑老妖吃了虧，她連杖帶人呼的一聲飛了開去，但依然回到了原來立身之處，當然，這也不能說是她輸了一招。

但這下也把桑老妖激怒了，只聽她一陣桀桀怒笑聲中，又是「鏘」的一聲，從她彎曲的桑木杖中抽出一支四尺長的細劍來，尖聲道：「老婆子還要伸量伸量你的少林絕學。」

「很好。」定心大師依然一手拄杖，卓然而立，應道：「老衲當得奉陪。」

就在此時，只聽身後白雲觀大殿屋脊上忽然有人叫道：「定心，她不用你動手，捉妖的人已經來了。」

這廣場離大殿少說也有數十丈遠近，那人話聲說得不響，但廣場上沒有一個不聽得十分清晰！

大家忍不住轉頭朝北首望去，果見大殿屋脊上，像騎馬一樣蹲着一個人影，因爲距離實在太遠了，看不清那人是誰。

定心大師聽得一怔，立即雙手合十，遙遙躬身一禮道：「來的莫非是能通師叔麼？」

能通，就是祝融寺方丈無塵的師叔邋遢和尙是也。無塵方丈原是少林南派一支，論輩份和少林方丈是同輩的，那麼邋遢和尙自然也是定心大師的師叔。

白雲觀大殿屋脊上那人只是嘻嘻一笑，沒有作答。

春申君這下心頭已經踏實了，黑衣教栽了大寃頭，自己這邊居然也有能人暗中相助。

桑老妖桀桀怒笑道：「原來少林寺還來了不少高僧！」

忽然，只聽廣場左首響起一陣鈴鈴搖鈴之聲，那鈴聲搖得甚急，好像有人一邊搖鈴，一邊繞場疾走！

你聽到鈴聲在東首，但鈴聲已經由東而南，由南而西，好快，一下已由西而北，到了白雲觀門口，衆人的耳朵和眼睛幾乎還沒有他繞場一周的快！

青松道人、金贊廷、陸浩川、陸大娘、陳康和、江翠烟等人，都站在離白雲觀不遠的石階上，春申君、任雲秋、葉菁菁則站在階上，但此時鈴聲剛到大家身後，正待回頭去看！

只聽有人喝道：「你們快讓開，天靈靈、地靈靈，我奉三清勅令，急急如律令！」

一陣急驟的鈴聲，已到了身後，聲音入耳，一個瘦小人影，疾快的從青松道人和金贊廷兩人中間鑽了出去，等到青松道人、金贊廷急忙舉目看去，那瘦小人影已經從任雲秋身邊擦身而過，朝廣場中央跑了過去。

他是筆直衝向桑老妖去的，到了對方面前一丈來遠，才停止下來，左手高舉，鈴聲搖得更急，右手執着一把鐵劍，平胸直指，口中唸唸有詞的道：「咄，本眞人在峨嵋修練，勒奉天書，專門替人間降妖捉怪，降魔啖鬼，天蓬力士何在，還不給本眞人把一干妖魔拏下了？」

他唸得很急很快，又有急驟的鈴聲鈴鈴作響，但說來字字清晰，大家都聽得清清楚楚。

直到此時，春申君等人（桑老妖等人也一樣）才看清楚，這人個子又瘦又小，頭戴道士帽，身穿一件破舊的八卦衣，手中是一支生了銹的鐵劍，赤着雙足，不知那裏來的窮道士，敢情是專門跑江湖、替人家捉鬼糊口的。

但春申君和定心大師等人可不敢小覷了他，因爲方才邋遢和尙說過：「捉妖的人已經來了」，可能就是他了。

這簡直形同胡鬧，他眞把桑老妖當作了妖怪！

皮延壽看得大怒，口中喝了聲：「該死的東西。」

公孫乾、公孫坤兩人一下搶了出去。

公孫乾尖喝道：「喂！你是白雲觀的道士？」

瘦小道士沒有答話，口中只是唸着：「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公孫坤陰笑道：「你果然有幾分仙氣，該上天去了！」右手閃電一掌朝他肩頭拍去。

這一掌他出手在先，說話在後，話聲未落，掌風已到，把瘦小道士打了一個觔斗，往後翻出，但瘦小道士翻出去的人，本已背向公孫乾，他接着又是一個觔斗，翻了過來，依然原式不動，站在原地，雙目一瞪，口中喝道：「好哇，原來是兩個么魔小妖，哈哈……」

笑聲未落，公孫乾疾快的一掌拍了過去。

那知瘦小道士翻過來的時候，把公孫坤那一記掌風，原封不動退了回去，剛遇上公孫乾拍來的掌風，兩股潛力撞在一起，發出蓬然大響。

公孫乾這才發現對方這記掌風，明明是兄弟發出的，他們兄弟的內力，他自然清楚，本來不分軒輊，只是經瘦小道人這一回敬，撞擊之力就增强了許多，硬是把公孫乾震得後退了三步，才算站住。

公孫乾、公孫坤兩掌未曾得手，兩人正待同時出手。

皮延壽拱手道：「兩位老供奉且慢，兄弟要問問他。」

一面目注瘦小道人問道：「你能接得下二位公孫供奉一掌，當非尋常人物，應該先報個萬兒才是。」

「貧道沒有萬兒。」瘦小道人搖着頭道：「我叫風半仙，是捉妖來的。」

皮延壽冷森的道：「是什麼人叫你來的？」

風半仙翻着眼道：「是一位姓孔的施主，他給了貧道十兩銀子……」

說話之時，銹劍往左脅一挾，伸手入懷，竟然摸出十兩重一錠銀子來，說道：「他告訴貧道，今晚初更過後，將有一個手持彎曲木杖的老妖，在這裏現身，要貧道準時前來作法降妖……」

皮延壽問道：「那姓孔的人呢？」

風半仙笑嘻嘻的道：「方才你不是見過他了，姓孔名方，凡是要貧道捉妖，必須有孔方兄先來報訊……」

皮延壽沉哼一聲，右手抬處，伸出一根烏黑的食指，指風如電朝風半仙胸口直點過去。

風半仙看到他那根烏黑手指，就大叫

道：「你這手指有邪風！」

迅快把銀子塞入懷中，右手握住挾在左脅的鐵劍，劍尖一豎，朝他點來的手指削去。

這一記，他又要說話，又要把銀子塞入懷中，才去拿劍，這一段時間，皮延壽點出一點，應該早就點上他的胸口了，那皮延壽的手指點到，他的劍尖也正好削到，兩下碰個正着，響起「拍」一聲輕響。

風半仙這支捉妖用的銹劍實在太鈍了，居然沒把皮延壽的手指削下來。

但皮延壽却痛徹心肺，口中大叫一聲，急忙低頭看去，右手食指外皮一點沒有受傷，但包在皮膚裏面的一根指骨，已經斷了，祇有皮膚還連着，急忙左手緊緊握住斷指，往後躍退。

風半仙也沒去理他，只是雙目亂轉，口中唸唸有詞的道：「天靈靈，地靈靈，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那一個是老妖，還不給眞人滾出來？」

桑老妖自持身份，方才眼看有皮總管和祁連雙兇同時出面，她自可不必出頭了！但此刻看他一口一聲的說着捉妖，而且還大叫老妖滾出來，那還再忍耐得住？口中桀桀怪笑道：「你指名叫陣，那眞是衝着老婆子來的了。」

大家沒見她作勢，也沒見她舉步，便已一手拄着桑木杖，站到了風半仙的面前。

風半仙雙眼睜得大大的，看了她手中彎曲桑木杖，不覺大聲道：「就是妳，妳就是黑風洞裏修練千年老狐狸了，哈哈，終於給本眞人找到了，還不現出原形來？」

左手銅鈴，急忙搖起一陣急驟的鈴聲。

桑老妖是什麼人，豈容你裝神作鬼，她一張老醜的臉上青色一閃，口中嘿的一聲沉笑，左手色如靛青，一掌朝風半仙推來。

這是她久享盛譽的「乙木掌」，擊中人身，有如萬木傾軋，可以把心臟震成粉碎。風半仙竟毫不知情，左手朝前一擋，掌風湧到他手上，震得作法的銅鈴發出一聲震懾人心的鈴鈴大響，他依然若無其事一般！

桑老妖一雙三角眼中綠芒大盛，尖笑道：「很好，你再接老婆子一杖試試！」

右手倏擧，桑木杖呼的一聲朝風半仙當頭砸落。

風半仙左手鈴聲搖得直響，右手擧起生銹鐵劍朝上架去，只聽「拍」的一聲，桑木杖擊在他鐵劍上，居然被彈起三寸來高！

不，桑老妖杖勢下壓，風半仙銹劍上架，那桑木杖一連被彈起了九次，每次都彈起三寸來高，這一連串彈起九次，快得幾乎如同電光火石，一閃間事，但在場上的敵我雙方，都是武林一流高手，自然都看得清清楚楚！

風半仙大笑一聲道：「貧道這柄劍，平常只能削削甘蔗，原來妳老妖的木杖是甘蔗做的。」

這話聽得在場的人都不禁爲之一怔！

他銹劍只能削削甘蔗，你老妖的木杖竟是甘蔗做的，這不是說桑老妖的桑木杖已經被他削斷了？

這話連桑老妖都不敢相信，急急後退一步，低低朝她桑木杖看去。

風半仙又大笑一聲道：「不用看，都在貧道這裏呢！」

說着，執劍右手大袖一抖，從他袖角跌落一段段的東西，一陣「噹」「噹」連聲，滾落地上，共有九節之多，每一節約莫有寸許長，正是從桑老妖桑木杖上削斷下來的，一共被他削去了九寸，敢情把削斷的每一節，方才都被他袖角捲住了。

這下直把雙方的人無不看得目瞪口呆，聳然動容！

要知桑老妖這支桑木杖，實乃百鍊精鋼所鑄，粗如酒杯，除非是削鐵如泥的名劍，才削得動它；但桑老妖發杖之時，貫注了眞氣，如果是武功較差的人，縱然手中有削鐵如泥的名劍，只怕也削不動它。

風半仙手裏那支生銹鐵劍，幾乎已是爛鐵，一點劍鋒也沒有了，居然不動聲色，削下了桑老妖手中鋼杖達九寸之多，還連桑老妖都一無所覺，此人功力之高，豈非已達化境？

桑老妖縱橫江湖，被稱爲黑道中有數的幾個魔頭之一，她做夢也想不到會敗在一個瘋瘋癲癲的江湖道士劍下，一時臉色大變，披散的一頭白髮，像被狂風吹散了一般，顯見她心頭有無比的怒惱，尖厲的哼了一聲道：「很好，老婆子今晚認栽，你報個名號，咱們端午在衡山再見。」

「哈哈，妳老妖婆還要和貧道再見？」風半仙笑嘻嘻的道：「貧道就叫風半仙，也有人叫我風眞人，沒關係，要找貧道容易得很，就住在這裏，一年半載，還不會走，妳只要問專門替人捉妖的風半仙就好。」

一邊說話，一邊用手指了指白雲觀。

桑老妖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雙脚一頓，一道人影劃空而去，好快的身法！

試想桑老妖都鬧了個灰頭土臉，還有誰敢留下來？何況邊上還有個邋遢和尚？是祁連雙兇最頭痛的一個人，不知被他戲耍過多少次了。因此跟着桑老妖來的一干人，也紛紛縱身掠起。

定心大師沉聲道：「皮總管，你慢點走，你替老衲帶一句話給你們教主。」

皮延壽已經縱出去六七丈遠，聞言只好停下，問道：「你要說什麼？」

定心大師道：「轉告貴教主，晏天機乃是少林叛徒，老衲要把他帶回少林寺去。」

皮延壽道：「在下自會轉稟敎主的。」說完，轉身疾掠而去。

春申君大喜過望，連忙迎了上去，朝風半仙、邋遢和尚作了個長揖，說道：「今晚多蒙老道長、神僧二位趕來相助，驚走一干魔頭，不然，眞是不堪設想了。」

風半仙大笑道：「趕來的只是他邋遢和尚一個，貧道就住在這裏的。」

邋遢和尚道：「這裏沒事了，貧僧可要走了。」

風半仙一把把他拖住，說道：「你回祝融寺去，又吃不到狗肉，也沒酒可喝，不如留下來，陪貧僧屠狗喝酒，住上一天再走。」

邋遢和尚雙目一睜，問道：「你弄到狗肉？」

風半仙笑道：「這你不用管，留下來包你有就是了。」

「好、好。」邋遢和尚笑得很開心，說道：「貧僧已經有幾個月沒吃狗肉了，眞是對不起我佛如來，阿彌陀佛。」

風半仙接着道：「善哉！善哉！」說罷，兩人相視大笑。

定心大師本來走過去要待向邋遢和尚行禮的，聽到這位師叔如此說法，心裏直是皺眉，一直等兩人大笑停止，才恭恭敬敬的走上去，合十一禮道：「弟子定心叩見師叔。」

邋遢和尚笑道：「師叔是個酒肉和尚，連我佛如來都不想見我的，你心裏可是笑師叔吧？」

定心合掌道：「師叔遊戲風塵，正是阿羅漢化身，弟子怎敢有絲毫不敬之心？」

「好，好！」邋遢和尚笑着道：「笑也沒關係，你回去給我向方丈問好。」

定心大師躬身道：「多謝師叔。」

這時青松道人、沈同、謝公愚、金贊廷等人都走了過來。

春申君道：「老道長、神僧，請到觀內奉茶。」

風半仙笑了笑道：「奉茶，不用了，貧道就住在白雲觀前面的小屋裏，隨時都可以來，這邋遢和尚是想吃狗肉才留下來的，怎肯去和他們喝茶？咱們俗禮最好免了，不過有一件事，貧道倒想請總令主想想辦法。」

春申君忙道：「老道長有甚麼事，只管吩咐。」

風半仙笑嘻嘻的道：「貧道今天下午在山下弄來了一條黃狗，只是貧道這幾天沒做生意，窮得身無分銀，方才掏出來的十兩銀子，其實是灌了鉛的，上酒店去充充闊可以，沒人會要，所以……嘻嘻，狗肉有了，酒還沒着落，總令主可否給咱們想想辦法弄一罈酒來？」

春申君還當他要自己想甚麼辦法，一罈酒這是小事，許多江湖朋友齊集白雲觀，自己早就吩咐陳福，多準備幾罈好酒，這就連連點頭笑道：「這是小事，在下立時叫人送去。」

邋遢和尚笑咪咪的道：「春申君果然好客，你只要有酒，貧道祝融寺可以一輩子都不回去。」

接着朝任雲秋招招手道：「小施主，難得瘋道士屠了一條狗，你隨咱們吃狗肉去。」

春申君心中一動，雲秋能和這兩個異人打交道，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這就沒待雲秋開口，忙道：「雲秋，神僧要你去，你就去吧，反正今晚不會再有甚麼事了。」

任雲秋應了聲：「是。」

風半仙道：「那就快些走。」

春申君等人自然要讓風半仙和邋遢和尚先走，然後和定心大師等人，跟在他們後面，回入觀去。

那風半仙原來果然住在白雲觀裏，只是在右首邊門內一排矮小的屋子裏。那一排小屋，本是商人擺的香燭舖，但白雲觀香客不多，香燭舖關了，就一直沒人住，風雨侵蝕，破舊不堪，風半仙就住在靠邊門口一間，門上果然貼着一張黃紙，上書「天師靈符，降妖捉怪」幾個字，敢情也沒有甚麼生意。

青松道人平常都是從大門進去，並未注意，心中不禁暗暗叫了聲：「慚愧，觀中住了這麼一位異人，自己居然一無所知。」

風半仙把邋遢和尚、任雲秋讓進小屋，春申君等人也就進入大殿。

春申君第一件事就要謝雨奎把今晚拿下的人一起送到東花廳一間房中，暫時安置。花廳中由謝公愚、金贊廷兩人負責，一面吩咐陳福親自送兩罈上好陳年花雕到風半仙那裏去。

接着又向鄢棨道：「這花廳前後，咱們還得多派幾個人值崗。」

青松道人笑道：「總令主，貧道覺得這花廳四周，就要玄慧、玄通二人率五十名敝觀弟子守護就夠了。」

春申君點頭道：「如此也好。」

陳福領了春申君之命，要兩名莊丁捧着兩罈酒由他親自送到風半仙的住所去。

這一陣折騰，差不多已是三更光景，春申君早已命陳福要廚房準備了消夜的酒菜，除了東南西北四路令主和値勤的人，另由莊丁送去，其餘的人，酒席也分爲兩處。

一在花廳，那是春申君和定心大師、青松道人、沈同、謝公愚等人，一在大殿和兩廊上，那是四莊莊丁和白雲觀弟子。

這一頓消夜，算是今晚這一場勝仗的慶功宴，從春申君以至每一個武士，莫不眉飛色舞，興奮無比，也自然杯到酒乾，笑聲揚溢，這且按下不表。

却說任雲秋隨同風半仙、邋遢和尚跨進那間小屋。

風半仙回頭笑道：「小施主，貧道這裏貧無立錐，沒有椅子，只好委屈點席地而坐。」

邋遢和尚道：「瘋道士，咱們已經進來了，還說這些不相干的話作甚麼？狗肉呢？你燒好了沒有？」

風半仙道：「你眞是個窮和尚，這是甚麼時候了，如果這時候還不曾燒好，那到天亮都吃不成。」

邋遢和尚道：「那就快些拿出來了，還等甚麼？」

「不忙！」風半仙道：「酒還沒來呢！」

只聽門外響起陳福的聲音說道：「來了，來了，小的給老道長送酒來了。」

隨着話聲，陳福指揮二名莊丁，各自捧了一酒罈走入，放在屋中，便行退出。

邋遢和尚大喜道：「妙極，春申君送來了兩罈酒，咱們正好各自一罈。」

風半仙朝陳福道：「你替貧道謝謝總令主。」

陳福道：「老道長太客氣了，二位要喝，小的明天再送兩罈來好了。」

邋遢和尚笑道：「好，就這麼說定了，你明天甚麼時候送來？」

陳福道：「明天中午以前，小的就會送來的。」

說完，又行了一禮，便自退去。

邋遢和尚一手抱起一個酒罈，放在面

用，然後盤膝坐下，催道：「瘋道士，現在餓了，你……」

風半仙笑道：「你不說貧道也要拿出來了。」

他伸手從床下拖出一大團東西來，接着又取出三隻飯碗，一個紙包，一起放在地上。

室內一片漆黑，但任雲秋目能夜視，看得清楚，他們兩人自然不用說了。

邋遢和尚手掌朝酒罈泥蓋上輕輕一拍，拍碎了泥蓋，再迅快解去封口的箬葉，湊着鼻子聞了聞，口中「唔」了一聲含笑道：「好酒！」

隨手倒了一碗，咕咕兩口，就喝了下去。

風半仙道：「饞和尚，咱們約了小施主來，你怎麼只顧自己，也不給小施主倒一碗？」

風半仙道：「好，咱們輪流給他倒好了。」

他也一掌拍開泥蓋，除去箬葉，給任雲秋倒了一碗酒。

任雲秋道：「我自己倒好了。」

風半仙道：「你只管坐著，哦，你酒量如何？」

任雲秋道：「在下不大會喝。」

風半仙道：「不要緊，咱們喝三碗，你喝一碗總可以了。」

他給自己也倒了一碗，朝邋遢和尚道：「我這裏沒鍋子，這是叫化狗，用泥包着煨的，上午沒酒喝，只吃一條腿，又用泥巴封了起來，只是冷了有股羶味，來，咱們來把它弄熱了才好吃。」

邋遢和尚道：「吃你一點狗肉，還要化力氣？」

風半仙笑道：「你總不成要我一個人煨吧？」

邋遢和尚無可奈何的道：「好吧！」

說着伸出手去，按在那隻用泥土包起來的「叫化狗」上，右手拿起酒碗，咕的喝了一口。

風半仙和他對面坐着，這時也同樣伸出手去，按在「叫化狗」上，一面朝任雲秋道：「小施主，你先喝口酒，一回工夫就可以吃了。」他右手也拿起酒罈，喝了一口。

任雲秋看他們左手按在「叫化狗」上，分明正在各運神功，要把已經冷了的狗肉加熱，這份功力，簡直聞所未聞，但他們却一面喝酒，一面說話，光憑這一點，傳出江湖，就夠聳人聽聞了。

邋遢和尚「咕」的一聲，已把一碗酒喝乾，說道：「現在該給你倒酒了，你快喝乾了。」

任雲秋是他們約來的，他們喝了，他不得不喝，只好也把一碗酒喝了下去，說道：「大師父，還是在下來倒吧！」

「不！」邋遢和尚道：「你坐着喝就好，我會倒的。」

他只有一隻右手，酒罈自然捧不起來了，但他並不用雙手去捧，只用右掌貼着罈肚上，舉起手來，酒罈就像黏在他掌上一般，也不會跌下來，右手一側，給任雲秋倒滿了一碗，一滴也不溢出，接着又在自己碗中倒滿了，才放下酒罈，拿起酒碗喝着。

任雲秋心中暗暗忖道：「糟糕，這二人一個是瘋道士，一個是癲和尚，他們都是酒中餓鬼，縱然他們喝三碗，自己喝一碗，今晚自己就非醉死不可了。」

風半仙側臉笑道：「小施主我們這樣喝法，可是心裏怕了？其實也沒甚麼，喝一碗就醉，和喝一百碗，同樣是醉，反正醉了，多喝又有甚麼關係？」

任雲秋坐在兩頭，這隻「叫化狗」就在三人中間，這時任雲秋只覺「叫化狗」身上，漸漸發出一股逼人的熱氣，好像坐在火爐前面一般，炙得使人有燠熱之感，鼻孔中也隱隱可以聞到一股烤肉的香味。

心中暗想：「不知這兩人練的是甚麼功夫，似乎比自己練的『九陽神功』還要厲害得多！」

邋遢和尚忽然收回手去，說道：「夠了，夠了，可以吃了。」

風半仙道：「你就是這樣性急，煨得焦一點才香。」說話聲中，也自收回手去。

邋遢和尚在「叫化狗」上輕輕拍去包在外面的泥巴，就露出雪白的肉來，一時肉香四溢，他用手指一劃，割下一條後腿，遞給任雲秋道：「快些吃了，冷了就不香了。」

他自己再用手指一劃，割下一塊肉來，說道：「喂，瘋和尚，這要沾花椒鹽才好吃。」口中說着，已經咬了一口，大嚼起來。

風半仙道：「那紙包裏不是花椒鹽麼？」

他打開紙包，然後撕了一塊，沾着鹽慢慢的吃着。

任雲秋也學着他們用手撕着來吃。

風半仙和邋遢和尚這時喝酒吃肉，已經無暇說話，兩人每喝三碗，就要給任雲秋倒了上一碗，任雲秋暗暗叫苦不迭，但又不能不喝，也不知喝了幾碗，但覺頭昏腦脹，一陣天旋地轉，伏到地上，沉醉過去。

耳中依稀還可以聽到邋遢和尚和風半仙喝酒倒酒的聲音，漸漸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光，只覺有一人左右把自己兩隻手拉起來，接着掌心就有一股滾水般的熱流，分從掌心湧向手腕，循臂而上，流向經絡。

你想燒開了的滾水有多燙，流到體內，流向經絡，豈不要把人燙死了？

任雲秋想要掙扎，但兩隻手被人緊緊抓着，你休想掙扎得動分毫，他張大了嘴，想要大聲叫喊，恰似夢魘一般，連一點聲音也喊不出來。

湧入經絡的熱流，愈聚愈多，每一條經脈，都被灌滿了，不但燙，一個人簡直快要爆炸了，他也隨着昏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任雲秋耳邊聽到了有人哈哈呵呵的大笑之聲，他霍然從睡夢中驚醒過來，只覺陽光逼眼，天色不但已經大亮，而且日頭已經很高，自己却四平八穩的睡在地上，急忙翻身坐起，才看到邋遢和尚和風半仙一左一右坐在自己兩邊，兩個人都賊禿嘻嘻的望着自己傻笑，神情帶着高興，也有點古怪！

（未完．十九）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惡人城

夜總會藏炸彈　談合作供情報

司馬洛這個人，對美麗的女人向來是極感興趣的。因此，那個非常美麗的女郎向他走過來的時候，自然吸引了他的大部份注意力。

他奇怪，假如在陽光之下，她會不會也是一位美女呢？因爲這裡是夜總會，夜總會中的燈光是很暗的，燈光陰暗就能夠藏拙。一個女人，即使是樣貌相當平凡，祇要懂得化粧，在這樣的燈光之下，平凡亦會變成是美麗了。

司馬洛覺得，無論如何，她的身裁是甚佳的，而且儀態動作亦是一流。即使她的面貌本來平凡，加上這些優點，也是可以得到相當高的分數了。

司馬洛的注意力是大部份被她所吸引了，但是並不是全部。這個機警的人，並沒有忽略那隻空空妙手伸進他的衣襟內。他迅速把這隻手捉住了，而另一隻手的手肘則向這空空妙手的主人撞去。應該是會撞中肋骨的。

但他這隻手肘，却是給一條强壯的手臂擋住了。

那隻伸進他衣襟內的手正要退回去，司馬洛却把他緊緊執住，而那隻手亦把他的手緊緊執住，同時，那人的另一隻手也執住他那隻手肘。

司馬洛在未有機會轉身看看這人是誰之前，就發覺這兩隻手都是氣力非常之大，好像鐵鉗似的。而他要發力抵抗這兩隻手，否則他就即使骨頭不給捏碎，亦會非常之痛。

司馬洛說：「我這裡面並沒有錢！」

「但是有一把槍！」那人說。

一聽這聲音，司馬洛就放鬆了，那人亦放鬆了。司馬洛回過頭來，看到那是一個英俊强壯而高大的男人，形格與他是頗相似的。他詫異地說：「趙老虎！你在這裡幹甚麼？」

趙老虎露出一排連司馬洛也沒有的非常整齊潔白的牙齒，微笑道：「你不是應該問爲甚麼我可以坐在這裡嗎？」

「對了！」司馬洛說：「你怎會坐在這裡的？你不是應該在監獄裡的嗎？」

「出來了！」趙老虎說。

「你眞本事，」司馬洛說：「一個被判終生監禁的人，也可以出來。怎麼我沒有聽到你逃獄的消息呢？」

「我不是逃出來的，」趙老虎說：「是放出來的。我本來是無辜的呀！」

「我知道你是無辜的，」司馬洛說：「但是你製造証據，証明你是有罪的！」

「結果我翻了案！」趙老虎說。

「在這裡，」司馬洛說：「沒有人能翻案的！」

「你怎麼了？」趙老虎說：「你就像很希望我留在監牢似的，還是好朋友呢！你也沒有設法營救我！」

「我並不是沒有設法，」司馬洛說：「祇是一時想不到辦法，這種事情要慢慢來的！」

「是呀，」趙老虎說：「等到我八十歲也不遲！」

「你聽着，」司馬洛說：「你也不應該在這裡，你在這裡也是受通緝的！」

「我在這裡也是寃枉的呀！」趙老虎說。

「我知道你是冤枉的，」司馬洛說：「但是別人並不知道，假如你被捉到，又要判幾十年！你得快走！」

「不必，」趙老虎說：「在這裡我也翻了案，沒有人通緝我了！」

「甚麼？」司馬洛說：「你是怎麼弄的呢？」

「這個故事，說來話長了，」趙老虎說：「現在，先讓我來介紹吧！」

這時，司馬洛才發覺，那個美麗的女郎已經到了他的面前，一陣香風飄着。趙老虎反而使他完全忘記了這個女郎。「這是我的妹妹以澄，」趙老虎說：「司馬洛先生！」

「你的妹妹？」司馬洛說：「你並沒有妹妹！」

那個趙以澄祇是微笑看着他。

趙老虎說：「假如我講每一句話你都反駁我，那我就很難跟你談得攏了！」

「好吧！」司馬洛說：「這是你的妹妹！」他站起來，很禮貌地說，「趙小姐，請坐！」

在他能夠問她喝甚麼之前，趙老虎已經截住經過的侍者，叫了兩杯飲品。

司馬洛對趙以澄說：「趙小姐做事嗎？」

「我是跟我哥哥做事！」趙以澄說。

「是嗎？」司馬洛說着轉向趙老虎，「你現在又是正在做着哪一行呢？」

「還是老本行！」趙老虎說。

「老本行？」司馬洛說：「那你就不應該把你的呃——妹妹也拖下水！」

「她知道我們是要做甚麼，」趙老虎說：「而且假如她沒有能力做，她也不會跟我，我亦不會讓她在我的身邊拖累着我！」

司馬洛再打量了趙以澄一遍，說道：「那麼，趙小姐一定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了！」

「我不過是在學習吧了！」趙以澄說。

趙老虎說：「由於她是我的妹妹，我不能碰她，所以你是大可以追求她的！」

「別胡說八道吧！」司馬洛說：「我得先告訴你們一件事，那就是，你們必須馬上離開這裡，要談，我們以後再談好了！」

「唔，」趙老虎說：「你在這個地方而身上懷槍，那這裡顯然是要有事發生了。是不是與那個頭上有鏡子的人有關的呢？」

趙老虎說頭上有鏡子，所指的就是一個頭光如鏡，而年紀已相當大的男人。這個人正擁着一個年輕女郎在舞池中跳着舞。

司馬洛大為詫異地說：「他？你怎麼知道……有關他的事情？」

趙老虎說：「有人要殺死他，不是嗎？」

司馬洛看看趙老虎，又看看趙以澄，吶吶着說：「殺手——不會就是你們吧？」

「當然不是，」趙老虎說：「我們和你一樣，也是來保護他的！」

「你們……」司馬洛說：「你們不是我們的人！我們這件事情，是與你們無關的！」

趙老虎還是微笑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難道救命也有專利權的嗎？」趙老虎這個人，永遠都是如此嘻嘻哈哈的，天要塌下來也是差不多。

而這時，他們也沒有機會講下去了，因為發覺情形有異，那些侍者們，出動得比平時多了很多，而且他們分別對每一桌的客人都低聲說話，而那些人聽完了之後，臉上的表情就立即嚴肅起來，像是大禍臨頭似的，不少人悄悄離開，也不付帳。亦有些人則是在桌上放下了錢而馬上離開。

司馬洛說：「有些事情發生了！」

趙老虎還是輕輕鬆鬆地微笑着，說：「你知道得那麼多，也不知道是發生甚麼事情嗎？」

這時亦有一個侍者走到他們的身邊來，低聲道：「對不起，幾位，我們這裡的後街發生火警，應該是沒有甚麼事的，但是為了安全起見，我們暫時停業，請幾位不要慌張，以免引起混亂，靜靜的離開！」

「好的！」司馬洛說。

侍者走了，却又有另一人來了，乃是夜總會的經理。

這經理在司馬洛身邊坐下，看看趙老虎和趙以澄。

司馬洛雖然很不願意，却也不得不說：「不要緊，這是自己人！」

經理說：「實在不是失火，而是警方接到報告，這裡藏了一枚炸彈，在兩小時之後就要爆炸！我們不能不疏散客人！這……令我們的生意損失很大！」

趙老虎說：「我也早猜到大概是這樣的事情了！」

司馬洛對於經理所講的生意影响，則是全不關心，他看着那個「頭上有鏡子」的人，說道：「別讓他走！」

這時那人亦已得到了通知，回到他的座位去，與他的女伴準備離開了。其他的人亦已走了不少，場面總算能夠控制，並沒有引起甚麼大混亂。

雖然司馬洛是在這裡負責保護那人的，但是那人顯然不知道自己會有殺身之禍，否則就不會那麼享受了。

經理立即走過去，與那個人交談。

司馬洛對趙老虎說：「媽的，你一來，事情就弄糟了！」

「可是我的責任？」趙老虎說：「似乎人們總是要冤枉我的。連你也是一樣！」

「這是詭計！」司馬洛說：「把他逼出去，這就亂了我們的保護網了。很可能有一個狙擊手已經在某一座建築物上面等着，他一出去，就給他一槍！」

這時，經理已說服了那禿頭的人留下來了。身為經理，到底是有很好的口才的，他告訴那人這實在不是火警，而是有些被通緝的危險人物在這裡，可能發生打鬥事件，所以警方就叫客人們離開，而在外面逐個捕捉。假如禿頭的人也出去，他可能在混亂中受到傷害。

司馬洛說：「我們不中計了！」

「你沒有叫拆彈組來嗎？」趙老虎問。

司馬洛說：「我不相信真有炸彈！」

趙老虎說：「這可能是雙重的計劃。他走，就在門口放一槍，假如不走，就是炸彈爆炸！」

司馬洛瞪着他，不由得頸背上的汗毛也豎了起來。

司馬洛這個人雖然甚麼時候都是態度輕輕鬆鬆，好像講笑似的，但是他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而他又是剛好在這個時間出現在這個地方，決不是偶然的事情，司馬洛是不能把他的話置諸不理的，也許他知道得更多。

司馬洛說：「你知道一些甚麼呢？」

「雷球來了此地，」趙老虎說：「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司馬洛不得不承認，「但是你又是怎麼知道的呢？」

「我是來這裡追雷球的，」趙老虎說：「你則是在這裡保護頭上有鏡子的人，而我們在這個交叉點相遇了！」

司馬洛咬緊牙關，說道：「雷球是爆炸專家！」

「那麼，」趙老虎說：「你認為有炸彈的可能性高不高呢？我認為他的心理戰術很高明，自己打電話來告密說有炸彈，你就偏偏不會相信是有炸彈了！」

「這——假如是有炸彈的話，」司馬洛說：「也未必會在兩小時之後才爆炸，可能更早！」

「現在你又聰明一些了，」趙老虎說：「打電話來的人又沒有保証，而且就是保証也不能盡信！」

「我得盡快把炸彈組找來！」司馬洛說。

「不要！」趙老虎說：「假如是無綫電遙控的炸彈，一見拆彈組出現，就會立即引爆了！」

「那麼怎辦？」司馬洛焦急地說。

「我的妹妹可以去找！」趙老虎說。

「你？」司馬洛訝異地望着趙以澄。

「我的妹妹也是專家！」趙老虎說。

「但這麼大的地方，」司馬洛說：「炸彈可能在——」

趙以澄插咀，但相當溫婉地。「應該是在這一層樓。假如在樓上，或是在樓下，都不能夠保証一定可以炸死目標的！」

「這一層樓……」司馬洛說：「那麼，可以收藏炸彈的地方就不很多了。放置炸彈的極可能是一個扮作人客的人，人客就不能到處亂跑，他們不能無故進入廚房之類……除非是洗手間——而女洗手間也可以免了，因為他們的目標是一個男人！」

「目標在這裡，炸彈在洗手間爆炸，也是未必一定可以取他性命的，」趙以澄說：「所以，應該是在這裡！」

「這裡？」司馬洛訝異地說。

「假扮客人，把炸彈裝在一張桌子底下之後就走掉，不是最簡單方法嗎？」趙以澄說：「客人坐在一張桌子，手在桌子下面幹一些甚麼，那是不會有人注意的！」

「唔，這倒是真的！」司馬洛說着，也顯得甚為佩服，而他的眼睛也開始向各個方向掃視。他發覺桌子很多。

趙以澄則打開手袋，拿出一件像是電子計算機似的東西來，放在桌子的表面。

司馬洛說：「唔，你們是有備而來的，連儀器也帶來了！」

「我們是追雷球而來的！」趙老虎說。

趙以澄則是暫時不理會他們，而小心地凝視着那隻儀器。那隻儀器的上面，正亮起了一點紅光。司馬洛知道這是一隻探測爆炸品的電子儀器。在這個電子學進步一日千里的時代，有這種小而能探測到炸藥所在的儀器，也並不是一件出奇的事情。

趙以澄把那隻儀器略為移動了一下，但光點却仍是留在原位，那亦即是等於光點在那透明塑膠之內移動了。這光點移動到了與儀器上印着的兩支箭咀成一直綫，趙以澄伸手一指，說：「在那邊！」

很簡單，箭咀與紅燈連成的那條直綫方向，也就是炸彈所在的方向了。

有了方向，就很容易，因為，在這綫上的祗有兩張桌子，其他的桌子，都不是這條直綫所指的。

而較接近的一張桌子的成數最高，因為這是接近夜總會中央的桌子，在中央爆炸，殺傷的範圍當然是大過在接近墻壁的地方爆炸了。

趙以澄說了，就立即起身走過去。趙老虎按着司馬洛的手臂，說：「讓她來吧！她是懂得怎樣做的，不需要人幫忙，否則就是越幫越忙了！」

司馬洛不知道趙以澄的工作能力如何，不過他是相信趙老虎的，所以他也不跟過去了。而且他也揮手示意，叫其他一些保安人員不要干涉趙以澄幹什麼。

趙老虎說：「是莫先生的手下？」

司馬洛點點頭。

趙以澄走到了那張桌子，手中仍拿着那隻儀器和帶着手袋。她望望那隻儀器，顯然儀器有所顯示，告訴她的目標就是在那裏，於是她小心地鑽進了桌子下面，也不把枱布拉起來。

在場的人都差不多走光了，留下來的多是那些侍者。那些侍者們是知道有些嚴重的事情發生，但是不知道是多麼嚴重。因此，他們看見這樣美麗的一個女子鑽進桌底下，都感到大為訝異。

其他的是莫先生手下的人員，他們則並不太詫異。他們已大略猜得到趙以澄是正在幹什麼。

司馬洛看見那張桌子的下面亮起了燈光，顯然是電筒照射。

假如她是拆彈專家，那麼，她最起碼會帶着的一件工具當然就是一隻電筒了。

各人也都是好奇地看着。司馬洛和趙老虎看到她伸出一隻手來，食指和姆指彎曲成為一個圈子。這亦即是表示，她已經找到了她要找的東西了，因為這是表示成功的手勢。

司馬洛與趙老虎交換了眼色。趙老虎說：「你放心好了，她是懂得她在做什麼的！」

趙以澄看來果然是懂得自己是正在做什麼的，她在那桌子下面，姿勢和空位都是受到了限制，所以，有時，她會一條腿子也伸了出來，以遷就角度，也顧不得腿子沒有給裙子遮住了。這腿子使那些侍者們都看得不想霎眼，由於她的確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

她也顯然認為不適宜搬動桌子，才如此做，否則，她祇要出一聲，叫幾個人來，就輕易可以把桌子抬起，翻轉過來了。

司馬洛則是暫時沒有心情去欣賞這美

聊子了。他祇是覺得有點陰冷，毛骨悚然的，因爲他對於炸彈知道得不少，而他知道這東西是沒有絕對把握可言的，有許多精於裝設炸彈的人，也往往是自己給炸彈炸死。

那個禿頭的人在另一邊則是並沒有注意到發生這件事情，因爲經理正纏着他談話，使他的背朝着這邊。

時間實在不是過了很久，但又似乎是過了很久，時間觀念，在這個時候是停頓了。

後來，司馬洛看見趙以澄伸手拿了兩條客人所用的餐巾，又鑽回了桌子下面，一會兒，她又鑽出來了，手中捧着的一件東西，就是用那餐巾包住的。

她把這東西捧過來，回到司馬洛與趙老虎的身邊，放在桌上，然後把上面蓋着的一條餐巾掀起一半，另一條餐巾，則是在下面墊着那件東西的。

夜總會中的燈光是很暗的，通常祇有在客人都走光了之後，才把大燈開亮，方便打掃，而這種燈光，普通客人是甚少有機會見到的。而現在，大燈也還未開亮，所以也不大看得清楚。趙以澄就是用上面那條餐巾半遮掩着，而開亮了她的電筒，照着讓司馬洛看。

這種東西，司馬洛也是很熟的，差不多也稱得上專家的資格，他一看就知道是什麼。他說：「老天，這很厲害，這東西一爆炸，在這一層樓裏的人都要沒命了！」

「是的！」趙以澄說：「不過現在不會爆炸了！」

司馬洛也看出，這炸彈現在果然已不會爆炸了。這果然是裝上了遙控爆炸的炸彈，但是趙以澄已經把其中的一些電線拑斷了，如此就不能把炸彈引爆。看來，趙以澄那手袋的裏面，拆炸彈的工具可能多過化粧品。而這炸彈所用的炸藥，乃是性能頗爲穩定的炸藥，沒有了無綫電引爆，就不會爆炸起來的。這炸彈的裝置簡單而有效，明顯地出自一位好手的作品。

司馬洛說：「這裏還有一個陷阱，假如拆得不小心，也會使它炸起來的！」

趙以澄甚爲高興地微笑，似是因爲她能得一同道知己。她說：「唔，看來你也是一位大行家！」

趙老虎半拍馬屁和吹牛地說：「我這位朋友嘛，什麼都能逞强！」

司馬洛瞪他一眼。他是喜歡尊重女性，無論如何都給回她們一些面子的。他說：「不是這樣講，這東西，叫我去拆，就沒有辦法可以拆到了！我很可能正中陷阱！」

「當然，」趙老虎又爲自己吹牛，「我肯帶來的，也必然是一位好手，我不會祇是因爲她漂亮就把她帶來的！既漂亮，又能幹！」

這時，有二個莫先生的手下也圍過來看看。他們看見了那副爆炸的儀器，並沒有出聲，因爲他們已經不是初入行的人，一看就已經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們不出聲，祇是站在那裏不走，主要的作用，乃是爲了遮住，不讓那個禿頭的人看到。

司馬洛對其中一人說：「現在，你們可以去召一部避彈汽車來，把我們的貴賓送走了。」

其中一人走開了，去執行這個命令。

趙以澄說：「這東西，送給你吧，我拿走，也不知道放在什麼地方好！」

「好吧。」司馬洛說：「你把它放下來！」

趙老虎挽着趙以澄的手臂，站起來說道：「好了，現在我們也得走了！」

「你們不能走！」司馬洛說。

「怎麼了？」趙老虎說：「我們犯了什麼法嗎？」

趙以澄微笑着，溫婉地說：「司馬洛先生，我們很快就會再見面的，假如我們現在不走，避彈車一來，就會槍彈橫飛了！」

「我們以後再見吧！」趙老虎說着，就挽着趙以澄離開了。

司馬洛仍然坐在那裏，看着那用餐巾蓋着的炸彈。

他把上面的一條餐巾掀了起來，小心地看着。

樓下，人們仍在陸續離開，不過人已經疏了，再沒有人在那裏搶截的士以及有人在等着自己那由司機駕駛的自用車來。

那個禿頭的人由兩個莫先生手下的人員護送着，到了門口。已經有三部汽車在等着，其中就是一部裝有避彈甲的汽車。

看來，這禿頭的人要登車，還是需要經過空曠地方的。

但是，司馬洛這些人的安排是很巧妙的。

忽然之間，有三部大貨車來了。這三部大貨車乃是貨柜車，又長又高，那高度有雙層巴士那麼高。這三部大貨車經過夜總會門口，就等於是一排高墻，把夜總會的門口遮住了，即使有一個槍手在附近的任何建築物上面等着要射擊，也是無從下手。

就在這個時候，那個禿頭的人就由兩個莫先生的手下扶着出來，登上了門口停着的三部汽車的其中一部。

槍手即使想射擊，也甚難肯定此人是在那一部車中。

司馬洛雖然仍在樓上，他亦可以知道樓下的事情正在依計進行。因爲，那炸彈的其中一件機件動了一動，然後又再一動。

果然，操縱炸彈的人一見有大貨車來，亦猜到是怎麼一回事，便進行引爆。但是已經沒有用了。假如不是趙以澄把那電綫拑斷了，這炸彈是會爆炸起來的。

但是電流不通，就沒有用。

司馬洛看不到的另外一件事情却是在門口那些車子都走了之後發生的。

那街上是有行人的，行人並不知道夜總會裏發生什麼，所以照常經過。忽然之間，有三個人幾乎是整個飛了起來，倒在地上，一身是血。

跟着，墻壁了發出「拍拍」的聲音，灰泥碎了下來飛開，然後，夜總會門口那玻璃門亦碎了，負責開門的那個穿制服的印度人雖然沒有被槍彈擊中，却被玻璃刺着了，他掩着臉，大叫着退後。

是的，那就是槍彈。果然是這一個槍手潛伏在對面的，他射不到他要射的人，

竟然胡亂放槍。

因爲沒有槍聲，那些路人還不知道是發生了什麼。

那些莫先生的手下則當然是知道的，他們立即各自找尋障礙物，一面大聲叫道：「躲起來！躲起來！有人放槍！」

這時路人就醒覺了，也四散逃竄。他們是料不到有那麼複雜的內幕的，但是他們從新聞上，電視上看過不少類似的事情，那就是狂人用槍亂射。這個年代，狂人似乎是特別多的。

他們都在路邊的車子後面蹲了下來，而莫先生的手下人員們當然也都是找到最好的位置躲藏。他們看見槍彈擊在牆壁上，就知道放槍的人是在什麼方向，而放槍的人一定是在一個居高臨下的地方，不容易移動位置的，所以很容易躲到他不能射中的角度。

不過，槍彈也不再來了。這個槍手不是傻子，他知道他所在的地方很快就會被人看出來，很快就會受到包圍，所以在這幾槍之後，他也走爲上着了。

救傷車亦很快來了。

＊　＊　＊

一小時之後，司馬洛就在莫先生的辦公室裏。莫先生在這裏亦是有一個總部的。

莫先生在平時就已經是喜怒不大形於色，此時則是臉色更爲凝重。他說：「死了一個，重傷兩個，都是無辜的人！」

那隻趙以澄拆下來的炸彈，也是放在莫先生的桌子上。司馬洛說：「這些人眞是一等惡人，殺不到他們要殺的人，也要殺幾個無辜的人來洩氣！」

莫先生說：「還有雷球！假如雷球也來一次無辜的爆炸的話——」

「雷球看來不會這樣做的。」司馬洛說，「暴躁的人不能成爲爆炸專家，他會早就把自己炸死了！」

雖然這是一個安慰，但是，到底已經死了一個完全無辜的人了，而且，假如不是有趙老虎和趙以澄及時出現的話，炸彈爆炸起來，死的無辜者就會更多，連司馬洛都可能給炸死了。

莫先生說：「我們實在應該讓他給打死算了！」

他一指閉路電視機，電視機中就可以看到那個禿頭的人。這個人此時正在一間房間裏踱來踱去。這房間乃是莫先生的總部裏的另一間房間。這個禿頭的人給護送走了之後，是沒有其他安全地方好去，所以就祇好給送到莫先生的總部來了。

他當然亦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司馬洛說：「我們怎樣處置他呢？他處身這樣的險境，假如我們放他亂跑的話，那是很難保護他的！」

莫先生說：「我們叫他進來談談吧！」

司馬洛說：「這也很好！」

莫先生下令，幾分鐘之後，那人便進來了。莫先生介紹道：「這是賀拉隆先生，相信你也聽過他的名字了！」

司馬洛點點頭，並沒有作禮貌的招呼，因爲他一點都不喜歡這個人。

莫先生顯然亦是很不喜歡這個人，所以他連司馬洛是誰都沒有介紹。他所作的介紹祇是單方面的。

賀拉隆說：「我猜，你們是還沒有找到兇手吧？」

「沒有，」莫先生說：「現在想對你講清楚一件事情，賀拉隆先生，那就是我們很難有把握繼續保護你，所以，我認爲你不適宜繼續逗留在這個地方！」

賀拉隆說：「我從來就沒有要求過你保護。」

莫先生素來冷靜，聽他講了這句話，被氣得整個人也差點要跳起身來了。最後，莫先生的眼睛睜大了一點。

賀拉隆說：「我的意思是，你們早該通知我，不必暗中保護！」

「通知你又如何？」莫先生問。

賀拉隆說：「我知道了，我就會有辦法應付！」

司馬洛說：「假如你有辦法應付，那你就應該預先知道了！」

賀拉隆說：「我是你們的客人，我以爲假如有這樣的情報，你們是會通知我的！」

「你不是我們的客人，」莫先生說：「祇是，A國的大使館託我們保護你吧了！」

「假如早通知你，」司馬洛說：「那你又會如何應付呢？」

「其他的辦法也是有的，」賀拉隆說：「不過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我立即取消這次訪問，回國去！」

司馬洛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似乎我們是早該想到的！」

莫先生說：「A國大使館想你玩得開心些，所以就不讓你知道了！」

賀拉隆這個人，給人的印象一向是自大狂妄，但他也有自知之明。他說：「我這樣的人，也有開心的時候嗎？尋樂也不過是苦中作樂吧了！」

司馬洛看了他一眼，這則是另眼相看的一眼。

莫先生說：「看來，現在你既然已經知道了，那麼你就應該採取最簡單的辦法，立即回國去！」

「可以多給我一天時間嗎？」賀拉隆問：「我想在這裏多逗留一天！」

「賀拉隆先生，」莫先生說：「你的來頭太大，我們實在沒有把握保護你！」

「我留在這裏就行了，」賀拉隆說：「這裏應該是安全的呀！」

「留在這裏，」司馬洛說：「又有什麼趣味呢？」

「我猜，」賀拉隆說：「我在這裏多留一天，也不會用你們多少伙食費吧？」

賀拉隆這樣回答，就是相當明顯地暗示，他是有理由要留下來的，但是這個理由他不願講出來。

莫先生說：「好吧。」

賀拉隆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他乃是一個小國家的外交官，但他却是還有多重秘密身份。其中一重要身份乃是控制他的國家的情報組。他到這裡來訪問是渡假性質，究竟有什麼秘密的目的就不知道了，總之他與A國之間是有很密切的關係，所以，A國就要保護他了。

賀拉隆說：「我坐在這裡，不阻碍你們吧？」

莫先生說：「既然你已經來了，那麼

，也許你可以帮助一下我們的調查，放置炸彈的人是雷球，放槍的人是誰呢？」

「祁利漢，」賀拉隆說：「應該是祁利漢，祇有他有這樣大的脾氣。不過，你們要捉他，已經太遲了。他們這些人行事，成功與否，都是不會留下來的，馬上就走！」

「你令我感到意外。」莫先生說。

「我在情報的方面，」賀拉隆說：「是也頗有所知的。」

「我在情報方面亦是頗有所知，」莫先生說：「所以我感到奇怪，祁利漢是你常用的人！」

賀拉隆苦笑：「你果然知道得不少，這也是爲什麼我想在這裡多留一天的原因！」

司馬洛說：「多留一天，我們也沒有把握替你消滅祁利漢呀，尤其是你說，他已經走掉了！」

賀拉隆還是答非所問。他說：「我至少需要多一天的時間。」

司馬洛說：「A國領事館也一樣安全，而且享受也會豪華得多！」

賀拉隆冷笑道：「多謝，不必了！」

這時，莫先生的電話响起來了，莫先生接聽，低聲講，眼睛却看着賀拉隆，似乎這個電話是與賀拉隆有關的。

講了一陣之後，莫先生就放下電話，看着賀拉隆而不出聲。

賀拉隆說：「你得到了一些關於我的消息嗎？」

「是的，」莫先生說：「我恐怕，你不要在這裡逗留那麼久了，貴國剛剛發生了不流血政變，有新人上場。」

「古里？」賀拉隆問。

「是的，」莫先生說：「貴國這種事情，我相信你是洞悉先機的。我猜，你現在就要趕回去了？」

「不，」賀拉隆說：「這正是我不回去的眞正原因！」

「不回去？」司馬洛說：「這會使你損失很大的！」

賀拉隆嘆一口氣：「古里不要我。當有人殺我，而兇手還是我自己用慣的人時，我就猜到大概是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司馬洛說：「假如你早知道，你也許能早早趕回去制止？」

「不！」賀拉隆搖頭，「那時我不知道兇手是誰，極可能是回去送死。假如古里能夠用我用慣了的人來殺我，那就是表示他已經控制了一切，我也不能制止他了！」

莫先生說：「那麼，我猜我現在應該把你還給A國領事館了。」

「不，」賀拉隆搖頭，「成者爲王，我連職位都沒有了，他們也不要與我來往了！」

莫先生托了一下他的鋼邊眼鏡，說：「那麼，我們拿你怎辦好呢？」

「你們既然已經帮了我一個忙，」賀拉隆說：「也不怕再帮一個吧？」

莫先生毫無表情地說：「政治的事情，我們是不管的。而且帮了你一忙，已害死了一個無辜的人。死者的家屬連爲什麼都不知道！」

賀拉隆狡猾地微笑：「那麼，讓我來帮你們又如何？」

莫先生這個不露形色的人略表詫異，但是司馬洛則並不需要隱藏自己的感情，他詫異地說：「你？帮助我們？你剛剛還要求我們帮助你，現在，你却要帮助我們！」

「帮助是可以互相交換的，」賀拉隆還是微笑着，「你們帮助我的是一種忙，我帮你們的是另一種忙。」

「你要我們帮的忙我知道是什麼了，」司馬洛說：「你要帮我們的，又是什麼呢？」

「例如，」賀拉隆說：「我可以帮助你們找到雷球和那個槍手祁利漢！」

「你是說，想我們帮助你報仇吧了！」司馬洛說。

「也可以說是這樣，」賀拉隆說：「人居在世上，是各有目的的，你用不着管我，總之你們想達到的目的能夠達到，那就好了。」

莫先生與司馬洛交換了一個眼色，對這件事，他們都是有所懷疑的。主要就是懷疑，究竟是否值得。

賀拉隆說：「你們是一個這樣巨大而有力的組織，我知道你們是一定有我的紀錄的。你們對我這個人的一切，一定都知道得不少。」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對你的一切知道得不少，也因此，我不喜歡你！」

賀拉隆哈哈笑起來，說道：「假如換轉過來，我的看法也是跟你一樣的，我也是不喜歡自己。不過，喜歡是另外一件事，利用價值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像我這樣的人，對你們是不是很有利用價值呢？我知道許多你們不知道的事情，也可以帮助你們找到許多你們想找到的人。」

司馬洛與莫先生又交換了一個眼色。現在，賀拉隆所講的，則是頗有吸引力了，因爲賀拉隆所講的，不單是提到雷球與祁利漢而已。

而賀拉隆亦並不是誇口，他確是知道很多的。

莫先生說：「你祇是爲了出一口氣而願意出賣許多人？」

賀拉隆又哈哈笑起來：「你看我這種人，像是會爭一口氣的人嗎？不，我祇是爲了生存。我要消滅那些能夠把我殺死的人！」

司馬洛說：「你的意思是，你供應情報，換取我們的獎金，一石二鳥！」

賀拉隆又搖頭說：「錯了！」

莫先生說：「在賀拉隆先生那個國家裡，要人都把許多錢存在外國的銀行。聰明如賀拉隆先生，相信也是不會例外的。」

賀拉隆用手向莫先生一指，說：「他，就說得對了！」

司馬洛說：「你供應情報而利用我們替你消滅你的敵人，之後就可以坐擁鉅資而享福了！」

「錯了！」賀拉隆說：「我並不祇是供應情報而已，我還要與你們一起出動！」

「爲什麼冒這個險呢？」司馬洛問。

「因爲有一些人，你們的紀錄上就祇有他們的姓名和資料，却沒有照片。這樣

的人，就是站在你們的面前，你們也不會認得。我在場，我一看就認得出來了！」賀拉隆仍然是得意地微笑着說。

「這又是另一個不錯的主意，」司馬洛說：「不過，保護你却是一件相當麻煩的事！」

「也許不如你想像中那麼麻煩，」賀拉隆說：「譬如，你可知道，我身上是有槍的嗎？」

司馬洛立時冷汗直冒，毛髮直豎，而他的快速反應，也使他的手一閃，手中便有了一把手槍，指着賀拉隆。

他走上前去，伸手進賀拉隆的上裝之內，把他插在腋下的一把手槍取了出來。是賀拉隆這番話，才使他醒起賀拉隆的腋下略有一團不尋常的隆起，而這果然是一把手槍。

司馬洛心中不禁咒罵起來，因爲，在莫先生的總部裡，在莫先生的面前，一個外人是不能帶槍的。莫先生是整個組織的主持人，假如給人刺殺了，就甚爲麻煩。

賀拉隆又拉起褲脚，從袜子裡拔出一把飛刀，也一併交給司馬洛。

司馬洛也接過來了，拿着這兩件東西，爲之啼笑皆非。

莫先生雖然沒有什麼激動的神情，對這件事情也顯然是不會太高興的了。這不關司馬洛的事，是他的手下人員疏忽。他說：「賀拉隆先生，你的身上，還有什麼別的武器嗎？」

「沒有了，」賀拉隆說：「假如這兩件用完了都無效，我看也不會有機會使用第三件了！」

司馬洛把這兩件武器拿過去放在莫先生的桌子上。

賀拉隆又說：「你看，我是一個能夠保護自己的人——這位是——」

「這位是司馬洛先生。」莫先生這時才作介紹。

「呀，司馬洛先生，」賀拉隆說：「原來是你！久仰大名了，祇是未有機會與你見面！我看，與你合作，是最理想的了！」

「我們還未決定合作！」司馬洛說：「你是一個老人，你也許可以在身上藏槍藏刀自衛，但是要採取主動的時候，我恐怕你又不夠能力了！」

賀拉隆嘆一口氣：「怎麼了？又要我再証明嗎？我要怎樣証明呢？難道我還要爲你殺一個人嗎？」

司馬洛聳聳肩：「你也不一定要証明的，危險是你的危險，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强做的話，那是你的損失！」

賀拉隆忽然跳了起來，就向司馬洛直撲，此時司馬洛已經把槍收起來了，因此他就沒有顧忌，雖然他亦不相信司馬洛是會槍殺他的。

「你在幹什麼？」司馬洛叫道。

賀拉隆却已向他一拳當胸揮來。司馬洛連忙側身躲開，却已遲了一些，賀拉隆的拳頭擦中了他的肩，使他打了一個轉而跌後。

司馬洛站穩了，賀拉隆則一跳一跳着，拳頭像車輪似的轉動着，有如擂台上的拳手：「來呀！來呀！你把我擊倒吧！」

「你瘋了！」司馬洛說。

「你要我証明，」賀拉隆說：「這不是最佳的証明方法嗎？」

司馬洛瞥了莫先生一眼，莫先生則是毫無表情，祇是平靜地坐在那裡。看來莫先生並不反對這個提議，而是正在等着看一場好戲。

司馬洛說：「好吧！」他便迎上前去，態度似乎是輕輕鬆鬆的，實則他的心中則是一點都不輕鬆。剛才他中了半拳，乃是因爲他輕敵，對方祇是一個老人。但輕敵祇是一半而已，假如賀拉隆不是拳頭快，也不會擊中。而且擊中了半拳，也使司馬洛打了一個轉，那就顯出賀拉隆的勁力是頗强的了。所以，司馬洛的心中並不輕鬆。

賀拉隆對這件事情似乎興緻勃勃的，不斷跳躍，司馬洛接近，他又向司馬洛的面部抛出兩拳，不過司馬洛這一次是有備而來的，輕易就閃開了。

賀拉隆一跳一跳着繼續向司馬洛進攻，司馬洛祇是閃避，有時是把他的拳頭架開，但是一直都沒有出擊。

「唏！」賀拉隆甚爲不滿地叫道：「打我呀！」

「你是一個老人！」司馬洛說。

這使賀拉隆甚爲生氣，更加落力，拳發如雨。但司馬洛是一個一流好手，要擊中他，就眞不容易。

跟着，忽然「蓬」的一聲响。

跟着就是賀拉隆彎腰，捧着肚子，坐回沙發上。

他連看都沒有看見，就已經給司馬洛在肚子上擊了一拳。

司馬洛一就是不發動攻勢，一發動攻勢，就一拳中的。

賀拉隆苦着臉說：「這一下不光榮！」

司馬洛說：「打架的目的就是要贏，你也沒有聲明你是要依西洋拳的規矩，而且就是照西洋拳的規矩我也是沒有犯規的，我又不是打在你的皮帶之下！」

「總之這一下還是很不漂亮！」賀拉隆說。

「這一下是手下留情，」司馬洛說：「假如我是打在你的臉上，那就變成我打得漂亮而你不漂亮了！」

莫先生是旁邊的唯一第三者，所以他也算是公証人了。莫先生說：「你是一個老人，賀拉隆，司馬洛是消耗你的氣力，你氣力用得太多，慢下來了，他就可以乘虛而入了！」

「也許，」賀拉隆嘆一口氣，「我眞是老了，不過我是一直沒有放鬆，保持自己的戰鬥能力的！」

「其實，」莫先生說：「敗在司馬洛的拳下，也不算是羞恥的事情，我很少聽過有人贏他。你這樣打，也算是不錯了！」

賀拉隆呆笑着：「那麼，你接受我的提議嗎？」

莫先生却是看着司馬洛，表示要由司馬洛來作這個決定。

表面上，這個決定似乎不易作，但是司馬洛對莫先生的作風是很了解的，他知道這個決定並不難作。假如莫先生是要拒絕的，就不會讓他來作這個決定了。莫先生就是不喜歡太露鋒芒。

司馬洛說：「我看沒有問題，但是要

先講清楚一點，那就是，一切都要由我們作主，假如我們認爲你不適宜參加行動，那你就要留下來！」

「好吧！」賀拉隆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司馬洛說：「好了，你現在先跟我來，供應一些情報如何？」

「你是說盤問我嗎？」賀拉隆問。

「你既然是自願合作的，」司馬洛說：「那就沒有什麼所謂盤問不盤問啦。總之我們問你問題，你回答我們！」

賀拉隆說：「假如不是盤問，那麼有些問題，我是有權不回答的！」

「好吧，」司馬洛說：「你不想回答，我們就是用槍指着你也沒有用的！」

賀拉隆站起來，跟着他走了。

莫先生則把玩着賀拉隆留下來的那把槍，和那把飛刀。

司馬洛去了一回，又回來了。因爲負責問問題的並不是他。這裡也是有人精於問問題的，可以做這件事。

莫先生說：「賀拉隆這個人，倒是天賜的！」

「已經有一個無辜的人爲他而死了！」司馬洛說。前一次是莫先生這樣說，現在則是他對莫先生這樣說了。

莫先生說：「這一次也不是他的錯，雖然他也是一個危險人物，他是一個惡人，在他當權的時候，他也害死過不少無辜的人了！」

「而我們却要與他合作！」司馬洛說。

「他犯過的罪行我們不能証明，」莫先生說：「將來自有分曉。目前他是值得利用的，我們就暫時利用他好了。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情報來源。」

司馬洛說：「我還有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找到趙老虎和他那個妹妹，趙老虎忽然出現，一定有他的理由。這個人——我必須跟他談談！」

「我有他的地址，」莫先生說：「你現在就可以去找他了！」

「你是說——」司馬洛驚愕地看着莫先生，「他們走時你派人跟踪着？」

「沒有，」莫先生說：「趙老虎這個人是不好跟踪的，而且也不必跟踪，我跟他有聯絡！」

司馬洛大爲不高興地又着腰看着他，說道：「你似乎頗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而且你是早已知道了的；但你却不告訴我！」

「我祇是沒有機會告訴你，」莫先生說：「我也不知道，原來他與這件事情是有關連的！」

「你知道他已出來了，」司馬洛說：「這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嗎？他是怎樣出來的？」

「是翻了案給放出來的，」莫先生說：「是那個翻案組織把他弄出來的！」

「溫美玉？」司馬洛問。

「對了，」莫先生說：「她也替他把其他地方通緝他的罪名翻了。我與溫美玉有聯絡，但是並不密切，所以我也沒有去管！」

「哦，原來如此！」司馬洛說：「很好，我去找他談談！」

莫先生給了他地址，司馬洛就離開了，開車按址去找趙老虎。

一路上，他也在想着溫美玉和她這個奇怪的翻案組織。這是一個新冒起來的組織，有點近似莫先生這個組織，不過工作則是專爲冤獄翻案，這個組織的始創人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富翁，死後無親無故，他的財產就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做各種有意義的事情，而這些有意義的事情包括一個翻案組織。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主意，但這位富翁早年是曾經此苦的人，所以他要這樣做，而他指定一個能幹的人來主持，這個人就是溫美玉。溫美玉自已亦是曾經此苦的。

而且溫美玉亦幹得很好。司馬洛是有機會跟她合作過的。她是一個美女，而當司馬洛與一個美女合作時，他總是會跟她混得很熟的——他那種熟。

溫美玉是一個令他能夠有一些美妙回憶的人。

司馬洛去的地址乃是一座大厦的一個單位，他上樓去按門鈴，開門的就是趙以澄。

她對他淡淡地微笑道：「我們等你，已經等了很久了，司馬洛先生！」

趙老虎當然祇是一個混號，是司馬洛習慣用以稱呼他的而已，他正在裡面喝啤酒。他說：「進來吧，你的老朋友莫先生，大概也已經告訴了你我們是幹什麼的了吧？」

「當然，」司馬洛說：「不然我怎會來呢？」

趙以澄給他開了一罐啤酒，說道：「我聽說，你是認識我們的上司的！」

趙老虎代爲解釋道：「她所指的乃是溫美玉小姐，美麗的溫美玉小姐！」

司馬洛不由臉上有點熱，這是由於他對美麗的女人是略有敏感的。他又並不是一定對趙以澄有野心，祇是覺得，假如他與溫美玉之間的關係給趙以澄知道了，就不大好意思。

他說：「溫美玉，她在這裡嗎？」

「不在，」趙老虎說：「要員不是常常跟着下屬的。」

司馬洛飲了一口啤酒，坐下來說：「好了，我們談吧！」

「講些什麼呢？」趙老虎問。

「莫先生已經告訴了你關於賀拉隆的事情嗎？」司馬洛問道。

「還沒有，」趙老虎說：「這些當然是由你來講的，反正你是要來了。不過，政變的事情，我們已經知道了！」

「這很好，」司馬洛說：「所以，我們就可以節省一些時間了！」

「是的，」趙老虎說：「現在，你告訴我，你跟賀拉隆說過一些什麼吧！」

「我告訴你吧，」司馬洛說：「不過，不需要跟你的上司一起講講嗎？」

「你好像很想念我們的上司！」趙以澄談談地微笑着。

司馬洛的臉上又不禁一陣熱。

趙老虎說：「你可以打個電話給她，不過我看用不着了。我們是可以全權決定的！」

司馬洛把賀拉隆在莫先生的總部裡的事情告訴了趙老虎。趙以澄也是在一邊聽着。

司馬洛講完了之後，趙老虎說：「這

很好，他既然肯合作，那他對我們是很有利的。」

「我們？」司馬洛問。

因爲趙老虎這個「我們」是相當複雜的，翻案組織與溫美玉的組織雖然沒有衝突，但是目標却是不同的，因此辨起來，就不能夠一定說「我們」了。

趙老虎說：「他提供情報，可以找到你們要找的人，亦可以找到我們要找的人！」

「你們要找的人？」司馬洛說。

「你不要忘記，」趙老虎說：「我們還有不少朋友仍被關在監獄裡，不能出來！」

「噢！」司馬洛說。

他也記起來了——當然他是一直都沒有忘記的——趙老虎出來了，祇是一個人出來吧了，與趙老虎一起進入監獄的還有好幾個人。

趙老虎這個人，是一個屬於僱傭兵那一類的人，那一次，他與一羣志同道合者在做一件頗危險的工作。

他們其中有些是當過兵的。他們先是受一個組織之聘，而在接受這件頗爲危險的工作。這件工作就是應一個小國家P國之聘，把一批私貨偸運進P國。這是一批很特別的貨物，乃是一批偸來的核子原料。這種東西，不能夠名正言順地進口，所以就由P國的要人聘請他們這批江湖客偸運進去。既然是由P國的要人主使運入P國，那當然是不會有過關的問題的。

而，聘用他們去接受P國聘請的乃是一間當國商業組織，他們常常失去這些原料，知道都是偸運到P國，而由P國以高價轉賣給可以出高價的人的，但是不能夠証明。趙老虎他們做了這件工作，就可以進入P國查明底細，查出是什麼人負責偸竊的，而且出來之後，還可以做証人，公開指責P國，使他們停止這種行爲。

這件任務不是司馬洛介紹，但是聘用趙老虎的組織的調查部主任徵求司馬洛的意見，而司馬洛亦同意趙老虎乃是適合的人選。

不料，趙老虎等人把東西運入P國之後，却被捉住了，被控告偸運高度危險物品，被判終身監禁，而私貨也被充公。跟着那個調查主任也被暗殺了，同時那個商業組織中亦有幾個人被暗殺了。這些其他被暗殺的人，顯然就是負責偸竊的人，用不着查也知道是他們了。不過，已經死了，就沒有用了。

司馬洛爲了使P國放心聘用趙老虎，還爲趙老虎在其他地方製造了一些被通緝的案底。

結果，這件事情却弄糟了，趙老虎等人給關了起來，司馬洛也沒有辦法把他們弄出來。

看來那些經營這種「生意」的P國要人剛剛準備這一次收手，所以就堂而皇之地秉公辦理，爲他們工作的人，也不肯放走了。

司馬洛說：「我一直在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怎麼你們會沒有死掉？」

「好一位朋友！」趙老虎說：「起先你是希望我不能出來，現在你又希望我死掉了！」

趙以澄說：「我看司馬洛先生不是這個意思！」

「謝謝！」司馬洛說。

「你是不明白的，」趙老虎對她說：「我們就是喜歡鬥咀，也喜歡鬥贏！」他又轉對司馬洛說：「我們不死，就是因爲我們不是被判死刑，而是被終身監禁！」

司馬洛說：「那裡是一個惡人世界，你們被關在監裡，很容易病死、或者意外而死的。他們沒有眞正的法律，他們要做什麼都可以！」

「沒有發生這種事情，」趙老虎說：「而且我們還是受到特別優待，住得特別好，也吃得特別好！」

「爲什麼呢？」司馬洛問：「養肥了才宰吃嗎？你的肉不會好吃，太老了！」

趙以澄在旁邊微笑。

趙老虎說：「我猜理由很簡單，他們認爲有一天還可以用得着我們。需要的時候找一個人出來做好人，把我們弄出來，使我們對他效忠！」

「他們好像當你們是小孩子！」司馬洛說。

「在他們心目中，我們跟孩子也差不多，」趙老虎說：「你給孩子吃糖，孩子就爲你做事。我們的糖，則是花花綠綠的鈔票，或是黃澄澄的金子！」

「有道理，」司馬洛說：「但溫美玉是怎麼把你弄出來的呢？」

「是交換，」趙老虎說：「有一個大員的兒子在西方留學，藏毒被發現了，也可能判重刑，她就拿着這個來交換。把我放出來，大員的兒子就沒事。」

「唔，」司馬洛說：「對付這些人，這是唯一的辦法！但是，爲什麼不全都換出來呢？」

趙老虎聳聳肩：「這大員不是管那個的，他千辛萬苦，也是祇能把我一個人弄出來。他祇答應一個，他雖然有面子，他的面子也祇可以交涉到放我一個出來，而不能放全部。你要知道，假如人人都拿面子出來，說放多少個就多少個，監獄豈不是都要空了嗎？」

「但是，」司馬洛說：「這不是等於放虎歸山嗎？」

「又不一定，」趙老虎說：「其他的人還在他們的手上，當他們用得着時，其他的人亦是會設法把我們找回來的。把我們關起來的人並不是聘用我們的人，因此他認爲我對他是不會仇視！」

「好了，」司馬洛說：「這與我們現在的賀拉隆先生又有什麼關係呢？賀拉隆亦不是P國的人！」

「你難道沒有研究賀拉隆的資料嗎？」趙老虎問。

「研究過的，」司馬洛說：「賀拉隆——唔，他與P國的關係很密切。」

「是的，」趙老虎說：「他做過P國的顧問，教他們如何組織情報人員，及如何應付給抓進監獄裡的人。我們沒有死掉，就是賀拉隆的功勞。賀拉隆的看法就是，假如是可以利用的人，就養得好好的，反正是逃不掉的了！」

「沒有用的就殺掉！」司馬洛說。

「這個就用不着賀拉隆教了，」趙老虎說：「有許多地方的人都是正在這樣做！」

（未完・一）



上文提要：在長白天池側畔，身着白衣的女子和眉目清秀的男子，一邊下棋理論，一邊等候靈鰻躍出水洞，怎料天生寶物靈鰻得主竟是俞劍峯……白衣女子陪伴俞劍峯尋找失散的妹子下落，在酒樓內，聽到四大漢談及榆山集會和蒼鷹令信之事，俞劍峯頓覺事態有異，不禁回憶起許多往事，對外祖父蒼鷹白君一更加懷念……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蒼鷹令有眞假　長白派出逆叛

無爲道長大喜道：「貧道要傳你武當無上心法，太乙神功！」

他此語一出，我心中砰然而跳，這太乙神功是玄門至高氣功，練成之後當眞是無堅不摧，只見無爲道長跪在地下默禱一刻，喜色滿臉道：「孩子你過來，這神功之竅全在運氣。」

他話未說完，天山鐵兄弟道：「道長請慢，天山神功也不能因我兄弟而絕！」

點蒼千手劍客林老爺子道：「點蒼絕藝，全靠老弟繼承。」

一時之間，這天下四派掌門竟爲要傳我各派絕功而爭執起來，咱們練武的人，一生只要蒙這五人點一兩套絕技，那便是終生受用不盡，這常人夢寐以求的事，我不但輕易得到，而且是別人搶著要教，人生際遇雖奇，眞是不可思議了。

那點蒼千手劍法眞是奧巧無窮，運劍如此，眞是通天澈地之能，我默默强記，但精妙之處，能記十之五六也便不錯啦！

天山鐵氏兄弟功力大是驚人，這時我才發現，爲什麼鐵氏家族威鎭南北方百數十年之原因，但這功夫大異中原武學，好在我跟大禪宗也習過西方武學練氣門道，倒還能勉强應付。

崑崙浮雲大師最後授我碧玉鏟法，時間一分分過去，已是黃昏時分，這時衆人毒素內侵，各用內功强自抵抗。

大師口手比劃，我見他額間汗珠頻集，心中眞是難過得緊，但我頗知他心意，只有竭力學習。

大師教完一遍，忽然一陣脚步之聲遠遠傳來，我心中一震，大師手握玉鏟，雙目凝視著我道：「小施主，他年武林以你爲尊，千萬善自珍重！」

我斗然間學了這許多武學上至精至奧工夫，只覺胸中大是充實，不禁躍躍欲試，無爲道長喝道：「你身負武林大責，今日如逞匹夫之勇，豈非妄費貧道等人一番心血？」

我點點頭從窗躍出，心中眞不知道是什麼味兒，走了一刻，只聞廟中一陣格格發響，知道諸位前輩正在散功聚氣，準備最後一拼。

我知，散功的痛苦，愈是功力高的人愈是奇慘無比，想到衆前輩教育之恩，眼睛先是濕了，再也忍耐不住，又奔了回去，再一躍進屋，只見無爲道長一道憐惜無奈的目光射了過來，我瞧著衆位前輩，人人臉上都流露出一種又是氣惱又是憐憫，最令人不忍的那種萬念俱灰的失望神色，在散功的苦痛中清晰流露出來。

我立刻發覺，自己作了一件生平最大的錯事，但我並未懊悔，我寧願死也不能逕自走了。

我凝神以待敵人，忽然又與無爲道長淒涼的目光相接，道長低聲道：「小施主性情中人，你今日陪貧道死了，難道有半點意義？多說也是妄然，蒼天！蒼天！吾道衰矣！」

他平和說著，便一字一字直貫我腦中，我知這是道長玄功傳道，我心中又是一震，忽然大明大白起來，只聞門外脚步之聲愈來愈近，當下長呼一氣，閉上雙目，運起龜息功來。

這一運功，外界不聞不見，不知好久

，我只覺胸中脅下一陣刺痛，便什麼也不知道了，這次運功，是我生平最久的一次，回轉過來，已是漫天星斗，夜涼三更的時分。

我覺到身上甚是冰冷，口中渴得緊，那脅下痛得不能舉臂，我低頭一看，整個衣襟都被血透濕，血流這麼多，難怪口渴得緊。

我瞧著脅下傷口，總有四、五寸深，我掙扎包好，站起身來，只見廟中四零八落，這一代的武林五大高手，都在一時之間過世了。

我又悲又憤，掙扎出外在小溝飽喝了一肚皮水。我知道這裏萬萬不能久留了，但總不能讓五位恩師屍棄於荒野，好在我身子健朗，喝過水後精神恢復不少，這便用左手執著大師碧玉鏟挖了五個洞埋了。

我削好一塊大木，上面刻著：「天下五大宗主埋骨之地」

我一具一具埋著，心中悲憤到了極處，反而清朗起來，我暗暗地道：「這五位恩師武學通天，不但是一代宗師，多代之後，也不見得能出這出類拔萃的人。」

埋好了五位恩師，我長吁一口氣，此間再無留戀，負傷走了，我心中想：「那下手的人一定懷疑我的生死，所以補上一劍，眞是命不該絕，如果此劍偏了半分，一定穿心而亡。」

我隱在一處小村，苦練所學，兩個月後不但傷勢大好，武功斗然增强，這便出關而行，這震動武林的大消息，我總得告訴四大門派的弟子才行。」

……天色全暗了，俞劍峯這一下午便沉醉在回想中，往事有血有淚，他已很久不再想起，一想起眞是五內俱焚，不能自己。

在路上恰巧碰到武當無爲道長愛徒顏眞卿，參加長安大會，揭露了這天大消息，又發現了仇人踪跡……

正想到這裏，忽然門外一個脆嫩的聲音道：「喂！你還沒有睡足麼？」

俞劍峯應道：「小人想着等下如何應付，姑娘可想妥了麼？」

那少女推開門來，只見俞劍峯呆坐床上，她嗔言而道：「咱們去瞧瞧熱鬧去，不順眼的便伸手管管，管完了一走了之，有什麼好想？」

俞劍峯道：「長白派盡多高手，要如此來去自如，只怕也沒有那麼容易的事。」

那少女道：「我不是來和你抬槓，咱們先得吃飽了才能前去，你說是不是？」

俞劍峯道：「姑娘說得是！咱們再去『東來順』，淸淸靜靜喝幾杯老酒壯胆。」

那少女嬌笑道：「喲！每飯必酒，可眞養不起你！」

俞劍峯哈哈大笑道：「有這五萬兩銀子，便是日日人心腦髓也吃得起，哈哈！」

他說到後來，見那少女掩耳不聽，想到言中荒誕無聊，自覺不大得體，哈哈混過。

兩人正要出門，俞劍峯忽然哦了一聲道：「姑娘請出，小人換件衣衫。」

那少女嫣然一笑，口中嬌柔地道：「你……」

但這少年男子這番竟把自己的話記住，不由甚是得意，俞劍峯換好衣服，兩人並肩而行，俞劍峯心中想著長白派約會，沒時間來逗她，到了「東來順」飽餐一頓，兩人施展輕功飛步而去。

俞劍峯帶著少女來到榆山村附近了，只見那村落靜寂無聲，這時天色漸暗，暮色濛濛之中，在遠處迷迷茫茫看不出所以。

俞劍峯想了想道：「咱們繞過去，想來赴會的人已到了不少了，若是遇過正著總是不好。」

於是兩人放步向右方繞去，這右方小道旁全是矮矮叢木，兩人伏下身來，加之天色黑暗，外人實是不易發覺。

兩人走了一陣，只見左方一排住舍之盡頭，隔了一塊小小的空地，然後是一座小廟。

想來這小廟是供節日典禮之用，平日並無香火，是以紅漆廟門牢牢關上。

俞劍峯探首四下張望了一會，轉首對少女道：「咱們若能暫時隱入小廟入內，決計不會引起他人注意，且可淸楚觀看形勢發展——」

少女點了點頭，俞劍峯張目一望，只見四下沉寂無聲，於是足尖一點，身形平平飛出，右手輕輕一震，那扇木門應手而開。

俞劍峯一側身閃入小廟之中，一招手那少女也跑入廟門，突然之間，俞劍峯的身形好比旋風一般轉了過來，只見那右方一扇木窗此時猶自震動不已。

：俞劍峯一個箭步掠到窗口，向外望去，卻是黑沉沉一片，那少女走了過來問道：「有人麼？」

俞劍峯點了點頭，面色微微凝重。他想了一想，緩步過去將木門關上了。

這時突然外面一陣嘈雜，俞劍峯連忙走到窗邊，只見二十丈外一堆人緩步正由一家住屋之中走出。

俞劍峯運足目力，實是太過昏暗，不能辨認，這時那一羣人却越行越近，看來像是向著小廟一直行來的模樣。

俞劍峯呆了一呆，心中暗道：「莫非方才先伏在廟中之人過去通了訊息？」

他正思疑之間，那爲先數人已來到眼前，然後一起止步，原來是想在廟前那一塊小空地方聚集起來。

果然那一羣人都緩步走來，圍著小空地的四周站著了，却是鴉雀無聲。

這時有人燃起了一支火把，加之距離近了，俞劍峯及那少女可在廟中淸晰瞧見全場。

俞劍峯四下一看，果然都是武林中的人物，各式的打扮，有老有少，那三個與自己搶參王的大漢也夾在其中。

俞劍峯心中暗暗想道：「這些人都是長白派的人物了，衆人似乎在等待什麼？」

火把微弱的光亮照在地上，這時有一個年約五旬的老者緩步走入場中，沉聲道：「咱們來此的目的，各位是心中有數，只是這許多年來，大夥東西南北分散零落，一時間消息能轉到，很不容易，這是老朽的無能了。」

人羣之中立刻有兩三人齊聲道：「陳

長老那裡的話。」

那陳長老嘆了一口氣道：「若是果眞老掌門駕到，，唉，咱們——咱們可眞不知如何說才好。」

人羣中又有人道：「陳長老，你放心好啦，若非老掌門，有誰能知咱們的底細？有誰持有令信？瞧您面上憂慮交集，難道你以爲這次集會是虛幌一記麼？」

陳長老吁了一口氣道：「咱們分離太久，這些年來，人各有志，說句不中聽的話，老朽就不敢保諸位心中此刻在考慮什麼？」

人羣一陣輕微嘩然，一人高聲道：「陳長老，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陳長老嘆了一口氣道：「咱們散夥已久，你也不必稱老夫長老了！」

衆人又是一陣騷動，兪劍峯聽到這裏，心中暗暗忖道：「聽那陳長老的口氣，分明他心中也不敢確定這次集會此地的消息到底是眞是假，他心中懷疑這是一個陰謀，唉，我好似也有同樣的預感。」

他瞥了瞥身邊的少女，却見那少女面上神色如常，絲毫看不出有何異樣。

忽然有人大聲呼道：「陳長老，陳長老，有人來了！」

陳長老身形一晃，火光搖動不定之中，只見遠方一個身形如飛地移動著！

陳長老沉聲道：「諸位留神吧！」

他自己身形一長，迎身而去，這一瞬之間，那人已奔到十丈之外，陳長老足步斗然一停，他似乎呆了一呆，然後才大吼道：「常長老！」

他吼聲未完，斗然之間那人身形一個蹌踉，陳長老大吃一驚，大吼道：「羅四弟，尹五弟，左邊，謝二哥，快，咱們迎上去！」

三條人影凌空而起，那來人身形搖搖晃晃，四個人已奔到跟前，陳長老一把扶起來人，其他三條人影却絲毫不停，左右分開一直奔向前方，搜索有否來敵！

兪劍峯心中暗讚一聲，到底經驗老到，這時那陳長老扶著來人來到當場，衆人一齊驚叫道：「常長老，執法長老……」

兪劍峯借著火光看去，只見那常長老年歲至少已上七旬，這時滿面汗水，雙目之中光芒已淡，顯然受傷非輕！

陳長老呼了一口眞氣，一掌抵在常長老後心左方，一股內力直逼而入，常長老雙目一睜，口一張一口鮮血吐出，登時坐了下來。

陳長老急道：「常長老，如何？」

常長老雙目一睜，喃喃道：「掌門……掌門還健在！」

陳長老道：「你——你怎麼知道，他老人家在何處？」

常長老臉上肌肉一陣抽搐，搖了搖頭，緩緩伸出右手。

只見他右手一攤，一個蒼白的鷹形令箭端端放在手心之中，衆人一齊大吼道：「蒼鷹令！常……」

吼聲未完，那常長老突然大叫一聲，身形在地上打了一個滾，再也不動了！

陳長老一把抓起他的手脈，面上神色一慘，沉聲說道：「常長老駕去了！」

衆人一齊默然無語，這時那羅、尹、謝三人已連袂而回，瞧見常長老的身體及身邊的蒼鷹令，一齊驚得呆了。

好一會兒，謝二哥吶吶問道：「這……這不是蒼鷹之令麼？那……那傳令本派聚會的蒼鷹令信難道是假的？」

陳長老凜然點了點頭茫然道：「看來，掌門老人家健在了！」

謝二哥又道：「常長老，怎麼——受了什麼內傷？」

陳長老搖了搖頭道：「他中了一掌在後心之上，加之長途奔騰，怎麼也救不了！」

謝二哥正待開口，忽然陳長老身形一掠，口中叫道：「又來了三人。咦！那傳信叫咱們聚會的李查王呢？」

他心中正自起疑，只見三條人影如飛而至，陳長老雙目一亮道：「雷——」

他話聲尚未說完，那當先一人大吼一聲道：「姓陳的，你好大胆子！」

陳長老呆了一呆，身後衆人一齊叫道：「你……你不是雷法王、佟法王、朱……」

那姓雷的雙目之中神色古怪之至，兪劍峯一眼發現三人正是那少女親隨侍衛，他大吼道：「你們——竟敢……」

他話聲未完，突然間那四周震天價地響起吼叫之聲，刹時烈火冲天，四周屋舍全部着火起來。

長白派的人個個大吃一驚，都一時不知所措，忽然火光之中閃出不知多少人影，一聲大吼：「放箭！」

颯！颯！之聲大作，鐵羽箭矢有如飛蝗密集，四周露出大隊淸兵來，密密麻麻都不知有多少，那一方小空地一共沒有幾丈方圓，二十多人擠在其中，那四周風助火勢，箭矢的銳聲早就被火焰「撕撕」之聲所掩，登時有一半人中了箭，慘呼連連！

這一下眞是禍生蕭牆，陳長老和謝二哥等人不知所措，這時那雷、佟、朱三人身形斗起，竟一起向衆人攻打而去！

陳長老呆了一呆，咬牙切齒道：「姓雷的，你這個雜種！」

他雙掌一平，斜打而上，自己中門之處完全暴露，竟然使出了拚命的招式！

但雙掌才舉，斗然一箭正中後腰，登時掌式走歪，內力打在地上激起飛砂走石，陳長老道：「你……你——」

一個蹌跌在地上！

那雷法王似乎呆在當場，但他僅微一遲疑，身形斗然一掠，到了那蒼鷹令落地之處，他足尖一鈎，那蒼鷹令已落在手中，這時四周情勢紛雜忙亂之極，他一掠手那蒼鷹令已放入懷中，竟是無人注意——除了在小廟之中驚呆了的兪劍峯！

兪劍峯臉上慘然，他冷冷道：「妳——妳的好侍衛！」

那少女滿面驚惶，她吶吶地道：「你——胡說什麼。」

兪劍峯哼了一聲，中暗道：「外公一生心血，想不到竟然覆沒在此，那蒼鷹令，蒼鷹令，我……我非搶回不可！」

他再望望外面，火勢更加熾烈了，有好幾人影亡命衝過火勢向外疾奔而出，兪劍峯眼快，只見謝二哥、尹五弟等人都衝了出來去，但整個火場不過衝出五六人而已！

那雷、佟、朱三人這時大吼道：「住

手！住手！」

四周的人都停下箭矢，三人走到當場，只見地上鮮血淋淋，那姓雷的呆呆站在當場，臉上神色古怪之極！

俞劍峯咬牙忖道：「雷法王、佟法王，還有姓朱的，看來這三人都是長白派的中堅份子，竟然出賣全體同門，這等行為眞是畜牲不如了！」

他只覺胸中怒火不斷地向上沖，向上沖，忽然他感到一種要殺人的怒火在心中猛燒，他望了望那驚惶的少女，雙手之中全是冷汗，他喃喃道：「俞劍峯，俞劍峯你要忍耐，你要忍耐！」

他長長呼了一口氣，只覺憤脹的血脈逐漸地減弱，這時那四周的烈火也被撲滅了。

有一個大漢走向雷長老，笑了笑道：「老雷，幹得好！」

那雷法王微微笑了笑，那個大漢緩緩轉身一揮手道：「衆兄弟，將這些屍首挖個坑埋了吧！」

衆人應了一聲，那大漢將身上的長袍一把撕破下來，身上穿的是清軍制服！

俞劍峯心中忖道：「那蒼鷹令被姓雷的拾到手中，似乎連佟、林兩人都未注意，我倒要看他如何交待！」

這時有一個漢子走了上來道：「都搜遍了，沒有那蒼鷹令的踪跡……」

那穿制服的統領大叫道：「什麼？」

那雷法王却插口說道：「我瞧，八成是被那幾個突圍的帶走！」

那統領想了一想道：「反正長白派的實力已然大部覆沒，那蒼鷹令箭得不着也就罷了！」

雷法王望了望他，默然不語！

俞劍峯冷哼一聲，這時衆人已將四周平地上的一切清除好了。

那統領四下望了一望道：「咱們也該回去了！」

雷法王點了點頭：「咱們三人便和大夥兒一齊吧，不必再分爲兩夥行動。」

那統領一聲令下，清兵紛紛整隊，隨著四人而去。

俞劍峯回頭凝視那少女，目中頗含有爲難之色，那少女心中有苦難言，眼睛都紅了。

俞劍峯道：「長白派與在下大有淵源，這三人引清兵毀了這關外第一大派，堂堂漢人爲虎作倀，眞是罪該萬死！」那少女低垂眼簾，不敢多說半句，俞劍峯見她臉一陣紅一陣白，好像無地自容，他心中忽然不忍，暗自忖道：「我何必去逼這一個小姑娘，她本是淸人，又那裏有錯了？乘這機會和她離開吧！」

當下盤算已定，拔脚便走，那少女急道：「喂！喂你去那裏？」

俞劍峯道：「去追那三個叛賊啦！」

那少女沉吟半刻，忽然下了極大決心道：「俞……俞公子，我……我跟你一道去！」

俞劍峯見她一臉怯生生的樣子，他知她心地極是善良，但此時如果猶豫不決，他日久處之下，只怕更是難以自決，便冷冷地道：「姑娘去只怕有點不便吧！那三人都是姑娘貼身侍衞，小人想……」

那少女柔聲道：「難道我還會害你？」

俞劍峯聳聳肩道：「那當然不至於，但如小人與三人交手，姑娘處在其中，豈不尷尬？」

那少女正容道：「你放心，我總是幫定你了。」

俞劍峯正要再推，忽然掌上一涼，一顆淚珠落下，那少女緩緩背過頭去。

俞劍峯生平最怕別人哭泣，當下立刻亂了方寸，他連忙勸道：「姑娘莫哭！姑娘莫哭，咱們這便一塊去！」

那少女飛快一轉頭，那滿頭秀絲掃過俞劍峯臉頰，俞劍峯只覺一陣輕癢，那少女道：「你說是我們麼？」俞劍峯點點頭，那少女破涕爲笑道：「咱們要追便要趕快！」

兩人疾步而去，行了不久，只見前面路上清兵人馬佈滿，停止不行，那三個長白派法王騎馬昂然在前。

俞劍峯道：「想不到這三人竟明目張胆和清人勾上了，不殺此三人實難消我心中恨。」

那少女道：「這裏敵人人多勢衆，咱們等兵士紮營，再出其不意去找那三人。」

俞劍峯眼睛一瞟少女道：「敵人雖多但無用，妳說是麼？」

那少女委曲點頭道：「俞公子，待會下手，我總是作過他們主人……有點……有點不便……哼，你笑什麼？你道我眞的不敢下手麼？」

俞劍峯不忍再逼這善良少女當下柔聲道：「小人豈會要妳出手，殺姑娘侍衞已是大大不安之事，還請姑娘多多原諒則個。」

那少女柔聲道：「我絕不會怪你，這三人引敵來殺你朋友，你自然該替朋友報仇，只是這三人功力非凡，那個子高的，十指大力鷹爪功力已臻上乘，你千萬小心。」

俞劍峯見她把那三人底細都自說出，心中甚是感動，這姑娘對自己甚好，她自己根本便沒顧到身份和立場了。

俞劍峯道：「姑娘只管放心，我自忖對付得了，只要姑娘不來作對，小人怕誰來著。」

那少女起先聽他不再自稱「小人」，只覺大是順耳，正欣喜問，他下半句又是老調，一時之間，氣也不是，惱也不是。

那少女道：「咱們這裡養養神，這士卒辛勞一夜，天明之前是不會啓營的了。」

俞劍峯點點頭，心中暗自慨嘆：「這是我大明江山，敵人公然入境，還敢白日行軍，這是怎麼回事？袁大帥鎮守寧遠，終年辛勞，這地方官吏却容忍清人暢行，天下事，唉！」

那少女見他默不作聲，連連催促他閉目養神，過了一頓飯時間，遠遠軍中傳有三聲刁斗之聲，俞劍峯緩緩站起，只見那少女靠在樹上呼吸均勻，臉上掛著安心的笑容，竟自睡了。

俞劍峯只覺鼻端香郁，他微微一笑忖道：「這姑娘睡覺之際猶放香郁，難怪像花一般嬌艷好看，醉人不已。」

他輕輕走著，生怕驚醒那少女，緩緩走出山谷，只覺山窪平地上點點營火，又

是麼源又是昏茫。

他施展輕功，俯身而行，漸漸走近清營，只見警戒森嚴，來來往往都是全副甲冑的武士，風聲中滲雜著低沉的問詢聲。

兪劍峯俯在暗處，等待時機，心中忖道：「清人軍隊精良，大敗之後還有如此勁旅，看來清人練兵，至少已有十數年經驗，實在可慮。」

在沉思間，忽然瞧著一處空檔，兪劍峯身形一閃，無聲無息進入營區，一路行去，着巡行武士，都是上前一點倒地，拖到暗處隱藏。

走了一會，只見前面一座大帳，帳內燈火輝煌，兪劍峯暗自忖道：「只怕便在此了！」

他看看四周情勢，輕步閃到帳邊，只聽到一個人輕聲嘆息，兪劍峯一吸氣，展開「天聽地視」之法，只聞那人道：「老天，咱們弄巧成拙，這回長白派整個便毀在咱們手中了！」

另一個人聲音更低道：「咱們為救……義無反顧，這事禍起蕭牆，不知是誰漏了風聲，天意絕我長白派……」他聲音愈說愈低，兪劍峯再也聽不清，過了一會，帳內人唏噓不語。

兪劍峯大吃一驚，暗自忖道：「果然是長白三大法王，但聽他們語氣，似乎另有隱衷，此事難道還有……還有內情？」

他這人最是冷靜，當下不動聲色，伏在帳內聆聽，忽聞一個人悲聲道：「老天！我兄弟三人身背走狗罪名不打緊，但那……那些遭難的都是……都是我派健者，咱們茹苦含辛的是什麼？老天！我可受不了。」

他悲憤之下，聲音不免高了些，兪劍峯聽得清清楚楚，那老大忙噓一聲，低語道：「咱們忍辱到了今天，豈能前功盡棄？老三，是非自有公論，你悲憤什麼？」

那老三道：「有朝我抓住老二那賊子，不殺他一千刀，不挖出他心肝來看，不是人也。」

那老大道：「咱們四大天王效忠掌門人，曾誓死不逾，老二中途變節，唉，世事多變，說不定也有隱情。」

那老三道：「老大，掌門坐關梯峯洞中，那石門何等堅厚，任是大羅神仙也難打開，如非老二打開引人而入，天下何人能夠入內，這賊子久畜異心，終於等到機會陪伴掌門人，乘他老人家坐關之際擄走，獻給清狗圖功，老大，你再護他，咱們兄弟結義之情一刀兩斷。」

那老大嘆息一聲，兪劍峯的內力深湛，帳內人雖是接耳細語，但他在夜風帳外，却是聽得清清楚楚，他口中沉吟所聞，暗自忖道：「如果三人為救外公甘受天下人辱，那忠義之心，眞是叫人欽佩，看那神情，只怕不會是假的。」

那老大又道：「老三你別胡鬧，咱們先商量一下今後該怎樣個作法才好！」

那老三道：「咱們數人入王府，但偌大一個院子那裏去找？」

那老大道：「咱們下次在可疑地方燒它一把野火，說不定清狗會移出掌門人，再說……噓，有人來了。」

兪劍峯回頭只見一個武將大步走來，他身子一閃，忽見不遠之處閃起一條纖細人影，他心中一陣緊張，暗自忖道：「糟了！糟了！那姑娘莫非也要去聽啦！」

當下一長身，追上前面黑影。

那黑影正是少女，她向兪劍峯一比手式，兩人默然奔了一陣，遠遠離開清兵營中。

兪劍峯正要開口，那少女低聲道：「我放心不下，你一走我便驚醒，跟了過來，但却撲了一處大帳，是清軍統領居處。」

兪劍峯心下略放，他又問了一句道：「姑娘現在知那三人營帳在何處？小人尋找半天也未能找到。」

那少女搖頭道：「這遍地營帳要尋找實是不易，但我無意中發現一件大事，清營來了一個蓋代劍客。」

兪劍峯一怔道：「此人是誰？」

那少女道：「此人姓梁為建州四劍中帶頭大哥。」

兪劍峯吃了一驚道：「是無影劍客梁綸麼？」

那少女點點頭，兪劍峯心中忖道：「十九年前東北崛起四個蓋代俠士，他四人曾入中原，力挫中原高手數十人，後來終於激怒了下第一劍點蒼掌門人林公子，雙方在泰山嶺峯一場大戰，梁綸單劍與林公子比了二日一夜，不分勝負，最後林公子施出千手劍法中最後十式，梁綸在第十式上才輸了半招。

那時梁綸不過二十餘歲，事後千手劍林公子上天龍寺對師父道：「此子正當英年，劍法已臻古樸，是用劍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他日必成中原武林之害。」

師父當時微微一笑道：「林施主終究勝了他半招，雖是比到最後才見分曉，但就是半招，也夠此子再苦研十年了。」

林公子道：「禪宗此言雖然不差，但晚輩總覺此子潛力深不可測，似乎尚未發揮到頂點，他第一日與晚輩對擊，只是發招嚴謹不失，但第二日劍法中竟由巧而拙，又進一層，臨敵之際，劍道竟能增進，實在令人心寒。」

師父笑而不語，林公子下山而回，自此以後這四人息影中原，再不見踪跡，想不到今夜竟會在此出現，看來此四人也被清人網羅了。」

那少女見他忽然發呆，好半天沒有說出一句話來，當下忍不住問道：「怎麼，這姓梁的你認得麼？」

兪劍峯沉吟道：「有這姓梁的在此，這事的確不好辦，咱們得從長計議才行。」

那少女道：「聽別人說姓梁的劍法已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一次，他酒後興起，嫌枝上喜鵲呱噪，拔起一劍，根本就沒有人看清楚，等他下來，劍尖上穿著五隻喜鵲，每隻都是被劍穿胸而過，部位分毫不差。」

兪劍峯忖道：「這姑娘怎的對這人如此熟悉？啊！對了，難道這四人都被她九哥網集王府？」

想到此對於那少年多爾袞更加多了幾分畏懼，心想這四人武功高極，多爾袞能駕御他們甘作走狗，不但手段高明，那胸襟氣魄也定是有過人之處了。

那少女想了想道：「那怎麼辦？」

俞劍峯道：「咱們一路跟踪，只待這人一走便去下手如何？」

那少女道：「也只好如此了。」

兩人談說了一陣，俞劍峯道：「咱們還是休養精神，反正和他們耗上了，也用不着急燥。」

那少女笑道：「你倒很會保養身體，要是我心中有事，不辦妥之前，只怕數日夜也難以入眠。」

俞劍峯笑笑道：「會敵之前豈能自亂？前面好像有個林子，咱們便到林中去。」

那少女道：「我可不愛露宿，從這裏走入半里路有個乾淨山洞，去不去由你啦！我可要去！」

俞劍峯點頭隨著那少女前走，心中忖道：「無影劍為什麼突然而至？以他身份，一定是有極大事件發生才趕來處理，是什麼事如此要緊？」

正沉思間，忽然背後一陣輕輕脚步聲，分明走來四、五人，俞劍峯急拉那少女右手，閃進了林子，伏在一棵大樹後面。

那少女手被握着，心中砰然而跳，又是高興又是害羞，半晌才輕輕掙脫，俞劍峯未發覺，他湊耳低聲道：「來了四個高手，咱們小心別弄出聲響！」

那少女沉迷在自編的幻夢中，半晌才聽清他的話，回轉頭來柔聲道：「我總聽你的話，你放心。」

俞劍峯只見兩道目光直射過來，在這黑暗荒林中，便如兩支雪亮的燈光，直照胸腑，俞劍峯心中一陣激動，低聲道：「這樣才是好姑娘！」

這少女羞澀的正要再說，忽然脚步聲已走得近了，不一會走出四個人來。

那少女定眼一看，心中一驚，原來那四人正是自己侍衛和那無影劍客梁綸。

那四人走到林中一處空地，那無影劍客梁綸手一擺，冷冷地道：「九王爺有請三位，要借三位一物以用。」

那老大雷天王雷西韋道：「梁大俠說笑了，咱們三人都是郡主侍衛，九王爺吩咐敢不從命，何敢有勞大俠前來？」

梁綸聲音如冰，緩緩道：「九王爺要三位人頭一用！」

他此言一出，俞劍峯只覺一隻又冰又冷的小手緊緊抓著自己掌心，他低頭一瞧，那少女滿面驚惶失色，一片蒼白，連嘴唇也發白顫抖，便如一隻受驚的小白兔一般。她人本生得秀美，此番楚楚可憐，任是鐵石心腸也忍不住責怪於她，俞劍峯不能開口安慰，只有也運勁握緊她的小手，過了一會，那手漸漸熱了，少女埋頭俞劍峯懷間吞聲輕泣。

俞劍峯心道：「她被這三人說出身世，以為我一定會對她憤怒，其實我早就知道這姑娘身世了。」

正在這時，那無影劍梁綸又道：「三位請看這是什麼？」

他伸手懷中取出一紙，那三人一看，臉色倏變，不由各自倒退數步。

那梁綸道：「三位自作了結吧！」

那雷法王强自鎮靜道：「咱們一起見九王爺去！」

梁綸冷冷地道：「不必去了！」

雷法王大吼一聲道：「姓梁的，我兄弟三人盡忠九王爺，耿耿此心可比天日，這削滅九王爺心腹大患長白派後，反而來得一紙『莫須有』罪名，姓梁的，你幹的好事！」

那梁綸道：「在下無暇與三位嚼舌，如果三位不肯，向在下這支劍子問過明白便得了。」

雷、佟、朱三人知道事情已到了盡頭，他抬起頭來，默默望天，喃喃地道：「鳥盡弓藏，我固當烹，姓梁的，今日我等的遭遇，他日便是閣下之結局……嘿！」

他邊說邊畜氣，驀然發出全身所聚眞力，俞劍峯只聞四周轟雷之聲大作，心中暗忖這風雷天王果是名不虛傳了。

那梁綸早就注意敵人動靜，他不慌不忙，身子一側閃過，刷的拔出劍來，一抖之下，漫天都是銀光閃爍，劍花似雨。

雷、佟、朱三人也紛紛拔劍而立，梁綸淡淡地道：「如果三位自己下手，倒還可以得個全屍，一定要在下動手，刀劍無眼，那便太難說了。」

雷法王冷冷地道：「咱們劍上見眞章，多言有何用處？」

梁綸沉聲道：「發招吧！」

那長白派風雷法王冷冷地道：「你這賊子挑撥九王爺，想要將王爺心腹衛士互解，你安的鬼心思當老天不知麼，今日老夫正要取下你項上人頭，再和王爺說過清楚。」

那建州劍客梁綸不再多言，一抖手點點寒星分襲三人，一招之中，蘊含無數攻擊，長白派三大法王紛紛揚劍迎敵，四支長劍擊起漫天寒光，但那梁綸穩然而立，出手之勢凜若山嶽，絲毫不見頓挫。

梁綸運勁緩緩又是一劍，長白派三大法王封劍自保，躍上閃下，只覺對方雖是簡簡單單一招，但潛勢驚人，四方八面都罩在劍幕之中。

風雷法王長吸一口眞氣，劍尖隱約响起風雷之聲，他向兩個同伴一作勢，三人劍子直刺，驀然在空中劃了一個大圈，只聞三聲輕響，三支長劍與對方逐一交接，三人各自倒退兩步，脫離對方。

身形瀟脫已極，彼此相顧，都是會心一笑，心意相融，那配合之巧，當眞天衣無縫了。

梁綸冷冷地道：「『四象劍法』果然還有名堂，今日四象缺一，在下不能單劍擊破你長白之寶的『四象陣』，可惜呀可惜。」

風雷法王道：「要殺你這奸賊，何必要咱們兄弟四人到齊，廢話少說，今日咱們生死立見眞章。」

他口中雖是說得輕鬆，心中却吃緊不已，暗自忖道：「這人劍法之强，實在不可思議，適才如非展開四象劍法救命絕招，只怕對方一劍便把咱們全部封死。」

梁綸不再答話，長劍橫腰劃出，長白三大法王兩攻一守，從三方向還擊過去，剎時之間一連七劍，綿綿不斷，那劍影彷彷彿彿，全是極其複雜的招式，梁綸沉着封招，一時之間倒也不敢大意。

長白三大法王劍式愈來愈快，三人滴溜溜繞着梁綸轉動，梁綸見招破招，打得

條是傲列，長白三法王知道對手實在太强，一上來便是「四象劍法」中最精妙招式，但四個之位中缺少了一人，凌厲攻勢便自減弱數分。

戰到分際，梁綸出招愈來愈慢，劍子竟似滯而不發，身形裹到對方一片寒光之中，招招都是間不容髮，但却又都夷然無傷。

俞劍峯伏身暗處，愈看愈是心驚，他見聞之廣，只怕舉世也僅僅寥寥數人可及，當下心驚忖道：「這梁綸劍中古意盎然，這套劍法只怕源自遠古，那劍子滯而不發，畜勢愈來愈强，待得一舉而出，這三人立刻敗傷。」

回顧那少女也自凜神注視，臉上流露出一片傾倒之色，俞劍峯心道：「這滿清貴族少女，雖是年青若斯，但學武已臻通悟之境，好生叫人欽佩。」

這時場中長白三大法王劍氣縱橫，將梁綸團團包圍，似乎佔盡上風，梁綸招式更是簡樸，出手之際，便若尋常獨自練招一般，驀然風雷法王一聲大喝，三支長劍當頭壓下，正是「四象劍法」中最後絕招「八方埋伏」，梁綸身子一飄一閃，在這間不容髮之際閃身進東南方位，舉劍平推，卡擦一聲，長白三法王長劍齊斷，那風雷法王臉色青白，羅漢法王臉上酸紅，神力法王面上紫黑，各自踉蹌倒退五六步才自穩住身形。

風雷法王一吸氣胸口隱然發痛，他心中一條忖道：「如果二弟也在，這賊子如何能如此輕易破這『四象劍法』絕招？」

梁綸冷冷地道：「在下如此破了『四象劍法』，三位法王一定不服，只是今日在下身負九王爺尅日急令，說不得只有借三位項上人頭了。」

俞劍峯心中狂跳忖道：「罡氣！罡氣！」

長白三大法王嗔目不語，三人均自內傷不輕，正待拚死再戰，梁綸又道：「死到臨頭猶作困獸之鬥，哈哈！告訴你們，那發舉三位陰謀的正是三位同路人，百手法王洪大翔。」

風雷法王哼了一聲，只見兩位結拜兄弟都是悲塡膺胸，他心中之苦猶勝這兩位兄弟，暗自忖道：「老二眞是狠心狗肺，我一直欺騙自己不肯相信，唉！多爾袞陰險狠毒，這連環毒計終於將我派一網剪除！」

但事到最後關頭，萬萬不能束手就縛，他向兩位結拜兄弟一打眼色，挺著斷劍上前跨大一步。

那梁綸哈哈大笑，半晌一個字一個字道：「要想逃走麼，今日天羅地網，便是大羅神仙也難逃過殺身之危。」

風雷法王放目四望，只見兩位結拜兄弟凜然而立，臉上沒有半點恐懼之色，他早就不存生望，此時更是坦然起來，回頭叫道：「老三、老四咱們昔日結拜，誓言什麼來著？」

羅漢法王與神力法王齊聲道：「同生共死，永無反悔。」

風雷法王長笑道：「咱們今日共死，正應了當日一番誓言，大丈夫死則死爾，可不讓人看輕了！唉！」

他豪邁地說著，只覺胸口之痛更是加劇，想到二弟叛逆，更是一片慘痛，那梁綸微微不耐道：「三位是不見棺材不落淚了！再上吧！」

長白三法王揚著斷劍又攻，他三人劍子已斷，又均為梁綸「罡氣」震傷內臟，這番拚死而鬥，全是拚著兩敗之招，貼身搏鬥，實是驚險萬狀。

那梁綸凝神接招，心中暗自忖道：「長白派果是不凡，這三人吃我無堅不摧的罡氣震傷，猶能如此激戰，今夜之事還是早作了結是為上算。」

當下劍招一變，長白三法王已成强弩之末，但三人出手全是不捨命的招式，又自支持半刻，梁綸長嘯一聲，身形凌空而起，長劍吞吐之間，刺中三人胸前大穴，紛紛倒地。

暗處那少女和俞劍峯相對一瞧，那梁綸邁步向前欲取三人首級，那少女見俞劍峯沉吟不已，當下再也忍耐不住，一按地身形飄然而出，兩掌相錯，直擊梁綸。

梁綸只覺背後風聲大疾，知道來了不少高手，不暇傷敵，反身削出一劍，那少女飛身一縮手，堪堪閃過，而且對手却是滿州郡主。

那少女道：「喂！梁綸，你幹什麼要傷我貼身侍衛？」

梁綸恭然道：「稟告郡主，這三人是九王爺要尅日捕殺的兇手。」

那少女哼了一聲道：「我不准殺便不能殺，你去告訴九爺，便道是玄玄郡主說的。」

梁綸沉吟半刻，從懷中取出一把小小令劍，上刻一龍一虎，栩栩若生，他向那少女一揚，退立旁不語。

她知此人功力驚人，是九哥一條得力臂膊，語氣中還存幾分客氣，那梁綸默然，却不退下。

玄玄郡主怒道：「梁綸，你胆子愈來愈大了，本郡主說的話難道不當數的麼？」

梁綸恭敬道：「稟郡主，小人不敢違抗王爺將令。」

玄玄郡主急得雙頰通紅，但她素知這龍虎令一出，領命之人決不能後退，便是槍林刀山，也只有拚死完成任務。一時之間沉吟無計。

梁綸邁前一步道：「小人先了結這三名奸細，再向郡主領罪。」

玄玄郡主急道：「梁論，你要殺這三人，先要問問姑娘手中寶劍。」

梁綸道：「小人不敢。」

語氣之間絲毫不見軟弱，玄玄郡主刷的拔出長劍，一抖劍道：「梁綸，你劍法實在不差，你適才施的那套劍法我也叫不出是什麼名堂，來吧，本郡主便領教你的高招。」

梁綸道：「郡主知道這龍虎令之嚴，小人說不得只好冒犯。」

玄玄郡主冷然道：「本郡主非救這三人不可，梁綸你既受龍虎令之責，今日之事只有你死才能解決，你說是麼？」

梁綸道：「小人不敢，小人不敢，這三人叛跡已昭，姑娘何必為這三個叛賊和咱們下人為難？若說姑娘愛惜他們一身武藝，今夜只要姑娘高抬貴手，我那三個不成材的弟兄便作姑娘侍衛如何？」

玄玄郡主道：「建州四劍，郡主可養不起的，本郡主一言既出，說什麼也是無用的。」

她起初只因俞劍峯要救這三人，這才挺身而出，那與兄長作對之事絲毫未曾想過，此時見梁綸竟敢不買自己的帳，不由激起少女的不講理之天性。

便是父王親臨，她也是顧不到的，她出身大貴，平日指使任性，又是妙齡女子，這當兒那敵我之情早已忘光。只覺別人不買帳便是不該。

梁綸沉著地道：「九王爺龍虎令一出，便是老爺子也不能阻止！」

玄玄郡主正要答話，忽然樹後俞劍峯接口道：「那也不見得！」

梁綸心中一震，這人隱伏身旁竟是無覺，不禁甚是惱怒。

那話音一停，便躍出一個二十五六年紀的白晰青年來，朦朧中英挺不羣。

梁綸一肚子氣正好找到發洩之處，他冷冷打量俞劍峯道：「小子你來得正是時候，名震關外的長白法王臨死之際，總不能沒有陪客！」

俞劍峯笑吟吟地道：「在下路過此地，正要找個地方睡它一覺，想不到連個安靜休息地方都沒有，滿林全是吠聲，在下還道是野狗搶啃死人骨頭喧吠，想不到竟是人言，唉！走狗呀走狗！爲人作久了走狗，怎麼連講話全是吠吠之音。」

他侃侃一氣而言，語音又快又疾，但却清朗無比，梁綸連半句插口也沒有。

那玄玄郡主聽他說得有趣，首先笑了出來，她那裏還想到自己是滿州郡主了？

梁綸臉上青氣閃過，尷尬已極。

俞劍峯心中暗自歎道：「我這些日子和這少女廝混，那口舌自然又恢復從前一樣油滑，俞劍峯啊俞劍峯，你還能像昔日一般隨心所欲，喜怒任性，不運心機提防暗算麼？」

想不到這幾年來尋訪仇家，强迫地壓抑自己天性中活潑的成份，永遠沉着地佈勢應戰的，不禁憮然。

梁綸揚劍道：「在下十多年不出江湖，江湖上後生小輩眞是愈來愈狂莽了，小子你的師父是誰？」

俞劍峯作勢想了想，說道：「這個……這個很難說，如果傳你一招半式便算是師父，那可多得數不清，正如老兄境況一般，如說餵老兄一頓，給一點小惠便算是老兄主子，那老兄主子也怕多得像……像什麼？姑娘妳說像什麼？」

玄玄郡主明知不該答腔失了自己立場，但見俞劍峯急切地望着她，當下脫口道：「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多啦！」

梁綸正待辱罵，但郡主接上了一口，他雖狂妄自負，但知萬萬不能辱及郡主，一口氣硬往肚子吞去，雙目泛出寒光，殺機大盛。

俞劍峯連連點頭，似乎苦思不得，突然被人指點通悟一般歡喜道：「姑娘眞是聰明，正像天上星星一般多，小人怎麼沒想到？」

玄玄郡主嫣然一笑，心中道：「管他是眞心也好，假意也好，只要他讚我，我心中總是高興。」

梁綸長劍一舉，凝目注視俞劍峯，俞劍峯胡說八道，心中却是思索破那劍法之道，只覺適才梁綸那套劍法實是古樸嚴謹，無隙可擊，那點蒼千手劍法斗然在胸中流過了兩三遍，却是毫無把握。

梁綸劍尖前推半寸，俞劍峯刷的拔出長劍，劍子微微下垂倒掛，兩人注視對方，均是一片穆然，良久不見發招。

玄玄郡主心中大是緊張，她是武學大行家，知道一出手便是生死相拼，她雖知心上人功力超凡，但畢竟未曾看過他與人正式搏鬥過。

那梁綸凝神待機，只待對方一動，立刻乘隙施展殺機，却見對方沉凜無匹，長劍漫不經意中露出穩狠之態，絕不搶先出手，梁綸心中暗驚，忖道：「好辣手的小子。」

又過了一刻，兩人見對方無隙可從，梁綸起手橫削一劍，直刺俞劍峯眉心、胸腹及下盤，俞劍峯緩緩一封，借著梁綸劍式，長劍直壓下去。

梁綸奮起一架，俞劍峯待得兩劍相交，忽的右臂大輪廻，連轉幾個大圈，梁綸反手族轉，便在同時之間也旋了數圈，卡擦一聲，雙劍再式相碰，兩人功力相彷，誰也未能將對方長劍黏住帶脫。

梁綸冷冷地道：「小子你不肯自報師承，這武當柔雲劍法難道還錯得了？在下不履中原十年，想不到無爲道長倒調理出一個弟子來。」

俞劍峯哂然道：「你看走眼了！」

梁綸口中道：「柔雲劍法原算不得什麼，小子你施得又不齊全，無爲老道都給人宰了，你又能如何？」

俞劍峯一震，忖道：「什麼？無爲道長之死上次岑少風在長安英雄大會才抖露，我放下無爲道長紫陽寶劍這便兼程東來，這人消息倒是靈通已極。」

俞劍峯道：「梁綸你瞧清楚了。」

長劍一吞一吐，搶先進擊，此番他出手全是快招，數招一過，那點蒼「千手劍法」綿綿而出了。

梁綸愈打愈是心驚，暗自忖道：「這廝怎麼連點蒼鎮門之寶也學上了，素聞武當柔雲劍法，點蒼千手劍法，都是各派不外傳之秘，怎麼這廝全會？」

那「千手劍法」精妙之處便在一個「攻」字，施展起來便如長江大河永無休止，昔年點蒼林老爺一怒鬥梁綸，一百招內梁綸只有招架之勢，此時俞劍峯施展起來，攻勢大盛，梁綸氣凝於胸，再也不敢大意。

玄玄郡主芳心大喜，眼前心上人神威凜凜，不由心神俱醉，鬥到分際，俞劍峯左一劍右一劍亂刺，劍式每從不可思議方位攻到，便如千百隻手同時施劍一般，梁綸招架之間，絲毫不見破綻，心中不由歎道：「我苦研十餘年對付這『千手劍法』，仍是半點不能爭取主動，這廝年紀比我輕上十幾年，假以時日，還有我梁綸混的餘地麼？」

俞劍峯久戰無功，他內力造就尙未能及於林老爺子，這一手快劍耗去不少內力，當下心思一轉，招式漸漸緩慢下來，但出劍之際，竟有一種博大精微包羅萬象之氣慨。

梁綸一生會過無數高手，却從未見過如此老練狠辣的對手，當下心中微微發急

，苦戰之中，忽的劍走輕靈，踏中宮，直逼而上，覷得俞劍峯胸前微露，竟自持强直刺進來。

俞劍峯平劍輕輕一挑，梁綸只覺對方劍尖力道如排山倒海而來，他奮起眞力一架，兩人內力相差不遠，各自退後一步。

梁綸心中驚道：「這『達摩渡江』分明是崑崙招法，以劍代劃，想不到也有如此的威力呢。」

梁綸把握時機，飛快進招，不讓俞劍峯搶先，俞劍峯以千手劍法應戰，這時忽然天色一暗，月亮隱入烏雲之中，四周林中一片黑暗，對面難分身形。

玄玄郡主睜大秀目凝視兩人，她心中不斷忖道：「我如出手幫俞公子，馬上便可結束此戰，但我一點也摸不清這人心裏想些什麼，如果他不願別人插手，那我豈不弄巧成拙？」

但見形勢愈來愈是驚險，黑暗中只有劍光閃爍，以她功力，竟也難瞧見兩人身形起落之地，梁綸那套古樸劍法施到精微之處，劍尖嗚嗚作聲，攝人心魂，每招都孕含他全身眞力，四周林木枝葉紛紛墜落，驀然平空一聲焦雷，一陣涼風吹過，滑喇喇下起豪雨來。

雷聲連聲不斷，電光閃爍一明一暗，忽見現出梁綸殺氣騰騰面孔，忽而俞劍峯沉着出劍，電光一過又是一片黑暗，但那深沉之色，猶自留在臉上。

暴雨愈下愈大，三人身上都是濕透，玄玄郡主心中愈來愈是擔憂，忽然俞劍峯飛起一劍，正是千手劍法中十快劍最後一招，當年梁綸便在此招之上敗於林老爺子之手。

梁綸不假思索，左邊微踏半步一黏一帶，右手突然暴伸，長劍點到俞劍峯胸前，俞劍峯眼見形勢危不容髮，來不及思索破解，劍子疾起倒轉，便若自刎一般。

噹！噹！噹三聲一過，忽然電光閃起，兩人相隔數步，手中劍子斷作三截，每人都持一把柄而立。

梁綸哼聲道：「『梵鐘三唱』閣下原來是西方禪宗高弟！」

俞劍峯冷冷地道：「正是！」

原來梁綸昔年敗於點蒼掌門千手劍法林老爺子手中，他多年研究此招聽法，適才斗然施出，俞劍峯此套劍法原比不上林老爺子甚多，又是倉促之間，已是身臨危境，這才施出師門救命絕招「梵鐘三唱」，此招形同壯士自刎，用招之巧，非上乘武學者萬萬不敢施出。

梁綸道：「今夜之事，有閣下便無在下，再來吧！」

他見俞劍峯武學驚人，稱呼之間自然不再輕薄。

俞劍峯哈哈笑道：「原來梁大劍客隱居十數年，只是害怕林老爺子來著，林老爺子曾對在下說『那梁綸一敗不肯甘心，他如找出破解此法之招，還有另一招可立下殺手』，梁大劍客你要試一試麼？」

他信口開河，心中甚是忌憚，暗自忖道：「如果林老爺子親臨，今日能否制住這人，也是大成問題之事。」

其實他練此劍法時日尚淺，發招之間，不能混成一體，如是林老爺子親臨，便自不同，此招雖未能尅住梁綸，但萬萬不會露出致命破綻。

梁綸一擲劍柄道：「在下用劍數十年，倒從未斷過劍子，閣下功力驚人，殺你眞如焚琴煮鶴，日後宇內再無人能論劍。」

俞劍峯道：「過獎！過獎！」

話未說完，也是一擲劍柄挺身而立，兩人掌起脚落，又戰在一起，都是以上乘內家眞力蓄於招式之中，那梁綸自持內力極强，戰了一刻，不再巧招搶攻，待得俞劍峯雙掌擊來，緩緩迎了上，四掌一交，兩人連催眞力，再也不能分開。

玄玄郡主心中忖道：「這樣內力拚耗下去，生死立判，我一個人又力不足以排解開，我適才不出手，現在僵持下去，連出手機會全沒有了，我……我難道……萬一俞公子功力稍弱，那便如何是好？」

她心中大是懊悔，過了一盞茶時間，兩人額角流出汗珠。

玄玄郡主一橫心忖道：「目下之勢，只有去傷那梁綸了，但我出手，梁綸心神一分，俞公子內功透過，梁綸那裏還有生望？九哥！唉！九哥一定會和我反目。」

她正自沉吟，驀然一聲輕嘯，三條人影疾若閃電，凌空直往俞劍峯背後襲到，玄玄郡主只見三支長劍凜凜泛光，俞劍峯卻彷若無睹，她心中一急，再也不能思考，迎身上前，劍子憑空一架，那三人身形一窒，劍子相交，三人落在地上，玄玄郡主收劍倒退五六步，這才立住身形，劍尖血跡未乾，但她自己脅下也是鮮血泉湧，一刹那間全染紅了。

這變起倉猝，俞劍峯梁綸都是一怔，心神微分鬆了幾分力道，兩人相視一眼，各自撤力而退了。

梁綸急急上前看視玄玄郡主道：「郡主傷得可重？」

玄玄郡主劍傷疼痛，全身又被雨淋濕透，失血之下，打了兩個寒慄，怒聲道：「梁綸你弟兄幹的好事！」

梁綸惶然道：「小人該死，我那三個不成材的弟兄日後聽憑郡主處置，郡主快躺下，小人替郡主上藥。」

俞劍峯默然走上前來，他雙目凝視玄玄郡主，深刻的感激流露出來，那玄玄郡主怒道：「你們還不滾！哼，你那弟兄也沒討到什麼便宜，梁綸，你還不滾，難道要眼睜睜看郡主死去才甘心？」

她是少女心性，雖是受劍之後，猶自好勝不服輸。

梁綸垂首道：「小人拚受責罰，也要待候郡主上了藥才能安心！」

玄玄郡主哼聲道：「你倒好心，本郡主有的是靈藥，不用你操什麼閒心，快替我走得遠遠，免我心煩。」

梁綸沉吟道：「俗語有『疏不間親』，郡主終歸是九王爺至親，你說有靈藥倒是不假，失血過多，這可萬萬擔當不起。」

當下向三位弟兄一示意，走出林子，梁綸低聲問道：「三弟傷得怎樣？」

其中一人低聲道：「不要緊，這郡主眞是好生厲害，她拚着受了一劍，不但將咱們擋住，而且能傷了小弟，依小弟看來，九王爺比她妹子武功差得遠。」

梁綸默然點點頭，四人冒雨走了。

（未完·十一）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袁驤正想利用金衣武士老何的反叛，以便避開陳天翔的監視，反被金衣武士出其不意的擊暈倒地，陳天翔將其送入地下室交給公羊羣，準備爲自己易容喬裝成袁驤，並用銀針刺其穴道，防止他會逃走，袁驤醒來正想試運眞氣失效，知已受制，見一獸面人身綣縮在地上，原來是公羊羣因忿恨馮飛虹作弄自己，而將她易容變成這個模樣，既不能言，又變成一隻怪獸似的，而且失去了理智，用意是折磨她，見她受罪，袁驤內心很難過，公羊羣準備動手爲陳天翔易容，自己的一切，都被他們佔有了，後果如何，不堪設想……

假裝痴呆　隨圖脫身

袁驤沒有吭聲，事實上，他也不知要說什麼才好，只有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上天了。」

陳天翔見到袁驤閉上了雙眼，得意地道：「龍大俠，在下所費的苦心沒有白費吧？」

袁驤默然無語，心中暗忖道：「我一定要在他們的陰謀沒有實現之前逃去，不然我的罪孽將是何等之大，就算是把我分了屍，我也不能夠寬恕自己。」

當然，若是陳天翔假冒了他，參加這次劍會，以他的本領，很可能成爲本屆劍主，那麼，他就會被五大劍派推薦給鐵心孤客。

那時，鐵心孤客知道峨嵋的龍驤乃是自己的骨肉，必然是把一身的絕藝傾囊授給他。

在他們相處之中，陳天翔便可以施展詭計，暗算鐵心孤客，到那個時候，天下的武林，只有金蜈天尊師徒兩人稱雄稱霸

他只是往整個武林的大局去想，而不敢想到當陳天翔假冒着自己，到達峨嵋之後的情形。

那將是何等的痛心？

他的愛妻歸於他人，遭受汚辱，他的父親將要遭到殺害。

陳天翔哈哈大笑，道：「龍大俠，現在我這麼稱呼你，從明天開始，你便將要稱呼我爲龍大俠了，你有什麼感想？」

袁驤突然張開眼來，用勁地掙扎，竟然被他掙脫身後兩個金衣武士的護持。

他向着陳天翔衝去，怒喝道：「我跟你拚了？」

陳天翔沒想到袁驤竟能掙脫那兩個金衣武士的掌握，微微一愕，一把抓住袁驤的胸前衣襟，沒等他的手指往自己眼睛挖來，便把他的身軀提了起來。

也把袁驤高高擧起，振臂一摔，拋向那兩個金衣武士。

那兩個金衣武士在袁驤衝出的刹那，沒有注意到會有這等事情發生。

當他們看到袁驥被陳天翔擧起，臉上都嚇得失色了，連忙接過陳天翔拋來的袁驥。

陳天翔眼中射出凌厲的目光，怒喝道：「你們兩個是死人？連個廢人都抓不住？」

那兩個金衣武士一臉驚悍之色，默然垂首，不敢吭聲。

陳天翔餘怒未息，罵道：「若依本座的脾氣，你們兩個都該送到刑堂去以敘規懲治。」

那兩個金衣武士渾身一顫，躬身道：「卑職該死！卑職該死！」

公羊羣在旁勸説道：「好了，陳少俠，他們也是無心之過，就饒了他們這一遭吧！」

陳天翔冷哼聲道：「那有這種廢物，該死。」

「好了！好了！」公羊羣道：「他們也是為你的表演着迷了，這才一時疏忽所致，你就看在老夫的薄面上，饒過他們一次。」

陳天翔嗯了一聲，道：「你們兩個聽到了沒有？本座是看在公羊先生的面子，饒過你們這一遭。」

那兩個金衣武士連忙道：「多謝公羊先生，多謝刑座。」

陳天翔揮手道：「你們還不動手把他捆在椅子上？」

那兩個金衣武士不敢再有疏忽，一齊動手要把袁驥捆在椅上，可是他們把他放了下來，才發現他已昏了過去。

顯然，袁驥已是急怒攻心，昏死過去了。

不知道是夢幻抑或眞實，袁驥只覺自己像是一具傀儡樣的受人擺佈着，那兩人一會要他仰着，一會要他俯着，一會要他笑，一會又要他哭。

他想要提出抗議，可是在內心的深處，彷彿有一條無形的鎖鍊在鎖銬着他，使他無法説話，無法動彈。

漸漸，他發覺自己的靈魂與肉體正被人加以宰割，他的心裏似被人插進一把刀子，在慢慢的緩動着，緩動……

一陣急驟的痛苦，緊接着又是一陣的襲擊而至，他張開了嘴想要呼喚，却是叫不出來，那一陣又一陣的沉痛不住地衝擊着他，使他的視綫變為模糊。

在這一片模糊中，他好像覺得自己已經經歷過了地獄的熬煉，那種熬煉也不曉得費去他多少時間；多少歲月之後，他才能擺脫這種痛苦？

他默然的問着自己，彷彿內心深處起了一陣吶喊，有如江潮般的一波又一浪地冲來，到了最後，他發現自己的眼睛竟能够看得見了。

首先閃現在他眼前的是他自己，那翩翩中帶着英武的神態，他不用照鏡子也可以曉得便是自己。他頓時目瞪口呆，思忖道：「莫非我的肉體眞的跟靈魂已經分開？我將如何是好？我將……」

他正在迷亂之中，只聽得那從自己身上分別出去的肉體説道：「你醒來了？」

袁驥一時之間還沒弄清楚，愕愕地道：「你……你是誰？」

那人哈哈大笑，道：「在下龍驥，那難道不記得了？」

袁驥迷迷糊糊的問道：「你……你是龍驥，那麽我是誰呢？」

那個龍驥大笑道：「這個我又怎麽曉得？」

袁驥嘴裏喃喃的念了兩下，突然想起了自己是誰來了。

他那空白的腦際，逐漸被許多的事情所填滿，他記起了自己跟大宗師的約會，自己的身世，以及如何落入陳天翔手裏的經過情形。

他恍然忖道：「我方才敢情並不完全在昏迷中，事實上也就是公羊羣仿造我的面貌，把陳天翔塑造成我的樣子，怪不得我好像動都不能動一下似的。」

那個龍驥見到他傻愣愣的默然無語，笑道：「你想起了沒有？你是誰？」

袁驥看到他那得意之態，心中一動，暗自思忖道：「看他這個樣子，好像以為我的神智沒有恢復，受的刺激太大，而變成瘋癲，我又何不依計就計，滿足他的想像，然後找機會逃脫。」

我知道縱然陳天翔能把自己學得一模一樣，但是對方却不知道龍驥實在應該是袁驥才對。

並且在一個月之後，他跟大宗師約會洛陽之事，也只有他自己明白，陳天翔又如何曉得？

這許多問題，都是將來分辨眞假，清人眼目的證據，也就是解開以後發生的困擾所需的鎖鑰。

他的心念一定，暗暗策勵自己道：「我一定要鎮定下來，格外的冷靜，格外的忍耐，才能在一切危險沒有發生之前，逃出他們的掌握，戳穿他們的陰謀。」

那個龍驥就站在他的前面，默然的凝注着他的眼中所流露的神情，似想要洞察到袁驥的內心深處。

他見到袁驥時而皺眉，時而轉眼，時而現出凜駭之色，時而變得痛苦，心中也弄不清楚袁驥此刻到底在想些什麽。

默然片刻，他忍不住又問道：「你想出來了沒有？」

袁驥眼中現出一片茫然之色，點了點又跟着搖搖頭。

那個龍驥有點困惑地問道：「你這是什麽意思？」

袁驥道：「我本來已經想出來了我到底是誰，可是……可是又不對了。」

那個龍驥目光一閃，道：「有什麽不對？」

袁驥的眼睛凝望在那陳天翔易容成的龍驥身上，故意使自己現出迷惑之色，看了好一會，道：「我記得我是龍驥，可是你却説你是龍驥，所以……我又不知道我是誰了。」

龍驥緊緊的盯着袁驥望去，好一會兒，方始淡然一笑，道：「你慢慢的想一想吧！」

袁驥搖了搖頭，道：「我實在想不起來了，你能不能告訴我，我到底是誰？」

龍驥詭秘地一笑，道：「你何不自己想一想呢？若是想不起來，我再慢慢的告訴你好了。」

袁驥點了點頭，裝出一副沉思的模樣，皺着眉，目光呆凝地望在地上，沒有理

會那龍驤了。

龍驤默然望了袁驤好一會，然後轉過身去，問道：「公羊先生，據你的觀察，他的神智是否已經錯亂了？」

公羊羣一直在看着他們倆人在說話，他似乎是在欣賞自己一手做成的傑作，又像是在忖量他們所說的話，是以一直都沒有作聲。

此時，他一聽龍驤之言，笑了笑，道：「陳少俠，老夫也……」

公羊羣還未說話，已見袁驤抬起頭來，詫異地望着他，問道：「他姓陳？還是龍驤？」

公羊羣趕緊否認，道：「不，是老夫一時迷糊給弄錯了，他是龍驤，你才是姓陳。」

袁驤訝道：「我姓陳？」

公羊羣望了袁驤一眼，道：「嗯！老夫記得你是姓陳。」

袁驤心中暗笑，忖道：「我倒要看他在鬼扯些什麼？」

他假裝恍然大悟的哦了一聲，道：「原來我是姓陳，可是……」

他的話聲一頓，又問道：「我叫什麼名字呢？」

公羊羣道：「你慢慢的想一想吧！等會我再告訴你。」

他拉着假龍驤往牆角行去，問道：「陳少俠，你認爲他……」

假龍驤皺了皺眉，道：「公羊先生，你怎麼又忘記了呢？」

公羊羣一拍自己的腦袋，道：「哦！老夫眞是糊塗，老是忘記你現在應該是龍驤了，嘿嘿，這或許是老夫太高興的原故吧！」

假龍驤道：「從現在開始，我不再是陳天翔，應該是銀衫劍客龍驤。」

公羊羣頷首道：「老夫也是不會忘記的。」

假龍驤笑了笑，道：「公羊先生，你在旁看了半天，認爲他是眞的已經神智錯亂，或是故意裝出來的？」

公羊羣苦笑，說道：「老夫也弄不清楚他的表情是眞的還是假的，正要請問你呢！」

假龍驤道：「看他的神情又不像假的，但若把他現在的神情拿來跟他平時相比，却又像是故意做作出來的，因此連我也弄不清楚了。」

公羊羣沉吟一下，道：「據老夫所知，一個人在受到刺激之後，往往會改變他的心性，尤其是他的腦部若是再受到什麼大的傷害之後，更加的會影響到他的神智，甚而許多人會因此而變成白痴……」

假龍驤道：「你這話也有道理，不過若以銀龍衫劍客龍驤平常的爲人看來，他很可能是假裝的。」

公羊羣呼了口氣道：「唉！我們又何必費這麼多的腦筋去推敲他是眞是假？反正他也逃不到那裏去了，命人押他回總舵便是了。」

「話不是這麼說！」假龍驤道：「他若是故意假裝成這副樣子，我們就必需更加提防他耍什麼陰謀，如果他是眞的神智已經錯亂，那麼我們就需要把經過的詳情稟告敎主，不然，他老人家在發現龍驤突然變瘋，豈不會責怪下來，到那時我們該如何交待？」

公羊羣頷首道：「對，這一點老夫倒沒有注意到，實在應該弄清楚他是眞的神智不清，抑或故意做作。」

他望了在皺眉沉思的袁驤一眼，輕輕的嘆了口氣說道：「他若不是眞的已經變成殘廢，那麼便是具大智慧之人，像這等深具心機之人，將來必然會成爲本敎之大敵！」

他這句話是有感而發的，因爲以他觀察人的經驗與獨到的目光，竟然都看不出袁驤此刻的神情是眞是假，怎會不使他心頭暗自凜然？

假龍驤聽他這麼一說，眼中射出一股煞厲之色，沉聲道：「他若是心懷不軌，故意裝這等模樣，在上一定要讓他多受磨折，甚而毀去他一身武功！」

公羊羣笑了笑道：「我們何不這樣做？也省得許多麻煩。」

假龍驤搖頭道：「不到最後關頭，在下絕不願意冒險去做！」

他說到這裏，話聲一頓，道：「在下倒想了一個辦法，可以試一試他的表情是眞是假。」

公羊羣連忙問道：「是什麼辦法？」

假龍驤問道：「你有沒有銅鏡？」

公羊羣一愕，隨即笑道：「老夫怎會帶那個東西？那是女人帶的……」

他好似想到什麼，道：「想起來了，那個賤貨身上帶着一面小小的銅鏡，此刻還放在那邊……」

假龍驤道：「我去把它拿來。」

他興沖沖的往隔壁行去，袁驤問道：「喂！你要到那裏去？」

假龍驤笑了笑道：「我去拿一樣東西給你看看。」

袁驤道：「你把我捆起來做什麼？要拿東西給我看，先得放開我才對。」

假龍驤道：「等你想起你是誰之後，我才能把你放開。」

他沒有理會袁驤，啓開石門，跨進隔室。

他的脚才邁進外室，一眼便看到任明傑和玄地道長都回來了，而那南宮北則是躺在長榻之上，正有兩個金衣武士在替他洗滌傷口，敷上藥物。

任明傑和玄地道人兩人全都站在牆角旁邊，面對着馮飛虹在指指點點的，不知在說些什麼。

他們一聽身後石門移動，全都側首望去，當他們看到走進來的竟是龍驤時，齊都大吃一驚，玄地道人首先便拔出長劍往旁邊一讓，任明傑則是雙掌一交，擺出一個應戰的架式。

顯然他們都在吃驚於龍驤的突然出現在石室裏，並且還是那樣神采奕奕的。

龍驤哈哈大笑道：「你們倆人擺出這個樣子便能把在下圍住不成？」

他存心要逗任明傑等人，話聲一完，立即拔出長劍，擺出一個攻擊的招式，身形一晃，便朝玄地道人疾攻而去。

玄地道人脚下一移，閃開對方這一劍的攻擊點，斜斜劃出一劍，往假龍驤胸前點來。

他的長劍一出手，任明傑也自右側欺

身而起，陡地右臂直掄，往假龍驤持劍的右手切斬而下。

假龍驤沉喝一聲，身形微蹲，連挽兩個劍花，玉龍劍平平洒出一片細碎的劍影，劍尖所及，全是他們兩人的要害。

他這一手以攻應攻的手法，使來頗爲驚險，竟然不顧自己本身的安危，搶先疾攻。

假若他的手裏所持的不是玉龍劍，他絕不敢施出這等凶險的招式，任明傑和玄地道人兩人也不會被他這一招逼退。

不過此刻他手中所握持的乃是峨嵋鎮山之寶的玉龍劍，劍芒吞吐有半尺之長，寒氣襲人，劍鋒銳利，隨着他這一揮洒，劍氣疾湧，幾乎籠罩住方圓幾尺之內，使得任明傑和玄地道人全都顧不得傷敵，身形動處，飛快地往後退去。

假龍驤一見他們退開，傲聲大笑，仗劍往石室出口之處奔去，作出想要衝出重圍的樣子。

南宮北躺在長榻之上，一見假龍驤像煞神樣的向石門衝去，連忙大喝道：「你們還不快把他攔住？」

其實沒等他開口，那兩個替他敷傷的金衣武士和其他站在門口的那些金衣武士全都挺劍迎擊，不許他衝出石門。

假龍驤大吼一聲，說道：「攔我者死！」

喝聲之中，他揮劍攔腰一掃，洒出一片劍幕，往前衝去。

那些金衣武士見他像煞神樣的衝了過來，氣勢全都一斂，每個人臉上都現出畏懼之色。

可是他們却又不敢連招架的姿式都不擺出來，便閃身退開，全都咬住牙關，舉劍相迎。

假龍驤見到眼前劍枝林立，迎截而至，却倏地刹住了前衝之勢，沒有向前攻過去。

他本想在這個時候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那知道未張嘴，身後襲來一縷尖銳的劍風，往他的「命門」要穴射將過來。

他身一閃，微怒道：「你怎可……」

話一出口，金臂劍魔任明傑，已迅如奔雷般的急衝上來，動臂一掌，急勁地往後頸劈到。

任明傑這一掌犀利如刀，急勁之極，顯然他也是恨極龍驤，預備在「失手」的情形下把龍驤的頸子砍斷！

假龍驤怎會不了解這種情形？他不敢有絲毫懈怠，身形一側，反手劃出一劍，往任明傑劈來的手臂削去……

任明傑所忌憚的，便是龍驤手裏的這柄玉龍劍，他縱然想一掌劈斷龍驤的脖子，却也不敢冒着被斬斷手臂的危險而要那麼做。

他深吸口氣，施出「通臂功」來，那條長長的右臂倏地一縮，連上臂都已縮進肩內平空的短了兩三尺之多。

他的手臂剛一縮回，假龍驤的反手一劍已從指尖之前不遠處削過，寒凜的劍風，使得他咋舌不已。

假龍驤一劍嚇退任明傑之後，目光一閃，只見自己已經處身在四面包圍之中，絕難逃得了。

他朗笑一聲，大喝道：「你們全都住手！」

任明傑大聲喝道：「龍驤，你已被包圍了，還不快把兵器放下？我們就免你一死。」

假龍驤笑道：「總巡查，你……」

他的話聲未了，玄地道人已挺劍攻過來。

他所施的正是武當最具攻勢的亂披風劍法，但見劍風廻盪，劍氣潑辣，有似一陣疾風勁雨般的疾攻而至，竟然不讓假龍驤有說話的機會。

任明傑一見玄地道人搶攻而去，也不再多言，右臂一垂，脚下移步，配合着對方之勢，從右側攻去。

假龍驤心頭一凜，這才曉得自己弄巧反拙，原來只是想要藉着龍驤面貌，戲弄他們一番。

此刻却被他們當成眞的龍驤看待，非要動手把自己擒住不可了。

他不想引起更大的誤會，來浪費精神氣力，因而在面對玄地道人一輪急攻之下，他封劍自守，連擋七劍，等着玄地道人的攻勢稍緩，立即飛身一躍，躍開了對方的夾攻之圈。

假龍驤從玄地道人和任明傑兩人的夾攻之下閃身躍起，他仗着手中玉龍劍犀利無比，在尚未觸及頂壁之時，舉起長劍斜斜一插。

那爍爍發光的劍刃在他一插之下，幾有半截沒入石中，假龍驤就借着這一點力量，提氣輕身，懸掛在那兒。

任明傑見到龍驤懸空掛住，大笑道：「姓龍的，你就算跑到凌霄殿上去，老夫也要追到你……」

假龍驤見到任明傑身勢要躍起，大聲喝道：「總巡查，你誤會了，在下不是龍驤……」

任明傑一愣，問道：「你不是龍驤是誰？」

玄地道人斂笑道：「總巡查，你聽他胡說些什麽？」

假龍驤改容道：「在下是陳天翔，你們……」

他還沒把話說完，任明傑已哈哈大笑道：「龍驤，你把我們都看成小孩子？」

其他的金衣武士一聽任明傑大笑，全都忍不住笑了出來，只有南宮北爲了傷口剛敷的藥，不敢放聲大笑，只得把嘴緊緊的抿住。

玄地道人在一片笑聲之中道：「姓龍的，你原來的威風到那裏去了？現在竟然冒充起陳執法起來。」

假龍驤道：「本座是經過公羊羣先生易容……」

他沒說完話，立即便想起任明傑等人不相信自己的原因了，敢情他模仿了袁驤的口音，模仿得非常之像，等他的面容被公羊羣易容成袁驤之後，他就一直以爲自己便是銀衫劍客龍驤。

其實，他並不曉得原先的龍驤，此刻已經知道了自己的眞正姓氏，而改名爲袁驤了。

當陳天翔一直以龍驤自居時，他連說話的語氣也都不改變，口音也都沒有變換。是以當他一想起自己的口音未變，這才恍然大悟，連忙恢復原來的口音，道：「

總巡查，本座乃是經由公羊先生施出易容手術之後，才變成這個樣子，你們不要誤會了。」

他說完這句話，只見室內的衆人全都面現驚奇愕然之色，不由得一笑道：「本座原來是想跟你們開個玩笑，那知卻鬧出這等笑話！現在你們都相信了？」

玄地道人倏然道：「且慢，我們並沒有認爲你就是陳少俠，你先別認爲我們已經相信了。」

任明傑愕然道：「道長，你……」

玄地道人肅然道：「貧道與龍驪接觸的機會很多，深深的了解他這個人，他的本性狡猾，機變無比，說不定他所用的正是虛虛實實的手法，想要瞞過我們。」

任明傑一想也有道理，問道：「你既然自稱是陳執法，有何證據可以證明你便是他？」

陳天翔聽了眞是哭笑不得，自己責怪自己不該以龍驪的身份跟他們開這麼大的玩笑，以致惹來這麼多的麻煩。

他苦笑了下，說道：「本座眞是多此一舉，好在我身上帶有信符，不然豈不糟糕！」

說着，他伸手入懷，掏出一面烏金色的令牌，往地下丢去。

任明傑接住一看，立即便曉得那乃是刑堂中執法所有的用來表明身份的鐵斧令牌。

他側首道：「道長，沒錯了。」

玄地道人看了一下，低聲道：「總巡查，暗號。」

任明傑點了點頭，仰首道：「江楓漁火！」

陳天翔在樑上答道：「月落烏啼。」

任明傑和玄地道人兩人對望了一眼，曉得他所答的暗號沒有錯了。

任明傑歉然地笑，道：「執法，你可以下來了。」

陳天翔拔出長劍插回鞘中，飛身落下地來，道：「沒錯吧！」

任明傑自嘲地道：「老夫被龍驪給弄糊塗了，以致冒犯執法。」

陳天翔接過令牌揣回懷裏，道：「這不能怪你們，應該是公羊先生的手法太妙了，使得我們自己人都分不清楚。」

任明傑笑道：「何止是公羊的手法高強，其實執法你的口音才是使我們迷惑的最大原因，眞沒想到你把龍驪的口音學得那麼維妙維肖……」

陳天翔笑說道：「這也沒有什麼，我會七種方言，以前也喜歡學人的口音，記得師父還爲此罵過我，沒想到現在倒用上了。」

玄地道人打了個稽首道：「執法，貧道一時……」

陳天翔搖了搖手，道：「不！道長你這麼做是絕對的正確，只有像你這樣一絲不苟的精神，才會使本教嚴密如同鐵桶，任何人都無法滲進。」他的話聲稍頓，道：「從現在以後，你們就該把我當成龍驪了，因爲轉眼天就亮了，天亮之後，我便要以龍驪的身份出現你們的眼前！」

玄地道人笑道：「是，龍大俠！」

陳天翔回復龍驪的口音，道：「請問道長有什麼吩咐？」

玄地道人大笑道：「但願龍大俠明日能夠擊敗羣雄，榮獲本屆劍主之席。」

龍驪（自此以後陳天翔就是龍驪）抱拳一笑，說道：「多謝道長美言。」

他們一齊哈哈大笑，彷彿看到了龍驪完成了所有的任務，金蜈天尊從此便能一統武林了。

笑聲一完，龍驪問道：「你們可曾見到褚師叔？」

任明傑臉色一肅，道：「副教主已被邪教大宗師所擒……」

龍驪大　道：「什麼？大宗師也到了武當？」

他頓足道：「這下如何是好？」

任明傑道：「方才老夫已把這件事通過本教傳遞信息的弟兄，囑之將消息傳回總壇，只有請教主親自出馬，才能在半途攔住大宗師了。」

龍　默然半晌，道：「現在只有如此了。」

他略沉吟一下，問道：「你們是親眼見到邪派大宗師來到武當的？」

任明傑搖頭道：「我們趕出去時，大宗師已把副教主帶走了，聽說宇內二魔也來了：」

「哦！」龍驪問道：「連他們兩個也來了？你是聽誰說起的？」

玄地道人接着道：「是貧道的師弟所說的，他們親眼看見大宗師和宇內雙魔一齊趕來武當！」

龍驪道：「他們沒有懷疑你吧？」

玄地道人傲然、說道：「諒他們也不敢。」

龍驪頷首道：「這樣就好了，不然我們又得改變原來的計劃，好在他已被本座抓住，不怕再有什麼變故。」

任明傑問道：「龍驪已被執法抓住了？他……」

龍驪糾正任明傑，說道：「總巡查，從現在開始，本座才是龍驪，他已經是姓陳……」

他很快地把剛才在內室所發生的事說了一遍，衆人聽了，好似覺得身在幻境中一般，感到非常稀奇。

玄地道人讚嘆地道：「貧道老是在想『妙想天開』這句話，不曉得什麼樣的事才叫妙想天開，如今我們所做的這件事，貧道相信才可以當得起『妙想天開』這句話！」

龍驪笑道：「他到現在還沒弄清楚他是誰，所以本座想出個法子想試他一下，看着他是眞的變瘋了，還是故意裝瘋。」

他的話聲剛了，南宮北已嚷道：「執法，卑職只要親眼看到那小子的樣子，便可以確定他是眞瘋還是假瘋。」

龍驪目光一閃，只見南宮北自長榻上掙扎起來，他問道：「南宮舵主，你這是什麼……」

南宮北咬牙道：「還不是那個小子，我見到了他一直恨不得也剁下他一條胳膊來。」

龍驪道：「南宮舵主，你萬萬不可衝動，他乃是教主要的人，我們絕不能傷害他一絲一毫。」

南宮北難過地道：「卑職……」

龍驪道：「本座曉得你心裏難過，但

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本座一定會將你爲本教犧牲之事，詳細稟告教主，請他老人家傳授你一套左手劍法，那麽在不久之後，你將會躋身於本教要職，是可以料想到的……」

南宮北矢身道：「多謝執法。」

當他看到其他的金衣武士以羨慕的眼光望着他時，他頓時忘了自己的一條右臂被袁驥削斷之事，因爲他將獲致天心教主親自傳授武功，這等殊榮，在教中是難得而又難得的事。

龍驥點了點頭，道：「南宮舵主不必多禮，好生休息吧。」

南宮北感激地道：「多謝執法，多謝執法。」

龍驥搖了搖頭：「這算不了什麽，你爲本教出錢出力，是應該得到這份殊榮，不然，本教將來還能夠一統武林嗎？」他說的一點都不錯，賞罰嚴明才是一個江湖幫派能够立足江湖，稱雄武林最基本的要求，否則，教中的徒衆，還有誰肯賣命？

龍驥說完了話，道：「你們在這兒等着吧！本座先解決那件事。」

任明傑道：「執法，那小子非常狡猾，要小心點。」

龍驥傲然道：「本座還會被他騙過去嗎？」

他的目光一閃，掃過玄地道人和任明傑的臉上，說道：「不信的話，你們隨我一齊進去看看。」

玄地道人說道：「貧道等不是不相信，只是認爲那小子太過狡猾……」

他見到龍驥臉上浮起不豫之色，連忙一轉話題，說道：「不過貧道深信執法的明智，定然能够辨明眞僞。」

龍驥搖頭道：「不！我要你們進去看看！」

任明傑笑道：「對，我們進去看看也好，多兩個人，那小子說不定心裏一虛，便做不了假了。」

龍驥也不再多言，在地上找到了一面銅鏡，跟任明傑和玄地道人一齊進入內室去。

他一跨進內室，只見公羊羣站在袁驥的面前，不住地端詳着，彷彿在欣賞自己一手所做成的「傑作」。

他的心頭一動，突然出聲呼道：「龍驥！」

袁驥雙手被捆，坐在椅上，動都不能動一下，他面對着公羊羣的凝視，心中實在很不舒服。

可是袁驥曉得自己此刻受人的挾制，絕無辦法可想，只得設法先離開他們的控制，恢復自由之後，他才能施出其他的手段。

在這段時間之內，他必需忍耐，忍耐！並且還要更加的提高警覺不可。

因爲他並不知道陳天翔出去是要做什麽！將要有什麽陰謀，他若是不提高警覺，很快便會被他們發覺自己是故意裝作神智錯亂。

那麽，他的一切計劃，在他們嚴加戒備之下，將没有辦法可施了。

是以他在面對着公羊羣的「欣賞」之下，故意裝出一副迷惑的樣子，雙目也緊盯着對方。

就在這個時候，他聽得身後傳來一聲呼叫。

若是在往日，他將會立即回頭，急應一聲，看看到底是誰呼喚自己。

因爲這正是一般人的本能，若是遇是別人在背後呼喚自己時，一定會回頭觀看的。

不過他此時心中一直認定自己乃是袁驥，並且也一直在提高警覺之中，因此一聽那人呼喚，根本無動於衷……

他的臉上只是浮起一絲詫異之色，道：「喂！老頭子，有人在叫龍驥！」

公羊羣早就見到龍驥在門口，他也弄不清楚對方在弄什麽鬼，聞言之下，哭笑不得，問道：「你在做什麽？」

龍驥搖了搖頭，走了進來，把銅鏡遞給公羊羣，然後說道：「你把鏡子給他看一看。」

公羊羣疑惑地問道：「你到底在做什麽？」

龍驥笑笑道：「没什麽，只是玩玩而已。」

袁驥一見到龍驥在眼前出現，他立即便明白對方呼喚「龍驥」的原因了，他故作迷糊，說道：「喂！龍驥，剛剛有人在門口叫你。」

龍驥頷首道：「我聽到了。」

這時任明傑和玄地道人兩個也都是到了袁驥的面前，當他們看到坐在椅上，被縛住雙手的袁驥時，他們全都爲之一愣，任明傑首先便笑了出來，道：「這便是龍驥？」

龍驥臉色一沉，道：「你們怎麽都忘了？」

任明傑和玄地道人微微一怔，曉得他們又說錯話了，老是把陳天翔和龍驥分開來，其實在這個時候，陳天翔已經不存在了，他的言行容貌就是眞正的龍驥。

任明傑自嘲地一笑道：「請寬恕老夫失言，嘿嘿，老夫看到他這種醜惡滑稽的模樣，忍不住又想起龍少俠你的丰神俊朗，俊美不凡的模樣。」

他很巧妙的掩飾了自己的失言，使得龍驥聽了之後，非常的滿意了笑道：「多謝總巡查的誇獎！」

那被捆着雙手，坐在椅上的袁驥見到他們似演戲般在自己面前做作着，他的心裏禁不住好笑，同時也有點惶恐。

他暗自忖道：「不知道公羊羣把我易容成什麽樣子？竟使任明傑說出『醜惡滑稽』的評語出來。」

耳邊響起了龍驥的朗笑聲：「喂！姓陳的，你在想什麽？」

袁驥的思緒被龍驥所打斷，他呃了一聲，故作茫然之色，問道：「龍驥，你說什麽？我没有聽清楚。」

龍驥道：「我問你在想什麽？」

袁驥傻笑了下，道：「我在想我什麽時候認識他的。」

龍驥目光一閃，頓了頓，道：「你認識誰？」

袁驥望着任明傑，道：「這位老先生，我們以前在什麽時候見過？」

任明傑一笑道：「我們不但見過，並且還是老朋友了。」

袁驥眼中露出茫然之色，喃喃道：「

我們是老朋友了？怎麼我想不起來了？」

任明傑問道：「你是不是眞的想不起來了？」

袁驥搖了搖頭，還沒說話，已見任明傑霍地擧起右掌，迅捷如電的朝自己臉門劈來。

他的目光一閃，嘴角發出一聲低呃，驚呼道：「你要作什麼？」

任明傑的右手帶着一陣急勁的掌風從袁驥的臉頰劈去，倏然把手一頓，貼在袁驥的臉上。

他陰險地道：「你想起了沒有？」

袁驥愕愕地問道：「你以前有這樣打過我？」

任明傑默然望着袁驥的眼睛好一會兒，倏地撤回那隻手掌，側首道：「老夫已確定他確實神智失常了。」

公羊羣在旁頷首道：「老夫的意見跟你一樣，他確實已經瘋了！」

龍驤問道：「道長，你的意思呢？」

玄地道人說道：「若是從他的神態看來，他不像是裝作的，不過，貧道認爲我們現在認定他已經神智錯亂，却是太早了一點……」他的話聲稍稍一頓，說道：「在貧的印象裏，他這個人不但智慧絕頂，並且毅力堅強，能夠忍受常人不能忍的痛苦……」

任明傑打斷了他的話，道：「道長，這樣誇獎他，豈不他說把成聖人了？老夫認爲一個人的意志再堅強，飽經那麼許多的痛苦挫折，再看到那麼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之後，他的精神便會像一根愈拉愈緊的弓弦，總有斷去的一日，也就是說他的心神負荷不了那麼多的重壓，而告崩潰，就像他現在這個樣子，痴痴呆呆的，什麼人都不認識，甚而連生死厲害都分辨不出來！」

公羊羣拊掌道：「還是總巡查說的有理，老夫非常讚同。」

龍驤暗暗忖想了一下，認爲任明傑所說的話非常有常理，他頷首道：「在下也認爲他便是因爲這個原因而變瘋的。」

他曉得這些日子以來，天心敎所加之於袁驥的壓力，可說是無時無刻不在增加之中，在這段時期裏，他被捉數次，雖說有好幾次都被他逃走，可是他到頭來還是又被捉回來了。

龍驤能夠想像出這一連串的日子中，袁驥心上的負担該是何等的大，尤其是當他說出即將施之於袁驥身上的手段，所給予袁驥的打擊……

他抬起頭來，望着玄地道人，說道：「道長，你還沒有什麼其他的意見？」

玄地道人一笑道：「各位都是這麼說，貧道還有什麼話好說？不過，貧道認爲這小子狡猾無比，我們還是小心點……」

龍驤道：「這是當然的，無論他是眞瘋還是假瘋，我們都不會放鬆的，一定得把他押回總壇交給敎主，反正他已無法逃遁，若是被人所救，只有更早送了他的性命？對本門是不會有任何損害。」

他的臉上浮起一絲笑意，對着袁驥說道：「你聽到沒有？還是老老實實的讓我們送你回總壇的好！免得自惹痲煩。」

袁驥愕愕地一笑道：「龍驤，你說什麼？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懂就算了……」龍驤蓦然把手中的銅鏡在袁驥的眼前一凑，道：「你看看你的樣子！」

他這猝然之擧，原是袁驥時刻都提防的，因此沒有受到驚嚇。

但是當他的目光一落在銅鏡上反映出來的面容時，他忍不住嚇了一跳，幾乎要叫了出來。

敢情那出現在鏡中的容貌，果眞是奇醜非凡，整個面龐之上都是一塊塊的斑紋，再加上一個比常人大上一倍的酒糟鼻，樣子已夠醜了，偏偏還加上兩撇倒掛的掃帚禿眉，腫起的眼泡，翻裂的咀唇，顯得更加醜惡。

不過在這張醜惡的臉孔上，公羊羣還加上了一個小花樣，在袁驥的嘴角留下一顆豆鬟痣，這使得他整個五官配合起來，有種滑稽的感覺。

袁驥本能地張開嘴來，幾乎要呼叫出聲，但在刹那之間，鏡中人的神情一映入他的眼中，他立刻便收斂起那份突然而來的驚嚇，緊接着利用張開的嘴，發出一陣狂笑。

他的笑聲使得室內衆人都微微一愣，龍驤沉聲叱道：「你笑什麼？」

袁驥笑聲一停，道：「我在笑我自己，又有什麼不對？」

龍驤瞪眼，說道：「你自己又有什麼好笑？」

袁驥現出畏縮之態，道：「我……我本來以爲我跟你的樣子相同，但是我看了鏡子以後，才知道我弄錯了……」

龍驤瞥了任明傑一眼，道：「弄錯了，就算錯了，又有什麼好笑的？」

袁驥道：「我本來不曉得自己弄成這個樣子，曉得之後，忍不住就好笑起來，我也不知道爲什麼。」

龍驤聽他說得含含糊糊，似對非對，也懶得多想，對那兩個金衣武士道：「你們替他解開捆縛，押到隔壁去。」

袁驥心中暗喜，知道自己瞎撞瞎說，把這幾個傢伙騙過了！

在鬆縛的時候，他只聽得任明傑問道：「公羊先生，你怎麼會把他弄成這副醜像？」

公羊羣呵呵笑道：「這也是老夫的傑作，老夫現在只希望他的神智有一天正常起來，那麼他看到他自己這副樣子，就叫他痛苦了，老夫這一輩子都不會替他動手洗去易容……」

他言中的那份得意，與情緒的得以發洩，使得任明傑聽了都忍不住暗暗搖頭。

龍驤道：「好了，現在我們已把他的問題暫時解決，明天就由任總護法率同他們把他押回總壇，至於在下參與劍會之安排，道長你大概計劃好了？」

玄地道人說道：「貧道已經取得一面符令，明日任總護法下山之事，決無問題，至於劍會……」

袁驥聽到這兒，已被兩個金衣武士押到隔室，再也聽不到他們在商討什麼了。

袁驥一被押進外室，立刻便聽到南宮北躺在長榻上發出的呻吟之聲。

他的目光掃過南宮北，沒有停留，立刻移到蹲在牆角的馮飛虹身上，只見她雙手抱着膝蓋，目光呆凝地望着燃着的火光

，不曉得在想些什麼。

袁驤心中一痛，忖道：「不曉得此刻她是何等心情？她是在怨我呢？還是恨她自己？如果她不是爲了我，她也不會落得這等悲慘的下場，被公羊羣改造成爲一個野獸似的……」

他心裏懷着歉疚，忍不住向着馮飛虹行去。

站在他身後的一個金衣武士一拉他的手臂，道：「你要到那裏去？」

袁驤搖了搖頭，道：「沒有什麼，我只是想看看她。」

「你要看她？」那個金衣武士忍不住笑道：「難怪人家說是臭味相投，你們這兩個醜鬼倒也混在一堆了！」

這時，南宮北也注意到袁驤的進來，也停住了呻吟之聲，忙問道：「這個便是龍……」

那個金衣武士打斷了他的話，道：「龍少俠還在內室，這個是陳公子！」

南宮北詫異地道：「陳公子？」

那些留在室內的金衣武士發出一陣哄然大笑。

南宮北一時也忘了斷臂之痛，跟着他們笑出來了。不過他的笑聲裏却含着一份悲痛之情。

他的眼中露出強烈的仇恨之色，道：「陳公子，你還認不認得我？」

袁驤看了他半天，搖頭道：「我不認得了。」

南宮北簿笑道：「我們有那樣的交情，你竟認不出我來了？你想想看。」

袁驤只是苦笑，道：「我實在認不出來……」

南宮北從長榻上坐了起來，道：「我這條手臂……」

那兩個站在袁驤身後的金衣武士一見南宮北的神色不對，連忙攔在袁驤的身前，道：「南宮舵主，你不要亂來。」

南宮北臉上肌肉抽搐了一會，道：「老夫眞恨不得把他斬爲數截，分他的屍，吃他的肉。」

那個金衣武士道：「南宮舵主，你要克制點！」

南宮北狠狠的盯了袁驤幾眼，然後頹然的坐回長榻，翻過臉去，不看袁驤了。

袁驤眼中現出詫異之色，望着身旁的那個金衣武士，道：「他爲什麼要這樣？是不是我做了錯事？」

那個金衣武士不願再刺激南宮北的情緒，搖了搖頭：「這個我也不曉得，陳公子，你也不用多問了，多問無益，你還是到你同伴那兒去吧！」

「我的同伴？」

那個金衣武士笑道：「你剛才不是盯着她在猛看嗎？難道你連她也不認得？」

袁驤搖頭道：「我不記得了，你告訴我好吧？」

那個金衣武士道：「她不但是你的同伴，還是你喜歡的人，你怎麼這樣快便不記得了？」

袁驤故意現出茫然之色，問道：「我就是不記得才問你嘛，你爲什麼又不告訴我呢？」

那個金衣武士被他問煩了，揮手道：「你不要再嚕囌了好吧？你何不過去問她呢？她或許會告訴你。」

袁驤頷首道：「對，我還是問她去好了。」

他向着靠在牆角的馮飛虹行去，躬身問道：「喂，我們以前是好朋友？」

馮飛虹一見袁驤行來，現出畏縮羞慚之色，嘴裏發出含糊的聲音，把身軀往牆角擠去，好像要鑽進壁裏一般！

袁驤感到一陣難過，忖道：「不曉得她是故意如此，還是眞的已被公羊羣把腦筋給弄壞了？」

他心裏難過，表面却仍要裝成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回頭道：「她不理我！怎麼辦？」

那個金衣武士大笑道：「她是不好意思，你再問問她吧！」

袁驤就是要找機會去試探一下馮飛虹究竟是眞的神智喪失，還是由於羞慚而不理會自己。

他一聽此言，笑了笑，乾脆就坐在馮飛虹的身邊，大聲問道：「喂！你認不認識我？」

他這副傻樣子看在那些金衣武士的眼裏，全都大笑不已。

在一片笑聲之中，有人發出嘆息，道：「唉：看到他這個樣子，再想起以前，我眞替他難過……」

袁驤聽了這句話，感到一陣噬心之痛，他側着頭，不讓自己眼中的激動情緒表露出來，被那些人看見，以免他們發現他的內心。

他湊首在馮飛虹那茸茸的耳邊，低聲道：「飛虹，妳聽到他們的話沒有？」

馮飛虹依然埋首膝中，不知她是在羞慚還是難過，他對於袁驤的話，一點都沒有反應。

袁驤沒有放棄希望，試探地道：「飛虹，妳記不得我，我是龍驤！」

馮飛　的身軀顫動一下，緩緩回過頭來，那一雙烏溜溜的眼睛，默然的望着袁驤，看不清楚裏面有什麼神情。

袁驤低聲道：「飛虹，妳想想看，我是龍驤，我們曾經共過好幾次患難……」

馮飛虹，嘴唇蠕動了一下，發出一陣沙啞的聲音，眼中閃現一片異樣的光采，凝望着袁驤，久久不眨一下……

袁驤也弄不清楚她這是表示什麼，不過，他能從她的眼中領略出一份喜悅的感情。

他興奮地道：「妳想起來了沒有？」

馮飛虹不知道是不是了解他的話，她的眼中閃現出一絲淚光，緩緩的伸出她那滿是黑色長毛的右手，向着袁驤的面頰摸來。

袁驤心中一喜，低聲道：「妳是不是在爲我臉上變成這個樣子難過？不要緊的，這只是……」

他的話未說完，室中傳來一陣哄然大笑，有人說道：「你們看看他們那副親熱的樣子，豈不是把人的大牙笑掉？」

馮飛虹伸出的手，似是被這一陣突然而起的大笑聲重重一擊，很快地又縮了回去。

袁驤側首大叫道：「你們笑什麼？我們旣是好朋友，拉拉手有什麼關係？」

那些金衣武士的笑聲一斂，全都詫異

地望着袁驄，不作一聲，顯然，他們全都被袁驄話中悲慟沉重的語氣所震懾住了。

袁驄在話一出口之後，立刻便覺察出自己不該在悲慟之下，洩露出自己心底的情緒。

他默然的望了那些金衣武士一眼，見到他們儘管沉默無言，却沒有人作出什麼動作來，看來他們都還沒有懷疑到他。他心中稍定，轉回頭來，沒有理會他們，爲了證明他的話，他故意伸出手去，撫摸着馮飛虹身上的長的黑毛。

那一片長毛不知道是從什麼野獸身上剝下來的，觸手柔軟光滑，可是袁驄的心裏却是有如被一根根的尖刺刺中，感到痛苦無比。

他暗暗地道：「我欠她的實在太多了，使她淪落成這個樣子，不曉得要如何才能……」

他的思緒被一聲大喝所打斷，愕然側過頭去，他只見公羊羣臉色發青，怒氣冲冲的奔了過來。

公羊羣怒喝道：「你要作什麼？」

他衝到袁驄的面前，伸出鳥爪似的右手，重重往袁驄的臉上摑去。

他的手掌還未觸及袁驄的面頰，已被龍驄從後趕了上來，接住了他的右手。

公羊羣怒道：「你……」

龍驄笑着道：「公羊先生，你何必生這麼大的氣？」

公羊羣怒道：「他竟敢用手去碰她，老夫……」

龍驄道：「公羊先生，你別忘了他的神智已經不清楚了，又何必爲他這種無意義的舉動生氣呢？」

公羊羣道：「可是……」

「好了！」龍驄道：「反正他立刻就要下山了，我們何必又再折磨他呢？」

公羊羣頗爲不滿，諷刺地道：「你又何時變得如此仁慈了？」

龍驄笑道：「我這又算得了什麼仁慈？只是教主要他完完整整的被押回帮裏，我們不能違反他老人家的命令罷了。」

他慢慢的放下了手，臉上的笑容也逐漸的收斂起來，側首向任明傑道：「總巡查，這個計劃我們已經完成大半了，此後就仗着我們兩人共同完成了，在我這部份來說，本座自信絕無問題，在你來說，沿路都有人照應，也應該都沒問題，但是希望你能更加小心……」

他見到任明傑面有不豫之色，話聲稍頓，繼續道：「這並非本座不信任你，而是突然之間，我的心裏起了一絲警兆，彷彿覺得讓他多留武當一刻，對我們更多一刻不利，因此決定提早三個時辰，押他下山，總巡查，你不會怪本座吧？」

任明傑臉色稍霽，道：「哈哈，老夫怎會怪怨執法，像教主說得好，事情愈是將要成功之時，我們要更加特別小心才對，你這個決定是沒錯的，說老實話，這小子也的確難惹，老夫闖盪江湖這麼多年，碰到的高手也不曉得有多少了，唯獨對於他，却是……」

他搖了搖頭，自嘲地一笑，說道：「尤其是老夫看到執法你這副面孔，心頭便常常覺得不是味道，警戒之心時時而起，總覺得不大對勁，這或許是我們太緊張了吧？」

龍驄淡淡一笑，道：「總巡查這麼說來，本座的心情更加感到緊張了，不過，我會儘量的做好龍驄……」

他瞥了玄地道人一眼，道：「尤其是有玄地道長的協助，本座相信必能順利的完成計劃。」

玄地道人聽到他們一答一對，突然覺得心頭的壓力又重上幾分了。

當初，他爲了謀奪掌門一席，接受了天心教的協助，在武當樹立起自己的勢力，培養自己的威信，終於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把掌門人和玄玄道人一齊除掉，掌握住了整個大權。

然而自從袁驄上山之後，逐漸地將天心教的陰謀一層層的剝去，使得玄地道人的野心也暴露出來。

他在騎虎難下的時候，只求運用自己的權勢，擅自把他三個師弟扣了起來，並且設想出如此巧妙的一條計策，使得袁驄被徹底的改頭換面，而代以陳天翔作爲冒充之人。

雖然他眼見自己的計劃一步步的展開，自己已能完全的控制武當派，達成他自幼以來便有的野心——武當掌門。

可是再一往裏深想，他這個掌門並非是名正言順的，將來還得接受天心教的控制，他的心中自然不無遺憾了。

尤其是他更進一步的想到了天心教的雄霸天下，仍然有許多阻力，自己的權位，隨時都在不穩定中，他的心情當然會沉重了。

此刻，他再聽到陳天翔易容爲龍驄說出那等毫無自信的話，他只覺前途更加渺茫，眼前所走的路儘是一片的黑暗。

他心上的負荷沉重，在這份沉重裏，倏地湧起一絲歉疚之情，認爲以往所作的那些事，的確是太錯了。

突然他的眼前浮現起死去的兩位師兄的遺容，在瞑想之中，他們臉上的神色都是那麼恐怖，嚴厲地指責着他……

玄地道人心頭一寒，全身都似浸在冰水之中，忍不住微微顫抖起來。

龍驄說完了話，沒有見到玄地道人答腔，不由詫異地側首望去。

當他見到玄地道人臉上神色不對，驚詫地問道：「道長，你怎麼啦？」

他這句話打斷了玄地道人的瞑想，他呃了一聲，自忖思中醒了過來，問道：「什麼事？」

龍驄問道：「道長，你的臉色有點不對，莫非是……」

玄地道人勉強笑了笑，道：「或許是這兩天沒睡好的關係吧，貧道覺得有些疲累。」

龍驄頷首，道：「這兩天是把道長給累壞了，好在我這兒的事情還要兩天就可以結束，你就能好好休息一陣，不過到那時，道長你就成爲正正式式的武當掌門人了。」

玄地道人想到了身爲掌門人的榮耀，心頭的那份負疚，很快地又消失了，剛才在眼前所浮現的幻影，也都隱沒不見，那一絲湧起的良知，在名勢的冲擊下，早就化爲幻影。

他笑道：「貧道做不做掌門人倒無所

謂，只希望本教能夠早日雄霸天下，到那時，貧道也很心滿意足了。」

龍驤哈哈大笑道：「道長可以放心，那一天絕對不會多久便可以來到，到了那個時候，道長你論功行賞，定然居然首位，總巡查，你說可是？」

任明傑也是個狡猾奸詐之人，又怎會沒有看出玄地道人的假惺惺之態？

他哈哈大笑道：「這還用說嗎？道長爲本敎立下如此大功，將來不但居於武當掌門之位，並且還可能成爲天下九門派的盟主，到那時號令天下！該是何等榮耀之事。」

玄地道人喜不自禁，打了個稽首，道：「多謝總巡查的美言。」

袁驤就站在距離玄地道人不遠之處，把他們的神態全都看在眼裏，他眞替玄地道人有點不値，暗忖道：「他爲了那種虛渺的權勢，更賣身投靠天心敎，把武當數百年建立的根基都毀於一旦，做出這等欺師滅祖的叛逆行爲來，其實他這麽做，難道便眞的能夠達到他的願望，虧他做出這等喪心病狂的事，竟然看不出天心敎也僅僅不過是利用他而已。」

他的思緒被龍驤的話聲所打斷。「好了，道長我們就等待看那一天的來到吧，不過在天明之前，我們還有一點時間可以休息休息，我想，總巡查也該動身了。」

袁驤只見龍驤說完了話之後，自懷裏掏出一卷捲好的紙簡交給任明傑，道：「總巡查，這是本座呈稟教主的手柬，請你在返回總壇後，呈達敎主之前。」

任明傑接過那卷紙之後，道：「此外沒有什麽事了吧？」

龍驤想了一下，側首問道：「公羊先生，那洗去易容的藥水……」

公羊羣還是有不太高興，板着臉道：「老夫在來的時候，已把那瓶藥水留給敎主了，回到總壇之後，可以依照老夫留下的方法，給他洗去易容。」

龍驤見到了公羊羣的不悅之態，僅是笑了笑，沒有在意，走到任明傑的身邊，道：「總巡查，你們現在可以動身了。」

任明傑連忙問道：「他們是不是要留下……」

龍驤說道：「你把他們全部帶回總壇，這兒有玄地道人照應一切，也不需他們了。」

任明傑抱抱拳，道：「老夫就此告辭了。」

他招呼了那些金衣武士一下，有人將袁驤揹起，然後他領頭前去，帶着那些金衣武士，悄悄的從地道行出。

一出了秘道，任明傑仰望着蒼空的殘星，長長的呼了口氣，臉上有一種如釋重担的表情。

他站在地道出口，望着那十二個金衣武士魚貫的從地道行出，心中頗有一些感慨，心中暗忖道：「這次從總壇而來，一共三批，約有三十個人，如今回去時，却剩下十二個人，損失不能說是不重了，所幸總算把這小子擒住，完成了此行的任務……」

他想起袁驤的三番兩次從他手裏脫逃，心中不由一凜，暗道：「這下眼見成功在望，別又讓他找到機會跑掉了，以致功敗垂成，無法回到總壇交差……」

他側首瞥了袁驤雖說所看到的並不是袁驤原來的那副樣子，可是所給予他的心理上的威脅却仍然同樣深刻。他略一沉吟，吩咐道：「九號，你把他的『啞穴』閉住。」

那個金衣武士道：「敬稟總巡查，他身上的穴道幾乎全被執法以金針封住，若是再閉住他的啞穴，恐怕……」

「沒有關係，」任明傑道：「下山之後，我們再解開他的穴道便了。」

那個金衣武士不敢多言，走到袁驤的身後，伸出兩指，閉住了袁驤的啞穴。

袁驤既然假裝痴呆，對於那個金衣武士的受命閉住自己啞穴之舉，自然不能抗議，就跟個傻瓜似的任由對方動手。

任明傑這下可放了心，率領那羣金衣武士，飛身向着山下飛躍而去。

武當山的夜是一片靜寂，除了夜風拂過林梢的簌簌的聲響之外，什麽聲音都沒有聽到。

他們這一羣人，好似黑夜行軍，含枚疾走，沒有一個發出一絲聲響，轉眼之間，便已來到解劍巖。

袁驤一身的武功，在那幾根金針之下被閉，一點都施展不出，加上人被點住啞穴，連話都講不出來，被那個金衣武士揹着，朝山下而去，好在那個金衣武士的輕功不錯，他的身軀雖然有些顚動，却也不甚痛苦。

耳邊掠過呼呼的風聲，他在急風之中睜開了眼睛，凝目向前望去，希望能碰到守夜巡山的武當道士在看到這一羣奇異的行列之後，出面加以阻止。

可是一路行去，他始終都沒有看到一個巡山的道士，似乎那些道士全都睡着了似的。

他的心中正在詫異，只見從解劍巖後行出了三個道士，他們全都站在解劍巖隱蔽之處，袁驤一時沒有看清他們的面孔。

他正想凝神細看那三個道士是否有他認識的，却見他們在現身之後，一見到任明傑這一羣人，只是望了一眼，便回到巖後，竟是不聞不問。

袁驤微微一怔，隨即便想到這三個道士可能便是玄地道人的親信。

他暗暗吃驚，忖道：「想不到玄地道人的勢力竟然龐大如斯，集玄機等三位長老之力，也都沒有使他屈首就範。」想到這裏，他不由爲玄機等三位道長的命運担憂，深恐他們也會像玄天、玄玄兩位道長一樣，受到玄地道人的殺害。

任明傑在那三個道士出現的刹那，身形頓了一頓，他的身邊留有一塊玄地道人贈予的令符，本想取出給那三個道士觀看，却發現他們竟似受到指示，問都不問一聲，便已默然而退。

他也微微一愕，可是很快地便已想到玄地道人實在早有安排，在下山要道中的巡山守衛之人，全都佈下他自己的親信，事先便已交待好了他們將要通過之事。

他暗暗罵了一聲，忖道：「玄地這個老雜毛眞正可惡，他竟然故意擺出威風來讓老夫瞧瞧！以證明他已經控制整個武當，老夫若不想個辦法整他一下，也被他小看了。」

意念電閃而過，他沒有停頓多久，領着這羣金衣武士繼續急奔下山。

一路之上非常順利，直到出了武當山口，他們都沒碰到一個道士，顯然那些匿身暗中守衞武當的道士，一見任明傑這羣人，連現身都不必，便任由他們通過。

下山之後，他們又連續奔行了十多里路，來到一個小鎭之上。

任明傑進入小鎭之後，略爲辨別一下方向，便領着這羣金衣武士，逕奔右邊小鎭而去。

此刻天色微朗，只有東方的天際現出一絲曙色，大地尚未完全甦醒，小鎭之上一片靜悄悄的，那些商店客棧，都還沒有啓門做生意，是以街道上連個人影都看不見。

他們這一羣人進入鎭中之後，脚步全都慢了下來，任明傑行到鎭底的一家醬園門口，飛身躍走竹籬之內，走到園中的房宇之前停下了脚步。

他站在木門之前，回望了那些跟在他身後躍進醬園的金衣武士一眼，然後舉手向門上拍去。

他重重的在門上拍了三下，稍候片刻，只聽裏面有人問道：「是誰？」

任明傑沒有立刻回答，重重的咳了一聲後，才沉聲應道：「是老夫。」

話聲發出不久，木門「呀」地一聲，被啓了開來，一個身形魁梧，神態凶猛的中年大漢自裏面探首出來。

他一見任明傑，慌忙躬身道：「總巡查好！」

任明傑嗯了一聲，道：「范陵，東西都準備好了沒有？」

那被喚作范陵的中年大漢道：「屬下接到的命令是說您老人家要午時之後才趕到，沒想到總巡查您這麼早便來了，所以還有一部份沒有準備好。」

任明傑臉色一沉道：「車輛和馬匹準備好了沒有？」

范陵惶恐地道：「馬匹和馬車倒是準備好了，只是十二套衣服沒有完全準備好……」

任明傑問道：「還少幾套？」

范陵道：「我們命中連夜趕工，到現在爲止，只做好了九套。」

「差不多了！」任明傑道：「你先叫人燒飯做菜，我們用完飯後，休息一個時辰，便要動身，在這段時間裏，要把不够的三套衣服做好，我們趕着要用。」

范陵應聲道：「是，屬下這就通知舵主，命令他們去準備。」

他把任明傑一行引進屋裏，安排了幾個房間讓他們休息，然後把睡着的下人喚起，燒水做飯，侍候他們。

不到半個時辰，任明傑等人便已梳洗乾淨，用過飯菜，那些金衣武士都除去面巾，露出本來面目，換去身上的金衣，穿上爲他們準備的新衣，一個個扮成商賈模樣。

袁驥自從進入醬園之後，便被他們像個傀儡似的照應着，他的啞穴雖已被解，却是一句話不說，任憑范陵命人替他梳洗，餵他吃飯。

然後，他睡了一個幾天以來最舒適的覺，在兩個時辰之後，被那些改裝後的金衣武士架上馬車，啓程前去。

袁驥自從下山之後，從來都沒有像這幾天，每天不是吃飯就是睡覺，根本沒有活動筋骨的機會。

比起前幾天，他一路上從峨嵋趕到武當時，那種驚險緊張的情形說來，他這兩天來的舒適情形，可說有天壤之別。

但是，在袁驥個人說來，他寧願處身在那種緊張刺激的日子之中，而不願意過如今這種失去的自由、喪失武功舒服的日子。

這兩天以來，使他發覺了天心教在武林中的勢力確實不小，不然也不會每到一處，便有人站在路口相迎，接進莊院房宇之中招待。

在這短短的兩天，他們一直沿着西南方向而行，他們的馬匹也換了兩次，一路上急行飛馳，也不曉得奔行了多遠。

袁驥躺在車中，耳邊響着轔轔的車聲，聞着嘶嘶的馬嘯，雖不知他們究竟奔了多遠，只知道他自己是離開武當愈來愈遠了。

他的身體不能活動，思想却是自由的，可以供他深刻的去思考，不過，這兩天的過去，却沒有給他想出什麽辦法可以逃脫開去。

他的意志縱然堅強，隨着時日的急逝於馬蹄之下，也逐漸的喪失了鬥志。

不知有多少次，他的意志消沉下來，又漸漸的振作自己，然後沒有多久又浸入失望消沉之中。

他的情緒就在這種患得患失之中，起伏輪轉，直到一件突然的事故中，使得他又驟然萌起希望。

也不知道這輛馬車奔行了多遠，或者是車輛原先就很舊的關係，袁驥的情緒正在低潮時，突然只覺馬車一顚一傾，右邊的車輪脫掉下來。

那個駕駛馬車的御者，在車輪突然斷脫之際，來不及喝止急奔的馬車，車身斜傾着在地上拖行，很快地便翻覆過來。

袁驥根本沒有力氣抓緊車中的東西，也想不到馬車會突然翻覆過來，他的身軀在車廂裏一連翻了好幾個滾，然後後背在下，重重的撞在車身的一角，方始停止下來，不再滾動。

他長長的吁了口氣，重重的摔了下來，希望把腦海之中，那份暈眩的感覺摔了去。

他的神智稍稍一清，只聽得車外傳來任明傑的怒喝之聲道：「這倒底是怎麽回事？」

急驟的蹄聲在刹那之間全都停止了，是以任明傑這聲急怒的呼喝，能够很清晰的傳進袁驥的耳裏。

任明傑的話聲一落，接着便聽有人道：「稟告總巡查，是車輪碰到大石頭，突然斷了，所以……」

任明傑怒喝道：「你們這些混帳，還不快把車身扶起來，在那兒等什麽？」

袁驥身上穴道被金針所閉住，一點眞氣都不能提起，此刻就和常人沒有兩樣。

他在車中連翻幾個滾，跌到在車頂的一角，撞得肩背疼痛，骨骼幾乎碎裂，不過他却沒有理會身上的疼痛，而忖思着該如何利用這個機會脫身。（未完・廿八）